
武俠世界
第38年
39
$20.00



第38年
第39期
（總號195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1996年11月18日）

86.1.23

編者話　今期選刊的巨型小說乃東門白先生撰著的女俠金燕子偵探故事。金燕子與岳敏赴冰島參加國慶，聽到一椿耐人尋味的巨大冰雹連毀八屋的新聞，結果查出冰雹乃人爲的，非天有不測風雲，循此路線追查下去，發現案中有案，曲折迷離，幕後之人一個更比一個狠毒百倍……東門白先生所著的偵探故事絲絲入扣，頗有大家風範，值得一讀。

更值得一提的是李統祺先生的短篇創作「寶馬神獒」，故事曲折離奇外，難得的是還寫出了男女之間的愛情，請讀者們細賞。

*　　*　　*

本刊自致力於改革以來，不論在篇幅、插圖、素質等方面均有所改進，希望能滿足讀友的要求，歡迎讀友來函指教。

島國風雲

東門白・文　培邦・圖

金燕子、奎克，和一警員來到出事現場。

巨型冰雹毀八家

冰島是個奇妙的國家，它沒有陸軍或海軍，祇有男童軍和女童軍，所以在每年六月十七日國慶日那天，總統和總理把花環放在姜西格得遜(十九世紀冰島爭取獨立的英雄)銅像前時，沒有士兵來保護他們。

一九四四年冰島趁丹麥陷於德國，二次大戰尚未結束時，就宣佈獨立爲共和國，所以冰島還年輕，它是一個風韻猶存的徐娘。

今年冰島國慶日，金燕子和岳敏居然也是被邀的貴賓之一，現在他們駕着冰島首府雷克雅米克鎭的警署幫辦的轎車，在這淸潔的首都大道上行駛。他們的話題談到冰島的美女。

奎克幫辦說：「提起美女，冰島人值得驕傲，因爲近年來世界性的選美會中，冰島小姐很多次贏得花魁，就算不是第一名，也必是名列前矛。」

「的確如此。」金燕子說：「奎克，這和氣候與地理是否有關係呢？」

「可能有關係，但另有更大的原因，」奎克說：「根據史乘記載，冰島的祖先，經常遠航到蘇格蘭或愛爾蘭以及挪威等國把一些公主或美女搶回來，作他們的妻子，我想這應該是冰島出美女最大原因之一吧？」

岳敏道：「奎克幫辦英俊瀟灑，一表人才，你的祖先是否也到國外去搶過美女呢？」

奎克大笑說：「我活了四十歲，還是第一次聽人說我英俊瀟灑呢！一頭馬來亞的貘，無論如何不像一隻梅花鹿啊！」

金燕子話歸正題，說：「奎克，這次以參加貴國國慶大典邀我們來此，是否還有其他原因？」

奎克擧起手，說：「我坦白招認，以小姐來此作客之便，請妳研究一樣東西。」

「是甚麼東西？」

「十分鐘內就可以看到。」

在警署的冷藏室內，奎克指着一個大冰球，或者可以說是一個雪球，說：「就是這個。」

這玩藝像雪球也像冰球，雖然缺了約四分之一，仍可看出它在未破碎之前的直徑，大約有二分之一米，重達百磅。

岳敏說：「難道奎克幫辦就是要我們來欣賞這個雪球？」

奎克笑笑不答。金燕子蹲下翻滾一周看了一會，這冰球的横斷面色澤明暗不一。那是因爲冰球核心有一道道的紋路，一層冰一層雪，冰的顏色較暗，雪明而潔白，就像大樹的年齡一樣。

金燕子肅然說：「這是冰雹。可以說是罕見的冰雹。」

奎克說：「是的，專家看過，也說這是冰雹。然而，不要說冰島很少有冰雹，即使有，也沒聽說過有這麼大的冰雹。而且砸塌了八幢民房，砸死了十一個人。由於重量太大，落下即碎而溶化，祇有這個落在草堆上被帶回冷藏。」

岳敏愕然說：「這可能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個冰雹。」

奎克點點頭，說：「我們所知道的最大冰雹，不過拳頭大小，重三五磅，已經爲人類帶來了極大的災害，重達百磅的，任何史乘上都沒有記載。」奎克說：「小姐，妳認爲有可能嗎？」

「沒有可能。」她說：「冰雹的形成是因空中的水蒸汽遇冷，結成冰，旋裏成球而下降，但因地面溫度太高，使將降的冰球表面溶爲水，由於上昇熱氣勢力太猛，又把冰雹挾之上昇，和雲中的雪花結合，再下降時，又遇地面之高溫，而表面又溶爲水，上昇後再遇雪，於是上上下下，逐漸加厚，重量過大才墜落地面，也就是所謂冰雹了。但是，按冰島的氣候，地面沒有這種高溫吧？」

奎克說：「是的，六月初是冰島美好時光的開始，因爲這裏的冬季較長，約七個月，每年六至十月最舒適。很多人以爲冰島接近北極圈，必是全年冰天雪地，冷得要命，其實不然。在最冷的一個月份，也不過和歐洲的維也納，美國的芝加哥和波士頓差不多。最低溫度是華氏三十六度。」

金燕子說：「落雹的區域有多大？」

奎克說：「在本市東方十五哩左右，直徑不到三分之一哩，所以那裏祇有八幢民房，而人也全被砸死。」

金燕子臉色凝重地說：「你是說除了那七八幢民房的三分之一哩的直徑之內，其餘任何地方都沒有落雹？」

「不錯，甚至於落雹那天晚上是晴天，二級西南風，天上還有星月。」奎克說：「當然，這是本市的天氣概況，至於落雹區天氣

概況如何，由於人全死光，不太詳細，祇有本署一位警員駕車自東方的瓦特那返回本市，看到落雹的奇景，如果他當時車速稍快，再前進五七百碼，他必定人車俱毀，也就不會把這未碎的巨雹帶回來了。」

金燕子道：「那八戶人家都是甚麼職業？那裏歸那個行政區管理？」

奎克說：「是本市的轄區，其中一戶是個診所，其餘都是百姓和小生意人。因爲那裏是本市和東、北部的塞的斯福德、杜比伏格及瓦特那鎮的交通孔道，住戶不多，來往人車在那裏加油或休息却不少。

金燕子叫奎克找來了那位唯一目擊奇景的警員，而且一同驅車到出事地點查勘。這裏受災後，五天來仍保留現場。

這是怵目驚心的景象，八戶民房被砸得斷垣殘壁，柏油路面上被百十磅的巨雹砸了很多坑。據那目擊的警員說：「當時我先是聽到『蓬蓬』聲，以及巨雹下瀉的『嘶嘶』聲。甚至於在五百碼外，已感到地壳震動，而且氣溫驟然下降約二十度，使我發抖。」

「當我發現怪聲停止，把車開近時，觸目一片淒涼，那比一次空襲要可怖得多，有些屍體被砸扁，有的肢體被砸入坑內，像絞肉機內的肉醬。」

奎克說：「金小姐，你對這次災害有何感想？」

金燕子說：「目前不便置評，請馬上把那冰雹化驗一下。也許貴署已經化驗過了吧？」

「是的，小姐，主要成份爲碘化銀。」

「那麼，說它是人造雹不會太離譜了！」金燕子說：「奎克，現場請繼續封鎖，我還要來仔細查勘，現在咱們要去訪問一個人。」

「妳要訪問誰呀？」

「本鎮鎮長哈德門先生。」

奎克不以爲然地：「小姐，哈德門是卸任很久的鎮長，他最怕陌生人去干擾他，我想妳應該去拜訪剛卸任的上屆鎮長蘇利文先生。」

「請問哈德門卸任多久了？」

「五年多了！」

「他們二人的出身呢？」

「哈德門博士是德國留學生，據說是天文學家，蘇利文鎮長是學醫的，他是本鎮最大一家婦產科醫院院長。」

金燕子說：「哈德門博士曾幹過鎮長，應該是重於交際的人，爲甚麼怕人打擾呢？」

奎克似乎無法解釋，攤攤手說：「金小姐，我也沒有辦法說清楚，總之，妳見了他也就明白了。也可以說妳見了他更不明白。祇是妳要見他，我必須爲妳製造一個機會，不然的話，會被擋駕的。妳決定先訪問那一位？」

「哈德門博士。」

於是在雷克雅米克鎮郊區一幢歐式大宅門外，奎克對門房撒了個謊，詭稱他已和哈德門博士有約，爲他介紹一位貴賓，才順利進入大宅中。

這是哈德門宅內較小的客廳，不超過十平方公尺，窗帷低垂，屋中沒開燈，所有的傢俱包括桌椅、酒櫥和書架都漆成刺目的殷紅色。看來一片血紅。哈德門坐在搖椅上，背部朝門。

天花板上掛着一個鳥籠，裏面有一隻羽毛凌亂的八哥，在籠中不停地撞擊。

搖椅旁沙發上有隻瘦弱的波斯貓，仰着頭。那綠色目光有如黑夜荒塚中流瀉的燐火。大概是垂涎籠中的鳥，作勢欲撲。牠竄上去未抓到鳥籠，却摔在地上，不停地哀鳴。

另外有一隻牧羊犬，蜷伏在哈德門腳下，偶爾發出一聲低吠，像一個纏綿床上已久的病人，過去牠能擊敗一頭北極熊或撕裂兩頭餓狼，現在牠的雄心全消失了。

因爲牧羊犬、波斯貓和那隻八哥全是盲的。

總之，環繞在哈德門博士身邊的動物，都是陷入無色世界中。絕望和頹喪塞滿了這個小客廳。

「誰？」哈德門似乎聽出不是本宅中人的脚步聲。

「是我，奎克幫辦，請原諒！博士，有位貴賓慕名而來，恕我沒有和你預先聯絡一下。」

「警察永遠扮演着可厭的角色！」由那冷漠的語氣，可知他內心厭惡的程度。

奎克向金燕子聳聳肩，說：「東方有位金燕子小姐，應邀來此參加國慶大典，特別仰慕博士，特來造訪。」

聽說是位小姐，哈德門的搖椅轉過來，金燕子和岳敏不由同時心頭一沉，這位博士也是瞎子，白森森的眼球停滯地鑲在深陷的眼眶內，絡腮鬍子和那一頭灰白亂髮，分不出髮、鬍的界

線。

「小姐請坐，請原諒我的慢客！」詞句夠謙虛，語氣則相反。

「謝謝博士，我來得太冒昧了！」

「這不能怪妳，是奎克惹人生厭。」哈德門站起來，走向酒櫃。

奎克說：「博士，讓我來好不好？」

「你別動，最好也少講話！一個人如果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多麼可厭，那眞是莫大的悲哀！」哈德門熟練地調了四杯酒，衆人上前接過。

金燕子說：「博士是天文學專家，享譽國際。」

「小姐，本人有個毛病，我從不用形容詞或冠詞，也不希望別人亂用這些！」

「對不起！我不知道博士的忌諱，」金燕子不以爲忤，說：「關於本鎮附近降落罕見巨雹這件事，博士的看法如何？」

「對本人來說，祇能用『感想』二字，別用那個『看』字！」

「是的，博士。」

哈德門說：「宇宙無限大，這是我個人的看法，當然也有人說，宇宙是有限的，就像印度的佛教有『大乘』和『小乘』之別一樣，既然天有不測風雲，而且人們已見過拳頭大小的冰雹，爲甚麼就不能再大些？」

「博士，氣候之變化，以人類目前的智慧自然還不能預測。但落雹範圍僅及三分之一哩，就像美軍在越南所用的高度定點爆炸的『司麥脫』炸彈一樣，甚至於十哩外的本鎮，該夜還是滿天星斗，這個，博士有何感想？」

哈德門冷冷地說：「這現象不足爲怪，經常有些地方大雨如注，而數百公尺外却不見一滴雨，這道理很淺顯，落雹之處具有極優越的落雹條件而已。」

像這一類的話，既無多大的道理，也沒有辦法駁斥。這時奎克忽然插嘴說：「博士，經本署生、化檢驗組化驗巨雹溶液之中，主要成份有碘化銀，關於這一點，博士的看法如何？」

金燕子本想示意禁止他提出此問，但已不及。

「不要用『看』，我對你說過！」哈德門咆哮着，說：「從現在開始，我不願回答任何問題！」

這顯然犯了哈德門的忌諱，但金燕子以爲，哈德門不過是借題發揮，拒絕答覆問題而已。

「爸，你又在發脾氣了？」一個幾乎全裸的妙齡少女，像一隻白色的蝴蝶進入客廳。她身上的遮羞物祇有三朵康乃馨塑膠花，胸前兩朵，胯間一朵，赤着脚，長髮披肩，晶瑩的胴體和那三朵花的顏色相似，猛古丁看來像是一絲不掛。

這景況使岳敏臉紅，四十歲的奎克也不禁雙目發直。

再美的女人，完全赤裸並不如保留些好，儘管被遮掩的部位，不會有甚麼新奇的花樣，但在男人心目中仍是個「未知數」。然而胴體完美無瑕的裸女又當別論。

「莉莉……」哈德門的臉色更陰沉了：「妳有沒有穿了足夠的衣服？」

「當然有！」她仰仰頭：「凡是女人的哺育及生殖器官處都加了飾物。」

哈德門的臉孔痙攣一陣，說：「進去吧！客人是東方來的，過份的暴露會使東方貴賓吃驚的。」

「不見得吧？」莉莉面對岳敏很泰然地說：「先生，你以爲我的暴露失禮嗎？」

岳敏很難回答，稍有偏頗，不是得罪哈德門，必然得罪他的女兒，可是他不愛口是心非，正要發表意見，金燕子接過說：「莉莉小姐，目前的東方，已不是古老的象徵，而妳非但不失禮，對我們反而有一種高度的信賴。」

奎克不禁暗暗點頭，一樣的話，聰明人說出來就十分動聽。

「對了！」莉莉說：「東方我去過日本、香港和韓國。那裏一點也不古老，金小姐，我願意交你們這些朋友。」

金燕子說：「這是我此行最大的榮寵，如果莉莉小姐參加選美絕對沒問題。」

哈德門轉過搖椅，表示他的不悅。莉莉和金燕子握手說：「果麻西打（韓語謝謝之意！）按娘肌開洗白油（再見之意，也是韓語）！」語畢含笑出廳而去。

三人辭出，再去拜訪蘇利文。

奎克說：「小姐對哈德門這人有何看法？」

金燕子說：「這個學者值得研究的地方太多了！比喻說，他是何時失明的？而主人失明不足爲怪，爲甚麼身邊的動物也都瞎了眼，動物的失明在哈德門博士之先還是以後？」

「這個我不太清楚，好像是同時失明的。」奎克說：「哈德門失

明大約有三四年囉！」

金燕子說：「你看出哈德門博士不願深談巨雹的事嗎？」

「是的，不過在一個殘廢的人來說，孤僻、憤世並不值得驚奇。」

金燕子說：「哈德門很富有嗎？」

「噢！他的財富是上一代傳下來的，在赫維拉吉廸鎮，被譽爲冰島的『暖房』鎮，觀光客可以在那裏看到噴泉、溫泉和沸騰的泥洞，有治療百病的礦泉，還有栽植花卉、蔬菜、熱帶植物等的巨大暖房，而這些暖房，十之八九是哈德門開辦的。另外兩位所住的『哈德門觀光酒店』，也是他的五家酒店之一。」

* *

蘇利文鎮長是個十分和藹中年人，和哈德門的孤僻、冷漠恰成反比。非常好客，而且就他所知道的有問必答。祇是對巨雹之事，聲言在研究中，死難者自會優於撫卹。

金燕子和岳敏返回「哈德門酒店」時，已經是晚餐時刻，他們在遼闊的露台上用膳，這裏有各種巨大的熱帶植物盆景，使人有置身蕉風椰雨的環境之中的感受。

前此，他們在警方調查卷，看過哈德門的資料，他三十歲結婚，三十三歲喪偶，亡妻蘇絲是當時冰島出名的美人。莉莉是在兩歲時失去母親的。

他們也看過蘇利文的資料，最初是眼科名醫，後來却改行開設婦科醫院，他本身不是婦科醫生，所以請了幾位本科醫生，其中之一是在最近巨雹砸斃的林克大夫，而蘇利文本是蘇格蘭人，二十年前來此入了冰島籍。

這露台上的情調美極了，入夜的氣溫約十六七度，一些巨大的盆景植物上綴滿了五彩繽紛的小燈。

這時一個樂手走過來，演奏着小提琴——「在水上行走的聖弗蘭西斯」。

「像西班牙一樣。」岳敏說：「酒店服務可眞週到啊！」

金燕子說：「這是一種流動的職業樂手，要另外付費的。」看看這樂手，晚上還戴着太陽鏡。她低聲說：「是一位不幸的盲人。這曲子是李斯特的作品，本是輕鬆活潑的，可是他却以悲壯的心情和技巧，奏出凄楚恐怖的音樂。」

露台上的景色本是優美典雅的，刹那間顯得陰風慘慘，那些五彩繽紛的小燈像森厲的魔眼眨動着，也像哈德門身邊盲貓的綠眼。

岳敏低聲說：「也許是故意這樣，才能博得同情和憐憫吧？」

金燕子說：「如果沒有相當的造詣，想這樣做也辦不到。」

另一曲開始時，岳敏說：「這不是蕭邦作品，是『瑪祖卡舞曲』嗎？」金燕子點點頭，這曲子本該飄逸流暢，令人有翩翩起舞的感受，可是這個盲樂手似在減低客人的食慾，音色晦暗而艱澀，使人心絃震顫而痙攣。

「錚」地一聲，E弦斷了，本來E弦極易鬆脫，却不易斷。而樂手斷了弦，一般來說應向客人鄭重道歉，但盲樂手却匆匆收琴入匣，以冷森而低沉的聲音說：「對東方的觀光客來說，冰島的確值得一遊，但是，奉勸兩位，除了觀光，最好少管閒事，反之，就像這根E弦一樣……」說畢，微微躬身，轉身就走。

侍者走過來歉意地說：「這個盲樂手常在酒店中出現，由於同情他的不幸遭遇，一向採取放任態度，剛才沒有失禮的行爲吧？」

金燕子說：「沒有，祇是斷了弦，這是值得原諒的。」

侍者走後，金燕子說：「表哥，這是一個很好的線索，技巧地跟着他，當然，這人的行徑，也有故意引我們入險的企圖，你要特別小心，每隔一分鐘和我聯絡一次，報告正確方位！」

冰島擁有世界上最豪華的旅社——洛夫來廸爾旅社。另外像國立博物館、亞巴爾荷爾博物院、國會大廈，以及冰島名雕刻家斯文森的工作室等，都是雷克雅米克鎮的觀光好去處。

盲者向郊外疾行，看來這盲者對本鎮街道十分熟悉。

郊外有個峽谷，谷中有噴泉和礦泉。但兩邊峭壁千仞，十分險峻。岳敏快走，盲人也快走，不久到了峽谷口處，盲人進入谷中。

岳敏以爲，若有三五個人埋伏谷中，或者有人自峭壁上落石砸人，都不足以唬住他，於是他也跟進。

這裏因有礦泉，整日溫度較高，但岳敏忽感冷氣砭骨，好像氣溫陡然下降二十度左右。就在他停止觀望時，忽聞「嘶嘶」聲在谷中迴響，而且寒意更重，接着「轟轟」聲此起彼落，冰屑激射橫飛，原來是巨雹從天而降。

這景象驚心動魄，巨雹下瀉有如巨型炮彈或炸彈飛瀉，落地開花，簡直如同天崩地裂。

岳敏沒見過這種大自然的恐怖場面，仰觀落雹左右蹦閃，閃過巨雹的直接命中，却無法閃過炸開激射的冰屑，全身皮肉之傷纍纍，祇要有一個巨雹落在身上，必是肉碎骨折。

他的身子像織布機上的梭子，忽左忽右，忽前忽後，也像一隻蚱蜢在烙鐵上跳躍。而最可怖的也許不是巨雹當頭砸下，而是巨雹瀉落的天籟之音。

兩邊峭壁幾乎是垂直的，無處閃避也無處藏身。但是約三分鐘後，巨雹稀少了，而岳敏也發現了一個山洞。當他閃入山洞時，那個盲人正在洞中似想查看殺人的效果如何？

岳敏狠聲說：「本人既然在雹雨之下僥倖未死，你的壽限却要倒數讀秒了！」

「不見得……」那盲人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外掌內拳，開了門戶，一看，就知道此人把西洋拳、泰拳、空手道等，熔於一爐，他說道：「冰島地廣人稀，雖然冰島佔地遼闊，却不希望黃種人佔一席之地……」

岳敏凌空撲上，「連環踢」落空，就是一式「弧手」，盲人準確地格開，還了一式「旋手擊」。

岳敏以爲，連個瞎子都打不倒太差勁，施出「琉球手」，每出一拳或一脚，至少三拳或三脚一氣呵成，那速度對他是一種考驗。

「叭」地一脚，盲人腰上中脚，在空中翻個觔斗，居然落地站住，往洞中飛奔。現在岳敏敢確定此人不是瞎子了。

表演是人類的天才，像日本影星勝新太郎就把一個盲人演絕了。而在中國民初的四大名旦之一，以男性之身，在台上扭扭揑揑，能使某些女人意馬心猿，不敢馬上離座(座上有問題)。

岳敏當然不甘放鬆，在後疾追，洞徑曲折，越往裏氣溫愈高，而且有騰騰蒸氣。就在他轉過另一洞的岔徑。蒸氣更濃，見到他在不及五公尺時，岳敏全力縱躍，想一舉擒獲此人。

但就在他的身子凌空，忽感自己像在烈火或者一鍋沸油之上，那種熱度不要說人落其中，即使太接近都會烤焦，但是又看不見下面到底是甚麼。

而那盲人，已在十餘碼外傳來了獰笑聲。

就在這千鈞一髮時，祇聞一聲嬌喝：「表哥接住繩子。」一條飛索被岳敏牢牢抓住，趁對方大力一帶，加上自身的縱躍，倒瀉回來，重心不穩摔得不輕，但比掉落沸騰的泥沼中幸運多了。

「砰砰砰……」一連十餘槍，在洞中的槍聲震耳欲聾，二人幾乎在槍聲中同時伏地，槍聲一停，也就聽到那盲人逃竄的脚步聲。顯然前面是個沸騰高熱的泥沼。

由於二人不知前面的洞徑，且視線不清，循原路退回洞外，出了峽谷。岳敏說：「表妹，剛才的驚心動魄場面，可惜妳沒有看到。」

「看到了！因爲那時我也救不了你。」金燕子說：「直到落雹稀少見你進入山洞中，我才進谷奔入山洞。」

「既然妳也未來過，怎知這洞中有沸騰的泥沼？」

「觀光指南上記載過此洞及滾沸的泥沼，已因過去有兩次觀光客失陷洞中的不幸發生，已列爲禁區了。」金燕子說：「由此可見，巨雹是人造的，這巨雹不落在大鎮上，却把那八戶住宅夷平，我以爲那八戶人家其中七戶是遭了池魚之殃。」

「表妹是說其中一戶才是巨雹所預定砸死的？」

「是的，也許祇有一個人是被砸的目標。」

返回酒店，奎克正在等他們，金燕子說：「奎克，我要的資料都弄齊了嗎？」

「差不多了！」奎克說：「第一，那八戶人家之中，較出名的人物之一是林克醫生，過去在鎮上蘇利文的婦科醫院中當醫生，半年前不幹了！如果他沒有離職，就不會遇上這種千年難得一見的奇禍了。」

金燕子點點頭，她以爲這巧合的確可怕，她說：「還有重要人物嗎？」

「沒有了！加油站，飲食店，修車店及一家小酒館都是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奎克說：「說句殘忍的話，如果冰雹確是人造的，他們不值一次落雹的代價。」

金燕子說：「關於蘇利文這人呢？」

「據說他有個女兒在蘇格蘭讀書，本署有人見過一次，那是在女王市。樣子很像哈德門的女兒。」

「奎克，是誰見過蘇利文在女王市的女兒？」

「本署的一位卸任幫辦，已經調爲內勤了。」

「何時看到的？」

「大約一年半之前吧！」

金燕子說：「怎能證明那是蘇利文的女兒？」

奎克說：「因爲那位同事看到蘇利文和她在一起，她稱呼蘇利文爲爸爸。」

岳敏不耐地說：「表妹，談蘇利文的女兒不是扯遠了嗎？」

金燕子說：「在一件案子發生時，一些看來離很遠的事，往往是接近問題核心的。因爲蘇利文本是蘇格蘭人，入了冰島籍的。」

岳敏說：「那少女既是蘇利文的女兒，在本市就可以常常看到，在蘇格蘭的女王市看到有甚麼稀奇呢？」

「這一點很重要，」奎克說：「蘇利文戶籍上沒有女兒，因爲他的資料中，沒有結過婚。當然在本市誰也沒見過他的女兒。」

「這一點的確很重要！」金燕子陷入沉思中，說：「奎克，我們再到夷平的現場中看看去。」

現場上一片凄涼，祇有兩個警員搭了個帳篷看守，不准警方以外的人進入。當金燕子等人的車子來到現場附近時，已是深夜十點多。有一輛跑車停在附近，一個少女正在遠遠地憑弔這片瓦礫場。

「那是誰？」金燕子說：「看身材頗像哈德門小姐。」

奎克凝目望去說：「的確有點像，但據我所知，哈德門小姐很少出門，因爲哈德門看得很緊。」

岳敏的視力更佳，說：「沒有錯，正是她。」

金燕子說道：「奎克，把車子開過去看看。」

現在雙方的距離約五六十碼，祇見那窈窕的女郎匆匆上了跑車，疾馳而去。而所去的方向又不是雷克雅米克鎮，而是向北。

金燕子說：「不對呀！上次拜訪哈德門，莉莉小姐十分開朗，今夜怎會逃避我們呢？」

奎克說：「追上去一問便知。」

那知前車速度加快，況且跑車快，一個人重量又輕，總是差五六十公尺，再也無法接近，這時金燕子大聲說：「小姐，皮包的東西掉出來了……」

在猝不及防，毫無心理準備之下，這一手很靈，那少女不禁上當，回頭看了一下，然後猛踏油門絕塵而去。

「是她。」岳敏說道：「這個女人眞怪！」

奎克說：「不錯，絕對沒有看走眼。小姐，在她的後輪上來一槍，不就留下她了？」

「算了！」金燕子說：「像這種高速，一輪洩氣，很可能造成嚴重的車禍。依我看，這位小姐正是莉莉。」

既是哈德門小姐，她來此僅是基於同情的憑弔嗎？果眞如此，她逃避甚麼？

折回來，他們進入現場，金燕子說：「奎克，林克的診所是那一家？」

「在那裏，毀得最嚴重的一戶。」

警員取來手提式照明器，金燕子仔細地找尋，午夜以後，警員們不耐，早已進入帳篷內，這可能是基於一種國際自尊吧？他們可不信外來的和尚會唸經啊！連奎克和岳敏也到一邊散步去了。

但金燕子大力翻起一塊磚石混凝土，下面是一個小型保險櫃，已被砸碎，除了少量的鈔票和賬單，還有一封水濕的信。

信文大致是這樣的：「……林克，爲你也爲了我，我奉勸你再回來任職。我以爲你是有意逃避，而不是由於在那偏僻的地方開診所的收入比本院的待遇好些！請勿自誤……」而這封信下面居然沒有具名。

金燕子以爲這乃是重大的收穫。收起信招呼奎克和岳敏返回酒店。一進房間她就示意噤聲，然後各處搜索，最後在煙灰缸底部找到了竊聽儀器，而且予以破壞。

奎克對於金燕子的警覺性之高十分佩服，他說：「小姐，怎會懷疑這家酒店？這是『哈德門』酒店！」

她笑笑說：「也許正因爲這是『哈德門』酒店的緣故吧！」

霧氣造成大琇害

奎克搔搔頭皮，說：「小姐，妳是說哈德門博士他……」

金燕子揮揮手：「奎克，你忘了剛才在現場上見到那位小姐的事了？」

「小姐，就因爲莉莉去過現場而且逃避過我們，就懷疑哈德門博士？」

「奎克，這裏不能住了！」金燕子岔開，說：「能爲我們另找個不受干擾的住處嗎？」

「當然可以。」奎克說：「妳是國賓，又鼎助本國破案，這樣吧！先住到本署卸任督察的住宅去。」

當夜，他們遷出了「哈德門」酒店，也就在這一夜，金燕子潛入哈德門後宅中。見到莉莉小姐。

莉莉的住處有溫度調節器，所以莉莉在家時永遠是半裸的，金燕子懷疑這妞兒有暴露狂。

金燕子登堂入室，莉莉驚奇地說：「金小姐，這麼晚了！老頭子會接見妳這位東方客人？」

金燕子笑笑說：「令尊不歡迎我一定有原因吧？」

莉莉說：「妳可能知道一點，老頭子不歡迎妳的原因吧？」

「我不清楚，莉莉小姐一定能告訴我的。」

莉莉笑笑說：「我雖然不喜歡老頭子，但告訴妳却不大可能。除非妳能爲我找一位夠標準的東方青年解除我的寂寞。」

金燕子說：「妳以爲我的表哥夠標準嗎？」

「夠不夠還要進一步觀察一下。」莉莉說：「金小姐是怎麼進來的？」

「越牆而入的，這種圍牆是擋不住我的。」

「無怪本宅中的保鏢都說妳不好惹呢！」莉莉說：「我有點小麻煩，妳能代我解決嗎？」

金燕子說：「祇要我能做到的，一定全力而爲。」

莉莉呶呶嘴，指指內間，說：「在小姐來此之前，有一位不速之客，要我陪他『玩玩』，你是知道，我不是聖女，但必須是我看着順眼的人。」

這時內間走出一個三十出頭，一頭黑髮，滿臉青春痘的漢子，望着金燕子，再看看莉莉，邪惡地道：「在整個條件來說，金燕子當然好些，如果僅是『玩玩』嘛！莉莉則有一股子特殊的勁兒。」

莉莉道：「就是他，經常打電話來，說些肉麻的話，當然離不開『性』的問題，而今夜居然潛了進來。」

金燕子道：「你貴性？」

「亞當！」

「限你十分鐘之內滾出本宅。」金燕子道：「那比爬出去好些。」

亞當狂妄地笑着，道：「金燕子，我對妳也有胃口……」語音未畢，金影疾閃，雙足交瀉，踢向亞當的前胸。亞當也不含糊，閃身出掌，「刀手」呼嘯劈出。

金燕子不屑閃避，魔術似的手往對方腕上一搭，上步藉力，一個「大外車」，亞當的身子摔了出去。那野獸似的胴體在地板上造成極大的震動。嘶吼着爬起來，這時自陽台上窗中竄進三個戴着太陽眼鏡的漢子。

金燕子看看莉莉的反應，顯然也有點意外，因爲金燕子以爲，這三個盲人(或者是假盲人)，很可能是哈德門的保鏢，是來保護莉莉的。

那知三個漢子在三個不同角度，凌厲無匹地攻向金燕子，而亞當也沒閒着，自後面攻上。

金燕子冷笑聲中，身子彈起，腿風呼嘯，「叭叭」兩聲踢中亞當和另一個漢子，在壁上一墊足，射出窗外陽台，四個漢子一齊撲向窗口，而金影又自另一窗中射入，三拳一脚，在半秒中完成，四個漢子被擊出窗外，其中一個飛下陽台，大概不死也得殘廢，而且都昏死過去，小樓上恢復了平靜。

莉莉攤攤手，道：「想不到，眞想不到！讓別人怕的人，果然都有一套。」

金燕子道：「莉莉小姐，妳今夜到巨雹夷平的現場上去看甚麼？爲甚麼要回避我們？」

「我？我到那裏去過？」

金燕子道：「這不是表演的時候。」

莉莉莫名其妙地笑着，道：「除了某些秘密不便告訴妳，像我這個人還有甚麼可以保留的？我在大宅中完全脫光都沒有關係，就是不能出門，要出門也得有人陪着。」

金燕子看出她不像說謊的樣子，她道：「妳有姊妹嗎？」

莉莉道：「如果我有，也就不會如此寂寞了！」

「如果我爲妳介紹一位標準的男仕，妳肯把妳所知道的秘密說出來嗎？」

「很有可能！」

「那麼我走了！」金影在一瞬間消失在窗外。而金燕子剛走，亞當和陽台上另外兩個漢子也醒了，雙方同時竄起，亞當躍起，雙足分踩，在兩個大漢胸前發出骨折之聲，然後趁反彈之力，一

個觔斗翻下陽台，一分鐘已在哈德門大廈之外了。

金燕子早在外面等候，亞當吹着口哨順着小徑快步而行，轉過街角，飛身上了一部摩托車，幾乎同時發動，車子往前衝去，而金燕子却自牆躍下坐在後座上。

亞當吃了一驚，冷笑道：「金燕子，講玩命我是永不後人的。」

「這話怎麼說？」

亞當聳聳肩道：「本人在意大利、德國和英國，都幹過臨時演員，比例說，跳車、飛車過溝，翻車以及百丈懸崖上緊急刹車等玩命勾當。」

「那一行的確刺激！」金燕子道：「亞當，幹臨時演員拿幾個玩命的錢，實在沒意思，只要你合作，說出你所知道的秘密，一萬美金等你來取。」

「那一方面的秘密呀？」

「有關哈德門博士。」

「有……」一刀向後戳來，金燕子在他的腕上切了一掌，刀子飛出，但亞當的確是個亡命之徒，車子急轉，以高速原地轉旋了七八圈，然後再向前猛衝，企圖把金燕子甩掉，結果他又失敗了。

「亞當，剛才那三個戴太陽鏡的漢子是你們的同伙？」

「不是。」

「不過很易使人猜想你們是同伙的。」金燕子道：「他們是哈德門的人吧？」

「這都是一些枝節問題，金燕子，妳在東方很有點名氣。那是因爲東方有東方的犯罪手法，完全是兩種典型，像這件案子，妳永遠摸不到頭緒。」

「爲甚麼？是我的智慧不夠嗎？」

「當然也不能這樣說，主要的原因是案中重要配角已經死了！他們死了等於失去了一把開啟破案之門的鑰匙。」車子怒吼着向前飛掠。

「噢？你說的是被巨雹砸死了的林克吧？」

亞當又聳聳肩不作正面答覆。金燕子道：「只要主角還在，假以時日，總有破案的一天。」

「辦不到！」亞當道：「其中一個主角也快完了！只要他一死，妳的智慧再高，也無法想像這件案子。總之，這是一項傑作，只有上帝和魔鬼知道……」軚盤一偏，以每小時八十里的高速衝向左邊的深溝。金燕子的反應夠快，自後座上彈起時，車子已凌空飛瀉入溝，而亞當就在車臨溝沿時翻下，在溝邊上翻滾一陣抓住了一株柏樹。但金燕子的身子距溝底足有十二三米之高，因爲她畢竟是被動的，慢了一步。

溝中巉岩犬牙交錯，落下必定粉身碎骨，只聞亞當狂笑着：「金燕子，來世再見了……」

而金燕子凌空折腰抖臂，橫移一碼半左右，左足尖勾到一株巨柏的尖梢枝椏上，就憑這隻脚，在枝椏上來了個大車輪，然後鬆脚，竄向三米外一根粗枝。

得意的獰笑自亞當嘴角上消失，希望落空，溝底車已自燃，冒上濃烟。

金燕子已把哈德門列爲主角之一，奎克不以爲然，她道：「奎克，請你查對筆跡有結果了嗎？」

「有了！那是蘇利文鎭長的。」

「好！我請你調查亞當這個人有頭緒了嗎？」

「檔案記錄中，沒有名叫亞當這個犯罪人物。」

金燕子說道：「你知道莉莉小姐有暴露狂，以及對哈德門十分不尊重的原因嗎？」

「怎見得她不尊重哈德門呢？」

「她稱哈德門爲老頭子。這不是很明顯嗎？」

「小姐，哈德門管得她太緊，而莉莉又是一個外向的女孩子，這種反應是必然的。這總比『三P黨』(Poor Pape Pays)好得多了吧？」

金燕子搖搖頭，只好說了峽谷中落雹，昨夜在莉莉屋中所見所聞以及和亞當玩命的事，續道：「你是否相信，亞當所說死去的配角就是林克醫生？」

「也許，小姐。不過這猜測太大膽了些。林克醫生的死，和人造巨雹無論如何扯不上關係啊！」

金燕子說道：「根據我的觀查，昨夜在現場上逃避我們的女郎，並不是莉莉小姐。」

「不是她？」奎克望着岳敏苦笑，表示無法理解。

奎克道：「我的智力不高，實在被妳弄糊塗了！妳分釋一下，有關妳的看法好嗎？」

金燕子踱着道：「首先要說現場上檢獲的那封未具名的信，既是蘇利文的筆跡，而你的同事在不久之前在蘇格蘭的女王市見過蘇利文的女兒十分酷肖莉莉，昨夜所見的女郎也可能就是女王市

那一個。」

岳敏道：「表妹，冰島的雷克雅米克鎭距蘇格蘭有八百海浬……」

金燕子打斷他的話：「自從有了超音速噴射機，地球已經縮小了五倍。奎克，我說的無非是大膽假設，依此假設，蘇利文也該是一個主角。」

「可是，蘇利文是個醫生，他對眼科也頗有研究，他和人造巨雹，不該有關係的。」

「巨雹只是本案的引子，案子本身應該另有重大秘密和犯罪動機。也可以說巨雹只是這罪案殺人的工具。」金燕子道：「現在請你去做兩件事，第一是設法查證蘇利文是否有個女兒在女王市？其次是設法找到亞當這個人。我估計，他知道的秘密一定不少。」

奎克走後，金燕子對岳敏道：「自我們去拜訪哈德門之後，我們隨時都能嗅到死神魔手上的血腥味，千萬小心。」

「今天晚上，何不到蘇利文宅中看看？」

「我也有這打算。」金燕子道：「表哥知道我懷疑蘇利文的最初動機嗎？」

岳敏想了一下，道：「是否由於哈德門博士及他身邊的動物都是瞎子？」

「對了！表哥，你的思攷力比奎克高明多了！有些事乍看毫無頭緒，但可以產生聯想，蘇利文本爲蘇格蘭人，入籍冰島，而且繼哈德門之後作了本鎭鎭長。這是聯想的第一部份。其次，哈德門雙目失明，不足爲怪，連一些寵愛的動物也瞎了，甚至於有幾個盲人，也可能都是他的部下，這和眼料專家也可以扯上關係，況且，蘇利文既爲眼科專家，爲甚麼開了一家最具規模的婦產科醫院？」

「關於最後這一點，除了爲了牟利生財之外，表妹妳還有甚麼高見呢？」

金燕子攤攤手，道：「沒有成熟的概念，我從不發表。只是有一點我可以稍爲透露，林克是蘇利文婦產科醫院中的醫師，毅然離開該院，在蘇利文的威脅之下都不回去，這和他的慘死可能有關。」

岳敏道：「是殺人滅口嗎？」

「可能。」金燕子道：「莉莉恨哈德門，暴露胴體，那是故意反抗她的父親。表哥，你願意扮演一個大情人嗎？」

「表妹，我不幹。」

金燕子攤攤手，道：「今夜咱們到蘇利文宅中去一趟。」

* * *

蘇利文的公館在夜色中更像名家的一幅潑墨畫。高大的羅漢柏和冬青掩映，宅中還有稀落的燈光。

蘇利文五十左右，頭有點禿，在燈光下閃耀着光芒。他在小書齋漫步着。

很久之後，他開了書桌的抽屜，取出一個精緻的絨盒，自盒內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張照片，他一邊欣賞一邊感嘆，甚至於眼眶潤濕。

在金燕子所隱伏的角度上，可以隱隱看到是四寸的長型照片。畫面上是一長方形的巨冰，冰中凍結着一具完全赤裸的美人。

現在蘇利文的表情肌在跳躍，金燕子也眉飛色舞。

蘇利文感嘆一會，忽又發笑，那是一個種揶揄或報復的笑。就像看到自己的敵人患了急性盲腸炎時的快意相似，當然，他笑的並不是照片上的冷美人。

笑過後，他又流淚，淚泉洶湧，可知他有多傷心！僅一兩分鐘內所流的淚水，大概需要五毫升的瓶子來裝吧！

金燕子像發現了金礦礦苗的心情。

而此刻留在大宅之外的岳敏，剛剛燃起一支「大呂宋」，一位身段優美，婷婷嬝嬝的女郎匆匆接近，岳敏心頭一震，揚揚手道：「這不是莉莉小姐嗎？」

「唉……唉！是的，我順便借個火吧！」小姐自皮包中取出香烟，岳敏要掏打火機，她道：「不必了！就利用你的烟點燃一下吧！」

二人對面點燃吸着，她低聲道：「岳先生，有幾個人在跟蹤我。」

「是誰？」

「那還有誰？還不是亞當！他認準我就是夏娃，他說如果得不到我，他將成爲世界上失眠紀錄的保持者。」

「哼！」岳敏道：「他的人呢？」

「那不是來了！」她指指來路。果然有四個漢子走過來，只是其中並沒有一個是亞當而已。好在岳敏並未見過亞當。

「那一個是亞當？」

「就是第一個帶路的人。」

「好，妳閃到一邊去，我來給他們鬆鬆骨頭。」

「不，我怕！我要在你身邊。」

岳敏迎上來，莉莉道：「岳先生，讓我來爲你拿着『大呂宋』。」她自岳敏嘴上拔下「大呂宋」，岳敏已經動了手。這小子拳脚一動，就帶起風雷聲，四個漢子兩個是「飛脚踢」，兩個是「五指貫手」，那森厲的眼神，好像也能幫兇殺人。

「蓬叭」聲中，岳敏格開拳脚，「刺入踢」、「旋手擊」外加「鐵叉手」，拳掌流瀉，撕裂着空間的氣幕，身子像狂飈中的餓鷲，騰旋掃撲，掌浪腿勁像拍岸驚濤，一重重地向四周排壓。

一式「流手」切在一個漢子的肋骨上，「嗷」一聲滾了出去。另一個自左後側一式「撇踢」，被他抄住足踵，立掌砍下，那聲音像斷了一根不太乾的木柴，鬼叫着飛了出去。

第三個低嘶着撲上近搏，左手箕張，五指長逾七八寸，那是黃澄澄的風磨銅手套，「刷」地一聲，岳敏的肩衣被劃裂，連皮帶肉刮去了一塊。

但岳敏也沒讓他輕鬆，以柔道的「大外割」把對方結結實實地擲在水泥地面上，好像地殼都在震顫。

第四個踢出一脚未中，撤退就跑，岳敏有把握追上，但莉莉拉住了他，說：「岳先生，你眞是男人中的男人，算了！我們已經夠本了……」說着把他的「大呂宋」插在他的嘴中，而且勾肩搭背，無骨的胴體貼緊，像一條香噴噴的大蛇。

岳敏絕非容易上當的人，忽然發覺此女雖像莉莉，那甜笑中好像蘊藏着比冰刀更鋒利而冰冷的東西，警覺之念才起，正要推開她，忽感一股痲木的感受自唇部流佈舌、喉，很快地上身逐漸麻痺，所以意念是動了，推人已辦不到了。

在平時，「依你姐」這句「三字經」定會脫口而出，而舌與喉不聽使喚，自然罵不出來，眼看着這女人笑得花枝招展，招招手，一輛轎車開了過來。

車子開走，亞當出現了。金燕子不久也自蘇利文宅中出來，乍見亞當似在等她，不禁暗暗驚奇，道：「亞當，你又有花樣了吧？」她猜到岳敏有危險了。

亞當永遠是那麼邪惡，他的目光對自尊心强烈的女性來說，充滿了細菌，他扭擺着身軀道：「我們想用令兄換一樣東西。」

金燕子說：「你要換甚麼？」

他邪氣地笑笑：「妳剛到手的東西，」那曖昧可厭的表情，令人有顧人打也划算的感受。

金燕子笑了笑說：「我手裏甚麼也沒有……」

「沒有就算了！」亞當揮揮手說：「金燕子小姐，令表兄如果被招待去洗『泥浴』，妳可不要後悔。」

她知道所謂「泥浴」，就是高熱達沸點的泥浴，金燕子臉色一寒說：「慢走！」

「怎麼？要我跟妳回去作人質？待放回岳敏再放我？」亞當喜形於色說：「那眞是求之不得，讓我在一位美麗的動物身邊，即使失去自由我也情願！」亞當又折了回來。

金燕子閃身扣住亞當的關節，就要廢他一臂，亞當一字字地說：「金燕子，我在妳的心目中連蛆虫都不如，若是妳廢我一臂，也就等於廢了岳敏一臂，我在妳面前一文不值，但我在我們的人的心目中和岳敏在妳心目中同樣地重要！」

金燕子曲肘一壓亞當的肘關節，亞當嗓中發出「格格」聲，身子一貼來了一式「膝刀撞」，金燕子一扭身，足尖在對方小腿骨上踢了一脚，亞當尖嗥着蹲下。

金燕子冷厲地說：「把岳敏送回來，一手交貨一手交人，本人沒有失信的紀錄。那東西本人看一眼就夠了！沒有保留的價值。」

亞當痛得一頭大汗，說：「要換馬上進行，等妳回去恐怕複印幾十萬張的『拷貝』都出來了！」

「那樣更好！東西就在我身上。」

亞當撮口一吹，那輛轎車又自街角處開過來，停車十碼之外，亞當說：「把東西拿出來吧！」

金燕子仍然制住亞當的右肘，用他的身子擋着她自己，說：「把我表哥放出來，我要看看他有沒有被暗算！」

亞當說：「弟兄們，把人抬下來，人家要看看貨色。」亞當續說：「金燕子，他在痲醉狀態之下，半小時內可以醒來，大概也差不多了」

這時岳敏被抬下，車子開走，金燕子走近試試脈，相信這是交感神經痲醉劑。也就是「三氯

甲烷」（又稱哥羅芳）。這種痲醉劑已有百年歷史，但根據中國史乘記載，早在第三世紀，華佗已製成了「痲沸散」，扁鵲也發明了「痲醉酒」，也都是對交感神經及副交感神經的痲醉劑。

「金燕子，妳不信他會馬上醒來？」

「信，那就等他醒來好了！」

亞當說：「金燕子，讓岳敏躺在這裏不妥。被警方看到對我們太不利，可否移到小巷中去？」

金燕子鬆了手說：「你抱着他。」順手繳了他的武器。

這小巷左右兩邊都是工廠，左邊是市立暖氣供應廠，利用地底熱供全市暖氣，右邊是一家尿素工廠。

亞當放下岳敏，說：「金燕子，他快醒了！妳看，他不是在動嗎？」

岳敏的確在蠕蠕而動，她低呼着：「表哥……表哥……」

岳敏睜開眼，說：「表妹，那個女人呢？」

「女人？那個女人？」

「很像莉莉的女人。」

亞當聳肩笑着說：「她就是哈德門小姐，何必庸人自擾說她很像莉莉呢？」

「不，我發覺她雖像莉莉，却不是莉莉。」岳敏說：「表妹，他們是一伙的，我上了那個女人的當。」他說了剛才的一切。

金燕子說道：「亞當，那女人到底是誰？」

「金燕子，你們別鑽牛角尖了！那就是莉莉，至於莉莉爲何暗算你們？相信以妳的聰明，不難查個水落石出的。」

金燕子說道：「亞當，這和被冰雹砸死的林克醫生，以及蘇利文鎮長，有關係吧？」

亞當猶豫一下，點點頭說：「有關係，其實小姐妳也想到了吧？而且進一步的事，你殺了我，我還是不知道，但我仍然要告訴妳，這是一件年代久遠，永不能破的案子，爲了保持妳良好的紀錄，金燕子，妳放手吧！現在，可以把東西交給我了吧？」

金燕子說：「表哥，你有沒有不適的感覺？」

岳敏一躍而起，說：「痲醉力量還沒有完全褪盡，我想沒有甚麼了！」

「好吧！」金燕子掏出那個小絨盒，亞當打開看了一下，說：「金燕子，這是君子交易，我信任妳，那麼再見了……」

岳敏伸手一攔說：「入你姐！你這就走了？」

「讓他走吧！」金燕子說：「沒有他照樣破案。」

亞當匆匆走出小巷，已有人放了一輛摩托車在那裏，飛身上車高速離開現場，向上風頭飛馳。

在此同時，暖氣供應廠的巨型鍋爐（蓄汽量十五萬磅）安全掣突然打開，「嘶嘶」一聲大作，大量的蒸氣洩出，很快的瀰漫開來。

「不好！」金燕子說：「亞當預知我們逃不了，剛才透露的部份秘密是眞的。上風頭，快走……」

就在這時，右邊的尿素工廠的液氨巨球（儲藏安摩尼亞的球型槽，液氨是製造尿素的主要原料）也開了安全掣，濃烈的氣味幾乎令人窒息。

金燕子拉着岳敏而撲向尿素廠的方向，即使暫時閉住了呼吸，但僅是吸入少許，已感頭暈腦漲。

附近傳來警車聲，以及暖氣供應廠及尿素工廠的緊急意外警報聲，和蒸汽及液氨的渲洩聲混成一片，當然還有附近居民及工廠中工人的厲呼慘叫聲。

這又是一個驚心動魄的場面，和降落巨雹同樣地懾人心魄。

金燕子頭腦冷靜，由於事先進入了小巷時對附近環境作過概略的觀察，記住了氨球的位置，雖在濃重的蒸汽中，仍然躍昇球身，關閉了安全掣，和岳敏離開了現場。

但由於暖氣供應場在下風處，廠內值班人員已被液氨薰昏中毒，無人去關閉安全掣，「嘶嘶」聲仍在繼續，十五萬磅的高熱蒸汽也只有洩完爲止，使雷克雅米克鎮造成一次前所未有的大霧。以及因這霧汽所造成的車禍。

* * *

據奎克說，暖氣供應廠死了七人，其中一人去關安全掣，因視覺不清，被蒸氣蒸熟了，軀體糜爛像入口即化的「水晶肘子」一樣。尿素廠死了一人，但因車禍死傷的達七十餘人。

「金小姐，要不是妳及時關閉了液氨球的安全掣，死的人數十倍於此，那裏面有七萬公斤液氨。這該呈報當局頒獎。」

「我看算了！事實上我還感到內疚呢！因爲對方是要利用蒸汽

使我們迷失方向，然後用液氨毒死我們的。」

奎克說：「關於調查蘇利文的女兒的事，一直沒有頭緒，在女王市也沒有找到那個女人。」

「這在我意料之中。」金燕子取出一張照片，說：「奎克，你看這女人像不像哈德門小姐？」

奎克接過，又是雙目發直，因爲這位冰凍美人一絲不掛，而且面帶微笑，肌膚晶瑩如玉，尤其那豐滿的乳房，渾圓而纖細的腰，以及勻亭修長的玉腿和那玲瓏的足踝，沒有一處不美。

造物者的「大能力」也是有限的，祂塑造的完美女人無人能及，但祂不能避免人類的妒嫉和詛咒祂的偏心。

「像，太像了！」奎克說：「可是莉莉只有二十歲，而這女人應該有二十二三以上到二十五六以下。」

躺在一邊沙發上的岳敏說道：「奎克，你現在的脈搏，每分鐘有沒有一百五十次？」

奎克訕訕地一笑：「岳老弟，這只怪上帝爲我們創造了足夠的審美觀。這女人太動人了。」

金燕子說：「奎克，你以爲這女人會是誰？」

奎克說：「應該是哈德門夫人，也就是莉莉小姐死去的母親。」

「我想這是合理的猜測，」金燕子說：「可是問題來了！如果眞是哈德門夫人的遺體照片，怎會在蘇利文手中？而蘇利文欣賞這照片時，情緒激動，時而發笑，時而流淚，你剛才的表情，幾乎和蘇利文看這遺照時的神色一樣。」

「這……」奎克紅着臉說道：「金小姐，我以爲蘇利文和哈德門之間，必有情仇。」

金燕子點點頭。

奎克說：「他們都愛這個女人。」

「這看法太直覺也太主觀，應該還有更奇特的關係。」金燕子說：「在目前我們可以大膽假設，巨雹是哈德門施放的，以他的天文學識，以及渾厚的財力，造雹殺人十分合乎邏輯。如果他和蘇利文有深仇大恨，爲何不利用巨雹砸死蘇利文而殺死蘇利文婦產科醫院中任過職的林克醫生？」

「這……」奎克攤攤手，說：「金小姐，請原諒！我的智慧太有限了！沒有辦法和這事產生聯想。」

金燕子苦笑道：「其實我也猜不透，但這些事必有重大的關連，奎克，你猜亞當是誰的人？」

「應該是蘇利文的人，所以妳一進入蘇利文大宅，弄到照片，亞當自知鬥不過妳，就在外面利用那女人暗算岳老弟，以便交換。」

金燕子道：「我隱隱覺得，除了蘇利文和哈德門，還有一個人物，也可以說還有個秘密組織從中牟利。」

奎克說：「我們可以帶着這張照片去問問蘇利文。」

觀測室內聞秘密

「那樣會打草驚蛇的。奎克，又要麻煩你辦幾件事。」

「請吩咐就是了！」

「第一，請查證一下，哈德門夫人的墓在何處？如果確有其墓，再設法印證一下，墓中是否有其遺體。」

「這……」奎克說：「這恐怕不大好吧？」

「爲了破案，有其必要，哈德門夫人地下有靈也會同意的。」

「金小姐，冰凍遺體照片是她剛死時冷藏時拍攝的，哈德門沒有理由不葬他的妻子。」

岳敏說：「我們現在就是在找毛病，表面看來沒有理由不葬，他才會下葬，反之，豈不馬上被人發覺了？況且，冷藏屍體，屍身上有霜雪，絕不會凍在晶瑩的潔冰之中，像鑲在水晶中一樣可以透視。更重要的是，屍體是赤裸的。」

金燕子點點頭，岳敏的確有了進步，不像以前的毛燥了。她說：「第二，查查看，哈德門夫人是甚麼病致死的，哈德門夫人死後的殯葬儀式是否隆重？以及哈德門博士是否哀傷逾常等等。」

「好，我一定照辦。」奎克內心不以爲然，但金燕子對某些事的判斷，已使他十分折服，不便唱反調。

「當然，還要繼續找那叫亞當的人以及另一個酷肖莉莉的女郎。」

奎克走後，岳敏說：「表妹，我們目前似該着重於蘇利文鎭長方面的調查。」

「爲甚麼？」

岳敏道：「也許他眞藏匿着一具冰凍美人呢！」

金燕子搖搖頭，說：「如果他手中有冷凍美人，他不會拍攝照

片，看實實在在的冰凍美人要比照片逼眞多。」

「妳是說冰凍美人在哈德門手中？」

「都太早了！這只是一個概念。」金燕子說：「根據哈德門博士失明前後的資料，他沒有到本鎭最大的一家眼科醫院去（蘇利文開設的），却自英國請來一位眼科名醫爲他診斷，却利用蘇利文眼科醫院檢驗設備，可見哈、蘇之間那時已經交惡了，最低限度是互不信任了，而哈德門失明的原因，既不是青光眼也不是白內障，更不是兇猛的角膜炎，好像是突然猝發而失明的。」

「表妹懷疑是蘇利文幹的？」

「他對眼科下過功夫，曾獲碩士學位。」金燕子說：「當然，視神經過度疲勞，或過度哀傷，以及各種新的藥品如『腎上腺皮質素』及『神經鎭定劑』等，也都能導致失明。」

岳敏搖搖頭，說：「無論如何，這些事件和冰凍美人以及蘇、哈各有一女十分相似是不易扯上關係的。」

下午，奎克匆匆趕來苦笑說：「本署對於調查女王市那個女郎全力以赴，已把莉莉小姐的玉照分發幹員前往蘇格蘭。找尋亞當這個人，也在加緊進行，唯有掘開哈德門夫人之墓，總監一直搖頭。」

金燕子道：「這一點和東方的觀念幾乎一樣。既然這樣，這件事暫緩進行，我們應該在辦案之中兼負保護哈德門博士及前任蘇利文鎭長之責。」

岳敏說：「亞當的話不能完全相信，他說近幾天有個主角要死掉，可能是聲東擊西，分散我們的注意力。」

金燕子說：「這也有可能，但不怕一萬只怕萬一，亞當是個邪惡而自負的人，在兩次玩花樣害我們的時候，他都以爲我逃不過厄運，所以他所透露的部份秘密如其中一個男主角要死，或蘇、哈二人與本案有關連等等，寧可信其有。」

「如果我們保護蘇、哈二人。」岳敏說：「我們的工作就陷於停頓了。」

「那只要晚上就夠了！」金燕子說：「蘇是剛卸任的鎭長，白天由警方派幹員保護，哈根本不出門，所以白天也不必擔心，況且莉莉說過，哈宅有保鏢的，我們只要晚上辛苦點就成了！」

＊　＊　＊

今天晚上落着小雨，金、岳二人分往哈、蘇大宅中暗暗偵察保護，現在岳敏在蘇宅中。

蘇利文今夜睡得很早，這宅第雖大，僕傭不多，因而很靜，這時蘇利文床前几上的電話鈴响起來，他睜開眼，眼球上佈滿了血絲。

「我是蘇鎭長。」

「爸，你說的事，甚麼時候可以實現啊？」

「快了！寶貝，最遲只有三天了。」

「你是說國慶日前就可以實現？」

「不錯，到那時候，妳就是世界上最年輕而最富有的小姐了！」

「噢！天哪！我太緊張了。」

「千萬別緊張。一切都會十分順利的，寶貝，妳的『功課』沒有荒廢嗎？」

「沒有，爸，而且複習得更勤，甚至於連日語及韓語都在拚命背。」

蘇利文道：「那好極了！寶貝，不早了！再見！」

「按娘肌開洗白油（再見）！」

蘇利文放下電話，殷紅的眼珠和他嘴角上噙着的曖昧笑意，構成十分可怖的畫面，他躺下，熄了燈。

金燕子在哈德門大宅中，所見到的是無色世界中的可憐虫，但是她知道，被認爲十分可憐的人，往往是並不值得可憐的人，可憐只是一種旁觀者的直覺。

不久，她又見到了莉莉——一個永遠半裸着的女郎。

「莉莉小姐，我想請教幾件事。」

莉莉說：「金燕子小姐，在可能範圍內我儘量回答妳，因爲我十分崇拜妳。」

「謝謝妳！莉莉，請問令堂是甚麼病去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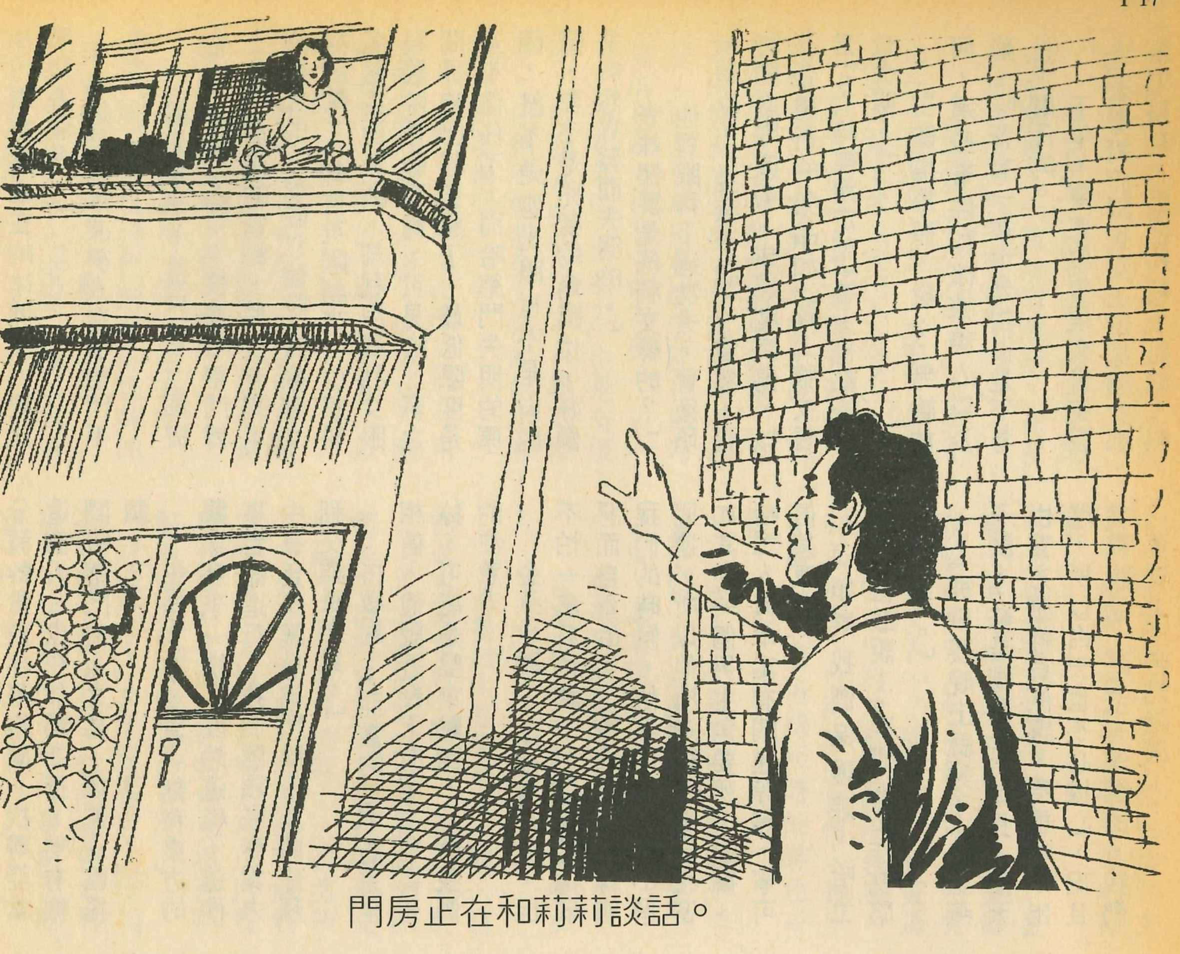
「據說是心臟狹窄症。」

「令堂去世曾舉行過隆重儀式嗎？」

莉莉笑笑，說：「金燕子小姐，妳的問話技巧眞高明，其實又何必轉彎抹角，就直接了當地說吧！妳問我媽去世，葬儀是否隆重？等於暗示家父是否愛我媽媽，是不是這樣？」

金燕子笑笑，說：「莉莉，妳既美麗又聰明，我要是位男士一定娶妳。妳是知道，在禮貌上我不能開門見山地問。」

莉莉說：「那我就坦白告訴



門房正在和莉莉談話。

妳，聽人說，我爸媽的感情不好。」

「為甚麼？」

「很抱歉！家母去世時，我才兩歲多，有些問題，連我都想知道，卻又無處去問。」

金燕子點點頭道：「妳母親的遺照我可以看看嗎？」

「當然可以！」她取出一張褪色的照片，金燕子相信那冰凍美人就是莉莉的母親。

金燕子說：「令堂不是火葬的吧？」

「不是，目前世界上流行火葬，主要原因是土地愈來愈少，雖是一席之地，活人也不甘讓死人佔去，當然也有宗教信仰方面的理由，至於冰島，地廣人稀，我們用不着和死人爭地。」

金燕子說道：「莉莉，妳討厭妳的父親，恐怕不僅是因為他對妳的約束太嚴格吧？」

莉莉攤攤手說：「的確如此，但是，以我們相識的時間來說，我不便深談。」

「當然，這不能怪妳。」金燕子忙說：「莉莉，與我合作對妳有利無害，妳可能不知道，你們父女四週佈滿了死亡的危機。」

莉莉笑笑不答，哈德門太孤僻，而且忌諱太多，他的女兒恰巧相反，似乎對任何事都無所謂。

「莉莉小姐，妳不信我的話嗎？」

莉莉道：「我希望相信，但必須有見證才行。」

取出冰凍美人照片，莉莉一看臉色大變，道：「金燕子小姐，這張照片是從我爸手中取到？」

「不是。」

「不是？」莉莉顯然不信：「我兩歲失去母親，自然沒有印象，更談不上愛。但是，這照片等於侮辱我的母親……」她把照片撕了。

金燕子很平靜，也未阻止。

「妳一定還有很多這種照片吧？」

「當然！像小姐剛才的行為，我是必須事先提防的。」金燕子肅然說：「莉莉，請信任我，據我所知，在最近期間，令尊或蘇鎮長二人，一定要死去一個。」

莉莉愣了一下，聳聳肩說：「金燕子小姐，東方也有女巫吧？妳一定也有個水晶球吧？」

金燕子嘆口氣，說：「莉莉，人類有所謂命運，妳不能不信。」

「還是談點輕鬆的吧！」莉莉說：「妳不是要為我介紹一位標準的男士嗎？」

「是的，我說過。但是我希望知道妳的標準。」

莉莉說：「體格健壯佔百分之四十，學識佔百分之二十，儀表佔百分之三十，經濟狀況佔百分之十。」

金燕子說：「這幾乎是最完美的條件了。但所謂儀表，東、西方的審美觀可能有所不同吧？」

莉莉說：「依我看是差不多的，比喻說有關臉型方面，東方，尤其是中、日、韓、越四國，講究『同，田，目，日』四型，而且在相法上來說，也是有福的典型，而在西方，也有類似的說法，那是『A、O、U、V』四型，『A』是下豐上銳。『O』是圓型，『U』型最受歡迎，『V』型和『A』型相反為下銳上豐。」

金燕子很佩服莉莉的淵博，像這樣的少女，是不易對付的，不久她退出來，聲言要返回寓所，但她仍在哈德門大宅中監視。

大約一刻鐘之後，忽見莉莉樓上燈光全熄。金燕子以為她一定要出門，因為她在宅內沒有服裝整齊的紀錄。但莉莉卻向樓後走去。

哈德門大宅佔地太大，尤其是後半部佔全宅五分之三，乍看是個花園，樹木蒼鬱，蔭天蔽日，其實有個地下試驗室，出口是個普普通通的防空洞，看來是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造的。

但莉莉在防空洞三十碼外就被擋駕了。金燕子這才看出，這遼闊的後園中的粗大樹木樹幹中，有很多是空的，開有暗門，閉上後即使在樹旁也看不出來。

而樹幹既是空的，樹還能活嗎？金燕子會證實這一點的。莉莉爭執了很久，守護的大漢們以博士命令為理由，堅拒阻止了她。莉莉憤然返回樓上。

大約半小時後，守護人員退隱樹幹內，金燕子憑超絕的輕功，飛躍上樹，在兩棵合抱大樹上折了兩段細枝，退出此宅。她認為這防空洞下必有極大的秘密，既然對方警覺性很高，應小心從事。

出了大宅，折折樹枝，彎成直角但折不斷，自然是塑膠製品了。金燕子很興奮，也很擔心。

＊　＊　＊

返回住所，奎克正和衣躺在岳敏床上打瞌睡，聞聲坐起來，說：「金小姐，妳要的資料已找到，哈德門夫人是心臟狹窄致死的，葬儀不太隆重，據說由於博士哀傷過度，未能親到墓地送殯。」

金燕子說：「亞當和另一個酷肖莉莉的女郎呢？」

「亞當沒有找到，但我的部下在東部杜比伏格鎮發現一個女郎，極像莉莉，而且跑車的形狀和顏色也略同，但是……」奎克攤攤手，說：「仍是驚鴻一瞥，似乎她的警覺性極高。」

金燕子說：「奎克，雖然讓她溜了！我以為她見了陌生人注意她就開溜，這對我們的看法有重大的啓示，請繼續努力。一旦找到此女，此案不破也就差不多了。」

「是的，小姐。」奎克說：「明天就是國慶日，據說蘇利文和哈德門博士都被邀請參加盛典，以示前任鎮長未被遺忘之意。但哈德門拒絕了。」

金燕子說：「蘇利文的應邀和哈德門的拒絕，都是意料中的事。他們之間在表面上必須保持某種限度的親近才行，但骨子裏恰巧相反。」

奎克說：「金小姐還有沒有特殊任務交代？」

「如果你願意偏勞一下，表哥在蘇利文宅中監視保護，你參加一份，就更保險了。凌晨五時就可以回家休息了。」

「遵命！」奎克來了個十八世紀宮廷之禮，然後離去。

凌晨五點半左右，岳敏和奎克離開了蘇利文大宅，上了車由岳敏駕駛，奎克說：「岳老弟，有新的發現嗎？」

岳敏搖搖頭。奎克說：「也許我們偵查的方向弄錯了！」

「也許沒有錯。」岳敏含蓄多了。

「可以說明一下嗎？」

「不久的將來你就知道了，有些事必須等待事實證明。」岳敏說：「令尊英俊嗎？」

「不！」

「令堂當年是位美人嗎？」

「也不，甚至於家父母，是頗為醜陋的。」

「這就是了，既然你父母都不美，而令祖昔年又沒有遠航到蘇格蘭，或丹麥去搶過美女，卻又生出你這樣英俊瀟洒的後代，不也是十分費解的事嗎？」

奎克笑着拍了岳敏的肩胛一下，說：「岳老弟，你可不能轉彎

罵人哪！」

二人的笑聲沒有持續十秒鐘，幾乎同時消失了。因爲他們的前方和後方不知不覺出現了十六輛陳舊的車子。前面的八輛在四綫道上併列行駛，後面也是一樣。

「設若這八輛舊車同時抛錨……」岳敏說：「咱們會被圍住。」

奎克看看兩邊路旁的深溝，不禁色變，說：「不會吧！冰島某些法律也和美國差不多，殺害警察是罪大惡極的。」

說話間前面八輛破車由於速度的密切配合，成爲半圓形，而且停止，後面的跟上來，也在三五碼處停止。

前後十六輛車子把這四綫道完全封住，而且幾乎同時，那十六輛車上的人紛紛關門下車．滾下路旁深溝。

「快！」奎克急急說道：「我們也要棄車……」

「來不及了！他們不會給你時間棄車的。」

果然一陣「卜卜」附有銷聲器的遠程鎗聲中，十六輛舊車全部着火。「轟」然聲中，火燄四射，形成火牆，而且由於是逆風，火牆撲到他們中央的車子附近。

奎克在車上跳着，嗆咳着，岳敏也不好過，黑烟使人無法順暢呼吸及睜眼，高溫的火牆使他們變成掛爐上的烤鴨。

「岳老弟……快……快棄車……」

「別動！」岳敏咳着說：「以人類的速度，穿過四米寬的烈火，非死即重傷，咱們要冒次險，快把車門打開。」

奎克說：「現在還能開車嗎？路全被封住，一旦開近而被阻，更接近烈火，我們的車子馬上會起火的。」

「記住，我們的正前方是一部西德的金龜車。」岳敏嗆出了眼淚，說：「這種車後部呈十五度的傾斜，猛衝可以爬過去，萬一過不去，我會倒車，如果車子撞壞，無法倒車，就必須棄車，然後向溝中平竄，因爲兩旁的車子着火的寬度祇有一米半。」

奎克臉上閃爍着死亡的色彩，好像火舌已經舔到他的臉上了，高度爆發的油料燃燒的烈火，在夜風中怒吼着。

車子在火圈內向前猛衝，剎那間劇烈的震動，車子被橘紅色烈燄重重包圍，二人意識到死亡像閃電掠過，但死亡前的恐懼遠超過死亡本身。

車頭先仰後低，又是一次跳躍震動，直覺地感到高溫已減低，睜開眼，烈燄被抛在車後。

奎克發出一聲稚子般的歡呼，好像還帶有餘懼的哽咽，同時車子附近「叭叭」聲流瀉呼嘯，顯然敵人還在作最後的攻擊。

很快地，他們脫出了狙擊的火網之外。奎克顫聲說：「老弟，還是你行。剛才十六輛破車包圍我們，那是預先計劃好的，包圍之勢一成，對方駕駛者翻出車外，在四週半里外的十餘支長程狙擊鎗就射中了油箱。」

岳敏舐舐焦乾的嘴唇，說：「不錯，他們以爲我們逃不出來，甚至於已經被燒得半死了。加之四周烈燄既高且厚，四周半哩外狙擊的人也看不清我們，已經拆卸了狙擊鎗，準備離去，所以一旦發現我們衝出火外再裝鎗已經晚了，剛才向我們射擊的，是車內翻出的駕駛人員，約三五人在附近查看效果。」

奎克以前曾以爲岳敏是金燕子的累贅，如今他離開金燕子，就顯出他的超然果決作風，不禁慚愧。

岳敏說：「以十六輛報廢的破車來換取我們二人的生命那就太便宜了！奎克，現在你知道，對方不惜任何方式，非殺死我們不可，尤其是我和表妹二人。」

奎克說：「那可能是因爲金小姐所知道的秘密比對方所預料的多吧？」

「是的，在最初他們以爲我們摸不到邊兒會半途而廢的。」

* * *

岳敏返回寓所，奎克離去，他才向金燕子說了聽到電話的事，他說：「雖然不知道對方是誰，依我猜測，就是蘇利文的女兒。」

金燕子說：「蘇利文說最遲祇有三天，他那個寶貝女兒就是世界上最年輕富有的小姐了？」

「不錯，那種語氣絕非開玩笑。」

金燕子點點頭，說：「他說的功課是甚麼？」

「不是東方的日語和韓語嗎？」岳敏說：「因爲蘇利文在掛上電話之前，說了一句『按娘肌開洗白油』！」

金燕子似有所悟地，說：「表哥，我有個預感，莉莉有殺身之禍。」

「莉莉？妳以爲今夜打電話給蘇利文的是莉莉？」

「不，是另一個很像莉莉的女郎。」金燕子喃喃地說：「蘇利文問對方『功課』有沒有荒廢？很可能是指模仿莉莉的一切言行的生活習慣。」

岳敏陡然一震，說：「蘇利文要奪哈德門的產業？設法用假的把莉莉換走或殺死？」

金燕子說：「按我們所知道的一切判斷，是否有此跡象呢？」

岳敏說：「蘇利文的女兒像莉莉是沒有問題的，但她可以瞞過任何人，瞞不過哈德門和他的部下。儘管哈德門失明。」

「不錯，所以哈德門的生命更是危在旦夕。」金燕子說：「今天就是冰島的國慶日，像其他各國的嘉年華會一樣熱鬧非凡，是犯罪殺人的有利時機，表哥，咱們要休息二三小時，早晨八點以後就是開始行動了。」

上午八點整，奎克來了電話：「金小姐，案情有不利的轉變，哈德門博士心臟病猝發送院急救了。」

金燕子似有預感，說：「有特殊發病原因嗎？」

「原因是有的，但看來並不特殊。」奎克說：「博士的瞎貓撲噬了他的瞎鳥，他的盲犬又咬傷了他的瞎貓。據他的侍僕說，這可能就是他的心臟病猝發的原因。因爲盲犬、瞎貓和瞎鳥是他在黑暗世界中的寵物，有人說超過他們父女間的感情。」

奎克說了醫院地址，金燕子和岳敏趕到醫院中，但醫生說目前他不能說話，如果注射强心針勉强讓他說話，會加速他的死亡時限。

國慶日冰島全國陷入狂歡，雷克雅米克鎮更是萬人空巷，由總統和總理把花環放在民族英雄姜西格得遜銅像前開始，節目就開始了。

有化裝車隊遊行，檢閱男女童軍，大合唱，晚上還有烟花及舞會。

金燕子說：「奎克，警方派出幹員保護前任蘇利文鎮長了嗎？」

「有二十個，這個可以放心！」

金燕子說：「那麼這裏由你和表哥負責。要盡一切可能救哈德門，一旦好轉，馬上叫表哥和我聯絡，奎克，哈德門在生命垂危時如肯說幾句話，那幾句話是非常重要的。」

「我知道，小姐妳放心吧！」

金燕子就在光天化日之下，潛入哈德門大宅中，她的髮型和服裝模仿莉莉。

即使在白天，站在後院那些塑膠假樹旁，不用手去觸摸也難以分辨眞假。

此刻，一株兩圍粗的巨樹幹上小門開啓，鑽出一個戴太陽鏡的漢子，匆匆走向前院。金燕子見機不可失，下了大樹，開了樹幹上的小門。下面竟有四十五度的階梯。這裏是一個巨大的試驗室，關於冰雹形成的各種條件、過程、原料及操作，均有完善的設備，但眞正的科技人員祇有兩個。

觀測室內正在放映效果影片，恰巧就是那峽谷中的一幕，兩邊峭壁千仞，壁上有一輛怪車，頗似電視台的轉播車，發出輕微的「軋軋」聲，然後車頂上伸出五個巨型喇叭。

喇叭中射出淡白色汽體冉冉昇空，鏡頭推往天空，映出足夠的雲量。然後車側紅燈閃爍，四周噴出熱氣，祇是和蒸汽不同，不十分注意難以發現。

攝影鏡頭再推往天空，可能是廣角放大鏡頭，奇景出現了。銀白色的顆粒形成，上下昇降旋裹，愈裹越大。才不過七八分鐘光景，最大的直徑超過半米，重達百磅，帶着嘯聲落下峽谷。

祇是，鏡頭並沒對準峽谷底部，所以岳敏閃避巨雹的狼狽之態，沒有顯現銀幕之上。

「卡察」聲中，幕上景物消失，屋中立暗。兩位科技人員沒有開燈，其中一個說：「你有沒有發現造雹速度已夠，定點降落率也達到百分之九十以上，但仍有一點缺點。」

另一個說：「我想應該是對自然條件的利用方面。大自然的造雹條件時時皆備，取之不盡，但我們幾乎是完全利用人類的造雹物質完成的，取之於自然界的不及百分之二十五。這樣成本既高，效果受到限制。要毀一兩個鎮可以辦到，想毀滅一個國家，即使以美國之富也辦不到。」

「是的，可是博士無意毀一個國家，而現在他已在和死神掙扎，他的命令我們可以做到，但要研究一下。」

另一個說：「博士還沒有死，你就有背叛他的企圖了。」

「沒有，可是你要知道殺死一個曾任國家高級公務員並不是一

件大事，傷及無辜於良知有愧。」

「別忘了！博士的失明是誰幹的？這次的心臟病猝發，又是誰幹的？」

「你也該知道，博士早年的行爲所加於對方身心上的錐心之痛。」

金燕子沒有久留，就退了出來，她所要知道的秘密已證明沒錯，另外她還知道這二人所說的「曾任國家的高級公務員」是誰了。

當她趕回到醫院中時，哈德門剛剛逝去，臨終僅對他的貼身侍僕(盲人)，說了一句話：「如果我完了，一切都讓它停止吧。」

奎克和岳敏不懂這句話的含義，但金燕子隱隱猜到，人在死亡時一切仇恨都淡了，甚至消失，那是放棄報復計劃的指示。

金燕子考慮之下，叫奎克派出百十警探包圍了哈德門大宅，破獲地下試驗室。

但那兩名科技人員和保鏢人員負隅頑抗，當場被擊斃，而那輛造雹怪車也被炸毀。

然而，使人爲哈德門悲哀的是，他的女兒莉莉，却參加國慶日花車遊行，居然還不知道她的父親已離開了人間。

當哈德門病重送院，有人去找莉莉要她去看她的父親時，她堅決表示不信，說是她父親不過是要騙她回家而已。

莉莉在一輛花車上，在十七八度的氣溫之下，她穿着三點式而垂着流蘇的泳衣，披了一件緞質斗篷，手持權杖，春風得意，長久被禁錮，一旦恢復自由，那比一個二十年徒刑犯出獄時更加激動。

當狂歡遊行到達高潮時，警方人員告訴莉莉，她的父親已經死亡，臨終沒有留下遺言。莉莉這才相信，被警方人員護送來到醫院的太平間內。

莉莉流着淚，望着僵臥着的哈德門。記者紛紛拍照，因爲這是一個配合新聞刊出的好鏡頭。

在哈德門病重入院時，莉莉不信而拒絕返家，而父親亡故後，她的悲哀程度也不夠。

甚至於有些社會新聞記者已擬就了這段新聞的標題：

「富女莉莉太胡鬧，哭她爸爸蚊子叫」「老父病危斷魂日，嬌女花車狂歡時」

國慶日的狂歡浪潮，隨夜色加深而逐漸平息。金燕子叫岳敏護送莉莉回家，她和奎克訪問了蘇利文前任鎮長。

「鎮長你好！」金燕子說：「貴國國慶節目辦得非常成功。」

「謝謝妳！金小姐，招待不週妳要原諒。」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貴國天文學家的逝世，對貴國不能不說是一大損失。」

「是的。」蘇利文喟然說：「哈德門博士爲本國卓越的天文學家兼自然科學家，若非天不假年，他對本國必有重大的貢獻。」

「蘇利文先生，據我所知，你和哈德門博士有一段淵源？」

「是……是的，他是本鎮前任鎮長，對本鎮建樹極多，而本人是在他之後接管鎮務，很多地方都曾請教過他。」

「蘇利文先生，你們的關係尚不僅此，由於哈德門博士的地下試驗室被破獲，根據資料顯示，你們有深仇大恨，而且他曾經計劃殺死你。」

「這……」蘇利文苦笑着，說：「這完全是牽强附會，本人一向尊重前任鎮長，所以這次國慶，特別邀請他參加接受全國人民致敬大典，他雖沒參加，他的女兒還是參加了，金小姐，本人從不掠人之美，若非前任鎮長在各方面奠下良好的基礎，我這任鎮長也不會如此輕鬆的。飲水思源我怎能不感激他？至於他想殺死我，那更是無稽之談了！」

金燕子哂然說：「蘇利文先生，你和哈德門夫人過去認識嗎？」

蘇利文臉色微變，却又正色說：「金小姐，本人一向獨身，未接近過女性，此話從何說起呢？」

金燕子發現，蘇利文比哈德門更狡猾，他的臉上一直有愉快和藹的笑容。

奎克正要叫金燕子拿出冰美人的照片，但金燕子發覺今夜不該來的，有些事往往在做了以後才發覺錯誤，而在事前又經過愼重的考慮。

在目前既然沒有找到那冰凍美人，以及還沒弄清蘇利文和哈德門夫人的關係。揭露太多，反使他提高警覺，有害無利。這祇怪哈德門死得太早了些。

辭出蘇利文大宅，奎克說：「金小姐，我知道妳怕打草驚蛇，但我認爲妳應該讓他看看那張冰凍美人照片，他再狡猾，必露原形。」

「那還不夠，他如果堅決否認曾有那冰凍美人照片又如何呢？原始的一張被亞當換去，我們所有的不過是『拷貝』，連指紋都沒有，這是沒有大用處的。」

奎克說：「這樣不是斷了綫嗎？哈德門一死，等於證據湮滅，死無對證。」

金燕子說：「在目前的確對此案不利，可是在相反方面，也許十分有利。」

奎克茫然說：「這話怎麼說？」

「先不談這個。」金燕子說：「亞當要繼續找，酷肖莉莉的女郎則不需要找了。」

冰凍美人被截走

奎克莫測高深地：「金小姐，妳找到了？」

「還沒有。但我們不必去找她，她必定來找我們。」

「這……」奎克總以爲金燕子有點誇大，故弄玄虛，說：「金小姐，可否說得詳細些？」

「三兩天內，你就可以看到那位神秘的女郎。」金燕子說：「從現在開始，我們要設法證明哈德門夫人的遺體是否仍在墓中？」

「金小姐，這很重要嗎？」

「當然，在與不在，直接影响我的構想，也可以使蘇利文百詞莫辯。但是，如果哈德門夫人墓中無遺體，則必須找到那個冰凍美人。」

奎克說：「如果找到了那冰凍美人就算破案了嗎？」

「還沒有，但也不遠了，再進一步的變化，連我也不敢預測。」

奎克連連搖頭說：「金小姐，既然這樣，我們何不去徵求莉莉小姐的同意，開墓印證一下？我想祇要把利害關係對她說明一下，她可能會答應的。」

「不可以！」金燕子斷然否定了。

「這也有特殊理由嗎？」

「當然有，」她說：「現在的莉莉，很可能和哈德門未死時的莉莉不同了，好在三五天內你會獲得證明的。」

「那麼……」奎克揮揮拳頭說：「既然如此，我去找總監，如果他不准我開墓，我寧願不吃這碗飯了！金小姐，妳是知道，若非我絕對信賴妳，絕不會和自己的飯碗過不去的。」

「謝謝你，奎克。」金燕子說：「你這樣信賴我，我一定會對得起你。」

「是那一方面的？」

「要錢有錢，要名嘛！破案的功勞全歸你。」

在奎克的要求下，獲得准許，開墓就在這天晚上進行，凌晨五點，又把墓基恢復原狀。現在，奎克終於服了金燕子。

冰島有兩個大冰田，(一名冰野，又名冰原，也就是高緯度地方的冰層，終年不融，廣數百里至千里。)一名「郎冰田」在中部，一名「瓦特那冰田」在東南部，而哈德門夫人的墓地，就在「郎冰田」的最南端。

哈德門博士所以把夫人葬在「郎冰田」邊緣處，最淺顯的理由是屍體永遠不腐。但是，哈德門不愛他的妻子，和這理由頗有衝突。這也是夫人臨死前所要求的。因爲她生前飼養的兩頭小熊，可以在此守墓。

就在金燕子和奎克剛剛自「郎冰田」返回雷克雅米克鎮，岳敏和她聯絡，他在另一個冰窖中發現了一個冰凍美人。

「這的確是個突破的消息。」奎克說：「祇可惜哈德門早死了一步。要不，以這冰凍美人及那照片找哈德門及蘇利文一對證，就會有決定性的答案了。」

金燕子說：「那也不盡然，我早就說過，這件案子相當奇特，到目前爲止，蘇利文的笑容，仍會那麼和藹就是有力的證明。」

二人來到哈德門大宅內時，已經是凌晨五時半了，原來這冰窖在哈德門的書房內地下，由洗手間方形浴盆處進入。

「奎克，偏勞你在上面看着，我們不能三個人都下去。」

人造尼龍纖維缸掀起，就是地窖入口，由岳敏領先下去，地方祇有四五平方，但約有兩平方的小冰庫內，站立着一位晶瑩剔透的冰凍美人。

據說凍死的人會有笑容，燒死的人最難看，大概凍死的人的面部表情不太猙獰吧？

不錯，這位冰凍美人正是照片上那位，雖是全裸的，毫髮畢現，肌白如脂，聳胸隆臀，却予人以聖潔之感，不忍有瀆褻的意念。

因爲夫人雙目微閉，如聖女閤目內視，她那似有似無的微笑，能溶解世上所有的仇恨和惡念。

「表哥，你怎會發現這地窖？」

「可以說是偶然的，我到書房來搜索，入廁時隨手一提浴缸應手而起。」

金燕子說：「哈德門不埋他的妻子，而予冰藏，應該是愛他的妻子的。」

岳敏說：「但不該完全赤裸。」

「中、西的觀點不同，讓她赤裸並不一定是侮辱。」金燕子說：「問題是，蘇利文怎會珍藏這照片，而且看照片時哀樂無常？」

「反正蘇利文也愛哈德門夫人是毫無疑問了。」

金燕子說：「另一個酷肖莉莉的女郎呢？又如何解釋？」

岳敏說：「妳以前作過推研，可能有人想以那女郎替代莉莉，獲得哈德門的全部巨額遺產。」

金燕子說：「這看法我迄未改變，但仍然不會如此單純。亞當這人是甚麼身份？」

「必是蘇利文的人。」

金燕子搖搖頭，說：「不見得表哥，莉莉小姐還好嗎？」

「昨夜在入睡前哭過，大約午夜入睡了。」

二人出了地窖，奎克一定要下去看看，一飽「眼福」。

金燕子說：「表哥，你能確定現在的莉莉是哈德門博士未死之前的莉莉嗎？」

「這還錯得了嗎？她那暴露狂的調調兒，是她的註册商標呀！」

「你忘了蘇利文前夜和人通話的含義嗎？」金燕子說：「對方應該就是他的女兒，所謂『功課』，諒是指模仿莉莉的一切，包括日語及韓語在內。」

岳敏說：「表妹不信，咱們去見見她如何？」

「太早了！」金燕子說道：「先請奎克把哈德門夫人的屍體弄走再說，這是本案的重要關鍵和證據，就像中藥中的甘草一樣。」

奎克很久才上來，那比欣賞「蒙娜麗莎的微笑」還要費時間。岳敏伸手探入他的衣袋中，抓出了他的袖珍攝影機，說：「我相信這膠卷上，正面、側面、高、低鏡頭應有盡有，但可不希望你變成神經病，像蘇利文一樣，喜怒無常啊！」

奎克訕訕地奪過攝影機，說：「岳兄弟，別老是拿我開心好不好？」

金燕子裝着未聞，說：「奎克，馬上叫車把夫人的遺體弄走。」

岳敏說：「在未弄走之前，給莉莉看看，不是對本案有利嗎？她或能因此而透露些機密。」

金燕子說：「我認爲她早看到了。」

奎克說：「這不是太武斷了嗎？」

金燕子說：「若非莉莉看到哈德門一切的秘密，父女相依爲命，物質生活又十分充裕，莉莉不可能對哈德門不尊敬的。」

奎克和岳敏保護着車子，把哈德門夫人的遺體運走，金燕子叫醒了莉莉小姐，昨夜睡前哭過，眼泡仍然紅腫。

「莉莉小姐，請原諒我的打擾，希望妳不要過度悲傷。」

「謝謝妳，金小姐，爸爸在世時，我一直不諒解他，一旦去世了，就非常後悔，而在他臨去時，我居然沒有在他身邊……」莉莉又掩面低泣着。

金燕子仔細打量莉莉，這是莉莉第一次服裝整齊和她見面，那面孔、身材、肥瘦、髮型，樣樣都沒有變，唯一不同的是沒有半裸。

一個少女再放蕩，在喪父之時也該收斂些。金燕子不敢確定這個莉莉是不是哈德門未死之前的莉莉。

在此同時，岳敏和奎克押着運屍車駛向警署的冷藏庫，奎克說：「如果我負責辦這案子，到此地步，應該把這冰凍美人和那照片一起運到蘇利文宅中去讓他看看，必有意外發展。」

岳敏說：「可以說說你的意外嗎？」

「所謂意外，當然是不可臆測。顯然蘇利文以前也愛過哈德門夫人，這是情仇所引起的案子。」

「入你姐！」岳敏說：「你別忘了！這件案子的導因是由於巨雹毀了那八戶人家，也可以說是林克被砸死才是重要關鍵。」

「林克，林克！」奎克大搖其頭，說：「爲甚麼一定要扯上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婦科醫生呢？祇是因爲林克在蘇利文的醫院中幹過而辭職了嗎？我相信那醫院中來來去去的醫生和護士很多，爲甚麼單獨注意林克，是否他特別一些？」

「對了！他特別，因爲他曾經是該院的主治醫師。蘇利文曾完全交他主持過一段時期。」

「即使如此，那和巨雹殺人，以及冷凍美人有何牽連呢？這是鑽牛角尖啊！」

「是你在鑽，我們沒有鑽。」

運屍車在前，岳敏和奎克的車子在後，過平交道時，一輛大篷車插在兩車之間，待過了平交道，岳敏叫奎克超過大篷車時，運屍車不見了。

「媽的，簡直是見鬼！」奎克加速說：「那個運屍車司機眞討厭。」

「奎克，你認識運屍車的司機嗎？」

「司機常調換，我不認識，那輛車子總不會錯吧？」

岳敏大聲說：「快轉向蘇利文大宅的方向。我們可能被騙了！那司機不是運屍車的司機。」

奎克臉色一變，方向是變了，車速也增加了，却不大服氣地說：「怎見得開向蘇利文的大宅？」

「告訴你，那冰凍美人照片是自蘇利文處偷來的。」岳敏說：「我們懷疑蘇利文截走了冰凍美人，不能說毫無根據的。」

但是，他們以最快速度追到蘇利文大宅門前，沒有看到那輛運屍車，再繞到後門外也沒有，循原路回來，沿途打聽路人及商店，他們也說沒有看到運柩車。

「怎麼樣？」奎克淡淡一笑，說：「那小子可能已經到達冷藏庫把冰凍美人卸入庫中了呢！」

他拏起通話器問庫方，臉色沉下來。

岳敏說：「還沒有到達吧！現在你是不會死心的。」

奎克說：「現在還不能承認受騙，等會再問一下，但是，你老弟不也沒猜對了？」人類犯了過錯希望有伴兒，如果中了馬票，當然希望是「獨贏」。

岳敏說：「蘇利文絕對不僅有一幢住宅，祇可惜我不知道他另外的不動產座落何處？」

「我知道一處！」這時奎克再問冷藏庫人員，聲言運柩車仍然未到，於是奎克報告了警署的特別行動小組，請求下令全鎮各分部找尋運柩車。

而岳敏也已通知了金燕子。

金燕子正因爲不敢全靠奎克，才加派岳敏協助，結果仍然出事，這並非是她輕視奎克，而是因爲有些秘密沒有告訴他，所以奎克認爲金燕子有些見解毫無根據。

其實金燕子早作了必要的安排，他接獲岳敏的報告，匆匆出了哈德門大宅上了車，她那隻燕子已飛回來，落在她的肩上，然後拍翅再次飛起。

由燕子帶路，向北郊疾馳，也同時通知岳敏，叫他們也循此路綫跟來。

出了雷克雅米克鎮北郊，前行十餘里，帶路的燕子投入山谷中，而且遠遠看到山谷中有濃烟冒起。

「糟糕！」金燕子連連搖頭，她知道讓岳敏一個人押運也許還好些，像這種國家，連陸海軍都沒有，安定日子過久了，連警察也犯了「師老」的毛病，一旦有事必然手忙腳亂。到達這谷口處，可以看到小山谷全貌，這裏幾乎沒有樹木，有些層岩，像冰河遺跡，那輛運柩車在谷底燃燒着。

待岳敏和奎克到達，留岳敏在谷口戒備，金燕子和奎克奔入谷底，而且取下車上的救火器。

運柩車不像是滾下來的，而是開下來的，大概是到了谷地才翻了幾個身，車輪朝上，火已無法控制。但金燕子仍和奎克用帶來的救火器噴救。

大約二十分鐘後撲滅，車上兩具屍體已無法辨認。

「金小姐，也許沒有一具屍體是哈德門夫人的遺體。」

「何以見得？」

奎克說：「哈德門夫人凍在冰中，冰的直徑約四分之三公尺，火燄必須先溶化寒冰才能燃燒遺體，所以這兩具屍體被燒的程度應該不一樣才對，也就是夫人的遺體應該仍可辨認。」

金燕子說：「如果他們在路上預先敲碎冰呢？」

「即使預先敲去了厚冰，由於屍體冰過很久(可能在十五年以上)，被燒損的程度仍該輕些，而現在看起來，似比駕駛座上那具屍體更嚴重些。」

金燕子說：「如果夫人的遺體上預先潑上汽油呢？」

「這……」奎克苦笑說着：「當然，那是當然！可是，如果是蘇利文唆使劫車的焚燬夫人的遺體，那就和拍攝冰凍美人照片的行爲大爲衝突了。」

金燕子說：「誰說是蘇利文唆使焚車的？」

奎克攤攤手，說：「是岳老弟說。」

金燕子說：「設法弄回去吧，不過，這二人之中的確不可能有一位是哈德門夫人。」

經過專家們的鑑定，祇知道弄回的兩具燒焦屍體有一具是女的，是不是哈德門夫人的遺體？幾乎是無法判定。

莉莉小姐安居大宅中，一週

後又恢復了她那半裸體的日常生活。

而鎮長也曾下了數次手諭，着令警方迅速破案，且提出巨額獎金作爲鼓勵。

但是，案子進行到此好像突然停頓。

今夜，金燕子和岳敏及奎克三人，不能不重新檢討破案的路線，金燕子說了她和岳敏所發現的一切秘密。奎克說：「原來小姐懷疑蘇利文要奪產，以他那神秘的女兒取代哈德門的女兒，而哈德門約五億美金的財產就唾手可得了！」

「不錯，我的構思的確有此一個環節，但是奪產並非本案的原始肇因。」

奎克說：「那麼，原始的肇因又是甚麼？」

金燕子說：「最原始的肇因，應該是爲了哈德門夫人，因愛的糾紛而成仇。」

「如此推測，哈德門博士及一些寵愛的動物的失明，都是蘇利文害的了？」

金燕子說：「的確有此構想。」

「那麼林克醫生是被巨雹砸死的，而他却是在蘇利文的醫院中幹過醫生，按一般常情推究，殺他的人應該是爲了滅口，那是蘇利文，但現已證明巨雹是哈德門研究成功而施放。這又如何解釋呢？」

金燕子良久才說：「哈德門和蘇利文爲夫人而成仇，應該沒有問題，但絕非一般之爭風呷醋案件可比，其中必有出人意料的過程。」

「莫非蘇利文搶了哈德門的老婆而且予以……」

金燕子打斷他的話，說：「奎克，你好像說過，哈德門夫人不是冰島人。」

「是的，據說是蘇格蘭人。」

金燕子踱了很久，說：「奎克，蘇格蘭方面你有警方的熟人嗎？」

「有。金小姐，妳的靈感又來了？」

金燕子打斷他的話：「算算看，哈德門娶他的妻子早，抑是蘇利文移民來冰島早些？」

奎克想了一下，說：「關於蘇鎮長入籍冰島，是一九七一年，但在入籍前已經來了，但不超過三年。而哈德門結婚是一九七〇年，所以蘇利文移民冰島，是比哈德門結婚晚一年的。」

「好，請以最快的方式，把哈德門夫人的一切資料及照片寄到蘇格蘭去，請彼方調查哈德門夫人這個人。」

奎克說道：「金小姐，可以說動機嗎？」

「好在一週就有頭緒了！預言過早，對破案是有害的。」

奎克一臉慍色，這也不能怪他，他身爲幫辦，但自協辦此案，金、岳二人有很多秘密瞞着他，他等於一個算盤珠子。

岳敏說：「奎克，你別見怪，這是不得已的事，辦案的確應該保密的。」

「這樣的話，我幹得不起勁，因爲我沒有目標。」

「好！那我就說說我的構想吧！」金燕子說：「你不是說過，冰島史乘上記載，你們的祖先常到蘇格蘭、丹麥及加拿大各地把一些公主和美女搶回來作他們的妻子嗎？」

「是啊！冰島人並不以此爲恥，甚至於引爲光榮。」奎克微微一愕，說：「妳是說哈德門夫人是被哈德門搶來的？」

「是的。」

「那和蘇利文又扯上甚麼關係？」

岳敏搶着說：「如果哈德門夫人被搶之先，在蘇格蘭家鄉和蘇利文是情侶，或者她是他的未婚妻及妻子等等。」岳敏攤攤手，說：「奎克，如果你是蘇利文，在愛侶失踪，一旦查出被劫往冰島，而且已經作了人家的妻子。更重要的是，知道你的愛侶被强迫成婚，却不愛對方，你會不會移民冰島，俟機『報答』哈德門？」

奎克搓着手吶吶說：「這……這……」儘管目前尚未證實此說，人家的聯想力的確比他高明百倍。

金燕子肅然說：「即使這件事證明沒有猜錯，距破案仍有一大段距離。」

奎克訝然說：「還差得遠？天啊！那又是甚麼原因呢？」

「這個，目前就不能說了！事實上我知道的不多。」金燕子說：「因爲我說過，哈、蘇二人是主角，還有個重要配角在其中構成一件極爲複雜的罪案。當然，如果這案子破了，你又會覺得十分單純。」

「配角是亞當嗎？」

搖搖頭，她慨然說：「恐怕亞當祇是配角的配角。」她看了看錶，奎克匆匆離去。

岳敏說：「這也不能怪奎克，連我也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辦呢？」

金燕子說：「我們不是超人，今天晚上，在暗中觀察莉莉小姐。」

「你以爲目前的不是哈德門未死時的莉莉了？」

她點點頭，要換人，在哈德門的死訊傳出時是最好的時機。

「如換了人，眞的莉莉是不是完了？」

「但願不如我們所想的這樣……」

* * *

哈德門大宅中一切如昔，由於瞎貓咬死了瞎鳥，而盲狗也噬死了瞎貓，這嚴重打擊，擊倒了哈德門博士。現在祇剩下一頭盲狗，被關在小客廳內，不停地嗚咽。

牠抓抓搖椅，搖椅是空的，就像睡醒的嬰兒沒有摸到母親一樣，動人心魄的低咽，顯示了動物的忠心爲大多數人類所不及。

牠一次再一次地撲向搖椅，搖椅搖動着把牠打倒，但牠仍然不避，狂嗅着椅座，扶手和椅背，那上面有主人的體味。

嗅了再撲，嗚咽聲更加悽涼，然後滿屋嗅着。

金燕子感慨地離開小客廳窗外，在後樓下，門房正在和莉莉談話，莉莉站在陽台上，門房在樓下。莉莉說：「把狗放了吧！牠這樣痛苦，人也不得安寧。」

門房喟然說：「小姐，我也想到這一點，但送走牠，牠還會回來的。博士生前說過，待狗死後要埋在後園中。」

莉莉顯然並不同意，却沒有出聲，門房說：「狗和人也有些相同的地方，不見主人，心情惡劣，所以有時難免對小姐不大友善的。」

「哼！說不定是條瘋狗呢！今天要不是我及時閉上客廳的門，我……」下面的話突然打住，說：「去休息吧！也許牠餓了！需要餵啦！」

「不是，小姐，」門房泫然地：「自主人去世的第二天起，牠就再不進飲食了！」

門房離去，金燕子出現在樓上，祇是莉莉沒有看到。以前莉莉有個小侍女，如今已不見了，一個人在樓上赤着身體，她剛調了兩杯酒，電話鈴響了，抓起電話，說：「我知道……不會的。聽明並不是她一個人的專利品。」馬上放下電話，冷冷地說道：「金小姐，我不喜歡這種訪問的方式。」

金燕子暗吃一驚，立即自後面陽台窗中掠進來，至於岳敏是在各處巡邏。

「莉莉小姐妳好！」

「儘管父親生前我不太欣賞他，一旦他去了，心情又自不同。」

「當然，我一直認爲小姐不是太離譜的人。」金燕子說道：「我是來保護小姐的。」

「那眞謝謝妳了！我以爲冰島治安良好，保護是不必要的。」

金燕子觀察這位莉莉小姐，說不出是何處不對勁？然而總之和哈德門未死之前有點不同，她說：「莉莉小姐，爲妳介紹的人已經找到了！」

「介紹的人？」莉莉茫然，金燕子疑心大起，莉莉不該這樣健忘吧？

「噢！」莉莉似乎又想起來了，她顧左右而言他地說：「算了！暫時不要再談吧！」

金燕子知道對方的反應快，觸覺靈，如果金燕子是這個莉莉，也祇有這樣回答，可是金燕子不放鬆，說：「莉莉小姐，妳知道我剛才所說的是甚麼事？」

「不是要介紹一個人給我嗎？」

金燕子說：「妳知道我要介紹甚麼人給妳？」

「嗨！不談這個了！」莉莉說：「如果金小姐不見外的話，我需要休息了！」

「那怎麼會呢？」金燕子正要退出，忽聞樓梯上走上二人，還有那盲犬的悲吠嗚咽聲。

莉莉小姐的臉色蒼白了！而且，有點失措。

金燕子當然知道莉莉驚惶失措的原因，這時門口站着兩個人，一個是岳敏，一個是門房，而門房牢牢抓緊了盲犬的項圈，因爲盲犬要撲噬岳敏。

高大而瘦弱的牧羊犬，這時放棄撲噬岳敏的努力，嗅了一陣，向莉莉小姐作勢欲撲。

「岳先生，」門房說：「此犬突然不認小姐，也可能是主人過世而絕食，餓得頭昏腦漲之故。」

「笑話！盲犬能繼續絕食，正顯示牠是理智而清醒的。牠咬我，因爲我是陌生人，如今牠每次見了莉莉都咬，但哈德門未死之前却不咬她，你能夠解釋嗎？」岳敏道。

門房囁嚅着無法回答，因爲

哈德門在世時，他也經常餵這頭牧羊犬，小姐也餵過，却從未見過盲犬撲擊小姐，所以他也在連連搖頭，表示無法解釋。

「把狗放了！」岳敏冷笑說：「假的不能眞，眞的假不了！狗的嗅覺比人類的眼睛還要靈敏。」

「岳先生……」門房吶吶說道：「牠萬一傷了小姐，我怎能對得起剛去世的主人？」

「如果你不敢試，而讓一個假貨繼承博士的遺產，眞的却在生死邊緣上掙扎，或者已被殺死滅口，你能對得起死去的主人嗎？」

門房道：「岳……岳先生……你……你說甚麼？」

岳敏大聲說：「把狗放了就知道這位哈德門小姐是眞是假。」

「這……」門房雙手抓住盲犬的項圈，因爲盲犬在全力掙扎要撲噬莉莉。一向被認爲瘦弱頹廢，雄心全失的盲犬，發揮了牠那奮不顧身，也絕不妥協的決心。

莉莉顫聲說：「金小姐，把妳的助手帶走，這是一個不受歡迎的人物。」

岳敏冷然一笑，一脚踢開了門房緊抓住盲犬項圈的雙手，盲犬去勢如箭，僅憑靈敏的嗅覺就認準了正確的方向。

金燕子大驚，說：「表哥……」她正要向盲犬攻擊，忽見莉莉小姐扭身一閃，盲犬擦身撲空，掉頭再次猛噬。

而金燕子反而不想再插手了，因爲莉莉的身手不至於在短時間內被撲倒，這眞是出乎金燕子意料之外。

「金燕子，妳不阻止……這是縱狗害人的陰謀。」莉莉一邊閃避一邊大嚷：「門房……你還不把狗抓牢帶走？」

門房去抓狗，怎能抓得住，盲犬如附骨之蛆，莉莉已無法應付，手腕上已被咬破而流血了。儘管盲犬在喪主之餘，顯得格外窮兇極惡，但對少主人如此無情却是不應該的。

莉莉陷於死亡的恐怖中，她嘶呼着：「金小姐，救救我！」

金影一閃，盲犬被牢牢抓住。交給門房帶下樓去，莉莉喘着，說：「金小姐，從現在開始，妳的助手不受歡迎，永遠不准他進入本宅大門。」

「受傷了沒有？」金燕子抓起莉莉的手腕，說：「還好，祇是破了點皮，要不是閃避得快，後果就嚴重了！畜牲畢竟是畜牲，連自己的少主人也不認了！」

莉莉狠聲說：「縱狗傷人，人不如狗。」憤然抽回手奔入內間。

金燕子和岳敏辭出後，她埋怨着：「這方式太殘酷了吧？」

「表妹，這個莉莉有問題呀！」

「難道我就不知道她有問題嗎？狗不認少主，連門房都懷疑她了！這還用說嗎？其實莉莉要我爲她介紹男友的事，她都忘了！怎會看不出此莉莉非彼莉莉呢？」金燕子說：「但一件十分單純的事，往往是最複雜難以捉摸的。」

「這我就不懂了！難道表妹不以爲這個莉莉有問題嗎？」

金燕子說：「問題當然有，但是要使有心人相信此莉莉即哈德門未死前之莉莉，有許多地方必須完全符合，比喻習慣及嗜好，身體上的特徵，內在的學識等等，而尤以內在最不易看出，却又最不易冒充。而最起碼的，血型總要相同吧？」

「是的，這是容易弄清的。」岳敏說：「剛才表妹察看莉莉受傷的手，一定取了血漬樣品了！」

二人再接去找奎克，馬上在化驗室內獲得她的血型，是A負型。這是六種稀有血型中的一種，警方血型專家告訴他們：六種稀有血型是AB負型，B負型，却是二百人中祇有一人的血型，AB正型，二十五人中有一人。A負型，十七人中有一人。O負型十六人中有一人。B正型十一人中有一人。

岳敏說：「既然此女是六種稀有血型中的一種，不可能巧合而兩個人的血型相同，看看莉莉的資料就可以證明此女的眞假身份了。」

然而，莉莉的資料上沒有血型記載，這眞是出乎意料的事，這種怪事當然更使人懷疑，再查指紋「金燕子手套曾握過莉莉的手」但手套上沒有指紋，而莉莉的資料上也沒有指紋的記載。

沒有指紋世罕見

「怪事！」金燕子茫然地說道：「我握過她的手，應該有好幾個指紋才對，充其量，指紋不清楚，但不可能根本沒有指紋呀！」

「大概是沒有印上。」奎克說：「再說這手套上的指紋也容易抹掉，好在要取她的指紋是十分容易的。」

岳敏說道：「取到了又怎麼樣呢？以前的莉莉，資料上沒有血型和指紋的記載呀！」

「沒有記載也沒有關係。」奎克說：「我們要在莉莉的住處找此女和以前的莉莉指紋，都不會太難。」

金燕子說：「那就偏勞兩位，馬上到莉莉住處取來兩人的指紋。現在我們敢確信，這少女不是哈德門未死前的莉莉，如果能設法取到眞莉莉的血型那是更好，她的住處，也許有她割破了手或者其他部位遺留的血漬，先把這個弄清之後，才能談別的。」

金燕子返回住所，岳敏和奎克去辦這件事，由於莉莉熟睡，他們直接自她手上取指紋時，不由吃了一驚，原來莉莉沒有指紋。

至於以前那個莉莉的血型，也沒有取到。

沒有指紋，岳敏和奎克認爲是奇談，但親眼所見的事，又不能不信，回來告訴金燕子，最初她很驚訝，繼而又嘆口氣說：「此女沒有指紋，而住處也沒有以前那個莉莉的指紋，乍看是一件惱人的問題，也是一個永無答案的問題，但是，却又可能顯示這正是答案。」

岳敏茫然，奎克更是不解，金燕子說：「一九六九年春天，紐約時報及很多報章雜誌爲了一個現代醫學上無法解答的問題熱鬧過一陣子——有些人居然沒有指紋。首先發現的是紐約州指紋局的官員，當他們因『指紋模糊不清』，要求蓋爾柏特父子重蓋一次指紋時，才發現根本不是指紋不清，而是根本沒有指紋。指紋局官員深入調查，不但蓋爾柏特父子沒有指紋，他們全家六口，有五個人沒有指紋。」

「這……」奎克惶惑地說：「金小姐，眞有這種事嗎？」

金燕子則反問：「像這樣類似文獻性的重要資料，貴署竟沒有存檔？」

奎克不好意思地說：「也許有，祇是本人沒有看到罷了！」

金燕子續說：「其實第一次發現沒有指紋的事例早在一九五〇年，日本科學警察研究所所長古崛種基博士（著名法醫學家）曾在日本濱松市發現一對母子沒有指紋，一九五八年在名古屋又發現一名男子沒有指紋，兩年後長野縣一名婦女也沒有指紋，到目前爲止，在日本有案可稽查而沒有指紋的人共達十五人之多。」

岳敏說：「如此說來，沒有指紋和遺傳有關連了？」

「不錯，據專家們說，這與染色體異常有密切關連。」金燕子說：「有些手相家和星相家自另一個角度上評論沒有指紋者在人生旅途中的遭遇，他們認爲這些人是不幸的，這個我們不必去相信它。所以，由於這發現，要請奎克再調查哈德門夫人的指紋以及哈德門的指紋，我們可以獲得初步結論。」

奎克說：「甚麼結論？」

「究竟遺傳自哈德門抑是夫人？」

奎克馬上再回去調卷，但不久奎克打電話告訴金燕子，哈德門的資料中有指紋，夫人沒有。而且夫人資料上還有記載，當時管理資料人員曾注意這件事，曾催請哈德門夫人補蓋指紋，一直沒有下文，不久夫人亡故就不了了之。

有此發現，金燕子靈機一動，說道：「表哥，請馬上去一趟蘇利文的婦產科醫院。」

岳敏愕然說道：「去那裏查夫人的指紋？」

「不，去找當年生產的病歷表。」

岳敏不解地說：「病歷表上會有指紋嗎？」

金燕子說：「表哥，現在我們可以肯定，現在的莉莉不是以前的莉莉了！是不是這樣？」

「這個我相信。」

金燕子說道：「你知道爲甚麼會這樣嗎？」

「謀財害命！」

「是的，這是最終的目的，可是這兩個眞假莉莉的關係呢？」

「關係？根本就不會有關係，陰謀奪產者找了一個十分酷肖莉莉的女郎，把眞的莉莉劫走或已殺害，以假的冒充，莉莉是哈德門全部財產唯一的繼承人，當然也就屬於幕後那陰謀者了！」

「我以爲兩個眞假莉莉有關係，說不定是嫡親姊妹！」

「這是絕對不可能的，」岳敏說：「如果哈德門夫婦有兩個女兒，他們自己會不知道？如果知道，他們會把另一個女兒送給別人？」

金燕子說：「如果是孿生姊妹呢？」

岳敏大聲說：「哈德門夫人會不知道自己一胎生下兩個女兒？」

「這正是我要你去找那張病歷

表的原因。」金燕子說：「辦案和寫文章差不多，寫一段之後最好從頭看一遍，一件案子進行到中途之後，也要經常從頭想一想。我們既然知道哈德門夫人是蘇格蘭人，而且是蘇利文的愛人，當年是失踪的，所以我們假設是被哈德門搶回來的。因此，莉莉說她的父母感情不好是可信的，一個有了愛人的少女被另一個外國人搶走而結婚，怎會有感情呢？據此推論，在哈德門夫人被搶後的第二年，蘇利文來此，且入籍冰島，又在本鎮開了一家婦產科醫院，是有動機的。」

岳敏說：「蘇利文查出愛人被哈德門搶來冰島，跟踪而來，應該在夫人未死之前已見過夫人，況且夫人在他的院中生產過。」

「這倒不一定。」金燕子說：「如果蘇利文在夫人死前暗中見過夫人，他不必偷偷拍攝冰凍美人照片。我以爲他暗中欣賞夫人的冰凍裸體照片，那不是基於愛情與渴思，而是基於恨！」

「恨？這太武斷了！」岳敏說：「夫人在愛情的立場上沒有走錯一步，也就是說，她沒有做出對不起蘇利文的事，因爲她是被暴力搶來的。」

「愛是沒有甚麼理性的。況且，在蘇利文來說，他認爲他和夫人熱戀，可能早有盟誓，而夫人被搶到冰島，未能以身殉情，再爲對方生了孩子，這是一種不忠的證明。」

岳敏連連搖頭說：「表妹，有甚麼根據來支持妳這種大膽的看法？」

金燕子說：「我不否認這看法很大膽，但可以合理地演繹推展下去，我以爲當年蘇利文追來冰島時，可能是發現了夫人已懷孕了才決定開設婦產科醫院的。既然他的醫院規模最大，而哈德門又不知道他的來歷，妻子產前檢查及生產，自然要送到設備完善的醫院中，而經蘇利文的心腹醫師檢查之後，發現是雙胞胎……」

「表妹，這下面的讓我來說。」岳敏說：「蘇利文一旦發現是雙胞胎，却不告訴產婦，待分娩時設法留下一個，祇說夫人生下一個女嬰。另一個就由蘇利文送回蘇格蘭的女王市去扶養，他放了長線，要陰謀奪產。」

「對了！表哥，這正是我的構想，所以林克醫師離開蘇利文的醫院，蘇利文感到威脅，必須設法殺死他。」

「這就不對了！林克是被巨雹砸死的，而巨雹却又是哈德門所發明製造的。」

「這是因爲哈德門已經知道有這回事，才施雹砸人，祇是哈德門以爲另一個莉莉和林克住在一起，想一併砸死，但他猜錯了！可見這兩個人都夠狠的。哈德門夠狠，蘇利文更狠，因爲他一追到冰島就決定放長線奪產，至於哈德門是如何知道雙胞胎這秘密的？目前我要暫時保密。」金燕子看了看錶，說：「你可以去了。」

這家醫院有三百張產床，在二十年以前的確是最大的，但現在不是。

病歷表太多，有個專門的小屋存放，但不知二三十年以前的是否還存在？但岳敏却發現有個人已經在翻箱倒篋了。

「亞當，又是亞當！」岳敏在窗外監視，祇見亞當把一些最古老的病歷表翻出來查看，隨手一丟，狼藉一地。

最後亞當詛咒着空手離去，岳敏以爲他們所要的是同一件東西，既然亞當沒有找到，現在應該先擒住亞當，回來再找不遲。

亞當又是騎着摩托車，竟來到哈德門大宅後面，現在大約是凌晨兩點左右，翻牆而入，逕奔莉莉的樓上。叫開樓門時，一個半裸的影子和他糾纏在一起。

岳敏心想：這下子抓活的是不會有問題了。

緋紅色的小燈上還有罩子，所以在樓下看不到燈光，莉莉眼簾半開半閉，像一株乾旱而期待雨水的玫瑰。而亞當則在床前灌酒，祇是他的眼睛接受着比酒更烈的刺激。

她的胴體開始蠕動，像一條蟄伏復甦的大蛇，亞當的目光像一面鏡子，能清晰看到自己有多動人？但有些鏡子「誇臉」，能把女人的美誇大。當然，那種男人不論在任何女人脫得徹底情況下都是一樣的。亞當正是這一種，但莉莉不在乎。

亞當把酒喝完，撲到床邊用他的手在那軟緞似的胴體上滑行，尤其是那坵壑地帶。她的呼吸迫促了，但是，亞當似乎有足夠的耐心把火點得更烈些，但此時，他的目光在她那胴體上掃瞄時，就像是一位裁縫師站在「亞克力」模特兒之前一樣，居然把她當作一個無血無肉，沒有生命的東西。

像亞當這種一看就知道是邪



金燕子一腳踢中一個匪徒的小腹。

惡的人，怎會有這種耐力？莉莉不信，外面的岳敏更不信。

胴體蠕動得更厲害了，她要造成亞當置身浪尖上的感受，但是亞當「啪」地一聲在她那半透明的玉腿上拍了一下，離開床前，說：「妳的生理特殊，消化力太強，似乎永遠吃不飽，請記住！這是緊要關頭，不要縱慾，待大事告成之後，妳可以夜夜歡娛，日以繼夜……」

莉莉好像被摑的不是大腿，而是臉頰，星目噴火，正要發作，亞當說：「金燕子所知道的比我們所估計的更多，我們的主兒要我來告訴妳……」說完開了門就下了樓。

而床上那條蛇好像又蟄伏冬眠了。是的，亞當有此定力，她不信，岳敏也不信，現在他們都必須相信，經驗能使人更聰明些，這是一例。

岳敏跟出來，尾隨亞當，他不敢輕視這個人物了，「無欲則剛」這句話，是適用於亞當的。

不久進入一條小巷，而且亞當的車子直接開入一個小車庫內，岳敏竄進去擒人，但他吃了一驚，眼見亞當坐在車上，側頭望着他。

「亞當，這次你跑不了！」

亞當聳聳肩：「當然，我不會跑的，因爲我要留下來陪你。」

岳敏還沒有發現自己的危機，他說：「眞的莉莉已經被調換了？」

「你猜的沒有錯。」

「你剛才在那醫院中找甚麼？」

亞當淡然說：「你找甚麼？咱們不是有志一同嗎？」

岳敏說：「可是你沒有找到甚麼。」

「沒有找到是必然的，我們明知道找不到，祇是爲了安全理由，不能不去找找看。」

岳敏說：「當年的病歷表一定毀掉了吧？」

亞當說：「其實毀掉了也沒有甚麼不對，那個醫院還保留二三十年以前的病歷呢？」

「現在跟我走吧！」岳敏說：「我發現你是一個天才的反派演員。」

亞當說：「我並非不好女色，但在不能玩的時候，我有把握不玩。」

「這已經夠了！亞當，你是蘇利文的人吧？」

「告訴你也沒有用，因爲你已

經在我們掌心之中了。」亞當說：「這車庫根本不是固定在這裏的，它是一輛活動的拖車，祇是加以改造，看來像個小車庫罷了。」

岳敏陡然一震，彈身凌空撲下，亞當不含糊，自車上翻下。滾動中在五分之一秒內踩出五七脚，岳敏閃過再次攻上時，一聲大震。二人之間多了一道鐵壁，而且庫門也閉上了。

不錯，這是一輛貨櫃車廂，祇是內部加以改造過，岳敏既憤怒又慚愧，他在金燕子身邊經歷過不少奇案，也見過不少的陰詐刁滑的人物，現在他必須承認，亞當比他更會演戲。

不知從那裏傳來了亞當的笑聲，他說：「姓岳的，這籠子是專門爲你所設計的，現在你可以休息一下坐免費車廂了！」

岳敏的鐵拳在壁上擂了幾下，鐵壁「嗡嗡」震動，鐵銹沙沙灑落，而這貨櫃廂已在緩緩滑動了。

自這次來冰島接辦此案開始，他曾暗下決心，避免向金燕子求援，他不能不恨自己的不爭氣，爲了大局，祇好和金燕子聯絡。

而金燕子正與奎克在研究案情，接到岳敏的報告馬上動身，她說：「奎克，表哥被亞當引誘入陷，好像困入一輛貨櫃車內，我們分頭兜捕。」

二人的車子剛出門，來了一位不速之客，居然是假莉莉小姐，而且眼泡紅腫，分明剛哭過，此女突然光臨，不知她的目的何在。

「很抱歉！打擾金小姐。」莉莉哀惋地說：「可是事關重大，明知小姐很忙，却又不能不來。」

「我們很歡迎。」金燕子對奎克說：「奎克幫我接待莉莉小姐一下，我去去就來。」

「金小姐，我看你不必去了！我知道妳要去救岳先生，現在已經遲了。他們狠毒無比，而且必須殺死他們三位，因爲三位知道的秘密太多，如果岳先生已經脫困，那當然好，不然的話，現在恐怕已經完了！」

金燕子明知這是個假莉莉，對她的話不能全信，她說：「怎見得呢？」

莉莉說：「人一入車，對方就要造成一次車禍，使車廂着火燃燒，現在可能已發生了。」

金燕子再以袖珍通訊器聯絡，已經回音了，無論如何，表哥的安全比破案更重要些，她說：「奎克，請好好接待莉莉小姐，我必須去一下。」

「金小姐，我必須告訴你，我不是莉莉小姐，我是假的，而莉莉小姐的生命也在極端危險中。」莉莉似乎不願讓金燕子離開，也可能此案眞有突破性的進展。她說：「你要破案擒兇，以及救出眞的莉莉小姐，時間是寶貴的，遲了將鑄成大錯，而無法挽回。」她又在抹淚。

金燕子當機立斷，向奎克使個眼色，說：「好好招待，等我回來……」車子駛出，按照岳敏原先報告的方位追去。

不久她發現了消防車，向同一方向急馳，這似乎已初步證實了假莉莉的話，凄厲震耳的救火車聲撕裂着夜幕，也震懾着金燕子的心。

距失事地點還有數百碼，已看到沖天的火光。

二輛貨櫃車互撞，那是在市郊的平交道上，其中一輛自側面撞上另一輛貨櫃車廂，把車廂撞裂，顯然是撞人的車頭先起火而延及被撞的車廂，以致兩車全陷入火海中。

由於震盪力太大，兩車內司機及副手可能都因震力太大而昏迷，未及逃出而葬身火海，又因出事地點在市郊，又是凌晨兩三點鐘，燒了很久才有人打電話叫消防車，待撲滅火勢，發現三具燒焦的屍體。

那是被撞的車子駕駛座上一具，顯然是司機。被撞裂的貨櫃中一具，燒得最徹底，連四肢及五官全都消失，撞人的車頭毀損最烈，車頭全毀，陷入被撞的車廂內，這車頭駕駛座上也有一具。

據肇事的兩車車主初步供述，燒死的可能是司機和副手，但對於被撞之車車廂中那具屍體，一時還不能確定。但這兩車同屬一家貨櫃運輸公司所有，這也是金燕子所懷疑的。

那貨櫃車廂中的一具是不是岳敏呢？那要專家來研究，而且不是三兩天內可以確定的事。金燕子的心情不必說，祇是她還抱有百分之一二的僥倖心理。

她和警方的高級人員接觸過，示意保留那三具已焦的屍體，立即駕車趕回。

奎克和假莉莉還在，祇是等得十分焦灼。

假莉莉說：「金小姐，我說的沒有錯吧？」

金燕子向奎克黯然點頭，說：「兩輛貨櫃車互撞，全部焚毀，車上有三具燒焦的屍體。」

奎克臉色一變，說：「那……岳先生是不是在車上嗎？」

金燕子以爲，事已至此，悲悼無益，況且目前還不能完全絕望，不論岳敏是否倖存？破案是必須做的事。她揮揮手說：「莉莉小姐，還是聽聽你的吧！你既然不是莉莉，你又是誰？而你的芳名呢？」

「我叫瑪麗莎。」她悲泣着說：「我想小姐也許已經知道，莉莉有個雙胞胎的姊妹！」

「不錯，雖未證實，自信這構思不會離譜。」

「我正是莉莉的妹妹，以前我不知道是哈德門夫人所生，他們祇說我像莉莉，要我依照一些莉莉生活起居、習慣及嗜好的影片來模仿她，然後時機一到就取代她，變成數億美金家財的擁有人！」

金燕子點點頭，奎克則大爲驚服金燕子的聯想力。他說：「哈德門夫婦二人，都不知道一胎雙嬰，這件事似乎缺乏有力的證據。」

「本來他們的任何秘密都瞞着我，可是我終於知道了很多秘密。」瑪麗莎說：「家母生產，先生下莉莉，因再次陣痛而昏厥，於是又生下一個，那就是我……」

「慢着！」奎克說：「難道夫人生產，哈德門不在院中照顧？」

瑪麗莎泫然說：「雖然我暗中聽說家父母感情不和，但據說家父曾到院中，發現生了一個女嬰後，即離開醫院，所以我生下來，非但家父不知，連家母也在昏迷中，於是他們弄去了我……」

奎克說：「他們是誰？是不是蘇利文和醫師林克？」

瑪麗莎猶豫一下，痛苦地點點頭，說：「我早知道這些秘密，但二位也許能了解我的心情，哈德門雖是我的生身之父，但他沒有扶養我，蘇利文撫養我長大，却又是企圖謀奪我生身父母財產的人。我不知道別人處在我的地位會如何？但我矛盾、徬徨而痛苦，我不知道自己該怎麼做？」

金燕子喟然點頭，她相信誰處於瑪麗莎的地位都會如此的。

但是，金燕子總覺得瑪麗莎的臉貌和莉莉酷肖，但她的眼神經常會閃爍着陰鷙森厲光芒。所以金燕子抓起她的手看了一下，是的，她的手上沒有指紋。

金燕子說：「這些都已證實了我的構想，林克醫生當年是參與此事的配角，他爲甚麼要叛離蘇利文？」

「可能是爲了金錢與成果的分配問題，未能使他滿意，他離開醫院，有威脅蘇利文的意圖。」

奎克說：「你是說殺林克的人是蘇利文？」

「不，那是哈德門博士。」

「這就怪了！林克和哈德門風馬牛不相及，應該是蘇利文殺他滅口，但人所共知施雹砸人的是哈德門博士。」

瑪麗莎說：「關於這一點，我還不太清楚，只知道近來，也就是哈德門未死之前不久，他已經知道了有兩個女兒的事，當然也知道蘇利文是操縱者，可能哈德門博士對於當年搶人的事感到內疚。對這件事又沒有更好的辦法處理，就產生了自暴自棄心理，也就是家醜不可外揚，他和蘇利文之間的秘密，不容第三者知道而以巨雹砸死了林克。

「這……」奎克茫然搖頭，說：「這恐怕只是臆測之詞吧？哈德門博士被人弄走了一個女兒，且猜出對方的最終企圖，他該收買林克才對，怎能不加利用反做出對蘇利文有利的事來？」

金燕子肅然說：「瑪麗莎小姐的猜測，幾乎完全正確。哈德門自喪妻之後，就深深懺悔當年的搶人行爲，如果我沒有猜錯，哈德門及身邊的一些寵愛動物失明，都是蘇利文幹的。」

「是的，金小姐，那是角膜炎移植所導致的失明。」瑪麗莎說：「那是我把角膜炎菌帶到哈德門宅內的，所以那隻狗撲噬我是有原因的。」

「好了！」金燕子說：「小姐今天來此是自首的吧？」

「是的，還請金小姐儘快去救我姐姐莉莉，爲了贖罪的心情，我不計較應得之罪的。」

「莉莉在何處？」

「這裏有地址……」她打開皮包，一支類似散彈手槍的武器已握在手中。也許由於金燕子早已發現瑪麗莎眼神中的陰鷙之色之故，無形中提高了警覺。自座上彈起的同時，已在座位邊緣上按了一下。「噗」地一聲，五彩烟霧隨着她的身子昇起。而她的身子在「翦水三抄」全力施爲之下，已由S型變爲W型，而對方手中附

有銷聲器的蜂巢式火箭手槍，已射了十二三發小火箭。

首先倒下的是奎克，在五彩烟霧中慘呼。火箭在屋中四面八方炸開，土石烟硝激射，橫飛暴濺。

這是無人能倖免的狙擊方式，因爲瑪麗莎自首的供詞和金燕子所構想的完全脗合。金燕子對她雖不全信任，却未想到危機來得如此之快。

瑪麗莎在三十二發小火箭射了一半時，聽到奎克的慘呼聲，又朝金燕子發射，射完，就奪窗而出。

金燕子掛在窗外簷下，爲了救奎克，只好放出燕子追蹤瑪麗莎。馬上進入客廳，這時彩霧已散。奎克的重傷和客廳中的彈痕纍纍，怵目驚心，令人餘悸猶存。

這種蜂巢式火箭槍一次可射三十二發，在九十度的火網範圍內絕對無法倖免。但是，由於奎克和金燕子在兩個相反的角度上，瑪麗莎要除去二人，不能在一個角度上射完火箭。因此，這一分批射擊，爲金燕子留下一線生機，要是一次射完，「剪水三抄」絕頂輕功也救不了她。

奎克肩上，大腿上，以及一隻左手，都有重傷，火箭進入之處只有一公分直徑的創口，但穿出的洞比高爾夫球大些，尤其那隻左手血肉模糊，幾乎全毀。

這顯示蘇利文要除去他們的決心，而以這種實話實說的方式，顯然預計他們難逃厄運。

叫來救護車送走奎克，燕子飛回，金燕子以復仇的心情跟着燕子追蹤。

凡是她所久住之處，都裝上了臨危救難的機關，五彩烟霧在沙發中，一按邊緣的鈕，底部彈開十餘個噴射口，以人類打噴嚏的高速噴出，效果和墨魚的隱形墨汁一樣。

然而，雖然她的身手矯捷，智機過人，但她的敵人也不是凡俗之輩，這正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道理。

轉過冰島名雕刻家史文森的工作室，那是一條小街，前面有個巨大的宅第，在這巨宅石階上放着一個長布包，由布包中傳出了嬰兒啼哭聲。

「棄嬰！」金燕子馬上想到，有些作母親的有了快樂的副產品——孩子之後，忘了神聖的母愛和責任，不是丟到車上，就是送到孤兒院門口或是送到沒有兒女的富豪之家門外，使這家渴思兒女的主人來一次「開門見喜」，當然，後者的一種是比較好些的。

雖然冰島的六月等於美國的八九月，還不太冷，但時間久了，嬰兒就受不了，況且一隻野狗蹣跚地走向那嬰兒。

飢寒交迫的狗，遇上這個小生命，等於獲得一隻聖誕火鷄，金燕子不能見危不救，泊了車走上石階，趕走了野狗。

凡是警覺性高的人，一件看來極平凡也最不會發生意外的事，他也會有不同的看法，金燕子只感覺這巧合有點突兀。因此，她首先打量這巨宅的大門。

這鐵門遠遠望去沒有甚麼惹眼之處，走近一看就看出油漆凋剝，鐵銹一片片翹起，而且門下堆了不少的鐵銹。

如果巨宅中有人住，鐵門上生銹尚情有可原，門下堆積的鐵銹而無人打掃似無可能，既然無人居住，把嬰兒放在這裏的居心何在？

只要你肯注意，縫得再好的衣服，總能找到破綻處。

現在金燕子已站在布包之前，隱隱看到半個臉。而且還在哭。一般來說，三五月大小的嬰兒在啼哭時必然手舞足蹬，雖包裹起來，布包也會動，但這嬰兒似乎只會出聲而不會動。

由這些反常的現象所顯示的，是千鈞一髮的危機，而危機却是利用人類的善心爲外衣。金燕子暗叫一聲「不好」！身子側掠，滾下石階。幾乎在此同時，一聲天崩地裂的爆炸，她的身子在地壳震動下跳起半碼多高，石屑如雨，烟硝瀰漫了方圓十餘碼之地。

又是一次死裏逃生，只要她不認輸，繼續留下，這種防不勝防的危機，會花樣百出，層出不窮而來。

她伏身奔向車上，還沒有坐下，已被人箍住了脖子。

「金燕子，我們有決心使妳停止呼吸！」後面的人一邊說話一邊加勁。

金燕子的重心已失，臨危不亂是她的特長，趁勢往後座一翻，靈巧的「擒拿術」派上了用場。後面那人膀大腰粗，孔武有力，但金燕子一手抄到此人的左耳處扯住了他的耳朵。

扯耳朵並不太痛，但金燕子

的手又當別論，「刷」聲耳朵被撕下來，後面的大漢猛然間驚多於痛，臂彎一鬆，金燕子力貫右肘撞在對方肋骨末梢處，撕下耳朵是出乎她的意料的。

「嗷」地一聲，金燕子竄出車外時，另外三個剛剛撲到車旁，看來像冰島漁人，强壯而矯捷，第一、二個首先左右包抄，左邊的在五分之一秒內攻出五七拳之多，右邊的是類似泰拳的腿攻。

金燕子才拔身閃過，足剛站地，第三個已攻出空手道的「流手」和「旋手擊」，快速凌厲，狠毒無比。金燕子扭閃騰挪中，另外兩個又撲上來。

金燕子迅疾地旋出圍圈之外，躍身分足橫跺，兩個胸部正中，嘶呼着摔出，但施展空手道的那個以玩命的勢道撲近，「入身撞」同歸於盡。

金燕子忽然發現車內被撕下一耳的大漢，滿臉血汚地端着槍鑽出車外，稍一分神，金燕子被對方撞了出去。

金燕子就地滾動時，手槍已拔出，但她的燕子在空中盤旋，沒有放棄救主的機會，疾掠如箭，在大漢的血耳處，啄了一下。

大漢慘叫聲中，手槍走火，金燕子飛瀉而至，一脚踹了出去，身懸半空，再射三槍，三個漢子也剛剛拔出槍來，被射中手腕。

就在這時，一輛巨型厭路破冰車「隆隆」而來，金燕子竄入車中，車子怒吼着衝出，車尾處噴出五彩濃烟。

燕子由金燕子的肩頭飛起，繼續領路，結果飛入蘇利文的大宅中。

但是，她發現了另一件出乎意料的慘局。在蘇利文的外室內牆角上，放着那具冰凍美人，蘇利文倒臥在床上，瑪麗莎仰臥在床前地上。二人都是胸前中槍，二人手邊都有一支手槍。

這是互轟而同歸於盡的，爲甚麼要互轟呢？如果瑪麗莎背叛了蘇利文，不久之前，就不該以那種方式去暗算金燕子和奎克。

假莉莉指掌無紋

金燕子可以假定，在瑪麗莎去暗算他們時，還忠於蘇利文，但她回來後發現蘇利文在欣賞冰凍美人，母女之情使她的良知清醒，責備蘇利文，甚至於出言惡毒而引起蘇利文的殺機。

但金燕子在瑪麗莎身上搜出一張信箋，那是莉莉寫的，字裏行間充滿了手足之情，可以說字字血淚：

「妹妹：誰無父母？誰無手足？爸爸昔年到蘇格蘭搶回媽媽固然理屈在先，但蘇利文站在愛的立場，可以找爸論理，甚至於找爸報仇也是人情之常，却不該潛來冰島，開設醫院，買通林克，私藏一嬰，使人骨肉分離，其心可誅，其意至毒，這與愛情有何關連？近年來爸爸引咎自責，閉門不出，此賊竟下手使其失明，連身邊寵愛之動物亦難逃毒手。妹妹，人類良知容有一時之蒙蔽，但不會永遠泯滅。亡母安葬第三天，蘇利文開墓盜屍，予以冰凍，乍看是情不自禁，實則色情癲狂，卑鄙無恥……」

非但痛心疾首，一字一淚，甚至於字裏行間可以聽到咬牙切齒之聲。可見天倫之情，人同此心。金燕子仔細察看現場，包括雙方互轟時的角度，槍中子彈幾發？以及彈道中之火藥遺跡等等也未放過，然後打了一個電話召來警方的人把屍體弄走。

在黎明前，燕子又爲她幫了一次大忙，在後宅地下室內，找到了被囚的莉莉小姐，和死裏逃生的岳敏。

破案就像拆毛衣一樣，只要找到綫頭，可以一拆到底，順利無比。至於岳敏未死，金燕子本是抱着有限的希望，她說：「表哥，當我發現另一輛貨柜車頭部撞裂了那貨柜車車廂，車頭毀損，而那車廂有具燒焦的屍體時，我曾想到，可能是撞車的駕駛台中有二人，駕駛者被方向盤擋住，沒有摔出駕駛座，但副手却在前車車廂被撞破，而本車車前玻璃粉碎的刹那間，被巨大的震力摔入前車車廂中，至於車廂中那具屍體燒得最厲害，可能是撞車的油箱破裂（貨柜車頭之油箱多在駕駛台左右後下方）灌入被撞之車廂內而燃燒，當然也可能是出事後有人再潑了汽油之故，因爲那具屍體燒焦的程度，不要說難辨國籍，連性別也無法辨認了！」

岳敏道：「當我被困車廂不久，就被車內導電殛昏被弄出車廂外，不久就被送到這裏，和莉莉小姐在一起，我這次未死是命大，莉莉小姐未被殺害更是奇蹟！」

金燕子打量莉莉，的確，這就是莉莉小姐吧？看看她的玉手，也沒有指紋，身上的衣服不多，這也是她一貫的作風。

「莉莉小姐，妳知道蘇利文遲遲不殺妳的原因嗎？」

「知道一點，」莉莉說：「我妹妹瑪麗莎爲人太隨便，叫她努力學習我的生活習慣，談吐舉止以及嗜好等等，她似乎不肯下功夫，蘇利文是一個十分陰險的人，他爲了永遠的安全，不能不暫時留我的活口，以便繼續研究我的一切，拍攝我的動作舉措，讓瑪麗莎能完全取代我，變成我的影子。」

金燕子說：「妳知道他們爲甚麼不殺死表哥嗎？」

莉莉說：「我想這是比較單純的，近日來他們已知小姐的厲害，如果殺死令表兄，即使他們的陰謀成功了，妳也不會罷休的。」

金燕子點點頭，說：「亞當那個人呢？爲甚麼不見了呢？」

莉莉說：「據說被撞的那輛車上燒焦的司機就是他。」

「噢！那是可能的」金燕子說：「莉莉小姐，妳和瑪麗莎是如何見面的？」

「那是兩天前，她偷偷到地下室內來見我。而昨天我又寫了一封信給她，不知道她會不會念骨肉之情？」

「莉莉小姐，瑪麗莎的名字如何寫法？」金燕子取出紙筆，莉莉立即寫出來。

看看筆跡，的確和那封信的筆跡一樣，金燕子說：「莉莉小姐還能記得那信文的開始幾句嗎？」

「我想是可以的。」莉莉悲愴地：「誰無父母？誰無手足？當初爸爸自蘇格蘭搶回媽媽固然理屈在先，但蘇利文站在愛的立場，可以找爸爸理論，甚至於找爸爸報仇也是人情之常……」

「好了！莉莉小姐。」金燕子阻止她繼續背下去，笑着說：「我表哥的人品如何？」

「英俊瀟洒，氣宇不凡。」

「能合乎妳的標準嗎？」

莉莉說：「按他的臉型，正是東方『同田目日』四型中的『同』字臉，也是西方『AOUV』四型中的『U』字型，那是有福而極受女性歡迎的臉型。」

金燕子以爲不會錯了，她們姊妹二人血型相同，也都沒有指紋，她說：「莉莉小姐，案子已經破了！」

「破了？那太好了！可是舍妹呢？」

「她……」金燕子黯然說：「瑪麗莎和蘇利文開槍互轟，都死在蘇利文的臥室內。」

「噢！妹妹……」莉莉掩面而泣，岳敏愕然說：「他們已經到了大功告成的時候，爲甚麼要同歸於盡呢？」

「也許是莉莉小姐這封信，喚起了瑪麗莎的良知吧？」她取出信讓岳敏看了一下，但岳敏還是無法瞭解。

「金小姐，我妹妹的遺體和家母的遺體呢？」

「都被警方運走了！」金燕子說：「莉莉小姐，這算是破案了吧？」

「我想是的。」莉莉說：「金小姐賜予我們哈德門家人的恩惠，眞不知道如何報答呢？」

「這用不着客氣，要不是莉莉小姐對令妹良知的喚醒，大義凜然，後果就完全不同了。」

送回莉莉，金燕子和岳敏到醫院中去看奎克，馬上就被記者包圍了，由於警方的高級人員也在場，雙方商量後，宣佈破案。於是，當天各大晚報上刋出了轟動的新聞，有人預測，這將是本年度冰島十大新聞之一。

有家晚報的標題是這樣的：

「博士獵得美人魚
噩運迭至肇禍端」

另一家報紙的標題更絕：

「廿年一覺淒涼夢　無色世界渡餘年」

由於奎克的傷太重，根本不能說話，金燕子和警察總監密談一小時辭出，第二天就乘冰島政府的專機離開這個出美人的國家，送行的包括總監在內。當然還有莉莉小姐，在莉莉的一句韓語「按娘肌開洗白油」(再見)之下，登機起飛。

本來在冰島宣佈直飛美國，少作休息即返回東方，但是，飛機降落後，岳敏發現這裏竟是丹麥的京城哥本哈根。

「表妹，不對了呵！這裏是丹麥。」

「我們正要到這裏來。」岳敏笑笑說：「也好，順便觀光一下第二個北歐國家的大城。」

金燕子肅然說：「在這兒休息三五日，還要回冰島去。」

「這……」岳敏愕然說：「是回去探視奎克吧？」

「還有比這個更重要的事。」

岳敏有點慍怒，說：「表妹，

難道說那件案子還沒有完？」

「對了！行百里半九十，我們只才破了一半，更精彩也更危險的還在後面。」

「這我就想不通了！莉莉是眞的，已經由妳親自驗明『正身』，當年哈德門夫人一胎兩嬰，案情大白……」

金燕子召來一輛計程車，金燕子說了旅社名稱，然後以中國話說：「是的，我已經驗明了莉莉的『正身』，但她沒有掌紋。」

岳敏說：「瑪麗莎也沒有呀！」

「不，瑪麗莎和以前的莉莉都沒有指紋，但都有掌紋，最後這個莉莉掌紋及指紋都沒有。」

「眞會有這種事嗎？」岳敏說：「會不會是妳看錯了？照妳這樣說，應該有三個眞假莉莉了？」

金燕子搖頭不答，岳敏急得直抓頭。

哥本哈根市區內有一條專供行人走，不通車輛的大道，他們要去的旅社就在那條大街上。在這市區觀光，不外乎觀皇宮衞士換班儀式，海濱，著名童話家所意造的「美人魚」銅像等等。

當然，丹麥是北歐各國比較性開放的國家，有些男女觀光客，則對於書肆，書攤上公開售賣的各色淫畫、春宮照片以及小電影等會感到興趣，而且要列入觀光第一優先。只是他們二人對這些並不興趣，更不感到驚奇，在街上到處可見嬉皮士青年男女，男的長髮披肩，鬍鬚滿臉，女的有些只穿一條緊身褲，或極短的「迷你裙」，上身穿一件無袖背心，或披一條綫毯，緊緊相擁走過。

這是一家中型旅社，具有北歐古典型態，收費很公道，尤其服務態度良好。

安頓下來，岳敏忍不住了：「表妹，妳要是不說明，這兩三天我玩不痛快。」

金燕子說：「好吧！我只能透露一點點，而且全屬猜測。」

「妳的猜測和事實不會相差得不太遠的。」

「這想法太危險！」金燕子肅然說：「像這次，我就差點因而功敗垂成。」

「怎見得呢？」

「就以最後這個莉莉來說，明明不是最早這個莉莉，但她把以前那個仿絕了，她居然知道莉莉懂得東方的「同田目日」臉型和西方的「AOUV」四型，那句韓語『再見』，也說得和莉莉一樣。但是，連掌紋都沒有，却洩露了她的秘密。」

岳敏說：「對方狡猾無比，她怎會相信妳沒有發現這個秘密？」

金燕子說：「人類最易犯的毛病就是疏忽，也正因爲人人都有掌紋，所以不去注意這個，而她只以爲我看她的手，充其量是注意她的指紋的有無，須知沒有掌紋的手稍一注意即可發現。」

岳敏說：「就基於這一發現，妳就斷定還有一個莉莉嗎？」

「還有一點，可能亞當未死。」

「這是根據那一點推論的結果？」

金燕子說：「在臨別前我不是和總監密談了一小時嗎？總監和哈德門及蘇利文的年齡都差不多，對他們的認識也較深一層，是他提供了一些寶貴的資料。」

岳敏說：「莫非總監認識亞當？」

「不，他認識林克，也就是被砸死的那個婦產科醫生。」

「林克？怎麼又扯上林克了？」

「你再想一想！」

岳敏大聲說：「莫非林克未死，亞當就是林克？」

「很有可能，根據總監所說的林克的面貌，正是亞當的影子。」

「這就不大對勁了！」岳敏說：「我們所看到的亞當，不過三十來歲，而林克既然在二十年前爲哈德門夫人接過生，通常一個正牌醫生，在出了校門之後，最少也有二十五六以上。但按照亞當的年齡減去二十年，他豈不只有十五六歲了？十五六歲的婦產科大夫，恐怕世界上找不到第二個吧？」

金燕子說：「有很多年紀已在四旬左右的人，看來才不過三十五六歲，當然也有些未老先衰的人，才三十出頭，看來已步入中年了。」

第三天，他們又乘搭原來的專機飛返冰島，所不同的是，這次他們變成了一對中年人，而岳敏化裝成一個高加索人。

警方準時派出高級人員——新任幫辦菲力，把他們接回另一秘密住所，這當然是總監的命令。

去而復返，重點仍放在哈德門家中這個假莉莉身上，一連監視了三四天，毫無異狀，哈德門夫人已埋葬，由於瑪麗莎也是哈

德門夫婦的骨肉。莉莉把她安葬了。

雖然報上還在談論這件奇案，餘波未平，但有些小報刊載在注意莉莉小姐——一位繼承了數億美元的富婆，甚至於有家小報上報導，莉莉有位男友。

於是由警方找到那位撰寫這段花邊新聞的記者湯尼，深夜十一時三十分，金燕子和岳敏訪問了這位記者。

「我們是愛爾蘭世界雜誌社的海外特派記者，」金燕子說：「由於我們有系統地報導哈德門博士的案子，國內的讀者對於莉莉小姐今後的出處以及愛情生涯就極有興趣，既然湯尼先生對這件事情有獨到的消息和資料，我們希望合作，利益均佔。」

湯尼道：「所謂合作，條件如何？」

金燕子說：「我們對有特殊價值之資料，本社有較高之酬勞，論件計酬，湯尼先生如肯合作，供給可靠消息來源，我們把利潤分一半給湯尼先生。」

「一半有多少？」

「如果這種花邊新聞連續不斷，且能確定莉莉小姐的愛人是誰？甚至於多供給那人的照片的話，每一次五千字的文字有兩千美金，這是最高的稿酬了，兩每次兩千，有你一半。」

湯尼說：「一次賣斷有多少？」

金燕子說：「那樣更好，如有莉莉小姐愛人的照片或是二人合拍了照片，經查屬實，一次付淸美金一萬元。」

湯尼似乎很老練，搖搖頭說：「我所希望的數字是兩萬。」

「那太貴了！」岳敏說：「湯尼先生可眞是三天不發市，發市吃三年啊！」

「本來嘛！任何交易都是貨賣要主，」湯尼說：「獨家新聞，加上特別珍貴的特寫鏡頭，既然化了本錢，自然要善價而沽了！」

「好吧！兩萬就兩萬，我先付定金兩千，但要先看一兩個有價值的資料，餘款一次付淸，其餘的資料也一次交付。」

湯尼取出一張用望遠鏡及廣角鏡拍攝的哈德門大宅，焦點當然是莉莉的小樓上，一個赤裸上身，體魄健壯的青年人拖着莉莉往外走。

莉莉身上也沒有多少衣物，勾着青年人的脖子，但由於青年人還沒有走出客廳大門，身子仍在門內，光線較暗，面孔看不淸楚，即使用放大鏡，效果也不會太好。

「這只是十餘張照片中的一張。」湯尼說：「本人，估計這一張已値兩千訂金了。」

「如果本人馬上回去取款呢？」

「馬上成交，絕不拖泥帶水。」

金燕子立刻叫岳敏回去取款。二十分鐘岳敏回來，湯尼說他有個小工作間離此不遠，其餘的照片和資料放在那裏，於是二人同車去取。

在市郊東北方，有一幢平房，湯尼下車取出鑰匙開門，金燕子四下打量，發現此屋左邊是個「稻草人發展中心」，也等於一家「亞克力」工廠吧。

右邊一片開曠，因爲這是郊外。一架小型直昇機低空掠過，金燕子和岳敏交換了一個眼色。

湯尼開了門，領先進入院中，然後去開正屋的門，他說：「二位別以爲太貴，其實另有一家海外的記者有意要買，只是二位快了一步而已。」

岳敏說：「那人是誰？」

湯尼推門說：「請進來談吧！」

三人進入客廳中，燈光驟然大明，只見客廳中已有六個人，有的倚在沙發上，有的站在酒櫃邊，有的乾脆坐在桌子上，每人都有一支新式的手槍。

但這些人中沒有亞當內。

湯尼聳聳肩，說：「二位是最善於表演的人，本人這次班門弄斧，巫門鬼歌，居然把二位給請來了！」

六個大漢加上湯尼同聲大笑着。

岳敏要動手，金燕子示意阻止，她說：「湯尼先生的確很有幽默感，可以說說開這玩笑的動機嗎？」

爲首的一個身材不太高，禿頂而雙目深陷，他獰笑說：「金燕子，妳仍然以爲東方人比北歐人聰明些嗎？」

「我從來沒有那種感想。」金燕子從容不迫，打量這客廳，一切現代化，而又自現代化中走向復古，牆是亂石砌成的，桌椅以樹根雕成，美術燈像燐火般在閃爍着。

「那就好！」禿頂漢子說：「當妳臨別和總監談時，我們利用一隻貓帶着電子竊聽儀器進入總監辦公室內。」

「了不起！」金燕子感嘆地說：「不是本人往冰島警方臉上抹灰，奎克幫辦那一套比起你們可就差得遠了！」

傲然一笑，禿頂漢子續說：「本來有人建議在哥本哈根下手，是本人反對，決定以釣魚方式誘你上鈎，這一着果然收效。」

金燕子攤攤手，說：「聰明人想出的道兒，的確不同凡響，請問，林克醫生還健在吧？」

「他會見見妳的。因爲他一直視妳爲一個有份量的對手。」

金燕子和岳敏一直在交換眼色，她說：「請問現在哈德門府上那位莉莉小姐又是誰呢？」

「見了林克先生，一切都會明白的，現在咱們走吧……」又是直昇機低空飛來，似乎降落在院子裏，而院中這時又出現了六七個人。

對方似乎知道他們能打能拚，槍法厲害，準備以他們槍中子彈每一發配給一個人，然後生擒，因爲後院中還有十來個。

依金燕子猜測，總數可能在五十人以上。

直昇機降落在院中，刮起泥塵及敗葉回旋飛舞，在這時，金燕子衣袖一甩，射出了一道黑影，那正是她的寵物——燕子。

匪徒們開槍射燕子，正是金燕子所希望的，金、岳二人在虛幻而迅疾中拔出槍，岳敏射向電燈總開關，屋中驟黑，金燕子已射飛了四槍，總算是比較仁慈的。

在她射出第五槍時，岳敏撲向左邊的窗，金燕子的「剪水三抄」發揮到極致，自天窗中掠出。

而幾乎同時，至少有十來發子彈呼嘯傍身而過。

禿頂漢子沉聲說：「把他們趕進網裏去，如果不進網，亂槍格殺！」

金、岳二人已越過一道高牆，進入「稻草人發展中心」之中，他們不知道甚麼是「網」？但知道對方還有狠着。

這個「稻草人發展中心」佔地並不太大，但廠房很集中，迎面是個「品質管制室」，二人穿過了此室，前面便是「試驗室」。

二人一竄入此室，幾乎同時吃了一驚，只見遼闊而黑暗的屋中，密密麻麻的站滿了人，但定神仔細一看，才知道這就是一些將要出廠的成品——自動稻草人。

在冰島西南較爲溫暖的地帶雷克雅米克鎮一帶，不知何時來了一批烏鴉，成羣結隊，爲害冰島本就極爲稀少的農作物。

於是自動稻草人也就應運而生了，據說這種稻草人能彎腰，揮臂以及出聲，且能作出趕鳥聲、趕鷄鴨及趕狗聲等數種巨大的聲音。

利用極簡單的機件和少許油料，加塡一次，一個月不必管它，而一公頃土地中央，有二百具自動稻草人，就能把烏鴉嚇跑而不敢落下。

它的成本低，節省人力，所以深受農民歡迎，因而接到國外大批訂單。

更絕的是，它手中有一支槍，那是利用少許燃料及風力，產生音爆，有如鳴槍。鳥類及其他家禽不敢接近。

岳敏低聲說：「他們所說的網指這家工廠嗎？」

「也許！」金燕子說：「咱們要儘快離開。」

就在這時，奇異的景象出現了，大約有數百具「亞克力」自動稻草人，在一貫作業的電力試驗控制之下，開始一些不同的動作了。

有的揮臂，有的舉槍瞄準，然後發出音爆，有的則發出洪亮的趕鳥聲。

這些稻草人的型態本就不同，有的像北歐人，有的像美洲人，因而衣着也就不同了。

在黑暗的大屋子裏，數百個人影幢幢蠢動，聲震耳膜，本就動人肝膽，加之有些稻草人轉向他們二人，抬槍瞄準射擊，膽小的人會抽筋倒地癱瘓，或拔腿飛奔。

「這就是那個禿頂人所說的網吧？」金燕子拉着岳敏蹲下來，因爲她發現稻草人射擊或揮臂的角度，都是平身的高度或向十五度空中，大概是怕損及農作物。

所以蹲下來看這些動作，就沒有立體電影那麼駭人了。

「卜……」大約七六發子彈在他們二人身子四週附近濺起了烟屑及水泥石屑，金燕子拉着岳敏竄入數百具稻草人行列之中。

在這裏，一個人必須提防四面八方稻草人的攻擊，岳敏稍一分神，「叭」地一聲，被一具稻草人，擊中了後腦，差點倒下。

「伏下身子，」金燕子說：「使自己半蹲在稻草人揮臂的角度之外，然後注意四方的眞人。」

岳敏低聲詛咒着，在槍口上扭着滅音罩。

「原則上可以射人，但不射要害。」金燕子說：「主角只有三二人，其餘的是『龍套』。」

「我才不管……」「卜卜」兩槍，左前及右後方約十餘碼外倒下兩個。

「留幾發子彈。」金燕子說：「只有新兵初上戰場，才會一有情況就開槍的，現在我們要突圍脫身。」

那知對方非抓住他們不可，屋頂上已有人，自天窗垂直跳下三個，其中一個把岳敏撲倒，另外兩個沒有撲到金燕子，所以還未攻擊已被金燕子的「橫踩」和「撒踢」踹了出去。

撲倒岳敏那個扼住岳敏的脖子，二人似乎在較量臂力，喉中發出「咯咯」聲。

金燕子的小匕首飛出，釘在這人的肘關節上，岳敏雙膝一弓，砸在此人腰眼上，身子翻下，岳敏的鐵肘砸向他的脊椎。

「克崩」聲中，這小子慘嗥起來。

於是四週人潮伏身包抄上來，這數字是他們槍中所有子彈的兩倍。

假如他們是兩隻猛虎，却遇上了成千上萬的虎蟻。

金燕子扯了岳敏一下，然後待包圍近在三碼之內時，原地爆開了七彩濃烟，但人却比烟的上昇速度更快，斜掠五六碼，以稻草人墊足，竄出廠房側門。

那架直昇機的螺旋槳還在轉動，機艙中是空無一人，亮着淺綠色的燈光。

二人兩個起落竄近，岳敏已經拉開門進入機艙中，金燕子隱隱覺得這種便宜事太巧合，她說：「表哥，快下來！」

「表妹，快上來，這是唯一脫身的工具。」

子彈劃空而過，金燕子祇好竄上，但艙門還未閉上，駕駛座前的儀錶上紅燈閃亮，發出「畢畢」聲，接着昇降桿自動轉動，螺旋槳加速轉動，機身以高速拔昇。

儘管機身上昇極快，以金燕子的輕功，掠出機外，還不會受傷，但是，岳敏根本沒有下去的意思，她不能留岳敏一個人在機上冒險。

這一猶豫，機身已上昇百十公尺，就是跳也太晚了，這就是明知不可爲而爲之的局面。

機身還在上昇，他們隱隱聽到那禿頂人大聲說：「他們入網了！」

「是的，我們入網了！」金燕子喟然說：「輕敵是一種病，而且最容易感染，這張網本來網不住我們，是我們自投羅網的。」

岳敏坐上駕駛座，說：「咱們可以駕駛。」

「別動它，這是利用電波遙控。」

「遙控的飛行器人類也可以控制。」

「這一架不同。」金燕子指指一盞燈下的字，說：「看到沒有？一動就自爆，這結果是對方所認爲相當滿意的。」

岳敏說：「如果不動呢？難道他們要此機不停在空中飛行，直到油料枯竭摔下爲止？」

「這是第一個可能，另一可能是遙控此機，飛往某地。」

「表妹，我們大約在千碼的高空，飛向雷克雅米克鎭的中心區。」

金燕子利用全天候袖珍望遠鏡向下望去，雷克雅米克鎭燈火廖落，大多數人進入夢鄉中。

越過博物館、國會大厦及斯文森的工作室，這些建築都看得十分淸楚。

最後，直昇機緩緩地下落到五百碼高度時，停在空中不動，似乎在對準地上的目標。

金燕子到目前爲止，還沒有想通對方的詭計和目的，本來對方在他們上了直昇機後，遙控自爆，或遙控墜機都是十分容易的事。

機上，沒有降落傘，他們已經到了絕境。

但岳敏似乎無動於衷，仍在駕駛座上凝視着複雜而閃爍着紅綠燈的儀錶盤。

金燕子的全天候望遠鏡一直在直昇機正下方一帶掃瞄，她想不出此機在此處的意圖，回頭看看岳敏，她覺得岳敏的沉着未免過火了。

金燕子看看油量指示儀，慘然一笑，說：「燃料還有兩公升。」

「……」岳敏似未聽到。

「表哥，祇有兩公升燃料了，在目前來說，已經不到兩公升了。」

岳敏動也未動一下，說：「我知道，表妹。」

金燕子有一種虛脫般的感受，他們過去遭遇過太多的危

險，但這一次最絕望。岳敏的態度也許是臨死之前的平靜吧？要不，而是怕勾起她的悲哀，故作鎭靜的。

金燕子再向下望去，似乎直昇機又下降約兩百公尺，現在的高度在三百公尺左右了。

冰原脱困鬥白熊

垂直望下去，那是一幢相當豪華的花園洋房，冰島缺花木，這裏似乎不缺。

突然，金燕子叫聲「不妙」，她失聲說：「表哥，他們的計謀太毒了！」

「唔！」岳敏沒有回頭。

「你知道下面對準的房子是誰的？」

「唔！」岳敏顯然全神貫注在儀錶盤上。

「那是總監的房子，他們要直昇機墜落在總監的屋頂上，讓我們和總監同歸於盡。」

這次岳敏根本不出聲了，金燕子算是最沉着的人，現在也不禁心焦如焚了。

「金燕子……」擴音聲中傳來禿頂漢子的聲音，道：「亞當先生要和妳道別了！哈……」

金燕子木然地不出聲，祇聞亞當的聲音道：「金燕子，眞可惜，像妳這樣美好、聰明而又高貴的小姐，終不免與此機同歸於盡。不過有總監大人陪妳一道去，旅途上是不會寂寞的。金燕子，讓我們遙遙地揮揮手，作一次隆重的道別儀式吧！（按娘肌開洗白油）！」

禿頂漢子又道：「金燕子，自倒數計時，由十五數到零時，此機就垂直下墜了，謝謝你們的合作，十四……十三……十二……」

「表哥，準備緊急跳機吧！在此機墮落地面約三五十公尺時離艙，請注意！總監前院有個大噴水池，如能準確落入池內，而且以跳傘基本動作着地，生還的機會有百分之五十。」

「七……　六……　五……四……」倒數計時，有如死神的說話，能使人心悸。

就在「三——二……一……」計時完畢，機身垂直搖擺下落，金燕子在關艙門，而且大呼着：「表哥，準備跳機。」

直昇機動力消失之後下落，祇是螺旋槳完好無損，機身不會翻覆。因爲機身的下墮力量，仍使螺旋槳反向旋轉，它能消除下墮速度，保持機身平衡。

「表哥，快點站到艙口上來，你怎麼啦？」

表兄妹福禍與共，親同手足，在這一刻表露無遺，金燕子以爲岳敏因負疚心理，要與此機同殉。而現在，機身距地面已不足百公尺了。

機身準確地瞄準了總監的樓房屋頂，而且擴音器又傳來了亞當的語音：「金燕子，妳死之後，我將永遠懷念妳，由於妳使我的勝利更不平凡，每年此日我會爲妳舉行追思儀式。」

機身距屋頂已不足二十公尺時，忽聞岳敏大喝一聲：「表妹，站穩！」幾乎同時，由於遙控速效，機上的秘密自控機鈕被岳敏打開，利用超小型的完整電路作爲動力，機身猛震，螺旋槳開始變失怒吼，然機身呈十五度橫掠。

金燕子瞪着驚奇的美眸，看看下面飛馳的建築屋頂、國會大厦、博物館及斯文森工作室等，往後飛瀉，但却幾乎觸到機身下部。

金燕子心中在歡呼，她幾乎忘了表哥對機械是十分內行的。尤其對電子學極有心得。此機所以不高飛，是避免對方狗急跳牆予以擊落。因爲此機已「復活」。

「表哥，你很了不起！」金燕子走近駕駛座後面，道：「直到最後一刹，我還沒有想起你在這方面的才幹。」

「表妹……此機雖已脫離了地面的遙控，但目前我還做不到自由控制的地步，」岳敏道：「可以說，我祇能控制十分之六七。」

金燕子道：「是不是機上還有一種最後的秘密控制器？」

「不錯，他們把此機視爲一張絕對有效，萬無一失的網，並不過份。最初他們以爲我們不懂這種最新的『完整電路』（美國克薩斯州儀器工程師發明的，代替電晶體的超小零件的組合體。在一寸見方的二十分之一的矽片上，創造了免於故障的電子電路，包括八十多個內部的電晶體，二極眞空管，電阻器和電容器等。）但是他們爲絕對殺死我們，包括不活，除了遙控系統，還裝設了一具最後的自控『完整電路』，大概在機身之下，我們想改變它都辦不到。」

金燕子道：「我們最後的結局呢？」這是唯一她求教於岳敏的一次。

「最好的結局是一直往北飛，待自控電容器內蓄電用完而墮落。」岳敏苦笑道：「較壞的結局是在這固定的航道地面上，予以擊落。」

金燕子道：「你是說我們不能改變方向？」

「不能，這種最新的自控器，受磁場的巨大引力，祇能往北飛而稍微偏東，似乎是指向冰島中的『郎冰田』。」

冰島有兩大原始冰田（又稱冰原），它的歷史僅次於地球的年齡。冰原達一里半到五里，最高氣溫在攝氏零下三十度，最低在零下七十五度左右。

金燕子道：「最低限度，我們仍值得慶幸，把毀滅的時限延長到現在了。」

岳敏仍在仔細找尋改變航向的辦法，金燕子也不干擾他。

大約一刻鐘後，岳敏搖搖頭說道：「表妹，自控器在機身底部，必須到艙外，打開暗門才能設法改變，這是辦不到的。」

金燕子道：「從雷克雅米克到『郎冰田』區，大約八十公里，自控器的電容量會有那麼多嗎？」

「飛行中可自產電力，但由於用料用完後，完全用電力飛行，消耗量超過自產電力，所以預先蓄存電力，祇在逐漸透支，也許正好在到達『郎冰田』時電力用完。」岳敏道：「林克這傢伙比蘇利文更陰險，狡猾。」

金燕子道：「果眞如此，也許還有墮毀或被擊落更悲慘可怖的結局呢！」

「我想是的，他們要擊落我們！早就下手了。」

氣溫逐漸降低，四週的塑膠玻璃上已結了厚厚的花紋冰霜，尚幸他們今夜去拜訪湯尼，以爲無甚危險，穿了較多的衣服。

凌晨四點半，到達「郎冰田」區的南部邊緣處，金燕子道：「表哥，如果我們跳機，就算沒有摔死，不能回去，恐怕還是死路一條。」

「是的，我要盡一切努力，在電力用盡時安全降落。」岳敏道：「似乎要在『郎冰田』的心臟地帶降落。」

金燕子道：「根據地圖記載，『郎冰田』南北長一百二三十里，東西寬度平均約四五十里，不要說走回雷克雅米克鎭，即使脫出『郎冰田』而不被凍餓而死，那也是奇跡。」

直昇機進入「郎冰田」之後，仍然向偏北東飛行，但速度已慢，這是電力減弱的現象，金燕子道：「表哥，幾乎可以肯定，機在人在，機毀人亡，如果我們不能安全降落，保全此機，那就得認命。」

「我會盡一切可能，憑駕駛技巧安全降落的。」岳敏說：「看到沒有？好像落着雪花呢！」

估計到了中心地帶，天地一片混沌，那和北極是沒有多大分別的，冰原在黑夜中，仍是一片白亮，但有些地方則頗爲平坦。

機身震動了一下，機身馬上下沉，岳敏搖動人力操縱桿，使下墮之勢時停時續，這樣就可以減低墮速，而且盡一切可能，使電力未完全用完之前着地。

岳敏的駕駛技術是卓越的，在奇寒的氣溫下，手都凍僵了，終於在「轟」然聲中降落冰面上，機身還跳了十餘下才穩定靜止下來。

二人長長地吁口氣，又一次自死神的指中溜出來。

金燕子說：「表哥，離機之前，先作作科學內功，以便面對機外的酷寒。」

岳敏說道：「但機器不能停，必須利用少量的自產電力，保持引擎發動，反之，一旦結了冰，這架直昇機就等於廢物。」

十五分鐘後，他們結束了科學內功，打開艙門，二人吸進一口酷寒冷風，差點窒息。但是，他們看到百十碼外有一個像愛斯基摩人的大冰屋。

「表哥，這裏可能有人！」

「也許，妳說過，到了這裏可能還有更恐怖的遭遇呢！」下了機門，二人持槍滑向冰屋。

對於美國阿拉斯加和日本北海道的奇寒，他們都有過多次的經驗，但這裏的冷是無法描述的，最難以忍受的是手、脚、鼻頭和耳朶。最初是痛，不久就痲木。

他們的體能較常人好，禦寒力也高，但由不得人牙齦打戰，尤其是那木然的脚，就像赤裸着踏在生硬的冰層上一樣。

大約距那冰屋三二十碼時，東北方冰隙中發出了怪吼，祇見兩頭巨大的北極熊蹣跚地鑽出來，撲向二人。

「表哥，子彈寶貴，必須正中要害，一槍一個，五碼以外別開槍。」

是的，林克比蘇利文高明。喜歡殺人的人，視殺人爲一種藝術，他們不會「砰」地一聲用槍射碎對方的腦，或心臟。也就像吸毒者一樣，高級的不吸「海洛英」，他們喜歡鴉片，不論是烟槍、烟燈、烟盤及烟籤子都十分考究，燒烟泡的技巧更不能馬虎。

在巧妙的一連串安排下，使被殺者一步步接近死亡，在品嘗死亡中，消耗生命力，死亡本身就微不足道了。

兩頭雪白的北極熊，一雄一雌，每頭都有四五百磅以上，紅鼻、紅眼、紅舌和血盆大口，對這兩道「火鷄大餐」已有逼不及待的神態。

雄的人立而起，仰天吼嘯着，雌的也站起來，是進餐前例行的禱告吧？

幾乎同時，兩頭巨熊猛撲過來。金燕子大呼：「射擊……」「砰砰」兩槍，正中巨熊心臟，但撲勢是收不住的，在鮮血噴射中，已撲到二人頭頂。二人向左右疾滾，巨熊摔下，地壳震動，冰屑紛飛。

「火鷄大餐」就在口邊，巨熊兇性大發，再次竄起向二人撲去，但心臟中槍，半途再次摔下來，血盆大口中及冰上的鮮血冒着熱氣，還在低吼着。

二人吃力地爬起來，痲木的脚已不聽使喚了。但是，幾乎二人還沒有站穩，他們的身後，另有三頭悄悄撲上。其中一頭揚起巨掌，「蓬」然聲中擊在岳敏後背上，岳敏身子飛出時，發現金燕子身後的另一頭：「表妹，身後……」

金燕子在呼喊聲中同時覺察，脚已痲木，輕功已無法施展，祇有向右前方一滾，那知巨熊跟踪凌空撲下，幾乎不容思考，金燕子再次一滾，射了一槍。

巨熊摔下時，第三頭已經到了她的身邊，一掌打下，熊掌力大無窮，金燕子肩頭被打中，眼前直冒金星，身子滾出十餘碼。

可是熊的速度比她爬得快，又到了她的身邊，岳敏射死了擊倒她的那隻，連爬帶滾奔過來，先開了一槍，射中此熊的肩部，但這種手槍子彈不中要害，對巨熊來說，等於長了一個小瘡，撲勢不變，且更激怒了牠。

岳敏急了，自後面抱住了巨熊，金燕子滾開。手脚痲木，輕功無法施展，她顯得十分軟弱了。人抱熊尤其是自後面抄抱，當然抱不住。

巨熊扭頭噬人，岳敏則盡量低下頭，也猛啃巨熊的咽喉，人類的祖宗，本也善於用口咬人的，進化之後，被視爲野蠻的舉動。現在巨熊先被人咬住了咽喉，痛得怪吼，倒地翻滾。可見咬噬敵人，並不是動物的專利技術。祇是人被巨熊生鐵般的軀體壓着，那滋味不大好受。

咬，不遺餘力地咬，牙齒深入皮內，咬住了喉管。熱血自岳敏口中進入，他祇能往下吞，緊張，用力和巨熊厚毛中散發的熱氣，使岳敏感到溫暖，劇烈的運動，使他血脈流暢，痲木消失，手脚靈活，人與熊在公平合理的肉搏。

熊血飲入喉中進入胃內還是熱的，但巨熊雖仍在翻滾，吼叫，那分明是哀號，「火鷄大餐」未吃到，反被人家喝了一肚子羅宋湯。

金燕子本來一直用槍瞄着巨熊，但她不敢開槍，手已痲木，怕傷了岳敏，現在情況改觀了，巨熊的掙扎變弱，岳敏仍不鬆口。但是，更驚人的場面出現了，四面八方不下十七八頭更大的北極熊，就像紅番一樣緩緩合包攏抄，金燕子擎着槍，不知如何射法。

金燕子槍中還有五七發子彈，她移向岳敏那邊，想去取岳敏身上的槍，但三頭巨熊擋住了她，即使取到了，兩支槍中的子彈也沒有熊多，這是個絕望的局面，而林克，似乎最善於利用這種比子彈多的絕對優勢。

金燕子緩緩轉動身子，監視四周的巨熊，數十隻血紅的眸子瞪着她，有的張着血盆大口，顎骨發出「咯咯」聲。

其中一頭最大的，足有七八百磅的低吼一聲，其餘的隨聲附和，滙成巨大的聲浪在冰原上回盪。

牠們是在客讓嗎？抑是在抽籤決定誰吃最好的部位呢？絕望統治了金燕子，內外的奇冷，使她顫慄，她唯一希望岳敏及時醒來。但岳敏伏在巨熊懷中，也許像躺在電毯中一樣呢？萬一他睡着了怎辦麼？

熊羣一陣吼叫之後，似乎議而未決，緩緩逼近，林克的網，眞是有史以來最具威力疏而不漏的網，金燕子右手握槍，左手摸出了一柄小匕首。

近了！熊的呼呼喘氣聲擾人

心魂，最近的距她不足五碼了。就在這時，冰屋中奔出一個混身雪白的怪人，她的身後，跟着兩頭巨熊，她邊奔走邊大聲喊：「金小姐，別開槍，我來救妳……」

這聲音有點耳熟，顯然是個女人，也未必能救她，但在這上古冰原上聽到這聲音，金燕子感到一陣溫暖。

那是一個少女，握着一件巨大的熊皮，穿過巨熊的包圍圈時，那些巨熊僅是吼叫但未撲她。

冰原上的能見度很低，直到少女到了她面前三四碼處，金燕子才發出一聲微叫，而且手槍瞄準了對方：「妳……妳是莉莉小姐……是眞的還是假的？」

「眞的，我就是最早和金小姐認識的莉莉，」她抱住了金燕子，說：「看到妳，我覺得有了生機。」

「我也一樣，我以爲今夜會作熊們的消夜點心呢！」

四週巨熊的怒吼聲更大了，因爲跟莉莉而來的兩頭最大的熊，站在莉莉身邊，迎着四週巨熊作命令或威脅式大吼，似乎要牠們退去，而熊羣却不想退。

這工夫岳敏已甦醒來了，正要拔槍，莉莉說：「岳先生，別開槍，這些熊都聽『大白』和『小白』的命令，走，我們到冰屋中去。」

不論這是眞莉莉或假莉莉，那都不太重要，人類在此還能活着，這才是最重要的。冰屋很大，幾乎有二十個「塌塌米」那麼大，地上鋪着厚厚的熊皮，冰牆上也掛着熊皮，似乎比一流酒店中的壁飾更雅緻些。

金燕子十分驚奇地打量着，說：「妳是眞的莉莉？」

「錯不了，要不是這裏太冷，或者根本無人欣賞，我會半裸着的。」

是的，這個莉莉的確有另外兩個所不同之處(另外兩個中的一個在哈德門大宅中，另一個和蘇利文互轟死亡)，金燕子相信了。

「是誰把妳送到這裏的？」

「林克醫生的爪牙。」

「林克這個人比蘇利文還要狠毒，害人花樣百出。」

「是的，但是，我被送到這裏來，居然還在熊的肚皮之外而不在熊胃裏，他們作夢也想不到。」

金燕子道：「連我們也無法想像，妳來了多久？」

「八天九夜。」

「噢！按常理推論，妳能活着眞是奇蹟，一個人八天不進飲食，即使不死，也不能動了！可是妳的體力仍在。」

「我仍然有東西吃，最初不習慣，現在已經正常了。」

「有東西吃？除了冰雪還有甚麼？」

「熊奶！」

岳敏和金燕子相顧愕然，岳敏說：「熊的奶也能吃？」

「人類可以吃牛奶，在特殊情況下也有吃馬奶，人猿奶的，熊奶爲甚麼不能吃呢？」

岳敏說：「我不是說熊奶不能果腹，而是熊怎會讓妳吃牠的奶？牠不吃妳不是已經很幸運嗎？」

金燕子說：「我想這一定有原因。」

「是的，這是有原因的。」莉莉說：「東方人重視因果關係，由這件事，我也不能不信。也正是佛家的所謂：若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來世果，今生做者是。」

就憑這些，以及「同田目日」「AOUV」的論理，另外兩個莉莉就說不出，現在哈德門家中那一個是跟這個莉莉學的，金燕子深深點頭。

「聽說，家母生前經常飼養北極熊，後來抱來兩隻小熊，養了一年多，家母就去世了，而被家父放走。雖然我不敢斷定就是剛才跟我出去的那兩頭，但除此之外，則無法解釋，我在八天前被用直昇機送來此處，並不是在這冰屋附近，而是在東北方，我記着方向拚命往南走，就在我發現了這冰屋時，被三頭巨熊包圍了，在危急關頭，又出現了兩頭巨熊，牠們先繞着我轉了兩圈，然後向另外三頭熊搏殺，終於把那三頭熊活活咬斃，把我弄進冰屋，過着童話般的生活，由於家母那兩頭小熊爲『大白』和『小白』，我也這樣稱呼牠們。」

「這猜測是對的，『大白』和『小白』正是令堂飼養的小熊，由於妳太像令堂，熊當然不知道妳是令堂的女兒，而把妳當作令堂了！」金燕子喟然說：「兩頭茹毛吮血的熊，尚能知恩圖報，身爲萬物之靈的人類，互相殘殺，而且無所不用其極，眞是令人扼腕！」

岳敏說：「這些熊皮是那裏來的？」

「我自死熊身上剝下的，我身上有把小刀，那本是準備和匪徒

同歸於盡的利器，沒想到派上這種用場了。因爲『大白』和『小白』連續殺死九頭熊，而那九頭熊都是想吃我的。」

這時外面傳來了熊的吼聲和搏擊撲噬聲，三人在冰屋門口望去，「大白」和「小白」力戰羣熊，雖然勇猛有餘，却因敵人太多，陷入苦戰，負傷纍纍。

金燕子說：「我們來助牠們一臂吧！」她和岳敏瞄射着，一頭一頭地放倒，但最後「大白」和「小白」也重傷倒地。

莉莉悲呼着奔上去，抱住了「小白」(雌的)悲號，「小白」吼着，舐着她的臉和手，充分顯示了人獸間的眞摯情感，連金燕子也感動得流淚。

「小白」大量流血而死，莉莉再奔到「大白」身邊，於是岳敏等人幫忙把「小白」的屍體抬到大白身邊。

「大白」顫抖着巨掌在「小白」身上摩娑着，低吼着，那是哀泣吧？儘管人與熊語言不通，此情此景，幾乎可以把「大白」的悲吼譯成動人肺腑，賺人眼淚的文字。「大白」也死了，冰原上熊屍纍纍，血漬斑斑，莉莉哭得十分傷心，她不諱言，「大白」與「小白」所給她的恩情，已超過了父母的賜予。

岳敏回到直昇機上，先檢查機件儀器及錶，然後冒着奇寒，打開了機身之下的護板，看到了自控儀器，而且不久發出一聲歡呼。

「怎麼？」金燕子說：「是不是還能派上用場？」

「表妹，非但能派上用場，我發現了一個副油箱，大約有十公升的汽油。」

「這太幸運了！」金燕子說：「我猜想這副油箱是用作墮機自焚的。」

「不錯，可是它幫了我們的大忙。」岳敏說：「莉莉小姐，上機吧！咱們準備回家了！」

「金姐姐，」莉莉說道：「我可以，把『大白』和『小白』的遺體帶回去安葬嗎？」

「應該如此，我本來也有這意思的。」三人抬上熊屍，直昇機上昇，三人對冰原作最後一次的巡禮，都不勝唏噓。

金燕子說：「莉莉小姐，妳對這件案子了解多少了？」

「金姐姐，我所了解的並不多。」

「妳知道有幾個姊妹嗎？」

「現在已經知道了！」莉莉說：「當他們送我來此，算定我不會活命，不出一二小時必定被熊吃掉，所以他們坦白地告訴了我。」

金燕子說：「他們的自負是有道理的，因爲設計的一切都很絕。但是，他們失敗在奇蹟之下。」

「我有三個姊妹，我是老大，比瑪麗莎大四十分鐘。而瑪麗莎又比老三黛絲大三十二分鐘。」

金燕子說：「當時情況妳知道嗎？」

「是的。」莉莉說：「家母生下我時，家父在醫院中而且看到我的降臨，不久離去，四十分鐘後瑪麗莎降生，由蘇利文抱走，送回蘇格蘭女王市撫養。由於蘇利文本身不是婦產科醫生，所以林克才是這件奪產案的主角。在爲家母作產前檢查時，他就知道一胎三嬰，但他告訴家父母是一嬰，告訴蘇利文是雙胞胎，所以蘇利文抱走了瑪麗莎，黛絲生下，由林克醫生弄走。」

金燕子點點頭，說：「我所推想的完全脗合，那麼現在哈德門宅中那個是瑪麗莎抑是黛絲？」

「黛絲，因爲瑪麗莎已和蘇利文同歸於盡了。」莉莉說：「他們也許是故意強調他們的構思，所以對我說得很詳細。」

金燕子說：「莉莉小姐，在我們第一次去拜訪妳的時候，妳對於這件陰謀奪產案一無所知嗎？」

「是的，但我却知道父母感情不睦的原因，是基於昔年父親把母親搶來冰島。」莉莉凄然長嘆，說：「因此，我恨我爸爸，因爲我輕視他的爲人，一位學者能做出劫人的事，十足表示人格的卑微。而表面上却又裝着岸然道貌，儼然上流社會中人。」

「我猜想妳在家中經常半裸着，是對令尊的一種無言的反抗，也可以說是一種心理的折磨，精神的威脅吧？」

「對了！我故意氣他，因爲我一直認爲家母是被他折磨死的，可是……」莉莉抹抹淚水：「直到我被劫持時，隱隱看出蘇利文的陰謀，我對父親已逐漸諒解了。」

「慢着！」岳敏說：「劫持妳的，應該是蘇利文，因爲他劫持了妳，才以瑪麗莎代替妳，可是妳剛才說是林克醫生派人把妳送到『郎冰田』的？」

莉莉說：「事情是這樣的：最初劫持我的人當然是蘇利文，却暫時沒有殺我，我相信沒有殺我

的主要原因，是瑪麗莎的手足之情救了我。」

岳敏說：「瑪麗莎不是一直不知道她是哈德門夫人生的嗎？」

「蘇利文的確希望如此，可是這種事要瞞住一個二十歲的少女太難，況且，沒有指紋的人，平均兩百萬人中才一個，而臉貌又十分酷肖，試問蘇利文到那裏去找這種條件相同的人呢？所以我相信，遲遲未殺我，是瑪麗莎的袒護，她祇要有一個理由就夠了，那就是模仿我的一切舉措和習慣還沒有熟練。」

金燕子說：「是的，也祇有手足之情可以遲緩殺妳的時限。」

莉莉說：「可是蘇利文的一切，都在林克醫生的監視之下，也可以說林克對蘇利文的陰謀瞭如指掌，所以瑪麗莎和蘇利文同歸於盡，林克馬上開始『接棒』來完成他最後一個環節的計劃，而把我劫走，送到『郎冰田』來，同時把黛絲送到哈德門大宅中。」

金燕子說：「在這裏需要補充一下，我相信對於瑪麗莎之與蘇利文翻臉成仇而互轟，林克可能是幕後的唆使者。還有一點，林克醫生自診所被砸之後，又和蘇利文合作了，所以他和瑪麗莎及黛絲都有關係，這當然是虛與委蛇。」

「這是十分可能的。」莉莉說：「手足之情固然可貴，但蘇利文畢竟把她撫養長大，如果林克要挑撥，必定以蘇利文利用她奪產成功之後再除去她爲導火線，這樣就可以觸動瑪麗莎的殺機了！」

「對了！」金燕子說：「可是哈德門博士明知還有個女兒在蘇利文手中，却無意還擊，這是一種深重的自疚心理，設若他要報仇，以他發明的巨雹，早就把蘇利文砸死了！」

「是啊！」莉莉茫然說：「但家父却企圖砸死林克醫生，這是局外人所想不通的。」

「一個痛悟前非的人，他的想法與作法是不易了解的。」金燕子說：「哈德門博士以爲，昔年搶人的行爲，百身莫贖，罪孽深重，因而對蘇利文的加害（使之失明），以及未來的奪產，抱着消極而放任的態度。莉莉小姐，妳知道還有一個原因造成了博士自暴自棄，逆來順受嗎？」

莉莉泫然說：「那是我對爸爸的敵對行爲，使他絕望了吧？」

「是的，」金燕子慨然說：「他的放任態度，對妳也有微妙的報復心理，無視於妳未來的命運，也可以說由妳自生自滅，因爲他的遭遇太不幸了，最殘酷的是他本人失明，寵愛的動物也失明了。」

莉莉泣不成聲說：「金姐姐，如果我不仇視我的父親呢？」

「那後果就不同了！哈德門博士獲得女兒的安慰就不會自暴自棄，逆來順受。」金燕子說：「依此推斷，他可能把一切告訴妳，而在妳的勸告下向警方求助。」

莉莉默然。金燕子說：「莉莉小姐，妳恨瑪麗莎和黛絲嗎？」

「以前恨她們，現在想想，似乎沒有理由恨她們了。」

「這想法是對的，因此，我要爲妳們姊妹安排一個團圓的場面，以便對人性作一次深入測驗。」

「表妹，這一手我不贊成，起碼在目前是不適合的。」

金燕子說：「這話怎麼說？」

岳敏說：「黛絲在林克的教養下，比瑪麗莎更刁滑陰險，就以她的模仿莉莉小姐的逼眞來說，讓她們見面太危險吧？」

「不妨，我不會使這次見面發生危險的。」

油料用完，他們已到達雷克雅米克鎮的近郊了。

黎明前，是人們最好睡的時份，凌晨五點半，黛絲擁被高臥，她作了數億美金財產的繼承人，曾經失眠大半夜到凌晨兩點多才入睡。這時正在大作綺夢，却被人推醒，眼未睜開，嘟嚷着翻個身又睡了，但床前的人又把她推醒。

美眸半開隱隱看到床前站着自己的影子，她眞的醒了，失聲說：「妳……」

「我是莉莉，也就是妳的大姊。」

「我……我的大姊？我還在作夢吧？我沒有姊姊呀！」

「妳有，但妳並不知道，」莉莉原原本本，說了一切，黛絲驚愕地望着莉莉，很久很久，她悲呼着抱住莉莉：「姐姐……這是眞的嗎？爲甚麼我一直不知道？」

「那是林克不讓妳知道。」莉莉淚下如雨，說：「不幸都過去了！哈德門家祇賸下我們兩個，妹妹，從此以後，災難和痛苦不會再光臨我們了！」

「姐姐……我們該死……其實我們早該知道自己的身世……姐姐……我對不起爸媽……更對不起妳。」

「黛絲，林克是這件奪產案的主謀人之一，告訴我，他在那裏？」

手足情喚醒良知

「當然！我認賊作父二十年，我要親自捉住他，爲爸媽復仇，爲姐姐出口氣。」黛絲下了床，匆匆穿上衣服，說：「姐姐，我帶你們去捉人，他手上還有很多狙擊手呢！」

「好，我們馬上走！」

黛絲說：「姐姐，讓我把衣服穿整齊，妳等我一下。」她進入內間，拿起電話聽了一下又放下來，原地轉了兩轉。

良知和手足之情，並沒有在她的心中生根。她只會表演，因爲自她懂事以來，就沒有人灌輸她情感教育，只告訴她人生的幸福是必須建築在財富之上。

儘管她沒有享受過眞正的天倫之樂，手足的摯情，但莉莉剛才和她的擁抱，使她有生第一次感到，幸福也許不是建築在財富上的。她徬徨、踟躕，兩股力量在她的意識中肉搏，最後還是咬牙決定了：「姐姐，我們走。」

二人出門上車，黛絲這才看出，莉莉不但飾物、髮型和她完全一樣，連服裝及化粧之濃淡也完全一樣。

黛絲以爲會表演的也許還大有人在。

「黛絲，林克醫生這些年把妳藏在何處？」

「北部的亞庫賴立鎮。」

莉莉說：「當巨雹把林克的房子砸毀，有個女郎在現場上憑弔，那個人就是妳吧？」

「是的。」

「在林克的診所中被砸死的人又是誰呢？」

「那是他的一個部下，身材很像林克。」黛絲說：「由於屍體砸得太爛，所有的人都以爲他死了。」

「黛絲，林克虐待過妳嗎？」

「雖然不算虐待，但我沒有享過一天福，和姐姐比起來，我太可憐了！」

「是的，妹妹，在物質生活中，我的確比妳享受，但我並不快樂。」

金燕子和岳敏暗暗跟踪保護着。

天已經亮了，車輛多起來，金燕子說：「表哥，我們與兩部車的距離靠近些。」

警方的人不但在後面有數十個，另有兩撥，由金燕子以無綫電指示所去方向，由另外兩條街上包抄。

這時一輛大型托兒所的巴士突然加速超車，插在莉莉、黛絲和金燕子的車之間。

「表哥，剛才不該讓它超車，快超過去。」

岳敏試了幾次都失敗了，而前面的大巴士似乎故意擋路，車中却傳來數十個幼童合唱兒歌之聲。

岳敏光火了，憑駕駛技巧，拚命超車，但大巴士倚仗塊頭大以及車上是幼童，硬是不讓路。

「表哥，小心點！那是一車小生命，」金燕子說：「莉莉的車現在還在巴士前面吧？」

「還在。」

「那不要緊，好在我在她們車上暗放了躡踪儀。」金燕子心中一動，說：「表哥，巴士中可能並沒有幼童只是空車。」

「怎見得呢？」

「聽合唱的歌聲，至少有六七十個幼童，但由車胎看來，車子負重極輕，快超車！」

這次岳敏以玩命方式加上熟練技巧總算超越了巴士，但前面的車子却不見了。現在，莉莉和黛絲的車子已開進一家罐頭廠的大門。而這家罐頭廠却早已停工了。

「黛絲，妳……」莉莉微吃一驚。

黛絲木然說：「我考慮再三，不能放棄我已到手的幸福，莉莉，妳說過雖然物質生活很享受，但妳並不快樂，是不？」

「是的，黛絲。」

「那麼，妳擁有這數億財產就白白糟蹋了！我自幼沒有享過福，我相信只要有大量的金錢我就會幸福的。」

莉莉幽幽地嘆口氣，雖然黛絲並不重視手足之情，甚至於手足之情竟遠不及金錢重要，但莉莉在這世界上只賸下這一個親人了，一種强烈的利她意識和犧牲的意念統治了她。車子在一個破爛廠房中停下，林克出現了，他首先仔細地檢查她們的車子。不久就找到了躡踪儀，吸在儀錶盤後面，立即取下。吩咐部下緊急離開現場。

也就是說，金燕子和警方的人還沒有完成包圍，他們已換了地方。

林克能唱壓軸戲而僥倖成

功，絕不是偶然的。

這裏是林克自診所被砸垮之後的匿居處。林克果然就是亞當，一頭焦黃的亂髮，一臉紫色青春痘，他的眼神永遠是那麼邪惡，坐在沙發上，雙足翹在几上說：「那一個是黛絲，那一個是莉莉？」

「我是莉莉。」莉莉木然地說。她決定把幸福讓與妹妹。這一手連黛絲也未想到，因而驚奇地望着她。

「妳？妳是莉莉？」林克居然不信，這是因爲黛絲把莉莉仿絕了。二人太酷肖，而且服裝和髮型完全相同。

「怎麼？你不信？」莉莉冷冷地說：「這也難怪！就以你自己來說，在此之前，誰也不信你就是林克。」

「嘿……」林克伸手一扯，焦黃的假髮應手而落，眞頭髮是灰白的。然後在顎下扯起一層皮撕下來，臉上根本沒有青春痘，却有「年輪」。現在看起來，他應該在四十七八到五十之間了。

「他們都不是犯罪的胚子。」林克取出一支雪茄，部下連忙爲他燃上。他說：「哈德門自暴自棄，根本不想還手。蘇利文的手段不夠狠，就不免拖泥帶水。至於我自己竟然迭次栽在金燕子手中，她居然能利用直昇機脫出『郎冰田』，我不能不佩服她的聰明，可是失敗的仍是她。」

黛絲說：「我是黛絲，她是莉莉，這是錯不了的。」

「嘿……」林克打量二女，實在無法辨認。這也是有原因的，他收養了黛絲，送到冰島最北部的亞庫賴立鎮，那裏酷寒，他很少去，也就很少接近黛絲，直到哈德門利用巨雹砸死了他的部下，他發現蘇利文即將實行計劃奪產，他才把黛絲接到雷克雅米克鎮中，而且在利誘威脅下佔有了她。當然也開始與蘇利文虛與委蛇了。

至於她們姐妹三人，兩個有掌紋而沒有指紋，一個連掌紋都沒有，他根本不知道，自詡爲聰明的人，居然如此馬虎。

「你們看看，那一個是莉莉？」林克要部下來認。

這件事非同小可，萬一認錯等於前功盡棄。因爲林克必須馬上殺死莉莉，以便造成一個事實——根本沒有第三個莉莉，黛絲就是莉莉。

部下們更不敢確定，都連連搖頭。

「媽的！你們眞是飯桶。」林克曖昧地笑着，道：「那一個是莉莉？」

「我是！」莉莉泰然回答。

「那麼妳把衣服脫了，這很簡單，脫光了一看便知道。」

莉莉沒想到他會如此卑鄙，輕蔑地說道：「你不如那些北極熊，連野獸也有情感。」

「哈……」林克大笑着對部下們說：「看到沒有，這都是教她的表演技能，她明明是黛絲，已和我睡過很多次，居然忸怩起來了！」聰明人有時太迷信自己的聰明，往往會鑽牛角尖的。他以爲黛絲動了手足之情，良知發現，要代替犧牲。

因而莉莉驚愕，黛絲更加吃驚，說：「林克，我是黛絲，她的確是莉莉呀！」

「去妳的！」林克陰笑說：「這一定又是金燕子想出的花樣，想叫我弄不清眞假。嘿嘿！那未免太天眞了！」

「林克，你居然連我都不認識了？」黛絲說：「我是黛絲，這不會錯的。」

「去妳的！」林克說：「任何一個人也不會放棄生命，更不會放棄數億美金財產，代替別人死亡。況且妳們雖是姊妹，却談不上情感。」

他說的不無道理，只是沒有想到人間畢竟還有人把骨肉之情看得更重些。

「脫呀！他媽的！妳裝甚麼貞節烈女？每次和我睡覺，妳不是創造了最高速度的脫衣紀錄嗎？」

部下們笑起來。姊妹二人相顧無言。黛絲最初見莉莉坦率承認自己的身份時，十分高興，那知道後果恰巧相反。而莉莉自甘犧牲，却又不爲對方所信，在臨死之前還要受到凌辱，這是不能甘心的。

「妳眞是他媽的賤貨。妳想死以便破壞我二十餘年的計劃，作夢！妳他媽的大概有虐待狂，自己脫不夠刺激，非用暴力不可，是不是？」

莉莉一言不發，黛絲大聲說：「我來脫，脫光一看你就知道誰是莉莉，誰是黛絲了！」說着眞要脫衣服。

人類最大的弱點是掉落自己掘的陷阱之中，而林克聰明過火，鑽進牛角尖就無法回頭，一腳踢倒黛絲，說：「誰要你脫，妳以爲我眞的看不出來？」

冥冥之中有所謂主宰和天理吧？要不，林克爲甚麼要無事生非呢？黛絲恨得牙癢癢，嘶呼着：「林克，我是黛絲，她不是！她眞的是莉莉。」

「我看也只好親自動手了！」林克站起來，黛絲去拉他，林克顯出兇殘無情的本性，以拳代掌，砸向黛絲的嬌靨。

慘呼聲中，黛絲摔了出去。左頰青紫，差點昏過去。

在這刹那間，她體會到自己的愚蠢和卑微，也就顯得姐姐莉莉的偉大了。

中國有「朝聞道夕死可矣」的學說，在外國，在任何文明的國家，這種大道理也無所不在。黛絲被這一拳打開了竅，她以爲該死的是她自己。

要上帝來選擇這個應該活着的，必是莉莉。如果要魔鬼來選擇那個該死的人，就一定是黛絲了。

莉莉是一面鏡子，黛絲自莉莉身上看到自己醜惡的嘴臉，一個人一旦恨自己，唾棄自己，死亡對她就不足構成威脅。

黛絲像個大徹大悟的修行者，爬起來冷冷地說：「我認栽了！你畢竟是聰明刁滑的人，要騙過你，我的道行還不夠，告訴你，我是莉莉。」

「妳……」林克望着她，再看看莉莉，他「嘿嘿」獰笑着，反而不敢確定。

「怎麼？說實話你也不信了？」

林克焦灼地踱着，吼着說：「都給我脫了！快脫！」

「不必了！林克。」莉莉說：「讓我告訴你，爲甚麼我會在熊的世界裏居然沒有死掉？你大概也聽說過，家母生前曾經飼養了兩頭小熊，家母去世後，被家父放了，而這次你們把我放在『郎冰田』中心，不久就遭遇三頭熊圍攻，那知『大白』和『小白』突然趕到，爲我解了圍，而且發現了一個冰屋，我就剝熊屍皮作衣服或被褥，以熊奶果腹，就這樣過了八天九夜，直到金燕子和岳敏到達。」

林克有點信了，他看看莉莉，說：「他媽的！妳是我一手養大的，成功在即，居然敢欺騙我。」

莉莉既然決定犧牲自己，就不願改變，正要否認，黛絲連忙向她使眼色，此刻的黛絲，像莉莉一樣偉大仁慈。

「不！不！她說謊，我是莉莉，她是黛絲，在『郎冰田』上的一切都是我的遭遇剛剛告訴她的。」莉莉活夠了。

「叭」地一個耳光，莉莉摔了出去。

林克揮揮手說：「這個是黛絲，把莉莉料理了吧！」他所指的恰巧相反。

部下去抓黛絲，莉莉大叫着：「我是莉莉，快把我料理了吧！」

她愈是這樣，林克愈是不信她是莉莉。部下揪住黛絲往外走，姐妹二人在這一刻的情感最接近，都是淚下如雨，但黛絲一言不發。她一生下來就不幸，應該恨的也許不是林克，而是冥冥中的主宰。

就在這時，另一個部下說：「林克先生，這可能弄錯囉！」

林克說：「事到如今，眞與假根本就無所謂了！莉莉恨我，黛絲背叛了我，任何一個留下來，都足以破壞我的計劃。好在我已取得哈德門的部份銀行存款，這雖和蘇利文的全部財產不成比例，弟兄們，咱們分一分，也足夠逍遙一輩子的了。」

一個部下愕然說：「莫非林克先生要全部弄死她們？」

林克說：「一個失踪，一個半死，拎住其中一個的足踝吊起來了，然後摔下，使她腦震盪，這個半死的送回哈德門大宅，能否繼續利用，視情況而定。」

部下們立即動手，他們要殺死的是黛絲，要使腦震盪而半死半活的是莉莉，一個部下在槍上裝上滅音罩，瞄向黛絲。

黛絲淚眼望着莉莉，說：「我們是一道來的，前後只差數十分鐘，而現在咱們又要分手了。既然冥冥中的主宰，指定要我們扮演悲劇角色，死亡對我們是一種恩惠。」

「是的，黛絲，腦震盪和死亡雖有分別，要任何人選擇，也不會選擇後者，黛絲，妳不以爲這結果很可笑嗎？」莉莉笑了，而是望着林克發笑。

「可笑，是的，最可笑的是林克是不是？」黛絲大笑說：「我們姊妹三個，有兩個被人視爲搖錢樹。蘇利文和林克各會自詡爲世上最了不起的園丁，但蘇利文沒有培養成功，林克也以爲他成功了……」

姊妹二人大笑着，林克忽然感覺自己成爲了一個舞台上表演

失敗的小丑。台下傳來了噓聲和喝倒彩。臉上火辣辣，好像被人蹴了一脚。

忽然間，他開始懷疑自己的智慧了。他不能不承認，二人比他高明，略施小計，竟使他無法抉擇而準備半途而廢。

他忘了二十年的辛苦籌謀和忍耐，忘了人家所企求的，正是他的羞怒和自我毀滅，他嘶吼着拔出槍。

一個人影電瀉而至，一脚踢飛林克的手槍，扣住了林克的手腕。這人是岳敏。

又是一陣槍聲，部下們的手槍被金燕子擊落。

那知林克忽然大發凶性，一脚踢出岳敏，不知自何處拔出一支小手槍，向電燈總開關上冒起一溜火花，宅中一片漆黑。

這當然是岳敏大意，而金燕子又不敢濫射，以免傷了哈德門姊妹。

任何事，距成功愈近，危險性愈高。只聞奔逃聲中，有人開了三槍，傳來了慘呼聲。那是哈德門姊妹的聲音。

這聲音像擊在金、岳二人的心坎上。

逃出去的匪徒，十之八九死在警方的亂槍之下。金燕子追出，岳敏用手電筒照着，哈德門姊妹都倒臥在血泊中。

但她們緊緊地擁抱着，再也不肯鬆手。顯然剛才林克射壞了總開關時，黛絲抱住了莉莉，因爲她對林克最清楚，會不顧一切射死她們。她想以爲自己的身子擋住莉莉。就像一個十九歲死了丈夫，守節十年，却在御旨鳩工爲她建造貞節牌坊，即將完工時，跟一個石匠私奔了，本來接近勝利的一刹是最難耐的。這是林克的寫照。

「姊姊……我……我所企求的……終於實現了……我希望以待罪之身……換取妳的的生存機會……這樣……我死得泰然……妳活着也沒有遺憾……因爲我們姊妹……雖然生於不同的環境……接受不同的教育……但邪惡沒有完全污染了我們的本性……在最緊要關頭……我和瑪麗莎都認清了敵我……」

黛絲身中兩槍，腿上一槍，肩上一槍，命運之神似乎作了祂認爲更合理的安排。莉莉寂然不動，臉上表情安詳，心窩中槍，已死在黛絲懷中。

這樣也正符合了莉莉的意願，二十歲以前，她享受了物質生活，以後的寧願讓黛絲來享受。岳敏分開二人，抱起一身血漬的黛絲，警方人員也進來了。

「我姐姐……」黛絲悲嘶着：「她怎樣了？」

「她的傷勢比妳輕，祇是暫時昏迷，黛絲小姐，妳必須接受急救。」

「我要和姊姊在一起。」

「當然，我們也會把她送院的！」送上救護車運走，岳敏接獲金燕子的訊號，她正陷入苦戰。

原來林克射了三槍之後，和三十餘個部下逃走，被警方射死了二十餘人，林克和另外八個仍然漏網了。

這些亡命之徒一時情急，竟搶走警方的車子，而金燕子則駕警方的摩托車窮追。

尚幸匪徒們的槍都被金燕子射落，目前身上無槍，而林克有一支小手槍，却祇有三五發子彈，在車上向後射了三槍未中，就不再浪費子彈了。

由於岳敏接獲消息趕來，警方人員也有十餘人支援，在車匪徒有兩個中途跳車，都作了警方的俘虜。

最後警車在市郊一個小巷中驟停，林克和六個部下逃進一幢民房之中。

金燕子幾乎同時也繞到後面進入，原來這是林克部下的住處。

金燕子還沒有等他們取出封藏的武器，已放倒了三個，於是包括林克在內，四個人圍住她肉搏。

「投降吧！林克。」金燕子閃避着說：「以冰島的法律，你最多是十五年徒刑，如遇大赦，坐三五年牢也許就自由了！」

「作夢！」林克切齒說：「對於擋我的路的人，我從未放過一個，蘇利文就是例子，弟兄們，咱們沒有退路，祇有拚，還有一線生機。」

四個人用大匕首招呼，冷芒流瀉，祇攻不守，金燕子的槍也祇賸下兩篋子彈，而且還不屑用槍。

但四人拚命，要在短時間內放倒這四個野獸似的狂徒，又要使自己不受半點傷害，是十分艱苦的。

匕首呼嘯，沒頭沒臉地罩下，金燕子一脚踢中一個匪徒的小腹，嘶嗥着摔出。

另外兩個人匕首突然出手，

雷瀉而至，在「剪水三抄」的絕頂輕功之下，一柄自耳邊掠過，另一柄自脚底飛過。

在此同時，林克拔出小手槍就射，但小飛刀比他快了十分之一秒，「卜嗤」一聲釘在他的手腕上，小槍脫手飛出。

金燕子才落地，刀子出手而落空的兩人已奮不顧身地撲上來，似想前後抱住。

金燕子豈能被抱住？泰拳的「迴轉擊」正中前面這個人的左耳，原地轉了兩週倒下，後面那人堪堪抱上，金燕子一肘撞出，「噢！」的慘呼聲中，滿臉開花。

林克想去檢手槍，被金燕子一脚踢中了下顎，身子倒飛出去，昏死過去，最後那人偷偷凌空撲下，金燕子也躍起，在他身上一踩，此人平摔而下，恰巧落在手槍上，金燕子待他抓起手槍時，一脚踢飛了槍，另一脚踢中此人的左頸大動脈。

更巧的是，金燕子踢出的小手槍飛向內間門口，一個人影往外一竄，伸手接住，指着金燕子說：「命中祇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滿升！金燕子，妳這次必須認命了！」此人戴着太陽鏡，正是以前拉小提琴那個假盲人。

金燕子冷笑說：「你是誰？」

「現在沒有時間談這些，金燕子，往後面走。」

金燕子知道那小手槍中還有一二發子彈，她冷笑說：「朋友，那是一支空槍。」

「嘿……」此人獰笑說：「一個眞正的槍手，用手一顚，要是不知道槍中有幾發子彈，那就太差勁了！快走！」

這時他又自身上拔出另一支槍。

「如果不合作，告訴妳，我不一定要活的。」

金燕子也相信，此人比林克更陰更猾，她知道此人挾持她，可以順利通過警方的包圍，所以她祇好暫時妥協。

「把身上所有的小道具以及武器都丟下來。」此人在後面用槍瞄着她。

金燕子一件一件地丟到了後院，這裏比較空曠，她說：「林克對蘇利文瞭如指掌，我猜想你對林克也瞭若指掌吧？」

此人很精，怕分散了精神。

她丟下的有槍、袖珍通訊器、手錶、髮夾、戒指等。其實有些東西不必要丟下，她也丟下了。

當她丟下胸飾時，「啪」地一聲，七彩濃煙冒起，這種隱形煙的擴散速度奇快，二人立即陷入彩煙中。

「卜卜」聲中，盲人連射兩槍，但是，金燕子在拔起身形時，已戴上一副棕色眼鏡，有這玩藝，在七彩濃煙中仍然可以視物，她的身子在半空中一個扭折，閃電撇踢，盲人的手槍脫手飛出。

金燕子落地，盲人已上了牆頭，還未翻出牆外，腿上中了一柄小飛刀。

可是這小子比林克還狠，根本不理飛刀，跳到摩托車上，疾馳而去。警方的人開槍，金燕子阻止了，而且借了一輛警車追去，這時候的林克和他僅存的幾個部下已被岳敏逮住，交給警方。

此刻，金燕子咬住了盲人的尾巴，岳敏在金燕子後面緊跟着，而且和金燕子通話：「表妹，林克已入籠了！」

「很好！哈德門姊妹呢？」

「莉莉死了！黛絲身中兩槍，都不是要害，大概生命沒有問題。」岳敏說：「我對表妹考驗人性的方式不敢領敎。」

「這話怎麼說？」

「如果不以哈德門夫人作餌，讓她去找黛絲，黛絲就不會帶她去找林克，那麼她們姊妹二人非但不會死也不會受傷。」

「錯了！林克已知我們未死在『郎冰田』，我們就是不叫莉莉去找黛絲，她們二人也必定死一個，而且由於我們短時間內抓不到林克，又會橫生枝節。」

岳敏說：「如果我們保護莉莉和黛絲的安全，林克遲早會抓到，案子破得更加漂亮。」

「那會恰巧相反。」金燕子說：「由於我們的注意力全在林克身上，危險可就大了。」

「妳是指這個盲樂師？」

「不錯。」

「他不過是林克的爪牙！如果林克就逮，他能倖免嗎？」

「這看法恐怕大錯特錯了！」金燕子說：「你看音樂師去的是甚麼方向？」

「好像是上次落雹的峽谷。」

「對了！」金燕子說：「我猜想此人是哈德門的人，却對蘇利文以及林克的事非常清楚。」

「這眞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呵！」

「試想，如果他不是哈德門的

心腹，他不會誘我們入谷，利用巨雹砸人。設若不是對蘇利文以及林克的陰謀瞭若指掌，更不會在林克末路窮途時出現。」金燕子說：「這些人一個比一個狠毒，一個比一個聰明，而他們最終的目的，都是爲了最後一棵搖錢樹。」

「妳是說哈德門博士也有問題？」

「這是不會的。」金燕子說：「這盲樂手必是哈德門的得力助手，對造雹方面盡得博士所學，但却心懷叵測。」

機關算盡終落網

此刻盲樂手又馳向峽谷之中，金燕子說：「表哥，小心了！」

「反正不會再落巨雹了吧？因爲造雹機已經在我們手中了！」

金燕子說：「表哥，速度加快，到這車上來吧！」

岳敏高速追上金燕子的警車，在進行中棄了摩托車，進入警車內。

「表妹，又進此谷，不禁使我想起上次落雹的恐怖景象。」岳敏說：「這次還會落雹嗎？」

「很難說，但必有詭計。」

峽谷兩壁插天，平整如削，風自天上來，陰冷無比。

當盲樂師的車子又到達那岩洞附近時，驟然剎車，拔槍向岩壁上開了兩槍，人已躍下車竄入洞中。

恐怖的景象又出現了，兩壁上傳來兩聲爆炸聲，巨大的岩石如雨落下，而同樣體質的岩石或冰雹，岩石的重量則超出冰雹數倍，這是人所共知的。

在此同時，金燕子把車開到壁下急剎車，大呼着：「表哥，快到車底下！」

這種落磐如雨的景象，比巨雹更驚人，有如天崩地裂，火山爆發。

岩石自數十丈壁上瀉下，有的粉碎四射，有的跳起，地殼震動，驚心動魄。

顯然盲樂師早在絕壁上軟鬆的岩縫中放置了烈性炸藥，明知有一天會用上。而他的槍法也是一流的。

更明顯的是，撕開了此人盲眼失明的假面具，巨石落在車頂上，小的彈起，大的透頂而入車中，那聲音動人心弦。

車子跳動着，發出不堪負荷的聲音，泥塵瀰漫整個峽谷，他們知道，這輛警車已全毀，若不是金燕子慮事週到，把車開到壁邊，他們早已被埋在岩石及泥塵中。因爲壁上炸開，岩石會向外呈十五度下落，所以壁邊上落石較少。

「轟轟」兩聲，終於有兩塊大的岩石正中車身，前車胎爆炸，把他們壓在車下。

落石逐漸減少，泥塵還在飛揚散佈，在遠處望去，這輛車子已被埋了一半。

「表妹……妳還好吧？」

「表哥你呢？」

「車底的大樑壓着我的左大腿，可是沒有傷到骨頭。」

「還好！」金燕子低聲說：「盲樂手絕不信我們還會活着，但他會出來查看效果，咱們要快點脫困。」

「表妹，妳先出去，我可以頂起車子把它翻過來。」

金燕子道：「我的腰部也被壓着！」

「受傷了沒有？」

「沒有，但是要小心，我們一活動，很可能車身會落實，那就更危險了。」

「表妹，我用力頂車，妳先出去，萬一盲樂手發現我們還活着那就完了！」

「你一個人負擔全車和一些岩石的重量那怎麼行？」

「放心！這車的重量和吉普車差不多，加上岩石，充其量和一部半車子的重量差不多，這點重量還壓不垮我。」

「好吧！你試試看。」

岳敏使出神力一弓身，車身果然動了，車身上的岩石和泥沙就往下滾動。

「表哥，我出來了，而且用大石把車子墊高了些，你出來吧！」

「不行！我的左腿還是抽不出來，別管我！妳先去抓人要緊。」

金燕子道：「好吧！表哥你別動，我回來幫你。」

金燕子掠向石洞，閃入洞口，發現盲樂師坐在洞內，似乎正要起來去查看。乍見金燕子雖是一身泥塵，灰頭土臉，却無重傷，不由「嘿嘿」冷笑說：「東方女人，妳眞行！妳的同伴呢？」

金燕子說：「被岩石砸死了！」

「好！現在我可和妳公平一搏了！」

「別忙！在我生擒你之前，有幾件事先要弄清。」金燕子說：「好好的人，爲甚麼要裝瞎？」

「嘿……」盲樂師冷笑說：「哈德門自失明之後，他身邊的動物也瞎了！他就與世隔絕，凡是有缺陷的人，疑心最大，而且有缺陷的人，就祇能和有缺陷的人和動物接近，本人看穿了這一點，也僞稱雙目失明。」

「哈德門是聰明人，你裝瞎怎能騙過他？」

「表演技巧人人都會，但深度與天質各不同，本人憑心細和謹愼終於獲得他的信賴。當然，這期間他試過我很多次。」

「你是他的助手，知道造雹的全部秘密吧？」

「當然，還知道其他方面的秘密。」

「那些秘密我都知道了！」金燕子說：「蘇利文和林克的陰謀，你是何時知道的？」

「不久之前，由於他們都以爲我是眞盲，對我未加提防。」盲樂師說：「金燕子，妳知道的秘密雖多，仍有一件秘密妳不知道。」

「噢？可以說說嗎？」

「當然，不論是妳勝或是我勝，這秘密都沒有保留的必要了！」盲樂師說：「妳知道哈德門搶來夫人成婚不久就不喜歡她的原因嗎？」

「這應該說是夫人先不喜歡他而導致夫妻失和的。夫人對於搶她來此的男人，自然不會有愛情的。」

「錯了！哈德門夫人在蘇格蘭本身是個交際花，也可以說是個高級妓女，哈德門知道這件事後，熱情就降到冰點了！」

金燕子說：「這種秘密我不願相信。」但她却又不能不信，因爲盲樂手沒有說謊的必要。

金燕子續說：「你的最終目的呢？」

「我……」盲樂手凄然一笑，說：「我愛莉莉……」

「你既愛莉莉，林克殘害莉莉，想以黛絲代替她，你爲何不管？」

「因爲她不愛我。」盲樂手冷森森地說：「愛情得不到，我就和蘇利文一樣，我要她的財產……」搖曳着尾音，盲樂手已經攻出一式「十字手」。

金燕子腹部被砸，已不靈活，又是猝然受攻擊，「蓬」地一聲摔了出去。她還沒有躍起，兩柄匕首交瀉戳下。

金燕子滾開時，盲樂手踩出五脚，最後一脚被金燕子用手一勾而倒下。二人再次躍起時，金燕子的腰部有點瘦痛，却已經靈活了，盲樂手躍起以「連環踢」踢來時，金燕子拔起身子，在他身邊划個半弧，雙足交剪踢出，「叭叭」聲中，盲樂手雙頰上各挨了一下。身子在半空連翻了兩個觔斗，才摔在地上昏死過去。金燕子深深地吁了口氣，把盲樂手銬上，弄出洞外，把岳敏弄出車底，新任幫辦菲力已帶着大批警方人員趕到。

* * *

離開冰島的同一天，金燕子和岳敏去看奎克，原來黛絲和他在同一醫院同一病室內，祇是中間有一道布幔相隔而已，這是爲了集中一起，保護方便而節省人力。

「再見！奎克。」金燕子向他握手。

「可惜我這狠狽的樣子不能送你們登機。」

岳敏說：「奎克，你太客氣了！你祖先到海外搶過美女，你不是相當英俊瀟灑嗎？」創口未癒，奎克想笑而不敢笑。

金燕子來到另一邊，握着黛絲的手：「黛絲，再見了！望妳早日康復。」

黛絲掩臉悲泣着，說：「像姐姐那樣的好人死了！我這種人却活着，造物者爲甚麼老是張冠李戴呢？」

「黛絲，妳不敢妄自菲薄，在那緊要關頭，妳的表現不也十分偉大嗎？」她一直未透露夫人是交際花的事。

「金姐姐，爲甚麼不多住幾天，讓我好好地一盡地主之誼呢？」

「謝謝妳！以後還有機會，如果妳願意，我很希望妳到東方去散散心。」金燕子揮揮手：「再見！黛絲。」

「再見！金姐姐。」黛絲含着一泡感激的淚水，而岳敏也向奎克揮揮手：「奎克，按娘肌開洗白油！」

「按娘肌開洗白油！」奎克淌的淚水絕不比黛絲少，才不過二十天光景，他已經徹底改變了東方是古老、神秘，及落伍象徵的觀念。

（全文完）

新派江湖殺手故事

殺手黃蜂針

馬騰・文　培邦・圖

上文提要： 儒俠祝文放允文允武，門下八個徒弟亦人中俊彥，某日，來了一個頭戴竹笠之人，一連點倒數守門大漢，直衝進祝府，指名道姓欲殺他……中州大俠顧豪章在地方上是一聞名人物，某日，來了一個名叫余文士西席，欲替東主之子提親，顧豪章見他溫文爾雅，不虞有詐，結果中了他的黃蜂針……

唐雲川正要虬髯漢子那樣，見此一聲不吭標前，飛脚踹在虬髯漢子肚腹上。

虬髯漢子先是滾熱的茶水潑在手臂及身上，燙得他忍不住「哇」地痛叫出聲，緊接着肚腹上中了一脚，慘吼一聲，粗壯的身子向後飛跌出去，撞塌一張食桌，「砰」一聲摔跌在樓板上。

而洪庭宇及那兩個護在他身前的大漢，此時已被那顆擲落在脚前樓板上的彈丸爆發擴散開來的大片烟霧所籠罩。

烟霧籠罩中的那兩個大漢已挾起洪庭宇，翻過欄杆，躍落樓梯上，掠落樓下店堂。

就這片刻之間，洪庭宇已陷於昏迷。他雖封了穴道，竟然無法阻止毒氣向上蔓延，可想而知他所中之毒何等厲害。

樓下店堂的伙計及食客在驟聞樓上發出叱喝聲及物體碎裂聲響時，便驚覺樓上發生事情，但沒人膽敢上去看個究竟，膽小的慌忙結賬離去，膽大的跑到樓口前閃縮地向上張望，驟見兩個大漢挾着一個人從樓上「飛」下來，嚇得「哄」一聲四散走避。

唐雲川於一脚踹飛虬髯大漢後，回身撲到窗前，飛身穿出窗外。

待到那虬髯大漢忍痛跳起身，撲到窗前，穿出窗外的唐雲川已逃之夭夭。虬髯大漢猶豫了一下，回身急撲落樓下——探看洪庭宇傷勢如何。

畢竟洪庭宇的生死安危比追捕那個刺客——唐雲川要緊。

虬髯漢子一陣疾風般奔落樓下，只見那兩個漢子正自輪流一口接一口用力吮吸洪庭宇左大腿上那個傷口，吸一次，便吐出一大口紫黑色的血。

原來兩個大漢眼見洪庭宇陷於昏迷之中，而且臉上泛起淡淡的紫黑之氣，心知洪庭宇中了劇毒，眼下唯一或許能救活洪庭宇的辦法只有一個——用口將帶毒的血吸出來，於是顧不了自己的死活，立刻割開其左腿褲管，拔出一口幾乎沒入肉的牛毛細針，拿匕首割開那個「針口」，一口接一口輪流替洪庭宇吸血——吸出帶毒的血。

虬髯漢子看到兩個同伴捨生忘死替洪庭宇吸血，不甘後人，亦要加「一把口」，被那兩個漢子阻止，「孟剛，你護着主人和咱倆，吸毒血的事用不着你！」說話的那個大漢不但說得很費勁，而

且語聲含混不清。

看清楚，那大漢不但嘴唇紫黑，而且腫脹變大，看上去像猪嘴那樣，頗異相。

其實，那大漢不但嘴唇腫大，舌頭也脹大，故此才會說話吃力及含混不清。

「鍾大，你中毒了！」孟剛駭然驚叫。

鍾大剛吸了一口毒血吐出來，道：「只要救得了主人，我即使中毒身亡……」話未說完，身子搖晃一下，「蓬」然倒下去，果然毒發身亡。

「鍾大！」孟剛驚叫一聲，撲上去欲扶起鍾大，那知道另一個大漢跟着「蓬」跌倒，同樣毒發身亡——模樣跟鍾大相同——嘴唇腫大，臉色紫黑。

「鍾二！」孟剛才扶起鍾大，一眼瞧到鍾二跌倒，不由自主張口驚叫一聲。

原來那兩個漢子——鍾大、鍾二是兩兄弟。

孟剛眼見鍾大兄弟沒救，立刻扶起洪庭宇，欲繼續替他吸毒血——他與鍾氏兄弟一樣甘愿爲救主人而死，一眼看到洪庭宇腿上傷口流出的血鮮紅色，登時驚喜不已——洪庭宇所中的毒已完全吸了出來。

只是，洪庭宇一命乃是鍾氏兄以兩條命換回來的。

而鍾氏兄弟和孟剛乃是洪庭宇的近衞死士。

「主人主人！醒醒啊！」孟剛輕輕搖動洪庭宇。

洪庭宇口裏發出一聲呻吟，果然醒過來。

「主人你醒過來，太好了！」孟剛激動得又哭又笑。

洪庭宇張開眼，疲乏地看了孟剛一眼道：「好厲害的毒。你們如何找到解毒之藥？可是擒住那個刺客？」

孟剛搖搖頭，神情悲感地道：「主人，屬下無能，未能擒下那人……」

「鍾大、鍾二怎會毒發身亡？」洪庭宇終於看到倒地毒發身亡的鍾氏兄弟。

孟剛眼裏流下男兒淚道：「主人，鍾大兄弟爲了救主人，不顧生死，割開主人傷口，輪流吸出毒血，主人得救，他兩中毒身亡！」

洪庭宇聽得呆住，一會，激動異常地道：「鍾大、鍾二拿兩條命救我一條命，太傻了！我寧願我死！他倆活！我洪某人的一條命並不值得他倆拿兩條命來換！」

「主人，屬下跟鍾大、鍾二一樣，甘愿爲主人受千刀萬剮，萬死不辭！」孟剛慨然道。

「孟剛，我知道爾三人忠心耿耿，我從來沒要爾三人爲了我而捨生忘死！你跟我都是人，生命同樣寶貴，我不要你爲我賣命！」

孟剛異常感動，但却顧念洪庭宇之傷勢。急道：「主人，此地不宜逗留……」

「嗯。」洪庭宇點點頭，道：「我所中之毒大概已清除，快着店裏的人幫忙找人抬鍾大兄弟屍體到天恩寺。」說罷動手撕下破褲管，包紮傷口。

孟剛猶豫了一下，站起身，呼叫躲在一旁的伙計出來，幫忙將鍾大兄弟屍體抬去天恩寺，並從懷中拿出一錠重約二十兩的銀錠交給那個掌櫃，作爲報酬及賠償店裏損毀的物件。

有錢使得鬼推磨，那個掌櫃馬上吩咐四個伙計找來兩塊木板，將鍾大兄弟屍體放在其上，隨洪庭宇主僕兩人抬去天恩寺。

洪庭宇包紮好傷口，正要站起來，一眼瞥到地上那口自他左大腿上拔出來的牛毛細針，馬上將之撿起來，仔細端詳一眼，隨即失聲低叫：「黃蜂針！怪不得如此歹毒厲害！要不是我及時點封了腿上三處穴道，令到毒氣不至蔓延太快，否則，恐怕鍾大兄弟賠上兩條命替我吸毒，亦救不了我！」

「主人，江湖上祇有那個綽號黃蜂針的殺手，使用這種歹毒無比的暗器！」孟剛爲之變色道：「那個刺客豈不是黃蜂針殺手？」

「肯定是他！」洪庭宇用力點點頭道：「咱們趕去吊喪的顧豪章兄正是死於黃蜂針下，想不到我也是黃蜂針殺手刺殺的一個，險死在黃蜂針下。想一想，我是第一個中了黃蜂針之毒，死裏逃生的人，大概那個黃蜂針殺手萬萬想不到。」

「主人……」孟剛話出口，便被洪庭宇阻止說下去。

「有甚麼話，到天恩寺再說。」洪庭宇之所以阻止孟剛說下去，乃因四個伙計已抬起鍾大兄弟的屍體，看着他倆。

「走吧。」洪庭宇向那四個伙計招手示意，不用孟剛扶持，一步高一步低地走出店外。

孟剛搶先走在前頭，護着洪庭宇。

* * *

顧家舉殯。

趕得及到來送殯的武林人士約五十人，其中不乏武林道上的知名人物。

對於顧豪章遇害身亡，那些武林同道同感悲痛，不少人自告奮勇，願協助顧家緝兇。

正所謂兔死狐悲，說不定下一個便輪到自己，難怪那些武林同道如此同仇敵愾。

顧麗如與馬、周、方三人婉拒了一衆武林前輩的好意，因他四人曾在顧豪章遺體前起誓：不管如何艱難險惡，亦要親手擒兇，爲師父報仇！

顧豪章之喪事，可謂備極哀榮。

撿回一條命的洪庭宇大概趕不及到來，並沒有在顧豪章舉殯之日出現。

唐雲川亦果然來不及趕回去送殯。

他赫然就是黃蜂針殺手！

不知唐雲川可是他的眞正身份？

於顧豪章舉殯後一日，派到岳州查證唐雲川是否到了唐門設於城中分舵的人趕返回報：唐雲川確實到了岳州。

兩日後，從川中唐門飛來的信鴿帶來唐門家主唐毅之親筆書函，函中除了表達對顧豪章之遇刺身亡感到震驚與悲痛之外，並致以眞摯的慰問，同時亦證實於兩月前，曾遣門人唐雲川到江南辦事，並着唐雲川於返川途中，繞路到顧家拜望顧豪章，由於他當時正臥在床上，未能修書一封着唐雲川帶上。

唐門飛鴿傳書上之所言，足以證實唐雲川之身份並非虛假。

莫非黃蜂針殺手的眞正身份便是唐雲川？

不管如何，顧、馬、周、方及項力持五人對於唐雲川的身份已再無置疑。

尤其是周勃和顧麗如，因兩人從不懷疑唐雲川身份之眞假。

雖則已證實唐雲川的身份並無可疑之處，但馬天馳却似乎意有不甘，對項力持道：「項大叔，小侄始終對唐雲川這個人有一種說不出的……不對勁感覺，或許是小侄對他很有偏見吧！」

項力持拍拍馬天馳肩頭道：「天馳，我想……我明白你的心情，你對他有偏見，乃是人之常情，無可厚非。至於唐雲川這個人，既已證實他的身份無訛，咱們毋須再浪費時間氣力去追查他。」

「既然姓唐的並無可疑之處，咱們一時間如何着手追查？」馬天馳大爲着急。

「稍安毋躁。」項力持道：「我已放出重金僱請黃蜂針殺手刺殺一個人的消息，相信很快便有消息回來。」一頓，又道：「此事祇有幾人知道，爲免洩露玄機，千萬別對任何人說，越多人知道，消息越易洩露，即使麗如姪女也不要告知，見到董少兄三人，切記向他們叮囑一番。」

馬天馳點點頭。

項力持拍拍馬天馳肩頭道：「天馳，兒女之情，乃天經地義之事，你是個男子漢大丈夫，毋需羞於啓齒，何不找個機會向麗如姪女表白出來，總比你鬱藏在心裏要好，不管如何，知道了她對你是否有意，可了結一件心事，不用胡猜亂想，心緒忐忑不寧，那舒坦多了。」

馬天馳聽項力持說起顧麗如，一張臉不由紅起來，不由自主心跳加速，雙手手指互絞道：「項大叔，很難啓齒的啊，小侄根本不知師妹……是否對我有意。」幾句話，他已感到喉乾舌燥。

項力持曲指敲敲馬天馳腦袋道：「傻瓜，項大叔老眼未花，早已看出麗如對你有意，你居然察覺不到，簡直是天下間一等一的大笨蛋！」

「眞的？」馬天馳驚喜得差點蹦跳起來。

「騙你幹嗎？」項力持笑着道：「着緊點吧，懷春少女的心是敏感的，若她遇到一個對她好的人，即使那個人並不比你好，也會移情別戀的。我是過來人，不想你跟我當年那樣，弄得抱憾終身。」

聽項力持那樣說，馬天馳好奇心大熾，邊點頭受教，邊道：「項大叔原來有一段傷心事，可否說給小侄聽聽。」

項力持搖搖頭，苦笑道：「往事不堪提。天馳，記着一句話，好花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馬天馳正容道：「項大叔，小侄受教。」頓一下遲疑道：「可是，這個時候……怎好跟師妹談及兒女私情？」

項力持搖搖頭道：「你這麼說，那便大錯特錯。這個時候，她最需要人細心關懷，最易受感動，明白沒有？」

馬天馳臉露喜色，欣然道：「小侄明白該如何做。」但隨即又道：「可是，那豈非有乘虛而入之嫌？非大丈夫所爲啊。」

「那便見仁見智了。」項力持不以爲然道：「我不便再說了。」

馬天馳想想，捏着拳頭道：「項大叔，小侄知道該怎樣做。」

最難消受美人恩

這天，馬天馳在後花園找到顧麗如。

顧麗如坐在荷池旁一角，正自將拿在手上的一朵花逐瓣逐瓣摘下來，讓花瓣飄落亭下的荷池中。

馬天馳猶豫了一下，鼓起勇氣，往水榭走去，走了幾步，膽怯地停下來，猶豫了一會，再次鼓起勇氣，抬步往前走，走到亭前，吸口氣輕喚一聲：「師妹。」

顧麗如聞聲抬頭回首，看到是馬天馳，有點意外地道：「大師兄，找我有事？」

馬天馳感到喉頭有點乾澀。「沒甚麼事，這麼巧，碰到妳。」鼓起勇氣走入亭中，關心地問道：「師妹，仍爲師父之事，傷心難過？」

顧麗如勉強笑笑道：「大師兄，我沒甚麼……到如今，我仍然不相信爹已……離我而去。」臉上露出悽然之色。

看在眼內，馬天馳心裏一陣心痛。「師妹，師父他老人家……在天有靈，看到妳這個樣子，他老人家會……不安。」頓一下，激昂地道：「師妹，師父他老人家這個大仇我一定會報！縱使粉身碎骨，在所不辭！我不會讓師父他老人家死不瞑目！」

顧麗如眼中情意頓現。「大師兄，我的心情比爹遇害時好多了，大師兄不用替我擔心。」頓一下，關切地道：「大師兄連日來內外操勞，耗神勞力，小心身體啊，爹死後，家裏上下便要你來頂着。」

「多謝師妹關心。」馬天馳聽師妹那樣說，心裏既驚喜又激動。「師妹……我……」下面的話他鼓不起勇氣說出來。

顧麗如眼眸輕轉，奇怪地道：「師兄，怎麼不說下去啊？」

馬天馳心頭劇跳，手心冒汗，喉頭乾涸，乾咽了一口口水，勉強說出話來：「師妹……我……自小被師父收養爲徒，師父他老人家待我恩重如山，即使粉身碎骨，亦難報答萬一，爲了



馬天馳與董、唐、李四人喝酒吃飯。

師父他老人家的喪事，再勞累也挺得住。」口裏那樣說，心裏却暗罵自己該死，沒用。

原來他要說的並不是剛才那番話，那知道說出來的居然口不對心。

他本想鼓起勇氣向顧麗如表露心跡。

顧麗如抬手輕掠一縷被風吹亂的髮絲，感動地道：「大師兄，爹生前常說你是個難得的好男兒。爹的仇一定要報！但我相信爹在天有靈，不願看到你爲他報仇而捨生忘死。我已失去爹，我不想失去你，大師兄，你明白嗎？」顧麗如眼中情意顯露。

祇要不是瞎子，不是傻瓜白癡，都會從顧麗如眼眸中看出那流露的情意，還有那番話，馬天馳不是瞎子白癡，怎會聽不明白，看不出來，那霎間欣喜若狂，由於狂喜的關係，居然說不出話來，結巴了一會，終於說出來：「師妹，我明白，我完全明白……」

顧麗如露齒一笑，柔聲道：「大師兄，明白甚麼？慢慢說。」

「師妹，我　終　於　明　白，妳……」下面的話被一聲突如其來的叫喚截斷，令到馬天馳說不下去。

「大師兄，原來你和師妹在這裏，項大叔收到有關那個殺手的消息了啊！」突如其來的叫喚聲，乃是三師弟方挺所發出。

馬天馳雖則有點懊惱，但很快便消散，代之的是着緊與驚喜。他急道：「三師弟，眞的？」回身急步出亭，迎向奔來的方挺。

顧麗如亦被方挺的叫喚「驚」散心頭那股兒女之情，緊跟着走出亭子，口裏急道：「三師兄，項大叔當眞得到那個殺手的消息？」

方挺奔到馬、顧兩人面前，微喘口氣道：「大師兄、師妹，詳細情形我不太清楚，快去見項大叔，便知詳情。」

「大師兄，快去見項大叔！」顧麗如比馬天馳走得還快！

難怪她如此心急，父仇不共戴天啊！

師兄妹三人來到內廳，見到項力持，亦看到董其俊師兄弟三人已在座。

項力持看到馬、顧、方三人來到，馬上道：「快坐下來聽着，有好消息相告。」

顧麗如搶着道：「大叔，聽三師兄說，大叔相告之消息，跟那個……殺手有關，是嗎？」

項力持點點頭，待馬、方兩人跟董、唐、李三人打過招呼，才開口道：「小姐……」

顧麗如截道：「項大叔，喚我麗如吧，爹生前常要你喚我之名，你就是不聽，如今我爹已……難道你還……」語聲哽咽起來。

項力持慌忙道：「好，好！恭敬不如從命。麗如姪女、馬世侄，剛收到一個消息，甘州峽有一個姓溫名百艮的傢伙，乃是一個殺手掮客。從此人身上着手追查，極可能追查到跟黃蜂針殺手有關係的殺手掮客。」

方挺霍然站起身道：「項大叔、大師兄，待我立刻往甘州峽走一趟。」

馬天馳一手將方挺扯回椅子上道：「三師弟，急甚麼？既知那傢伙所在，還怕他跑得了。你自問獨力應付得了那個溫百艮？」

方挺怔了怔，遲疑道：「小弟根本不知那個溫百艮是何許人，怎知能否應付得了？但小弟會盡力而爲。」

馬天馳拍拍方挺肩頭道：「三師弟，你既沒有把握，即使盡力而爲，亦一樣無把握。這件事非同小可，並不是逞勇便能做到。」

項力持點頭附和馬天馳所言，接道：「方世姪，你大師兄所言有理。事關重大，必須要有十足把握，否則不要輕率對付那個溫百艮。」

董其俊開口道：「項大俠，對付那個溫百艮一事，交給晚輩兄弟三人，晚輩擔保不會出錯。」

馬天馳道：「項大叔，小姪跟董兄三人一道去對付溫百艮。」

方挺緊接道：「大師兄，小弟也去。」

馬天馳道：「三師弟，我與董兄三人去找那個溫百艮已足夠人手，你還是留在家裏，跟二師弟和師妹協助項大叔看着家裏。」

那知道顧麗如突然開口道：「大師兄，我要跟你去！我爹遇害一事，我這個做女兒的，怎能袖手旁觀，置諸度外？」

馬天馳急忙勸道：「師妹，我知道妳很想在替師父報仇一事上出一份力，但毋須急在一時，機會多的是，今趟我與董兄三位去足夠了，妳還是留在家裏將養身體吧，近日妳的精神很差啊！」

項力持接口道：「麗如姪女，你大師兄說得對，妳精神這樣差，若跟馬世姪與董少兄等人一道去找溫百艮，萬一在路上病倒，豈不麻煩？」

顧麗如也感近來精神頗差，不再勉强道：「既然大師兄和項大叔這樣說，我不去了。」話落，低聲對坐在身旁的馬天馳道：「大師兄，凡事小心啊，我等你的好消息。」關切之情，表露無遺。

馬天馳聽得心頭一熱道：「師妹，我不會令妳失望。」

項力持拍拍手掌道：「這事就此決定，馬世姪與董少兄兄弟三人明天便起程去找溫百艮。」

馬天馳心急地道：「項大叔，小姪恨不得立刻起程。」

董其俊接口道：「晚輩跟馬兄同樣心急。」

項力持含笑道：「急也不在一時，那個溫百艮不會因爾四人遲去半天便跑掉。」

顧麗如開口道：「大師兄，項大叔說得對，好好歇息半天，要不，你連日操勞，我擔心你支撐不了，變成董兄三位的負累。」

「既然妳跟項大叔都這樣說，那便明早起程吧。」馬天馳不再堅持。

董其俊師兄弟三人不再說甚麼。

待項力持與董其俊師兄弟三人離開內廳後，馬天馳再也忍不住，問方挺：「三師弟，二師弟去了那裏？」

方挺道：「二師兄說到外面去走走，看看可有可疑之人，他不想呆在家裏等消息。」

「二師弟就是心急。」馬天馳語帶埋怨道：「但願他不會有意外。」

顧麗如道：「大師兄不用擔心二師兄，二師兄不是個冒失鬼，他不會有事的。」

「師妹，回房去養息一會吧。」馬天馳關切地看着顧麗如道：「我眞擔心妳會病倒。」

顧麗如頷首道：「大師兄，你也回房去歇息吧，你比我還憔悴。」

「嗯，我跟三師弟說幾句話便回房歇息。」馬天馳催促顧麗如道：「師妹請回房間養息。」

顧麗如沒說甚麼，站起身，步出內廳，馬天馳一直目送師妹的嬌娜身形消失在內廳外，才收回目光。

方挺瞧着馬天馳，笑得古怪，道：「大師兄，師妹很聽你的話，你也很聽師妹的話啊！」

馬天馳臉上發熱，慌不迭道：「三師弟，胡說八道，師妹說得有理，當然聽她的。」

「强詞奪理！」方挺笑得更古怪，又道：「項大叔也說得有理，爲何你不聽？」

「我那有不聽啊！」馬天馳心虛地叫起來。

「啊哈，說得倒好聽！」方挺笑得聳起鼻子，瞇起雙眼道：「若不是師妹也那樣說，大師兄你會這麼乖乖地答應明天才起程？」一頓，齜起牙齒道：「還有，師妹跟大師兄你悄悄地在後花園亭內喁喁細語，可是在談情說愛？」

馬天馳臊急得一張臉通紅道：「那裏是啊……三師弟你……」

方挺哈地怪笑一聲：「瞧你臊得滿臉通紅，還狡賴？」

馬天馳無從辯解，唯有佯怒道：「越說越混賬！不跟你說！」轉身往外走。

方挺扮個鬼臉道：「大師兄，小弟早已看出你對師妹有意，亦看出師妹對你有情，小弟是爲你和師妹好，才對你這樣說。」

馬天馳頭也不回，並不理會方挺那番話，繼續快步往外走。

方挺忽然叫道：「大師兄，不是說有話跟我說嗎？」

馬天馳腳步一停，却沒轉頭道：「嗯，我明天起程後，你跟二師弟要好好協助項大叔打理內外事務，照顧師妹，知道沒有？」話聲未落，已消失在內廳外。

方挺忍不住哈哈直笑，自語道：「還不給我試探出來，哈哈，太好了。」樂不可支。

他之所以替大師兄與師妹高興，乃因他對顧麗如從沒有非份之想。

＊　＊　＊

「項大叔果然老眼不花，師妹果眞對我有意。」馬天馳躺在床上，興奮得無法成眠，他自言自語的道：「可惜仍壯不起膽量跟師妹吐露我對她的愛慕之情，唉，這趟去找那個姓溫的，起碼要十天半月才回來，但願沒人乘虛而入。」想到這裏，他着急得無法再躺着，乾脆坐起來。

「瞎擔心甚麼？師妹對我有意，即使有甚麼人乘虛而入，她也不會移情的，師妹不是那種見異思遷的人。」他一個勁砌詞安慰自己：「難得師妹鍾情於我，不知幾生修到，上天待我太好了。」

驀地，他忽然想到：不知師妹是否跟我一樣，想着我以至不能成眠？

想到這裏，他幾乎忍不住跳下床，到顧麗如那裏瞧看一下。

忽然間醒覺到已是深夜時分，不方便到師妹寢居的小院去走動，萬一給人撞上，豈不惹人閒話？腦袋頓時一醒，壓下心裏那股衝動，强迫自己躺回下去。可是，仍然胡思亂想。

另一邊廂，躺在閨房床上的顧麗如同樣無法入睡。

她亦在胡思亂想。

不知大師兄是否明白我對他……的情意，爹曾說大師兄稟賦聰敏，他不會察覺不到吧？

大師兄雖然長得不算英俊，但正直忠厚，是個可托負終身的人。

自小，大師兄便對我愛護有加，不但從不欺負我，也不讓二師兄、三師兄欺負我。那一次我跟他們到城外去玩，我給一條蛇咬了一口，大師兄不顧一切，不管那條蛇是否有毒，替我用口吸出毒血，那種情急之狀，令我不由自主心動。

想起那一次馬天馳不但替她用口吸出毒血，還背着她奔回家，事後才知那條蛇無毒，馬天馳頓時鬆口大氣的情形，顧麗如禁不住嘴角泛起一抹甜笑。

事實上，她正是因那次事故而開始對馬天馳傾心。

由於少女的矜持，她一直壓抑着心裏那股情意，不敢對馬天馳表露出來。

可是，言語擧止之間，仍不自覺流露出來，因此，過來人的項力持仍看得出來。

大師兄這趟到甘州峽去找那個殺手掮客，但願他無恙歸來。

不！不！不！大師兄一定會安然回來。

她在心裏怪責自己不該往壞處想。

長夜漫漫，一雙互相愛慕的男女各自在思念對方。

翌日，馬、顧兩人不約而同起了個清早，那知道董、唐、李三人起得比兩人還早，並到馬天馳房間找馬天馳，看他起了床沒有。

原來董其俊三人比馬天馳還心急起程去甘州峽。

馬天馳本想到顧麗如寢室處走一趟，他已鼓起勇氣打算向師妹表露心意，那知道却被董其俊師兄弟三人「阻止了」。

顧麗如不知董其俊三人去找馬天馳，她本欲藉口看看大師兄收拾好行裝沒有，到馬天馳那裏看看，那知道來到馬天馳房外，看到董其俊在大師兄房間內，本欲離去，却被李玉俊瞧到，祇好硬着頭皮走入房間。

對於師妹的到來，馬天馳大感意外道：「師妹這麼早便起床？怎麼不多睡一會啊？」

顧麗如裝出泰然的樣子（實則心裏既失望又羞臊）道：「大師兄，昨晚我很早便睡了，睡夠哪，來看看你收拾好行裝沒有。想不到董少俠三位起得比我還早。」說話時，不忘跟董、唐、李三人打招呼。

馬天馳心裏有千言萬語對師妹說，無奈碍於董、唐、李三人在房中，唯有壓抑着道：「師妹，昨天晚上我早已收拾好行裝，有勞師妹操心了。」

顧麗如看了馬天馳一眼道：「大師兄，甚麼時候起程？」

董其俊搶着道：「顧姑娘，剛才在下已跟馬兄說了，吃過早飯便起程。」

話聲剛落，一個下人進來道：「大少爺，早飯已準備好，請大少爺、小姐、三位少俠到飯廳用飯，項爺已在等着。」

馬天馳揮手着那個下人走出去，然後對董其俊三人道：「三位，請到飯廳用飯。」

董其俊三人道一聲：「請！」隨即步出房外。

馬天馳與顧麗如走出房外，邊道：「師妹，我走後，妳要保重身體啊，別老想着師父他老人家遇害那回事，要放開懷抱。我這次跟董兄三位到甘州峽找那個姓溫的傢伙，一定會帶好消息回來。」

顧麗如瞟了馬天馳一眼，忸怩地道：「大師兄……沒話跟我說了麼？」

馬天馳怔了一下，隨即恍然明白師妹的意思，頓時心情激蕩，一時間說不出話來，吶吶道：「師妹……我……我……」

「大師兄！」驀地一聲呼喚傳來，教馬天馳更加說不出話來，抬眼望去，原來是二師弟周勃快步走來。

「師妹，原來妳到了大師兄這裏，害我到妳院中去找妳。」周勃興沖沖地走到馬、顧兩人跟前道：「大師兄，讓我跟你一道走吧！」

馬天馳含笑搖頭道：「二師弟，就是改不了看熱鬧、好動的性子，我與董兄三位這趟到甘州峽，不是去玩……」

「正因辦的事是緊要事，小弟才要跟你們一道去甘州峽。」周勃

情急地道。

「二師弟，家裏也有正經事要你辦。」馬天馳道：「我走後，家裏內外事情便要你和三師弟協同項大叔處理，這個擔子不輕啊。還有，師妹因傷心過度，身體不大好，也要你多多照顧啊。」

顧麗如接口道：「二師兄，大師兄說得對，這趟事有大師兄和董少俠等三位去，足夠了。」

周勃無奈地抓抓頭道：「既然大師兄和師妹都這樣說，小弟祇好留在家裏。不過，下次再要外出辦事，說甚麼小弟也要去。」

馬天馳拍拍周勃肩頭道：「一定讓你去。」

結果，待到馬天馳與董、唐、李三人起程離去，顧麗如亦無法找到機會跟馬天馳說心裏話。

看着馬天馳跟着董、唐、李三人策馬而去，顧麗如心裏快快的如有所失，不期然流露出不捨的神色。

項力持看在眼內，乘周、方兩人不覺，悄聲對顧麗如道：「姪女兒，天馳與董少兄等三人此去，最多十天半月便回，不用替他們擔心。吃早飯時，我已一再告知他們如何應變，董少兄等三人這些日子都在江湖上闖蕩，經歷頗多，足以應付任何事情。」

顧麗如聰明伶俐，焉會聽不出項力持話中之意，禁不住嬌靨發熱道：「大叔，姪女兒……」

項力持左眼皮眨動一下，勸道：「姪女兒不用說，愚叔完全明白，天馳他們已走得沒了影踪，回去吧。」

周、方兩人正好轉身往回走，顧麗如點點頭，跟項、周、方三人一起往回走，但她一顆心却彷彿跟遠去的馬天馳飛走。

甘州峽鎮查掮客

馬天馳與董、唐、李三人於四日後，趕到甘州峽。

甘州峽既是一個鎮集的名稱，亦是一個山峽的名稱。

不過，却是鎮集因山峽而得名。

甘州峽鎮約有三四百戶人家，鎮後那座山峽異常險峻雄奇，可說是該鎮的標誌。

四人進入鎮內，眼見距吃晚飯還有一段時辰，於是先去投棧，安頓下來後，才外出吃晚飯。

四人來到鎮上最大那家食肆，店內顆計馬上熱情地招呼四人在一副座頭上坐下來，殷勤地替四人擺放好杯筷，並送上一壺茶。

四人要了六個餸，三斤酒，吃喝起來。

三杯酒下肚，四人開始話多了。

唐人俊道：「鎮上這麼多人家，咱們又不能明目張膽到處打探，免得打草驚蛇，要找到那個姓溫的，恐怕不容易。」

「二弟毋需擔心，無論如何，咱們也要找到那個姓溫的，咱兄弟找尋了這些日子，皆一無所獲，如今得到這條綫索，不管如何艱難，咱們也不可心存猶豫！」董其俊臉上露出緊張神色。

唐人俊忙道：「大師兄，小弟那樣說，並不是心存畏縮，小弟不過將難處說出來，好讓咱們心裏有數。」

「唐兄所慮甚是。」馬天馳道：「要找到那個姓溫的傢伙，確是不容易，但是，明查不能，咱們可以暗訪。只要肯花錢，沒有甚麼事打聽不到。」

「馬兄所說的辦法該行得通！」董其俊道：「可是，該向甚麼人花錢打探？」

馬天馳看到顧麗如坐在荷池旁。

馬天馳拿眼瞟一眼一個站在櫃枱旁的伙計，向董、唐、李三人昂昂下巴示意，道：「董兄，這種人便是最合適的人選，但凡在客棧食肆的伙計，皆眼利耳靈口疏，向這種人打聽，擔保有所獲。」

「對，董某怎麼想不到！」董其俊輕輕拍一下大腿，道：「待會，咱們向這店裏的伙計打聽。」

結賬的時候，董其俊乘機將一塊重約二兩的碎銀塞在那個伙計手上，跟着壓低語聲對那個伙計道：「小二哥，向你打聽一個人，若你知道，請據實相告。」

那個伙計得了賞錢，滿口答應道：「四位公子，小的若知道，當知無不言。」

馬天馳道：「請問鎮上可有一個叫溫百艮的人？」

那伙計想也不想便點頭道：「溫百艮？公子說的可是在南大街開了一間玉石古玩的溫老闆？」頓一下補充道：「溫老闆大名正是百艮。」

董其俊與馬天馳交換一瞥目光道：「鎮上名叫溫百艮的，是否只有一人？」

那伙計連連點頭道：「姓溫的在鎮上是大姓，約有近百戶，但名叫百艮的，便只有玉石店的溫老闆。」

「沒記錯了？」李玉俊加一句。

「公子，小的也姓溫，世代在鎮上居住。小的敢擔保，鎮上只有一個溫百艮。」

「小二哥，謝謝相告。」唐人俊向那伙計致謝。

既已打聽到溫百艮的所在，馬天馳四人馬上去找溫百艮。

四人來到南大街，一下子便找到那家百艮號玉石店，但已關了門。

站在門前，李玉俊往緊閉的店門打量一眼，遲疑道：「大師兄、馬兄，不知姓溫的是否在店鋪內，要不要敲門看看？」

「廢話！」唐人俊道：「既已找到來，不管他在不在，好歹也要拍門看看。」

「嗯。」董其俊點點頭道：「即使姓溫的不在，也會留下伙計看着店鋪的。二師弟上前去拍門看看。」

唐人俊幾步走到店門前，舉手拍門，問道：「溫老闆在嗎？」

拍門聲才響，裏面便有人應道：「誰啊？小店已關門，請明天再來。」

唐人俊道：「咱是從縣裏來的，急着要買幾件玉石古玩，價錢方面大可酌議，請溫老闆行個方便。」

店內響起腳步拖踏聲，跟着店門打開，一個年約三十許相貌毫不起眼的漢子出現在四人眼前。「這位客倌……」一眼看到門前除了一個唐人俊外，後面還站着三個年紀相若的人，登時臉露思疑之色，咽住下面的話。

唐人俊忙道：「兄台可是溫老闆，那三位乃是在下之大主顧，要買玉石古玩的正是那三位公子，從江南來的。」

那漢子目光一溜，臉上擠出一絲笑意道：「俺乃是小店的伙計，敝東已返家，小的不敢自作主張做買賣，四位請明天早點來。」說完便欲關門。

董其俊上前道：「兄台請行個方便，咱們明天一大早便要起程趕往京城，因此才會冒昧找上貴店。不怕對你說，咱們要買的玉石古玩，乃是送給當朝吏部尚書蘇大人，請兄台行個方便。」

唐人俊所說的話，乃是四人在路上編造出來的。

「這……」那漢子不停在馬天馳四人身上溜轉。只好道：「俺確實作不了主跟四位做買賣……這樣吧，煩四位到敝東居處走一趟，請敝東到店裏跟四位交易。」

唐人俊忙道：「請問貴東居於鎮上何處？」

跟唐人俊一樣，馬、董、李三人都不由自主拿眼盯着那漢子。

那漢子目光一閃道：「敝東居於鎮北那頭，巷口有棵老栢樹的巷子內，第五家便是。」

「謝謝你，」唐人俊轉對董其俊道：「董兄，咱們唯有到溫老闆的居處走一趟。」

董其俊點點頭，那個漢子道：「有勞四位到敝東居處走一趟。」話聲未落，馬上關上店門，似乎恐怕四人會强闖進店裏。

四人二話不說，急急往鎮北那頭走去。

走出不遠，馬天馳突然停下來，疾聲道：「董兄、唐兄、李兄，且慢！在下感到有點不對勁！」

董、唐、李三人急忙煞住腳步，看着馬天馳，齊聲道：「馬兄，有甚麼不對勁？」

馬天馳扭頭回望一眼道：「在下……心裏總感到那個伙計所言不大對勁。」

「在下並沒感到那個伙計那裏不對勁啊。」李玉俊道：「馬兄不要多疑。」

董其俊道：「馬兄，到底那裏不對勁？」

唐人俊心急地道：「管他那裏不對勁，那人又不是咱們要找的人，眼下最緊要找到那個姓溫的。」

馬天馳道：「董兄三位沒有察覺到，那人說話時，目光閃縮溜轉不定？」頓一下，不等董其俊三人說話，接又道：「眸不正，則心不誠，那人說的話不大可信啊！」

「他又不知咱們之意圖，他沒道理說謊騙咱們啊？」唐人俊對馬天馳的多疑不以爲然。

馬天馳沒有理會唐人俊說的話。接道：「三位，咱們都不知道姓溫的是何模樣，因此，難保那人不是咱們要找的溫百艮。」

董其俊目光一亮，疾聲道：「馬兄所言不無道理，幹那種勾當的人，該不是等閒人物，說不定那人就是溫百艮，被他看出咱們那裏不對勁，因而謊騙咱們……」

唐人俊道：「大師兄，那不過是馬兄揣測之言，萬一並不如馬兄所猜……」

馬天馳道：「不管在下所猜對或錯，董兄三位可繼續去鎮北那頭找姓溫的，待在下踅返回去找那人查問清楚！」

「嗯。」董其俊點點頭道：「馬兄所言，不失兩全其美。這樣吧，爲防萬一，董某與二師弟到鎮北找姓溫的，馬兄與六師弟一道踅返店鋪找那個伙計。」

「事不宜遲，李兄，咱倆馬上踅返去。」馬天馳隨即轉身往回走。

李玉俊加快腳步，追上馬天馳。

董其俊則與唐人俊繼續往前走。

馬天馳跟李玉俊踅返百艮記店鋪前，急不迭舉手拍門，但店鋪內却無動靜。

李玉俊亦抬手使勁拍門，黑夜中，拍門聲震天價響。

店內仍無應聲。

「李兄，破門而入！」馬天馳話出口，隨即抬脚踹向緊閉的店門。

兩扇店門隨着「彭」然一聲大響被踹開來，馬、李兩人先後衝入店門內，同時拔出兵器以防萬一。

店鋪前進漆黑一片，後進却有燈光透出。

馬天馳一馬當先，往後進撲入。

緊隨其後的李玉俊提醒一句：「馬兄小心。」

至此，李玉俊相信馬天馳所猜不錯。

馬天馳一頭衝入後進，只見一燈螢螢，却空無一人，頓知那個伙計已乘他們離後溜逃了，目光四下一掃，發覺左面牆上一個架上的古玩被移放到牆下的案桌上，架上那一小塊「牆」打了開來，露出一個暗格，可是，暗格內却空空如也。

「看！」馬天馳一指架上那個暗格道：「李兄留在這裏搜索，在下追出去！」一陣風般往後門衝去。

李玉俊略一猶豫，隨即在後進搜索起來，確定店鋪內無人躲匿着，才急急衝出後門，追趕馬天馳。

馬天馳衝出後門外——後門原來是虛掩的，脚步一停，放眼四掃，被他瞥到一條黑影在左面數十丈外的一棵樹後閃沒，他馬上拔足往那邊追下去。

從後進燈火未熄，架上一格暗格打開，馬天馳便猜測那個「伙計」逃去不久。

追出數十丈，馬天馳瞥到一條人影在十數丈外的地方一閃而沒，不由在心裏暗道一聲：狡賊，看你逃得了！加把勁的飛往人影閃沒的地方掠去。

追出一條短巷外，馬天馳終於追上那條人影。

那條人影亦察覺到身後有人追來，陡地擰反手打出數點暗器。

由於那條人影事先並無任何出手的徵兆，馬天馳幾乎來不及應付那數點射來暗器，幸好他手上有兵器——一把刀，急切間忙揮刀封擋，「叮……」一連數下激響，悉數將射來的暗器擊落，口裏叱一聲：「狡賊，飛上天也逃不了！」

「馬兄，別讓那賊東西逃脫！」後面傳來李玉俊的呼叫聲。

原來李玉俊聽到兵(暗)器撞擊聲及馬天馳的叱喝聲，馬上循聲追掠前去。

那人影哼一聲，自知脫不了身，陡地一個風車大轉身，一道精芒如駭電劃空，往馬天馳身上招呼。

馬天馳早已加了小心，急忙斜退一步，同時彈身躍起，使出一招金剛斬，刀勢如裂空閃電，

斬劈向那條人影的右手臂！

那條人影怪叫一聲，狠狽歪身滾落地上，總算躲過馬天馳那凌厲異常的「金剛斬」。

別看馬天馳年紀不大——不到二十五歲，由於自小習武，加上性聰敏，更得顧豪章悉心傳授，因此，已得顧豪章八成眞傳，一套罡天金剛刀法頗具功力。顧豪章未遇害前，對馬天馳這個徒弟讚不絕口。

「再接我這一招。」馬天馳足尖落地，刀勢一變，使出一招「金剛拂袖」，手中刀一撇，削向在地上懶驢打滾的那條人影。

那條人影怪叫一聲，懶驢打滾中右手疾揚，撒出一把泥土。

馬天馳料不到對方有此一着，急忙仰身收招暴退一步，那條人影乘這間隙自地上急竄起來，沒命往前竄。

「鼠輩那裏走……」夜空中响起李玉俊的一聲叱喝，「颼」一聲，一條人影掠空越過那條竄逃的人影頭上，落在前面不到七尺的地上，一劍掃向那竄逃的人影身上。

將那條人影截住的，正是李玉俊。

他的身手亦不俗，不愧是祝文放的弟子。

那條人影口裏發出一聲駭叫，身形往後便倒，險險避過李玉俊那一劍，却無法應付馬天馳揮出的一刀——「金剛獻杵」。登時僵住不敢動，刀尖抵在他的頸上。

李玉俊飛快地出手點了那人身上四處穴道，那人「砰」的一聲倒在地上動彈不得。

馬天馳收回佩刀，李玉俊已一手將那人扯起來，惡狠狠地喝道：「好傢伙，差點被你騙了，原來你就是溫百艮！」頓一下，讚佩地向馬天馳道：「幸得馬兄心細，否則，被這傢伙逃了。」

馬天馳道：「李兄，請搜搜他身上可有藏着甚麼東西。」

李玉俊答應一聲，很快便從那人身上搜出一本小賬册，遞給馬天馳道：「馬兄，可要將這傢伙挾回店子再加查問？」

馬天馳點點頭道：「嗯！免得董兄、唐兄返回店子找不到咱倆，到處亂找。」

李玉俊一手提起那人，與馬天馳返回那店舖，將那人放在一張椅子上，厲視着那人，張聲道：「喝敬酒還是罰酒？」

那人臉露驚恐之色道：「俺……甚麼也不知，俺是個夥計，不是老闆……」

「哼哼！還狡賴？」馬天馳將約略翻着數頁的小賬册遞到那人眼前道：「這本賬册記錄着殺人買賣！還敢睜着眼說瞎話！」

那人臉色大變，李玉俊拔出佩劍，貼在那人耳朵上道：「說！你是否溫百艮？」

那人全身抖顫一下，目露駭恐之光，喉頭上下抽動一下，唔聲道：「是。」

「嘿嘿，眞是人不可貌相。」李玉俊冷冷一笑道：「要不是早已查到你是幹甚麼勾當的，說甚麼也不會相信你是個幹殺人買賣的掮客！」

「兩……位……找上俺，所爲何事？」溫百艮語音微顫。

「祇要你據實回答，咱放過你！」李玉俊道：「否則，咱祇好將你公諸武林同道。」

「不，請不要……俺知無不言。」溫百艮大驚失色。

「說！如何能夠聯絡到替黃蜂針殺手接買賣的那個殺手掮客？」李玉俊喝問。

溫百艮全身微震一下道：「俺……無能爲力。」

「不見棺材不淚流！」李玉俊握劍右手微沉，鋒刃登時入肉。

溫百艮全身震搐一下，痛叫出聲，耳朵鮮血汩汩而下。

「說不說？」李玉俊厲喝。

「說，說。」溫百艮痛得齜牙咧嘴，慌不迭道：「要聯絡上替黃蜂針殺手接買賣的那個……人，並不容易。」

「你祇管將聯絡的辦法說出來，其他的不用你操心！」馬天馳瞪着溫百艮。

溫百艮抽口氣道：「到白田鎭……一家叫……盛遠號騾馬店，找掌櫃的，他自會替……兩位聯絡上那個人。」

「白田鎭在那裏？」李玉俊問。

「此去西南面約百里左右便是白田鎭。」溫百艮肉在砧上，那還敢支吾以對。

「你聽着。」馬天馳沉聲道：「要是有半句不實之言，咱們便將你之身份姓名公告天下武林，那時，哼哼！祇怕天下之大，沒你容身之處！」

溫百艮全身劇震一下，大驚失色道：「兩位，俺絕無半句虛言，求兩位放過俺，別將俺之姓名身份公告天下，俺還要養妻活兒。」

「你並非咱們要找的人，咱們放過你，若不知死活，仍幹那勾當，哼！自會有人收拾你！」馬天馳厲聲道。

李玉俊口齒嚅動——欲說話，被馬天馳打個手勢阻止。「李兄，請收回佩劍。」

李玉俊猶豫一下，不願意地收回利劍。

「求兩位高抬貴手，解開俺身上被點封的穴道。」溫百艮向馬、李兩人哀求。

李玉俊沒好氣地道：「乖乖坐着吧，兩個時辰後，穴道自解！」

「李兄，咱倆到大門前等候董兄、唐兄回來。」馬天馳邊說邊往前面走去。

來到大門前，李玉俊竟有不甘地道：「馬兄，爲何不殺了那傢伙，他死有餘辜！」

馬天馳呼口氣，道：「人誰無過，給他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吧。他若怙惡不悛，不用咱們動手，自有人取其狗命。」

「馬兄宅心仁厚，令小弟不禁汗顏。」李玉俊由衷道：「依小弟性子，不宰了他才怪！」

話聲未落，馬天馳望到遠處有兩條人影飛奔而來，喜道：「李兄，瞧！奔來的兩人該是董兄、唐兄。」

飛奔而來的兩條人影果然是董其俊和唐人俊。還沒奔到店前，其中一人已急呼道：「六師弟、馬兄，他娘的！咱上那個奸人的大當，那裏根本沒有老柏樹，亦沒有巷子，悔不聽馬兄之言，可有擒下那狗東西？沒讓那狗東西跑掉吧？」聽聲音，是唐人俊。

李玉俊忽然童心大起，故意道：「二師兄，都是你不相信馬兄之言，以至被那個傢伙跑掉了。」

奔到店門前的唐人俊聽在耳中，好不懊悔，頓道：「唉，眞該死！我不該……」

馬天馳不忍心戲弄唐人俊，忙道：「別聽李兄說，他耍你。在下與李兄僥倖追上那個傢伙，將他擒下，那傢伙供認是咱們要找的溫百艮。」

唐人俊氣惱地瞪着李玉俊，罵道：「六師弟，作弄我？」

李玉俊扮個鬼臉道：「活該！要是聽你的，小弟與馬兄不趕返回這裏，姓溫的不逃之夭夭才怪！小弟與馬兄趕返這裏，姓溫的已從後門溜逃，幸虧馬兄發覺姓溫的，並追上他，將他擒下。」

董其俊道：「這次能夠捉到姓溫的，全賴馬兄。」

唐人俊心急地道：「那傢伙呢？」

李玉俊掉頭往店裏看一眼道：「在後進。」

唐人俊恨恨道：「他娘的，騙我和大師兄空跑一趟，可惡！待我到後進教訓那狡賊一頓！」邊說邊大步往裏走。

李玉俊攔住唐人俊道：「算了吧，小弟已懲誡了那傢伙。」

唐人俊嚷道：「六師弟，讓開，待我去盤問那狡賊。」

董其俊道：「小弟和馬兄可不是啞吧，早已從他口裏盤問出咱們要知道的事情。」

「那狡賊膽敢戲弄咱們，非要好好教訓他一頓，絕不能就這樣放過他。」

馬天馳道：「唐兄，算了吧，在下與李兄已告誡那傢伙一番，辦正事要緊，時候已不早，咱們回客棧好好歇宿一宵，明天趕去白田鎭。」

不等兩個師兄發問，李玉俊道：「小弟與馬兄從溫百艮口中盤問出，替黃蜂針殺手接買賣的掮客，跟白田鎭一家騾馬店的老闆有聯絡。」

「白田鎭在那裏？」唐人俊急不及待地問道：「既有線索，咱們還不立刻趕去白田鎭？」

董其俊白了唐人俊一眼道：「二師弟，急甚麼？那個騾馬店老闆跑不了的！連日趕路，咱們都疲累不堪，明天才趕去不遲！」頓一下，帶歉地對馬天馳道：「馬兄，董某二師弟是個急性子，口沒遮攔，請別見怪。」

馬天馳忙道：「唐兄心急趕去捉拿那個騾馬店老闆，在下很明白他的心情，怎會見怪。」

聽大師兄那樣說，唐人俊才恍然明白，剛才說的話會有責怪馬天馳之意，心裏頓生愧歉道：「馬兄，小弟是個冒失鬼。」

馬天馳含笑打斷唐人俊的話道：「唐兄，咱們是一道的，在下怎會因唐兄無心之失而生怪責之意。這裏不宜逗留，咱們返回客棧再說吧。」頓一下，想起一事，白田鎭距此約百里遠近，位於西南面，咱們回客棧好好歇息一晚，明天好趕路。」

董、唐、李三人並無異議，馬天馳將兩扇給他踹開(門拴已斷爲兩截)的店門帶上，四人隨即趕回客棧。

＊　＊　＊

在趕往白田鎭的路上，馬天

馳不由立想起師妹顧麗如。

其實，這幾天他日夜掛着師妹顧麗如，特別是在晚上投棧歇宿的時候，思念更甚。

不知師妹可有好好養息，放開懷抱？

不知她是否跟我一樣，想念我？

回去見到她，無論如何，亦要跟師妹剖白心跡！不能再拖下去。

驀地，他心頭沒來由地劇跳一下——唐雲川分明對師妹心生愛慕，師妹似乎對他並不討厭，他人長得英俊，那個女子不喜歡英俊的男子？不！師妹不是那種……淺薄的女子。

若能娶師妹爲妻，不知幾生修到。

想到這，嘴角不由泛起一抹欣然笑意。

無獨有偶，顧麗如亦思念着馬天馳。

夜闌人靜，特別容易勾起藏於心中的情懷，特別是懷春少女。

對於馬天馳這位大師兄，她早已情愫暗生。

由於宵來思想難眠，顧麗如這天起得比平日要遲，害得綠荷以爲她病了，忙到房裏看她，知道她並沒病了，才放下心來，侍候她穿衣梳洗。

吃過早飯，顧麗如惦記着大師兄，着綠荷去找二師兄周勃，看看大師兄可有消息捎回來。

那知道綠荷還沒走出飯廳，周勃已走進來道：「師妹，吃過早飯哪。吃早飯時不見妳，還以爲妳……」

顧麗如急急道：「二師兄，大師兄已去了數天，可有着人捎回消息？」

周勃搖搖頭，顧麗如大感失望，擔心地道：「不知大師兄此行如何，可會遇到兇險。」

周勃忙慰解道：「師妹毋需擔心，大師兄又不是第一次出門辦事，有董兄三人跟他一道，即使遇到兇險，亦足以應付。」頓一下接道：「師妹，唐雲川兄於岳州辦完事，特地到來向師父亡靈致祭，並向師妹致歉，請師妹到客廳去見唐兄。」

顧麗如心裏仍懸掛大師兄，沒心情應酬客人——唐雲川，故道：「二師兄，小妹不想見客，請你代爲招呼唐雲川，並代小妹向他致意。」

周勃爲難地道：「唐兄要當面向師妹致歉，要不，愚兄也不會來請師妹到客廳去見唐兄。」一頓接道：「師妹若不見唐兄，有失禮數啊。」

顧麗如聽周勃那樣說，無奈地道：「那小妹去跟他說幾句話吧。」

來到客廳，祇見唐雲川正與在座相陪的方挺在談話，顧麗如低聲對周勃道：「三師兄已在陪着他說話，何須小妹……」

周勃忙低聲道：「師妹既來到，應酬他兩句吧。」跟着乾咳一聲。

客廳內的唐雲川聽到咳聲，馬上扭頭外望，看到顧麗如步入客廳，急忙站起來道：「顧姑娘，請恕唐某冒昧造訪，勞動姑娘……」

顧麗如看一眼唐雲川，看到唐雲川目不轉睛看着她，忙移開目光道：「請坐。唐兄特地前來向我爹亡靈致祭，我該親自向唐兄致意。」

唐雲川於顧麗如移開目光時，已驚覺自己失態，急忙收回目光道：「顧姑娘請坐，唐某因事未來參與顧前輩喪禮，心裏一直耿耿於懷。事已辦完，唐某特地趕來向顧前輩亡靈致祭，以表哀悼之意。」

「唐兄眞乃有心人。」周勃開口道：「家師泉下有知，當不會見怪。」

「唐兄，謝謝你對我爹哀悼之心意。」顧麗如才坐下便起身道：「我精神不大好，失陪了。二師兄、三師兄，請代爲招呼唐兄。」話落，向唐雲川施禮，跟着走出客廳。

唐雲川料不到顧麗如坐下說不到三句話便告失陪，登時若有所失，起身還禮後，口裏道：「顧姑娘毋需客氣，料想顧姑娘因悲傷過度，傷了身體，請顧姑娘保重身體，好好養息。」看着顧麗如走出客廳的身形，他怔怔的。

「混賬！二師兄眞是瞎了眼，讚他情眞意誠，那知他是黃鼠狼拜年，不安好心！」方挺看見他如此模樣，心裏暗罵。

「唐兄，方某有事要辦，失陪！」方挺面露不豫之色，語氣亦頗冷淡。話落，向唐雲川抱拳一拱，逕自往外走。

唐雲川聞言回過身來，一眼便從方挺的神色看出自己剛才失態的模樣惹起方挺之不悅，好不尷尬，一時不知說甚麼才好，幸好周勃並沒有對他的失態反感，

還爲他解窘。

「唐兄不用愧窘，像周某師妹這樣的美人兒，任誰也會忍不住多看兩眼，心動神蕩，此乃人之常情。反之，恐怕是個天生的閹人，唐兄請別誤會。」

唐雲川待周勃說完那番話，愧窘之態頓解，禁不住莞爾道：「得周兄一番妙喻，令唐某愧窘頓消。更難得的是周兄對唐某之失態毫不見怪，令唐某好不感激。」頓一下，接道：「說實話，唐某長了這麼大，頭一遭看到像顧姑娘如此美麗動人的美人。唐某簡直驚爲天人，以致情不自禁的失魂落魄，以致惹起方兄之不悅及誤會，幸好周兄明白。」

「唐兄，別說是你，城裏不論男女老少，莫不被敝師妹天仙化人般的容貌傾倒，敝師妹不論在那裏出現，勢必引起哄動，圍觀如堵，因此，非不得已，周某絕不與師妹同行，免得自慚形穢。」

「周兄，唐某跟你說心裏話，請周兄不要見怪。」唐雲川眞誠地道：「打從第一次見到顧姑娘，唐某便被顧姑娘的絕世姿容所傾倒着迷。唐某自知不該有非份之想，但却情難自禁。」

周勃朗笑一聲道：「男女相悅，乃天經地義之事。唐兄對敝師妹一見傾心，周某毫不出奇，絕不會責怪唐兄有非份之想。不怕對你說，城中不知有多少年輕男子爲了敝師妹而變得痴痴迷迷，單思成病，甚至顛狂亂性，因此而尋死的人不下十人。」

「但願唐某是這個世上最幸運的人。」唐雲川衝口而出。

「唐兄，但願你有這個運氣。」周勃道。

「周兄，可否幫個忙，代爲向令師妹轉達唐某傾慕迷戀之意？」

唐雲川忽然提出一個不情之請。

周勃怔了一下，急忙道：「這個……請恕周某無能爲力，敝師妹最討厭別人在她跟前說三道四——說這個對她神魂顛倒，那個英俊瀟洒爲她着迷。但凡有人在她跟前替那個人說話，她會很生氣，以後不再見那個人，不知多少人碰釘子討了沒趣。」

唐雲川雖則很失望，似很感激周勃道：「謝周兄坦誠相告，難得周兄與唐某言語投契，他日有空請周兄賞臉共喝兩杯。」

周勃是個無機心的人，欣然道：「難得唐兄有此雅興，周某敢不奉陪。」

* * *

馬天馳跟董其俊緩步走入騾馬店內。

四人是於日前趕到白田鎮，沒有馬上到鎮口那家騾馬店找那個老闆，待探清楚後，這日才動手。

唐人俊和李玉俊二人，一個店後伏着，另一個在外面接應。

騾馬店前左面一塊空地上停放着幾輛板車，牆邊草棚內拴着數匹騾馬，店門內一角有兩個漢子在叮叮噹噹地鎚打燒紅了的蹄鐵。

馬、董兩人走到店前，往內張望一眼，除了那兩個在鍛造蹄鐵的漢子外，看不到其他人。

那兩個在鍛鐵的漢子對馬、董兩人視而不見，兀自在埋頭鍛鐵。

馬、董兩人對看一眼，馬天馳點點頭，一步跨入店內，向那兩個鍛鐵漢子拱手道：「請問兩位大哥，貴店老闆在麼？」

兩個在鍛鐵漢子聞言停下手，翻起眼瞧着馬天馳，其中一個滿嘴短髯漢子，粗聲粗氣道：「甚麼人呀？找俺東家何事？」

馬天馳忍着（對兩個漢子的無禮感到生氣）道：「在下姓馬，乃一商販，從漢中販運一批貨物到京裏，日前路經貴鎮，不巧兩匹馬病倒，三輛馬車車軸損耗太甚，在下擔心未到京城，車軸已斷，故此特來貴店僱三輛馬車。」

聽聞有生意上門，兩個漢子登時變得有禮和善起來，忙道：「客倌請到店裏稍坐，俺馬上到裏面請東家出來。」滿嘴短髯漢子扔下手上的鐵鎚，快步往裏面走。

片刻，短髯漢子跟一個年約四十上下，身形瘦削白臉無鬚中年人自裏面走出來道：「老闆，就是這位客倌打算僱請三輛馬車載貨到京城。」

在那短髯漢子說話時，馬天馳已抱拳向那個看上去像大病初癒的中年人道：「請問……」

不等馬天馳問下去，短髯漢子搶着道：「老闆，這位客倌自稱姓馬。」微頓，接道：「客倌，敝東家姓石。」

馬天馳忙向那中年男子拱手道：「石老闆，在下要僱三輛馬車載貨到京城，請問需費幾何？」

那個中年人邊拱手還禮，邊打量馬天馳道：「價錢方面，敝店取價公道。」

馬天馳在中年人拱手還禮時，驟然出手扣向其右手臂間。

（未完・二）

短篇故事

寶馬神獒

李統祺·文　培　邦·圖

洛陽三月花似錦。

騎驄嘶鳴，在雲來大客棧門前勒步。勁裝長身武士，滾身下鞍。他年約三十，猿臂蜂腰，冷厲英武，腰左懸長劍，腰右插短劍，右脅掛革囊，胸腹斜扣兩排柳葉小飛刀。

店小二忙上前拉馬，忽聽一聲咆哮，一頭小牛般的巨獒，前爪搭上他的兩肩，森森白牙險險碰到他的眼睫毛，血紅舌頭舔上了他的鼻尖。店小二祇喊得一聲：「媽呀！」登時軟倒。

「狻猊！回來！」長身武士叱喝。巨獒縮爪，搖頭擺尾，鼻子溫柔地摩擦着武士的手，像嬌柔的索乳嬰兒。

「請問閣下可是天絕手冷大俠？」旁邊一位俊俏少年抱拳問。

長身武士冷冷回答：「在下冷劍霜，乃是一名祇靠捕殺兩腳獸爲生的獵人，不是甚麼大俠。」說着，逕往客棧走。

「慢走！」俊俏少年伸手攔住去路。巨獒又咆哮起來，冷劍霜輕拍獒頭，冷冷道：「冷某忙着要吃飯打盹，閣下攔路，是何道理？」

俊俏少年笑着施禮道：「果然是冷大俠！幸會！請賞臉讓小弟做個東道，痛飲幾杯，小弟有個小小的不情之請！」

冷劍霜冷冷道：「冷某素來不愛白吃人家，也不請人家吃喝。既然不情，不必再請。冷某並非俠客，不會仗義助人。」說着要走。

俊俏少年笑道：「小弟粉金剛梅紅仙，四海遨遊，以武會友，久仰冷大俠武藝通神，今日有緣，祈請賜教一兩招，點到即止如何？」

冷劍霜瞧了他一眼，冷冷道：「閣下萬兒冷某聽過，確是一位少年高手，兩年來出盡風頭。尊容雖然有些眼熟，可是，在下想不起有過甚麼交情，不打算會甚麼友。賜教免提。」他不再理睬，把韁繩遞給已經站起身的店小二。梅紅仙老大沒趣。

人羣中飛起一條彩影，落在前頭，是個彩衣醜漢，年約廿六七，銀光閃處，倭刀已經出鞘。醜漢怒喝：「冷劍霜！久聞你對黑道朋友斬盡殺絕，既要錢，又要命！今天撞到辛大爺手裡，一定要掂掂你到底有多少斤兩，借你的頭來祭刀揚威！」

冷劍霜雙眼一瞪，冷冷道：「你這醜八怪，是那一條道上的土匪？老子不是免費誅奸鋤惡的俠客，你的狗頭要有重金賞格才值得砍。要是白玩，老子那有這麼多閒情逸緻？」

醜漢怒喊：「有眼無珠的狗腿子，虧你在道上行走，連你家虎牢堡少堡主，鐵頭小霸王辛兵衛大爺都不認得，快拔劍！和你家大爺較個高低！」

冷劍霜笑道：「嘿嘿，原來是辛六郎的雜種狗崽子！」三十年前，混血倭寇辛六郎看見大勢不妙，斬了哥哥辛五郎的首級，吞沒一大批贓物，霸佔了辛五郎的混血姘頭，向大明投誠，又獻了一大筆錢給嚴嵩，弄了個七品銜，盤據在虎牢堡坐地分贓，終於成爲中州一霸。」

接着他又厲聲喝道：「狗雜種！你仗着老雜種的勢力爲非作歹，罪該萬死！地方官腰包受了好處，遮遮掩掩不出賞格，老子沒錢賺，暫時留下你的狗頭！不過躭不了多久，快回家洗乾淨你的狗頭，恭候老子的寶劍光臨吧！」

辛兵衛氣得渾身戰抖，雙手高舉倭刀。冷劍霜視若無睹，撫摸着獒頭。辛兵衛奮起全身氣力，大喝一聲，前衝猛劈。乍見銀光電閃，金鐵錚鳴。辛兵衛搖搖晃晃倒地，咽喉血泉噴湧，衆人根本看不清冷劍霜如何出劍入劍。

梅紅仙驚嘆：「好毒辣的劍法！」

冷劍霜喃喃道：「可惜浪費了一頭兩腳獸，這顆首級遲點再砍，或許值個三五百兩，如今可一文不值。唉！要施捨幾片薄板，還要倒貼幾兩銀子，倒霉！做了一筆蝕本生意，你娘的小霸王，鐵頭紙喉嚨！」

梅紅仙「嗆郎」長劍出鞘，高聲道：「冷大俠！亮劍吧！」

冷劍霜驚異道：「幹麼？這醜八怪仗刀行兇，在下祇不過自保。各位，等一下地保來到，有勞作証，照實直陳。這裡捕頭，公事上跟冷某很熟，不會麻煩。」他從鞍側行囊掏出一錠銀，遞給店小二，道：「先存在櫃上，等驗過屍，勞煩代購一副薄長生，僱兩名仵工，抬出城外亂葬崗。」

梅紅仙冷笑道：「冷大俠出名面冷心狠手辣，想不到會大發善心，施棺殮骨！」

冷劍霜搖頭道：「閣下錯矣！冷某雖不作惡，亦不行善。這次施棺，祇因不願鬧市橫屍，禍及無辜。換過在深山野嶺，冷某向來管殺不管埋。」

梅紅仙高聲道：「好！冷大俠！亮劍吧！小弟要試試名滿天下的天絕手如何高明！」

冷劍霜冷冷道：「閣下眞是無聊！在下又沒吃你梅家的糧，幹嗎要幫你試劍？」

梅紅仙高聲道：「有道理！那麼，小弟替許多慘死在閣下狠心辣手下的武林同道討個公道！辛家小畜牲或者死有餘辜，許多和閣下比武被殺的武林高手都非壞蛋！」

冷劍霜叱道：「胡說！冷某從來不和人比武，那些人都是和醜八怪一樣，仗刀行兇，無端殺人，在下爲保性命安全，不得不全力自衛！試問，一名武林高手，爲了自己成名，不顧他人生死，向人無端動用兵刃，這和謀財害命有何區別？難道死得冤枉？」

梅紅仙不再答話，挺起長劍擋住去路。

冷劍霜毫不在乎，朝劍尖踏進一步，道：「閣下相貌武功出衆，無論誰傷，都十分可惜！冷某實在不欲兵刃相見！」他再朝劍尖踏進一步，冷冷道：「閣下是明白人，想想看，於法、於情、於理，那一方面對？」

梅紅仙劍尖顫動，終於長劍下垂，嘆口氣，讓開路。

圍觀閒人發出失望噓聲。

忽聽到帶着怪異口音的傲慢呼喝：「姓冷的！停步！還有我呢！」

人羣中踱出一名矮腳大個子，頭上髮髻剃掉一彎，留下腦門一塊，寬袍大袖，織綉大花大草，腰插長短兩倭刀，看來是名倭奴武士。他步上前，傲然自我介紹：「大日本當代第一劍道高手，武藏猿之助，特到大明切磋武道。」

羣衆轟然交頭接耳。近日，一連串噩耗正震動中原武林，連一般市井小民亦風傳着這名兇殘倭奴的劣跡：他從登州上岸，經濟南、徐州、開封、鄭州，向洛陽而來，一路殺了十名中原武林高手。甚至，連陳家溝太極門唯一長老，據說亦已被殺。

冷劍霜鄙夷道：「倭奴自古叨光天朝，方能立國，却是忘恩負義，侵擾中華海疆，殘暴兇淫，禽獸不如。朝廷過於寬仁，讓你們這畜牲在中土逍遙行兇。老子不屑與你說話，等官府出定賞格，老子看錢份上，拿狗頭祭劍！」

武藏氣得鼻頭噴烟道：「八個野鹿！姓冷的支那小子！有種的出北門，到北邙山腳決一死戰！不敢去的話，你們支那人都是無膽鼠輩，以後碰見咱們大日本武士都要跪下磕頭！」

冷劍霜叱道：「呸！沒官府賞格，老子怎肯白宰兩腳獸？老子這麼有空，何不改行去屠豬殺狗？豬狗都比倭寇值錢！」

人羣中擠出一名大腹便便的員外，拱手笑道：「冷大俠！本人陳百萬，是四海銀號的東主，平生喜歡欣賞武林絕技。冷大俠如肯出面殺這倭奴，本人願奉五百兩酒錢，另加五百兩彩頭。」

冷劍霜冷冷道：「在下是獵人，不是戲子，不想給有錢大爺消遣！」

此時，又擠出個高頭大漢，朗聲道：「冷大俠！晚輩是開封九州鏢局鏢頭。敝局總鏢頭九州神龍蔡老爺子，慘被這倭奴所殺。冷大俠如肯和倭奴決鬥，替蔡老爺子報仇，敝局願奉上酬勞一千兩。」

冷劍霜冷冷道：「武林高手，不懂國仇大義，祇顧爭名私鬥，



冷劍霜正與武藏劇鬥。

該殺有餘，在下是獵人，可不是打手。」

武藏哈哈大笑道：「鼎鼎大名天絕手，果然是個識時務的俊傑，知道支那十名高手的下場，也罷，本武士到北邙山腳等候，冷大俠如果不怕死，就前來較量，替中原武林爭個面子；如果怕死不敢來，本武士就饒你一命，以後天絕手的字號，可不能再亮。」

冷劍霜冷哼道：「倭狗的屁眞比狗屁還臭，老子例不白宰豬狗，不屑和豬狗決鬥。不過，豬狗要快一點轉世還不容易？像辛兵衛那半隻倭狗那樣，老子不是免費超度嗎？」

人羣中又鑽出一名十五六歲少年，哭道：「冷大俠，請主持公義！陳家溝太極門陳再盛老爺子，就是被這班倭奴圍攻偸襲害死的，可不是公平決鬥，冷大俠請主持公道呀！」

冷劍霜冷冷問道：「倭奴！他們說的可是事實？有種就敢做敢當，認帳呀！」

武藏脖子通紅，暴叫道：「胡說！大日本武士道，講究公平決鬥，這小子想激你出手，含血噴人。」

少年哭道：「晚輩是陳老爺子琴童，武功低微，祇懂服侍老爺子彈琴焚香。那天在路上，晚輩因內急，蹲在樹後方便，親眼見到倭奴半路偸襲，打老爺子不過，又來了幾名倭奴圍攻，害死老爺子。」

一名三角眼大漢喝道：「小子！別胡說！咱們堂堂中原武林，輸都要輸得光明磊落，陳老爺子公平決鬥逝世，本人是見証！你小子不能爲了報仇就含血噴人！」他走上前，抱拳道：「兄弟洛陽蛟孫一腳，還望冷大俠爲我中華天朝爭光，和東洋武士決鬥！」

冷劍霜冷笑道：「冷某不想和洛陽蛟稱兄道弟，你孫一腳怎麼會有興趣，在『爭光』上插上一腳了？」

少年哭道：「陳老爺子眞是被倭奴偸襲圍攻害死的，冷大俠，主持公道呀！」

倭奴武藏，掏出一卷書信，喝道：「姓冷的，本武士早想找你了，戰書在此！」紙卷飛拋過來。

冷劍霜手一鬆，巨獒咆哮，跳起咬住戰書。

武藏喝道：「姓冷的，不管你有沒有種，本武士先到北邙山等

你了！」

冷劍霜朝倭奴呸了一口，朝巨獒道：「狻猊！臭倭奴值不值得你和他咬一場？」巨獒哼叫搖頭。

冷劍霜笑道：「連我的狗都不屑和倭奴比武呢！」衆人轟笑。冷劍霜轉向店小二道：「我要最大最好的獨院！」

店小二應了一聲，趕去打點。

冷劍霜剛卸下馬鞍行囊，店家已開了一席盛宴。他訝問：「我可沒叫飯菜呢，你們弄錯了吧？」

梅紅仙踱進來，笑道：「冷大俠，是小弟作的東，請賞臉喝兩杯！」

冷劍霜臉一沉，慍道：「又是你？我早告訴你，從不白吃人家，快抬回去！」

梅紅仙嘻嘻笑道：「行！冷大俠不肯賞臉，請動手把小弟趕出去，不然，小弟賴在這裏不走，一定要你賞臉喝兩杯。」

冷劍霜怒道：「剛才還以爲你明白事理，原來竟是個無賴，天下那有厚臉皮硬請客的！快滾！不然不再客氣！」說着按着劍柄。

梅紅仙笑嘻嘻道：「小弟請冷大俠賜教一兩招，點到即止，冷大俠不肯。小弟想動劍試試，又怕打不過，喉嚨上開個窟窿實在冤枉。現在，小弟卑辭厚禮，光明正大請喝酒，雖然無賴一點，冷大俠縱然出手教訓小弟一頓，總不好意思要小弟的命吧？快請動手，不動手就喝酒，不然小弟整天賴着不走。」

冷劍霜怒目瞪視，半晌，嘆氣道：「你的武功不錯，不過，還不是我的對手，我有把握十招內殺了你。」

梅紅仙笑道：「小弟相信。」

冷劍霜嘆氣道：「我學的是拚命招式，祇會殺人與被殺，可不懂甚麼教訓你而不殺你，你走吧！」

梅紅仙笑道：「冷大俠殺好了！」

冷劍霜嘆氣道：「冷某殺人如蔴，但現在可沒有殺人的理由。你算是個人材，我實在不願殺你。」

梅紅仙高興地道：「好呀！那麼就讓我敬你兩杯吧！」

冷劍霜嘆口氣，默默坐下。

梅紅仙滿斟一杯，冷劍霜端起仔細觀察，鼻子湊近嗅嗅，拿出一枝銀針浸了一下，方才喝下。梅紅仙笑道：「呀！酒裡有蒙汗藥哩！」

冷劍霜冷笑道：「是呀！」

梅紅仙含笑不語，每道菜都先夾了一箸自己吃。冷劍霜冷然不理，還是每樣東西仔細檢視過才入口。

酒足飯飽，冷劍霜冷冷道：「臉已經賞過了，你該滾了。」

梅紅仙笑道：「冷大哥，你精擅追踪匪徒，天下聞名，不知有何秘訣？小弟在開封追踪一名匪徒，轉眼就失去踪影。」

冷劍霜呆了一呆，怒喝道：「無賴！滾！滾！」

梅紅仙笑道：「好！我滾！」起身道：「小弟就住在對門院子，冷大哥有空請過來坐坐聊天。」

梅紅仙身影剛出院門，冷劍霜立刻打開行囊，取出一個油布小袋。自袋中拿出一摺紙張，一角碎布。打開紙摺，上面有文字印信，還畫有一個人頭像。人像依稀有幾分像梅紅仙！

冷劍霜笑道：「哈！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回頭喚道：「狻猊！」巨獒吃飽了正蜷臥屋角，聞聲彈起來，跳到主人面前。

冷劍霜小心拈起碎布，湊近巨獒鼻尖。巨獒吸氣一嗅，低頭近地尋覓，連連哮叫，步出院門。冷劍霜緊緊追隨。

巨獒朝對門院中梅紅仙狂吠。冷劍霜冷然道：「粉金剛，枉你生得一副好皮囊，原來也是一隻兩腳獸，冷某現在要斬下你的首級，賣五百兩銀子。」

梅紅仙驚訝道：「冷大哥，甚麼銀子？」

冷劍霜一揚手，抖開紙摺，冷森森道：「開封府文書賞格在此，畫得差勁，可認得出尊容。你夜入祥符錢莊陸府繡樓，糟蹋殺害陸家大小姐，盜竊珠寶首飾一十四件。陸府護院在現場親睹，還用弩射下你一角頭巾。你有甚麼遺言？念在吃了你一頓份上，割下你的頭顱後，一定會替你轉告家人。」

梅紅仙駭異道：「寃枉！這全是誤會！小弟那夜追踪飛賊不獲，進入繡樓看個究竟，陸家小姐已經遇害。」

冷劍霜冷冷問：「証據？」

梅紅仙氣道：「像小弟這般相貌武功，那怕沒美人垂青？老實告訴你，家父乃是徐州首富，南北車船行東主梅慕陶，何用偸盜十幾件首飾？」

冷劍霜冷笑搖頭道：「風流紈袴壞胚子多的是，這不算証據，

還有沒有？」

梅紅仙忽然雙頰飛紅道：「還有，可不能告訴你。」

冷劍霜嗆郎拔劍，低沉道：「在下獵殺兩腳獸，素來不擇手段。今天破例優待，和你公平決鬥。狻猊，站開，不用幫手。」

梅紅仙怒道：「明明不是我，你偏不信，難道本少俠眞的怕了你？」憤然拔劍出鞘。

冷劍霜一言不發，挺劍進擊。寒光閃爍，爆豆般幾十下鏘鳴，梅紅仙長劍脫手。冷劍霜劍尖抵住他的喉嚨，凜然喝道：「有甚麼遺言？快說，冷某立刻就要斬下你的俊俏首級！」

梅紅仙臉色煞白，急叫：「我是女人！」

冷劍霜不假思索，長劍應聲下劃。一聲裂帛，梅紅仙從領子到胸膛破衣露肉。冷劍霜訝叫一聲，忙不迭收劍轉身，連聲道歉道：「對不起，梅小姐，眞是誤會，請見諒！」

梅紅仙兩手掩胸慌忙奔向內室。冷劍霜兀自立在當地心頭噗噗跳個不停。却見梅紅仙換了另一套勁裝，臉靨暈紅，把一件東西摔在他面前桌上，嗔道：「冒失鬼！這是在現場，陸家小姐床上拾到的！」

冷劍霜低頭不敢仰視，看那東西，原來是個護身符，綉有「八幡大菩薩」字樣。他驚呼：「倭寇！」小心拈着斷繩，吊起護身符，喚道：「狻猊！」

巨獒仔細嗅聞護身符，嗚嗚低嗥，走到屋角，啣回一卷紙卷：倭奴武藏的戰書！

冷劍霜憤怒道：「眞是這倭狗！」嘆口氣道：「又要做蝕本生意了！」他匆忙備馬。

梅紅仙慌忙喚道：「冷大哥，等等我！」

他不理睬，祇顧拉馬出門。

一騎馳出北門，直奔北邙山。巨獒跑得不比駿馬慢。

北邙山腳，三角眼的洛陽蛟孫一腳，佇立道旁張望，高興道：「冷大俠來了，東洋人等得不耐煩，要走了呢！」

冷劍霜嘿嘿冷笑道：「太遲了，他們以後都不用走了，東洋兩腳獸在甚麼地方？」

孫一腳笑道：「東洋人聽說冷大俠不喜歡熱鬧，找了個清靜地方，免得閒人圍觀，請隨小弟來。」

山徑越來越窄，來到一面險峻陡坡。孫一腳指道：「就在上頭，馬匹恐怕沒法上去。」

冷劍霜把韁繩扣在馬鞍，輕拍馬頭，附馬耳喃喃細語，飛身離馬，如箭冒升，幾個鶻落，已到崖頂。

三面茂草矮林，環抱一塊平地。倭奴武藏哈哈笑道：「姓冷的，有膽比武，大大的好！」

冷劍霜鄙夷道：「老子不屑和倭寇比武。殺了倭狗，祇是弄臭弄髒了寶劍。」

武藏怒道：「不比武，你來做甚麼？來了，不由你不比。」

冷劍霜把護身符拋到武藏面前，冷森森道：「殺不盡的倭寇，畜牲不如，竟敢在開封府姦淫逞兇，老子現在要宰你，雖然你的狗頭還一文不值，老子今天可要你賠本，送你到陰曹去。」

武藏哈哈大笑道：「原來爲了這件事，老實告訴你，大日本關白豐臣秀吉已經削平羣雄，就要來征服支那，你們的妻女姐妹，還不遲早都是大日本武士的玩物！本太君先來探探路，除掉幾名礙眼人物，順便玩個把花姑娘，何必大驚小怪。」

草木叢中，鑽出十多名倭奴武士，手執倭刀弓弩，把冷劍霜圍成一圈。

孫一腳氣喘吁吁趕到，怒道：「不要臉！要倚多爲勝，冷大俠，小弟來幫你！」趕到身邊要來幫陣，忽然一腳如電，飛踢冷劍霜胯間。脚尖彈出白刃寒芒，堪堪沾上他小腹。

銀光一閃，孫一腳的那隻飛腳已離軀體掉落地上。一隻腳的孫一腳倒下，咽喉多了個缺口。

冷劍霜喃喃道：「漢奸比倭寇更該死，這就是大日本武士道所謂公平決鬥呀？」

武藏高聲大喊，弓弩齊射，衆倭奴舉刀迎上。

冷劍霜揮劍挺起，一縷白練飛騰長嘯。巨獒吼叫如雷，從圈外撲進。光影撩亂，呼嘯錚鳴，地上躺下幾名倭奴。

一聲嬌呼：「冷大哥，我來了啦！」梅紅仙刺中了一名倭奴，飛入圈中。

武藏猙獰若厲鬼，尖聲嚎叫，和衆倭奴舉刀再前衝劈砍。

一陣混戰，冷、梅二人和巨獒安然無恙。武藏袍袖破碎，髮髻散亂，却沒流血，其他倭奴都變成地上碎屍。

武藏被二人一獒鼎足圍住，像一頭被捉入籠中的瘋狗，口吐白沫，污言穢語咒罵。

冷劍霜冷笑道：「倭狗！剛才老子祇想砍下你的狗頭就算，現在却非把你碎閹慢割不可！」

武藏吼道：「姓冷的，你們中原人說的，士可殺不可辱，本太君今日戰敗，何懼一死，可不能隨便侮辱，滾開！不用你們動手，本太君會按照大日本武士道堂堂規矩，自己切腹。」

冷劍霜嘿嘿笑道：「那裡有這樣便宜的事，老子一定要把你先閹後割再斬首，替受害者討回全部欠債。」

梅紅仙勸道：「冷大哥，算了，這倭奴雖然無惡不作，却也是一名頂尖高手，讓他死得痛快有面子吧！」

冷劍霜譏笑道：「婦人之仁！」

梅紅仙巧笑道：「聽說倭奴有切腹這玩意兒，却沒有看過，讓我開開眼界吧！」

冷劍霜祇是冷笑，不答話，却也停了手。

武藏盤膝坐下，長刀橫放膝前，抽出短刀指向腹部。梅紅仙目不轉睛地注視，武藏撩開袍襟，用力向下扯下裳，短刀向小腹插去。梅紅仙嚇得「哎呀」一聲，閉起眼睛。

武藏手法迅捷如電，短刀飛向梅紅仙，長刀入手，身形貼地飛射，衝向梅紅仙。

變生不測，待發覺有變，短刀已至，閃避不及。危急間，一物飛至，擊中短刀，使它失去準頭，擦頸而過。武藏長刀已至。她手忙腳亂，招架不定，被武藏滾出圈外。

武藏死裡逃生，方欲躍起飛奔，忽覺雙足刺痛，人影已到眼前，忙用長刀撩去，却看見長刀連着一隻手飛離，這時才發現自己雙腳已經齊膝斷去。

冷劍霜嘿嘿笑道：「倭狗！你要壯烈切腹，老子成全你的心願！」長劍刺入武藏腹中，切到胯下，再向上一撩，斜肩把武藏切成兩瓣。

梅紅仙閉起眼睛背轉身。

冷劍霜找回護身符，又在武藏和衆倭奴屍身搜尋細軟財物。他喃喃道：「一十四件珠寶首飾全在，要先送回去銷案。花了許多氣力，宰了這麼多兩腳獸，祇找到這麼少銀兩，怕不夠來回花費，生意可眞越來越難做了。」

他斬下武藏首級，掏出油布包好，喃喃道：「這樣上等的好貨色，却沒有賞格，世界可眞是不公平啊！」

他走到梅紅仙面前，呆呆瞧她俏麗的臉龐。她臉泛紅霞，又羞又喜。他喃喃道：「這一顆可值五百両哩！却又見財化水，眞是損失慘重！」

她又氣又羞又好笑，道：「傻瓜大哥，累你損失一顆五百両銀的首級，最多賠你一個有首級有身軀的活人，值銀五百両的一百倍還不止哩！」

他搖搖頭喃喃道：「我一向祇做小件頭的生意，携帶方便，不做大件頭的生意，携帶不方便。」

冷劍霜飛身下陡坡。梅紅仙追着喊：「喂！傻瓜！冒失鬼！輕薄浪子，你劃破我的衣服，難道這筆帳就這樣算數？」

冷劍霜不答話，吹着口哨，駿馬飛奔而至，他飛上馬鞍，縱騎起步，巨獒緊緊追隨。

梅紅仙高喊：「等一等，傻瓜！冒失鬼！」解開樹上韁繩上鞍，高喊：「登徒子！流氓！休想賴帳！你逃到天腳底我都要跟你算帳！」

（完）

江湖踪雲生故事

九手抓鬼

霍去病·文　可　飛·圖

上文提要： 沈彤雲又遇到牡丹、芍藥二女，二女答應爲他打探牢裡關的是誰，包捕頭却不賣賬，沈彤雲親自出馬，救出風氏兄弟，知道了狗官的陰謀……沈彤雲勸桂鏢頭暫時按兵不動，到集中力量拚命時才不會孤單，於是，他又開始籌謀大計，跑去告訴白可染船上的衆豪，聚寶盆在汪知府手上……

「說出來咱們琢磨琢磨！」

王在山道：「原是傷養好了就回江南的，眼看就快過年了，如今……」

王在水接道：「得不到寶至少可以瞧一瞧那寶物甚麼樣，也不枉來中原一趟了！」

於是，沈彤雲就把事情從頭仔細說了一遍！

劉勇四人聽得吃一驚，都說這姓汪的太陰毒！

劉勇道：「沈公子，你有甚麼計劃？」

他想了一下，又道：「天雷幫替姓汪的操刀，天雷幫也血洗桂家莊，祇不過咱們以甚麼名義出手爲桂家報仇？」

沈彤雲道：「如果四位有顧慮，我不勉强！」

王在山道：「這是甚麼話，別說沈公子救過我們的命，便是那夜天雷幫傷了咱們，這筆賬也是沒完沒了！」

關仁道：「不錯，咱們同天雷幫卯上了！」

沈彤雲淡淡一笑，道：「那麼，四位，今夜二更天，咱們在桂家莊的後大院相見！」

王在山道：「桂家莊鬧鬼！」

沈彤雲笑笑，道：「桂家莊沒鬼，哈……」

劉勇道：「沈公子，寶物在姓汪的手中，如何去向他奪回來？那是官府衙門呀！」

沈彤雲道：「這件事我不想多事，我自有主見！」

劉勇道：「好，咱們就這麼決定了，二更天咱們必定趕去桂家莊！」

沈彤雲點點頭，道：「各位，今天在客棧中養精神，夜裏才會有精神！」

關仁道：「沈公子，你還有何交代？」

沈彤雲站起來了，他對四人抱抱拳，道：「咱們要給天雷幫換個招牌！」

他轉身而去，神情肅然！

*　*　*

沈彤雲甚麼地方也不去，他匆匆的走進「大家樂賭坊」來了，祇見錢通神走上前，道：「嗨，沈公子呀，這兩天你的人不見，寶和錢莊的歐陽老闆與老鳳翔銀號的周老闆，龍家堡的龍堡主都在問你，甚麼時候再賭幾把呀！」

沈彤雲笑笑，道：「就快了，等我把正事辦完之後，我陪他們賭個三天三夜不休息！」

錢通神一怔，祇見沈彤雲自懷中摸出一張百兩銀票，對他道：「錢老闆，快去替我備下四色大禮一份，過年我要用的，我這就回屋睡大覺了！」

他說完就走，半刻也不停留！

錢通神怔住了！

「四色大禮，幹甚麼？難道他要娶媳婦？」

錢老闆怎知道不久就會有一場搏鬥了！

「大家樂賭坊」派了個小伙計，這伙計一身打扮全是新，臉皮刮得淨又紅！

伙計挑起一擔四色禮，甚麼是四色大禮！

錦盒四件，糖菓四色，綾羅綢緞四色，臘味四大件！

這樣的大禮不簡單，人們看得直傻眼，不是至親，誰會送上如此大禮呀！

小伙計挑起擔子前面走，在後面，沈彤雲瀟灑的緊跟上，沈彤雲還臉露得色微微笑！

這二人一路自馬道街北頭轉入另一大街上，沒多久就來到了王府井大街！

開封知府衙門就是在王府井大街上！

小伙計挑着擔子有精神，閃呀閃的閃到了知府衙門的大門外，他放下了擔子來！

沈彤雲手上拿着一張拜帖，他笑嘻嘻的還在拜帖下方夾了一張十兩銀子！

有個捕役走過來。

「幹甚麼的？」

沈彤雲把拜帖往那捕役手中一塞，立刻連帶銀子也塞過去了！

那捕役不多問：「候着！」

沈彤雲道：「是！」

祇見捕役走得快，刹時奔入衙門去了，果然沒多久，包捕頭出來了！

「是你！」

「包大人，多包涵！」

姓包的滿臉不愉快，姓包的牢中逃了風氏兄弟，前夜裏他還未看清是甚麼人出手救風氏兄弟，他們便被人點中穴道躺下了！

祇不過事後他想了又想，更與汪宏發師爺三人相商議，以爲中原道上沒有幾個有如此能耐之人，那麼，這劫牢的人必是江南來的那個沈小子了！

*　*　*

現在，沈彤雲反而來到了府衙，還明敞着送上四色大禮，包捕頭再看拜帖，祇見上面寫的是：南京沈百萬大侄子沈彤雲叩拜！

包捕頭上上下下看了一遍沈彤雲，冷冷的道：「南京來的？」

「是的，大人！」

「就我所知，你已來開封許久了！」

笑笑，沈彤雲道：「喜歡賭幾把嘛！」

包捕頭道：「有重要的事見大人？」

「有，而且十分重要。」

包捕頭道：「好吧，我爲你進去遞帖子！」

「勞駕了。」

包捕頭走入府衙至少一盞熱茶工夫才走出來！

「跟我來。」

沈彤雲跟着包捕頭往府衙中走，他發現暗中有不少埋伏，其中牆角處還有弓箭手埋伏！

沈彤雲却坦然的跟着包捕頭轉入府衙後院中！

正廳上面有個身穿便服短鬚漢站在一位身穿官服的一邊，他虎視眈眈的看着走來的沈彤雲！

包捕頭站在廳門下對沈彤雲道：「大人在廳上坐着，你小心了！」

「是！」沈彤雲雙袖拂拂身子，舉步走進去單膝點地，道：「後生南京沈彤雲，拜見大人！」

嘍，汪知府雙目三稜有厲芒，他看看沈彤雲，道：「我最近才聽過你的名字，你是不是傷了我兒與師爺呀！」

沈彤雲道：「全是誤會。」

笑笑，汪知府道：「看在你大伯的份上，我阻止他們再找你麻煩！」

「謝謝大人關愛。」

「你來見我有甚麼事呀？」

沈彤雲看看左右，道：「大人，有些不太方便說！」

汪知府道：「有何不方便？」

沈彤雲道：「事關寶物……所以……」

汪知府立刻手一揮，道：「你們全都守在外面！」

他此言一出，嘍，幔帳中立刻走出七八個武士，另外兩邊耳房也有幾個手持弓弩的殺手走出廳外！

沈彤雲漠然一笑，他仍然單膝跪着！

汪知府道：「你可以明說了！」

沈彤雲道：「大人，是我大伯爲了安全起見，交由桂老鏢頭帶

來的那件寶物是假的！」

汪知府雙目一厲，道：「十年交情，百萬兄要我呀！」

沈彤雲道：「絕非耍大人！」

汪知府道：「難怪我放米祈銀無銀，放穀祈金無金，原來是假的呀！」

他一頓，又道：「眞的呢？」

沈彤雲道：「大伯交代小侄，不久另有人暗中送來，但願大人用完歸還！」

他一頓又道：「大伯有另外交代！」

汪知府道：「說！」

沈彤雲道：「大伯說，江湖也有不少人潛來中原奪寶，大伯要我見機行事，教訓這些貪寶之徒！」

汪知府道：「你有甚麼計劃？」

沈彤雲道：「由大人這裏把假的交由小的帶出去，引那些覬覦寶物的人找來！」

汪大人道：「你一人怎敵衆人，天雷幫就夠你受的了，而且這也是天雷幫黑勢力範圍！」

沈彤雲一笑，道：「我大伯信得過我，希望大人也信得過我！」

汪知府思忖一下，點點頭道：「我所關心的乃是眞寶，需知附近幾個縣份已有餓死人了，許多人無法過這個年呀！」

沈彤雲道：「應該快了，如果我趕走那些想奪寶的人物，眞寶必會很快送到！」

汪知府動心了，他站起來道：「好，你等着，我這就去把那假貨取來！」

沈彤雲低頭應「是」！

汪知府走近沈彤雲，臉上有些冷酷，他眞想出腿踢沈彤雲！

＊　＊　＊

此刻，汪知府又走回來了！

汪知府的手中托着一個錦盒是圓的，他重重的交在沈彤雲手中，道：「我爲他費了好大的工夫，施出所有的計劃，弄了半天是假的，拿去，我要眞的快送來！」

沈彤雲道：「打從今天起，大人莫提這件事，由小子同那些想得寶的人物去週旋，這就叫，先掃除障礙，打通一條平坦大道，以後大人才平安！」

汪知府一聽微微笑，他手一揮，道：「你去吧，且看你的了！」

沈彤雲托着那錦盒走了！

「忽」的自內廳衝出汪宏發……」爹，你怎麼聽那小子信口開河？」

汪知府冷笑道：「弄個假的在身邊而且還惹禍事，不如交這小子帶去！」

他忽的又是一聲笑，道：「找幾個人去造謠言，就說寶物被姓沈的小子弄走了！」

汪宏發哈哈笑了！

＊　＊　＊

沈彤雲離開「大家樂賭坊」的時候，他對錢通神道：「錢老闆，聽說寶物就在今夜要出現了！」

錢老闆一怔，道：「才聽說寶物已在你手中！」

沈彤雲哈哈笑了！

他早已知道這是由知府那兒傳出來的話，無他，此刻誰有寶物誰倒楣，衆矢之的不好幹！

但沈彤雲就是這麼個小手段！

他對錢通神笑道：「別信謠言，我今夜就去桂家莊，大家前去碰運氣！」

錢老闆急道：「沈公子，咱們合作！」

哈的一笑，沈彤雲道：「好呀，二更天咱們桂家莊的後院見！」

「去那兒幹甚麼，桂家莊鬧鬼呀！」

「怕就別去，哈……」

沈彤雲走了，走得十分自在輕鬆！

＊　＊　＊

沈彤雲剛走出大家樂賭坊，才不過五七十步，耳聞一聲：「沈公子！」

沈彤雲一怔，回頭四下看，直覺得牆角處站着個蒙了半張臉的女人！

但沈彤雲不敢確定就是這女人叫他，他仍然往別的地方瞧，忽又見這蒙了大半臉的女子把面巾一拉又蒙上，沈彤雲笑了！

「是妳，芍藥！」

那女子正是張媽媽手下的芍藥，祇見她把手稍指，當先便往城門口走去！

沈彤雲奇怪，爲甚麼芍藥不說話？

就在城門口，芍藥才拔步疾走，沈彤雲一見也急急的追了上去。

出城三里外，芍藥才站住，她也拉下面巾來了！

「沈公子，我冒生命之危來告訴你一件事！」

沈彤雲道：「芍藥，我知道妳善良可人，祇不過妳的處境是不允許有背叛的！」



沈彤雲把拜帖遞給衙門捕快。

芍藥道：「我是忍不住的，沈公子，我也是剛得到消息，他們說你得了寶物，天雷幫將盡起人馬找上你，你……你快走吧！」

沈彤雲心中一緊，祇不過大半天光景，消息就到了朱仙鎮的天雷幫，江湖傳言太可怕了！

他拉過芍藥的手，笑呵呵的道：「謝謝妳，我自是會小心的！」

芍藥抬頭仰面，道：「我還能吻你一次嗎？」

沈彤雲一笑把頭稍放低。

芍藥立刻迎上去，她的香唇是濕滑的，也是十分柔順的，祇不過沈彤雲突覺味道上有異！

沈彤雲心中一緊，忙把張開的口閉上，但芍藥在擁抱中，她的右袖中出刀了！

芍藥的那把尖刀幾乎已開始入肉了，就見沈彤雲嘿然一聲彈開來。

沈彤雲以手摸向腰際，有鮮血，但不多，當他突覺不對勁的時候就已經自封穴道了！

芍藥被他推出三丈外幾乎跌倒，她發出哎呀一聲叫喊！

於是，七把飛刀自三個方向向沈彤雲射來！

隨着飛刀的激射，三條人影品字形的向沈彤雲圍上，三人口發出「殺」聲尖吭！

來者不是別人，乃「飛刀黑寡婦」張媽媽與牡丹、秋菊三人是也！

沈彤雲大吼一聲雙掌疾拍，七把飛刀全被他拍落在地上了。

沈彤雲見三人第二次出刀，他火了，來一個「九手抓鬼」絕技，但見半空中虛虛實實的掌影排山倒海一般佈滿他的四週，隨之三把刀已被他奪過去。

雙方落下實地，沈彤雲衝着滿臉羞愧的芍藥，叱道：「問世間情爲何物，妳能接下一句嗎？」

芍藥抹淚道：「直叫人生死相許。」

沈彤雲冷冷一笑，道：「有了妳這句話，我就可以叫妳們死了。」

芍藥道：「沈公子，對不起，我……」

「少來了，妳差一點要我的命。」

他在嘴巴上抹了一下，又道：「這是甚麼東西？」

「那祇是叫人情慾上升而引你入迷。」

「然後妳才會得手。」

「對不起。」

張媽媽却走到芍藥面前，她抖手就是兩個嘴巴子，叱道：「妳是怎麼搞的，這一點小事妳也辦砸了！」

芍藥撫面不哭了，她哭也不敢哭了。

秋菊道：「張媽媽，咱們合擊，也許會有犧牲，但至少也會損失他的戰力不少。」

牡丹道：「對，我同意。」

張媽媽走向沈形雲道：「小子，你確是咱們平生少見的奇才高手。」

沈形雲道：「好說好說。」

張媽媽冷笑道：「寶物在你手中？」

「不錯。」

「可不可以拿來瞧瞧？」

「可以，祇不過且等二更天去桂家莊！」

張媽媽道：「咱們現在就要看。」

沈形雲道：「不可以。」

張媽媽忿怒的道：「我宰了你這小畜牲！」

她尖叱一聲又道：「上！」

「上」就是殺，她叫三女也一齊出刀。

沈形雲明白，此三女祇有聽命行事，談愛情她們已不怎麼奢望了。

沈形雲一聲厲吼：「殺！」

祇見他發了瘋似的直往張媽媽面前撞去。

張媽媽出刀十七次全部扎了個空，右腕門似被鐵箍扣了個緊，她的反應才一半，人已飛上了天。

沈形雲厲叱：「去你娘的！」

「叭！」

「哎唷！」

張媽媽宛似自樹頂上摔下來似的，重重摔在地面上，摔得她張口就是鮮血噴出來。

張媽媽就叫了那麼一聲就不動了。

沈形雲的身法展開了。

那芍藥與秋菊、牡丹三人合力圍，這三女早就知道沈形雲乃江南第一奇人，但她們仍然要拚命，無他，天雷幫的幫規太厲害了。

芍藥三人也知道沈形雲在床上的功夫，沈形雲也說過他是不上當的，天下男人都討厭上當，所以沈形雲憑恃着他的神功把三女整得全身骨鬆筋散，幾天也起不了床。

雙方心中都已明白，還談甚麼情與愛，殺吧！

祇不過沈形雲絕不願意對女子動刀，所以他變了另一種殺人的方法。

就在三女向他圍殺而上的刹那工夫，祇見大半個沈形雲不見了，隨之而起的幾聲驚呼。

「啊！」

「轟！轟！轟！咚！」

牡丹第一個被沈形雲擲向空中，跟着便是芍藥與秋菊二女。

這三女摔得慘，鮮血正自口中往外溢。

沈形雲旋空一半站住身子，他冷冷一笑，對這即將斷氣的三女道：「我不對你們動刀，是生是死，那就看妳們的造化了。」

他說完就轉頭往桂家莊上走去了。

＊ ＊ ＊

桂家莊今晚可熱鬧了。

沈形雲看看天空，這兩天雪也不下了，便地上的積雪也快融化了，感覺上反而有些寒意。

約莫着應快二更天了，沈形雲飛身到了桂家莊的後面大院，他這才剛站定，就見幾條人影向他走過來了。

沈形雲祇一看，便抱拳笑道：「各位前輩英雄，你們趕得及時呀！」

來的人正是秦川鐵扇擔花冲、桐柏飛刀手齊林、少林四空禪師、洛陽大俠田國光與黃河漁隱白可染幾位。

那白可染對沈形雲道：「咱們當然要趕來的，江湖上誰不想瞧一瞧南京沈百萬的那件稀世聚寶盆呀！」

沈形雲一笑，道：「各位祇要來到，就必然會看到這件稀世珍寶。」

他看看四週，又道：「咱們還有多位朋友，此刻想也已來到了吧！」

「來了，咱們也早來了。」

祇見萬船幫幫主劉勇與關仁二人併肩而來，那秦淮飛鼠王氏兄弟却自一處牆角也來了。

沈形雲見了這四人，他立刻笑了，道：「各位，咱們應該稍等一下。」

他忽然仰天一聲叫：「風家兄弟，你們應該出來了吧，見一見各路英雄。」

就在他的吼叫聲中，祇見兩條人影自正廳的屋脊飛一般的落在院中央。

大伙有一半不認得這兩位當年道上的神偷。

沈形雲對大伙道：「各位，這

兩位正是雁蕩來的風大俠兄弟，人稱『偷天』『換日』的就是此兩位。」

他這麼一介紹，立刻一陣嗡嗡聲。

沈形雲又道：「各位，我有幾句話要向風家二前輩細說，對不起，各位稍待。」

這沈形雲把風家兄弟帶到井邊，三個人就在井邊說起話來了。

風大山道：「若是知道汪知府如此黑心肝，別說是一萬兩銀子，便十萬百萬兩銀子咱兄弟也不幹。」

沈形雲道：「看到這兒的死人了嗎？」

風小山道：「我兄弟雖未出刀，可也內疚萬分，不知如何才能彌補罪過了。」

沈形雲道：「兩位如想彌補罪過，我倒有個主意。」

風大山道：「沈公子，你盡管吩咐。」

沈形雲道：「汪知府乃是當今朝廷命官，便是桂浩然本人也不宜向官家動手吧！」

風小山道：「沈公子的意思是……」

沈形雲道：「去，到府衙露一手絕活，今夜去把那狗官的人頭與他兒子汪宏發師爺三人的人頭摘來拋在這桂家莊的大門下。」

沈形雲道：「兩位，我告訴你們，府衙中已加派重兵，暗中又有弓箭手藏着，你二位可更多加小心了。」

風大山嘿然，道：「沈公子，我們這就去了，四更天咱們見。」

他說得十分有把握，就好像他去會會甚麼人立刻就回來似的。

這風氏兄弟臨去露了一手雲裡翻，觔斗一半人已在牆外面了，看得屋中的人直咋舌。

沈形雲一笑，他明白，汪知府父子二人大概是活不成了，因爲風家兄弟盜人頭特別有一套。

桂家莊成羣英會

沈形雲面對井口喃喃道：「桂老鏢師，我希望我這安排你點頭。」

他說完便又走到屋前，祇聽劉勇道：「沈公子，今夜好像很沉悶。」

「今夜有搏鬥。」

洛陽大俠田國光道：「搏鬥？不是看寶嗎？」

沈形雲道：「看寶與奪寶差不多，有誰見寶自眼皮之下溜過而不動心的？」

他此言一出，不少梟霸面面相覷。

沈形雲却哈哈一聲笑了。

沈形雲看看天色，他對羣雄道：「各位，今夜這一場搏鬥必然十分慘烈，如果在場中的人不願惹是非，此時離去尚來得及。」

他把話聲提高，又道：「再晚便來不及了。」

他吼的聲音大，但羣雄誰也沒動。

少林四空禪師道：「沈大俠，你說寶已在你手中？」

沈形雲道：「不錯。」

四空禪師道：「在甚麼地方？」

沈形雲道：「時辰一到我自然會拿出來。」

花冲粗聲吼道：「甚麼時辰呀？」

沈形雲道：「各位稍安毋躁。」

白可染道：「沈少俠是否在等甚麼人呀？」

沈形雲道：「不錯。」

「誰？」

沈形雲坦白的道：「天雷幫的人。」

他此言立刻引起不少人的議論。

白可染道：「寶在沈少俠手中，沈少俠反而等天雷幫的人，需知天雷幫爲了寶物幾乎無所不用其極了，你這不是在自找麻煩？」

沈形雲淡淡一笑，道：「唯有不怕麻煩，麻煩才不會上身，各位，想來在場之人沒有一位曾參加血洗桂家莊的了，但請放心留下來吧！」

他的話聲夠大，想來傳音必很遠。

就在大家正議論紛紛中，遠處傳來「沙沙沙」之聲，宛似蝗蟲過麥田。

蝗蟲過田一片「沙沙沙」响，不多久，整個田裡麥葉被蝗蟲吃了個精光。

現在，桂竹園中就傳出這樣的聲音來。

沈形雲雙手反背而立，他神采奕奕的等着來人到來，附近也站了九個厲害人物，這些獨霸一方的人物俱都是久經仗陣的大豪。

祇見他們一個個的抬頭四下看着。

「轟」聲起處連聲響，那幾道上了官府封條的大門早被來人掀開來了。

有個粗聲大吼如雷：「把桂家宅子團團圍住。」

「是！」

這回聲聽起來就不少人，少說也上百。

立刻間，桂家莊的圍牆已被一批黑衣人圍住了。

從前聽繞到了後大院，祇見一擁而來了五十多個武士，這其中就有司徒長江與司徒文正父子二人，緊跟在二人身後的便是天雷幫八大護法，那卓大勇與皮不邪也在其中，尚有大總管杜懷仁，另外就是敞着肚皮不怕冷的粗壯武士二十多個。

祇一瞧便知道天雷幫該來的全到了。

當然，其中還有不該來的也來了，那就是大相國寺的三位高僧，他們是智空大師，玄空大師與慧空大師。

高僧也愛寶，出家人不貪財？越多越好。

後大院湧入這麼多的人，火把也舉得高，司徒長江祇一瞧對面站的人，他忍不住的嘿嘿冷笑連聲。

「太好了，這桂家莊成了羣英會了。」

黃河漁隱白可染上前一步，道：「司徒幫主，別來無恙呀！」

司徒長江冷冷道：「此刻不是說廢話之時，白老頭，你不在河邊清閒，也跑來此地淌渾水呀！」

白可染回敬一句：「你這才叫廢話。」

忽聽四空禪師道：「那不是大相國寺的三位同門嗎？怎會與江湖幫派混在一起？」

智空大師嘿嘿一笑，道：「至少這是在開封地界，你却遠自少林，是不是？」

這眞是誰也不饒誰，話鋒如利刃。

就聽司徒長江一聲叱吒，道：「江南來的那個沈小子，你還不走出來！」

沈形雲哈哈一笑，他就站在井旁邊。

「司徒幫主，在下就在此地，似這樣偉大的場面怎麼也不會錯過，你說是不是？」

司徒長江大步逼近沈形雲，他重重的道：「小子啊，今夜你邀來了不少人物呀！」

沈形雲道：「你錯了，我沈形雲根本就不認識他們，我也沒有那麼大的面子。」

「怎麼說？」

「他們是自動前來，便是我請他們離去也難了。」

司徒長江再看看白可染幾人，又細看劉勇、關仁與王氏兄弟四個，不由冷冷道：「好，太好了。」

劉勇拍拍胸膛，道：「別一副唯我獨尊樣子，今晚且看誰是英雄，誰又是狗熊。」

司徒長江忽指沈形雲道：「小子，你是有點鬼名堂，上一回被你得逞，祇不過你不會再有那種機會了。」

沈形雲道：「那要交手過招之後才知道。」

他忽的改口道：「司徒幫主，今夜這場面已說明一件事情。」

「甚麼事情？」

「路人皆說你血洗桂家莊，祇不過爲的是一件寶物。」

司徒長江道：「寶呢？」

沈形雲道：「看你今天來勢，非得寶不可了。」

司徒長江仰面一聲梟笑，他雙手箕張的道：「想活命的馬上離開，姓沈的小子，你祇要把寶物交出來，再斷去一腿，你仍然可以活命，否則……」

沈形雲追問：「否則怎樣？」

司徒長江道：「桂家莊就是你們的前車之鑒。」

沈形雲道：「你果然暗中血洗桂家莊。」

司徒長江道：「老夫一直未曾否認過。」

沈形雲忽的仰面大笑起來。

司徒長江厲叱：「你馬上就會笑不出來了。」

沈形雲笑聲突然中止，他沉聲道：「桂老鏢師，有仇報仇的時候來到了。」

沈形雲的話令在場各人俱吃一驚，司徒長江也是狠厲的沉聲道：「甚麼桂老鏢師呀，鬼話連篇！」

就在這時候，只見井中有了聲音，不旋踵間，幾條人影已自井口冒出地面來。

大伙又是一驚，火光之下，只見爲首的乃是「快刀」桂浩然、桂夫人、尹士奇、石大丹、桂小玉，便是伏牛虎丁杰也在內，更令人吃驚的還有那虎牢關的毒奶奶。

這些人一個一個的跳上地面來，立刻又引起在場的人們一陣騷動。

桂浩然提刀直逼司徒長江，

他幾乎全身在哆嗦！

司徒長江雙目噴火，叱吒道：「桂浩然，你沒死！」

桂浩然忿怒的道：「你這惡魔不死，我怎麼會死？」

司徒長江吼道：「原來你這井下還有機關呀！」

他轉頭怒視智慧禪師，又道：「你的般若神功只是唬唬人呀！」

原來那夜血洗桂家莊，由智空禪師對付桂浩然，不料桂浩然見敵人勢衆，便使了個金蟬脫殼之計，他在死人堆中做手脚，然後攜了妻兒潛入井中機關內，等到敵人撤去，桂浩然便把死人中身體像他的人削去面頰，換上他的服裝，別人以爲他已死了。

桂小玉就以爲她爹已死。

＊　＊　＊

現在，桂浩然怒叱司徒長江，道：「司徒長江呀，我爲汪知府暗中前往南京押寶回來，你是怎麼知道的？」

司徒長江道：「這話你去問汪知府！」

桂浩然大罵：「個狗官，借刀殺人呀！」

司徒長江道：「可惜我天雷幫白白忙碌一場，只不過，哈……」

他得意的笑道：「只不過這一回寶物已落在沈小子的手中，應不會再橫生枝節了吧！」

桂浩然大怒，罵道：「殺我桂家莊二十七口之衆，你這惡魔仍在打寶物主意呀！」

他咬牙咯咯響，又道：「你老兒保命吧！」

忽聽沈形雲走過來，他對桂浩然道：「桂老鏢頭，今夜你只管出手，我以爲官家已自顧不暇了！」

桂浩然道：「沈公子，你請與各路英雄一邊掠陣，且看我桂浩然搏殺此獠！」

沈形雲一笑，道：「桂老鏢師，你多加小心了！」

他手一揮，來的羣豪果然朝邊站。

桂浩然戟指司徒長江，道：「司徒老兒，今夜一戰至死方休。」

司徒長江嘿然一笑，道：「你還不出招？」

他此言甫出，雙手疾伸，兩道冷芒交叉如織的直往桂浩然撲擊過去。

桂浩然厲吼如虎，揮刀騰身迎上：「殺！」

好一片金鐵撞擊聲，但見兩人分開的利那間，半空中出現了鮮血飛濺。

只不過誰也未出聲，未出聲便很難知道是何人滴血！

兩個交手便見血，那一邊尹士奇狂吼一聲直奔慧空和尚，他咒罵：「慧空賊禿，老子饒不了你！」

他有權利有此一罵，因爲他差一點被天雷幫大總管與幾個黑衣摔角武士坑死在天雷幫後面的土坡上。

慧空見是尹士奇奔來，出家人話不多，出家人當然也不回罵，一頓禪杖便幹上了。

別以爲尹士奇是桂浩然的徒弟，他已盡得桂浩然刀法精髓，兩個人一時間看不出誰能佔得先機。

石大丹舉刀往司徒文正奔過去，他大吼：「狗操的，這些時你小子盡打我師妹的主意，且叫俺秤一秤你有沒有資格。」

司徒文正一聽，舉刀便殺，少幫主的威風仍不減，石大丹這兩個月早就快被彆瘋了，抖手就是要命殺。

桂夫人抬頭看，她對桂小玉道：「事情雖然爲了寶，但司徒文正是一頭小色狼，過去，替下你二師兄，殺了那小賊去！」

桂小玉立刻躍近石大丹，她尖聲道：「把這小子交由我打發他上路！」

石大丹才劈出七刀，聞言只得閃一邊。

桂小玉出刀與司徒文正殺在一起了。

黑暗中，沈形雲看得清，他發覺司徒文正很猾頭，每出刀必有保留。

這在武家講，乃是刀不發老，刀中有刀，如此不但自保，而且，一旦機會出現便見殺着。

沈形雲還眞爲桂小玉擔心了。

此刻，只見桂夫人走向智空和尚，她冷冷的道：「大相國寺的法師也是殺人的兇手，誰還敢進相國寺！」

智空大師當然不承認，他重重的道：「那是妳說的，本禪師出招只爲一個義字！」

「爲何參與血洗桂家莊？」

「夫人，此刻說甚麼都是假的了，妳出招吧！」

「你承認了？」

「便承認了又怎樣？今夜你們還想逃走？」

他這話聲雖然不高，但在場之人聽得清。　（未完・二十）

綠林山東響馬故事

綠林紅粉傳

史金·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 李福一番話振振有詞，四娘才原諒了李全，李全內心仍不忿，洞房花燭時恣意蹂躪四娘，二女親兵聽到四娘的呻吟聲，假喊刺客……雞鳴山的劉二祖怕寨中有事，急着回去，於是劉全送他，路上劉寨主提議……楊德廣利用山東響馬的無知，叫他們去投靠劉二祖，用裏應外合奸計破了劉寨……李全利用此事，假公濟私審劉全……

李全臉色陡變，說道：「好，你指名罵姓，可得拿出證據來。」

「誰不知道暗助金兵偷襲文登縣的就是他？」

「放屁，這祇是你亂造謠言，汚衊綠林幫。」

劉全指着李全道：「到現在你還敢替老狐狸辯護，我眞要罵你了。」

「我那一點糊塗？」李全說：「你有甚麼證據拿出來指楊寨主通敵串謀？」

劉全道：「文登縣的背面是崑崙山是不？」

「不錯。」

劉全道：「文登縣被襲，敵兵就是從背後攻來的。」

「這也不一定是從崑崙山來的呀。」李全說：「文登縣的後面，又不僅是崑崙這一個山。」

「當然地區很大。」劉全說：「可是我們經常有人在查探，有大隊金兵結集，焉有不知道的道理？就算文登城不知，崑崙山難道也不知麼？」

「韃子狡獪，瞞得過你，就能瞞得過楊德廣。」李全說。

「我也不是容易瞞的。要不是韃子分批上崑崙山，又是楊德廣包藏，俺絕不會被敵人侵入警戒範圍而不知道。」

「哼！你把失陷文登縣的罪，都推在楊德廣身上，好狡獪！」

「狡獪？」劉全微笑道：「文登縣那一場戰事，殺得鬼哭神嚎，崑崙山上那隻老狐狸，總不會不知道吧。爲甚麼他坐視不援，那時祇要派出一千幾百人，在韃子兵背後掩殺，韃子前後受敵，擔保必被我們消滅。李堂主，我要問問這是甚麼道理？」

「也許……也許他是來不及。」

「來不及？你怎會說這句話，文登縣斷殺了半天，要是他肯調兵救援，傾巢而出都夠時間，這並不是老狐狸來不及，而是他有意讓韃子兵殘殺響馬幫。」

劉全說到這裏，聲音哽咽，態度却轉而激昂，高聲說道：「可憐城中的弟兄們，大部變成了刀下之鬼，但他們還在捨命的跟金兵作戰。金兵在城中，到處放火，殘殺居民，姑姑見得傷殘太甚，才下令突圍。這一仗死的全是響馬幫的弟兄，綠林弟兄可沒有受到損害，姑姑……」

說到這裏劉全給氣堵着，再說不下去，好一會兒才繼續說道：「沒想到今天竟有人說響馬幫要火併綠林，死難的弟兄，死得太不值了！」

李全眼珠子轉了一轉，說道：「你倒會做戲，但這時候做戲沒有用，劉二祖顯然是被遼東響馬幫所殺的。」

劉全道：「他媽的，祇再要說是俺的弟兄殺害劉寨主，俺先跟他拚命。」

四娘連忙制止劉全道：「這是法堂，不是戰場，拚甚麼命？」

李全向四娘望了一眼，說道：「姑姑，這件案子教我怎審下去？有這樣蠻不講理的人。」

四娘道：「他平日不是這樣的，大概冤苦了他，又想起衆弟兄的慘死，所以才變成這樣。」

「那末，姑姑也認爲劉二祖之死，根本不是遼東響馬幫所爲了？」

四娘道：「沒有證據，當然不能說與響馬幫有關。」

李全心中恚怒，暗道：「你這賊婆娘，還在偏袒他，令人可恨！」

但，他是城府深沉的人，表面上對四娘還是一派恭敬，說道：「如果找到證據呢？」

「那就不能不問罪了。」

「好，」李全說：「我暫且不判你的罪名，等待我搜集到證據之後，教你死而無怨。」

說罷，袖子一拂，暴喝一聲「退堂！」

劉全悻悻然向李全望了一眼，也就拂袖而去。

四娘覺得心頭沉重得很，也自回房去了。

這裏李全把席申叫到跟前來。席申首先埋怨道：「李寨主怎麼這樣幹法，小的對你說的私話，怎可以當衆說出來？現在却弄僵了。」

李全道：「怎麼弄僵了？」

席申道：「刺客一個活口也不留，請問李寨主如何去找證據？」

李全道：「你聽我吩咐。」

席申道：「李寨主請說吧。」

「你馬上趕回雞鳴山去，傳我的話，教你們的新寨主搜那些刺客的身。」

席申道：「這些人早已埋了，還搜甚麼？」

「掘出屍身來搜。」

「李爺要搜的是甚麼呢？」

「腰牌。」

「甚麼腰牌？」席申瞪着眼說。

「他們若是響馬幫，就一定有腰牌的，祇要搜到腰牌，那就是證據了。」

席申道：「李爺的話不錯，但不知腰牌還在不在屍體身上。」

「這些東西沒有人拾的，多半還在，你趕快回去，告訴你們的夏寨主，限三天回報。」

「小的遵命。」

「事不宜遲，趕快回山去吧。」

李全說着，教人取了錠銀子，賞給席申。席申謝過了，馬上告辭回雞鳴山去。

這裏李全回到房中，見四娘含愁悶坐。便露着笑臉上前說：「你別盡幫着劉全了，他若有罪，那就當罰，沒有，那就算了。」

「我深信劉全沒罪的，他深明大義，最顧大局，怎會操同室之戈？」

「這就最好，」李全狡獪地說：「老實說我也盼望他是個忠臣。」

四娘嘆了口氣，道：「你對他的偏見很深，是嗎？」

「沒有的話，不過席申這樣說，我就不能不問個明白，否則設這刑堂幹嗎？」

「你不覺得劉全所說的那番話有理嗎？」

李全微笑道：「我沒有偏見對劉全，但劉全對楊德廣却像有深仇大恨，你沒察覺？」

「他不會記着私仇的，況他也不會跟楊德廣有甚麼過不去，就事論事，崑崙山可疑之處甚多。」

李全道：「記得文登縣羣雄大會之事，劉全就罵他是老狐狸了，那時却沒有甚麼事可論吧。」

四娘道：「縱然罵了，也不爲私仇，大概他平日聽得楊德廣爲人不可靠。」

「楊德廣驕傲招姤，那是當然惹人不滿的。不過，在這時候，正要同心合力，對付韃子，不該醜詆自己人，劉全這種態度，算是顧全大局麼？」

四娘道：「假使楊德廣不是韃子的內奸，我教劉全向他負荊請罪便了。」

夫妻正在談話，女兵進來報告道：「劉全求見姑姑。」

李全聽了忙道：「我迴避一下，讓你們說得暢快些。」

說着也不待四娘講話，已從門旁走了出去，直往李福的房間裏來。

李福方才在屛風後面聽李全審案，每一句都聽淸楚，他也覺得劉全那番話很有道理。現在，李全進來，他就迎着說：「老三，

你覺得怎樣？劉全有罪沒罪？」

「當然有罪，劉二祖明顯是他殺的。」

「不許別人冒稱遼東響馬幫，嫁禍劉全嗎？」

「二哥，你又糊塗起來了。」

「不是糊塗，沒贓沒證，這就明知是他，也不能入他的罪，是嗎？」

「我已經派人搜集證據了。」

「刺客已死，那裏還有甚麼證據？」

「我總有辦法的。」

「得啦，你又有辦法。」

「二哥，」李全說：「三天之後，我就可以把證據收集起來，那時嗎，哼！」

「是甚麼證據？」

李全要說，但話到唇邊，又吞回來，祇說道：「現在不忙告訴你，三天之後看我的吧。」

李福也不深問，李全談了一會兒，心裏到底不放心四娘，便回到房間裏來。

四娘在房間裏獨坐，氣色還是那樣不開朗。

「劉全走了麼？」

「走了。」

「他為甚麼要見你？」

四娘道：「他向我發發牢騷。」

「有甚麼牢騷可發？哼！」

四娘眼皮一翻道：「發發牢騷也不許麼？」

李全聳了聳肩道：「好，發發就發，將來甚麼事也別做，光靠牢騷打發日子。」

四娘瞪了他一眼，再也沒有說話。

其實，劉全不是發發牢騷那樣簡單，他直接向四娘表示心灰意冷，打算隻身遠引，不再管幫裏的事，連響馬幫的大龍頭也辭掉。四娘祇得勸他一頓，他才勉強留下。

四娘置身於李全、劉全之間，左右做人難，煩悶已極，李全却向她打科渾，她祇有不理不睬。

三天一晃眼已過了，席申回到磨旗山來。

席申攜來一個袋子，見了李全雙手遞過。

「這是腰牌？」李全問。

「是的，這都是從死者身上搜着的。一共祇有四十三個，其餘的找不着了。」席申說。

「這已經夠了。」李全說着，打開袋子來看，果然是一枚枚的竹腰牌，竹上烙有圖畫暗記，用刀鑿上名字，就和一般山寨所用的一樣。

李全喜道：「有了證據，劉全還狡賴得掉？」

於是，他又傳命開堂，如前一樣，請了楊四娘和劉全出來。

四娘、劉全就座後，李全便對劉全說道：「前次審問你，你不認罪。如今若有了證據呢？」

劉全道：「那得看是甚麼證據了。」

「比方響馬幫弟兄們身上的腰牌，這算不算得證據？」

劉全道：「這可以算得。」

李全突然把臉一沉，將一袋的竹腰牌，豁琅琅倒得一案都是，說道：「這些都是從殺害劉二祖的刺客屍身上搜出來的，你還有何說？」

「噢，竹腰牌！」四娘，劉全同時驚呼着。

「不錯，這都是從響馬幫刺客屍身上解下來的。證據確鑿，你還有甚麼話好講？」李全得意洋洋，望着劉全說。

劉全十分鎮定，而且帶着微笑。他伸手拿起竹腰牌來，細心把玩。

那竹腰牌寬約一寸，長有三寸，竹青這一面，烙了作為暗記的花紋，那花紋顯出是雙峯高峙，佔了竹牌四分之一的位置。花紋的下面，有「洪字第六十八號」這幾個字，也是用火烙出來的。

反過來一看，竹肉上用墨筆寫着姓名，那是「張亮天」三個字，筆畫很清晰。

劉全仔細看過之後，把竹腰牌往案上一扔，說道：「李堂主，這不是響馬幫的。」

李全怒道：「怎麼，你不認？」

劉全笑道：「響馬幫根本沒有腰牌，我想認也不能。」

李全震驚道：「連腰牌都沒有，那……」

「你不知道吧，響馬幫闖蕩江湖，走而不守，散而不聚，要這腰牌何用？難道要身上留下證據，好讓那些做公的狗腿子憑腰牌捉人嗎？響馬幫的弟兄們彼此見面，用幫中的切口交談，用不着出示腰牌。」

李全聽了臉上一紅，眼睛眨了眨。說道：「那末，你在文登城時，也不用腰牌麼？」

「這個，請你問姑姑吧。」

四娘點了點頭道：「有的，但不是這個。」

李金回到房中，見四娘含愁悶坐。

「姑姑，你連看也沒有看，怎知是與不是？」李全說。

「用不着看。」四娘說：「在文登縣時所用的腰牌，不是用竹簽造的。」

「是用銅牌？」李全問。

「也不是。」四娘說：「那是用羊皮造的，一塊薄薄的羊皮，闊三寸高二寸，上頭烙了個馬鞍為記，祇有編號，沒有寫上姓名。再說這種憑記，祇有發給經常在府中出入親兵使用，此外一概不發。」

說着便向身後一個女兵說道：「洪英，你把憑記拿出來給李堂主看看。」

洪英應了一聲，懷中取出一塊羊皮憑記來，交給四娘，四娘轉交給李全。

李全滿腔高興，這時化作噺沮，祇得向劉全拱手道：「這要怪小弟無知，冒犯了兄長。」

「自己人不必客氣。」劉全說：「不過，這一堆竹腰牌的來歷，却非查究不可。」

李全道：「這都是殺害劉二祖寨主那批奸細身上的東西。」

劉全沉吟了一下，說道：「李堂主，你是綠林幫的一號人物，知不知道各山寨的腰牌形式？」

李全搖頭道：「腰牌各寨有各寨的式樣，暗記各不相同，小弟從不查問別寨的腰牌形式，以免別人生疑。」

劉全再拿過腰牌來細看，看了半天，若有所悟，把竹腰牌遞給四娘道：「姑姑，你可能看出一點道理來麼？」

四娘接過來一看，說道：「兩峯並峙，這是那一個山？」

劉全道：「這是崑崙山。」

李全吃了一驚道：「崑崙山嗎？何以見得？」

劉全道：「崑崙兩個字，都是『山』字頭的，那不恰是兩山麼？」

「唔……」李全的臉色脹紅了。

劉全道：「這不過是小弟猜測，不知道是與不是？」

李全突然拍着案道：「他媽的，楊德廣這廝，果然是老狐狸，綠林敗類，非殺不可！」

四娘道：「慢着，事情沒有弄清楚之前，不能憑臆測就指是崑崙山。李堂主，你在山寨裏挑選個能幹精細的弟兄來。」

「是，姑姑。」李全說：「但有甚麼吩咐？」

「叫他到崑崙山去一趟，把他們的腰牌奪一個來，核對一下。」

四娘說。

「祇派一個人去？怕不能成事。」

四娘道：「不打緊，我派一個武藝高强的女兵，和他同行，兩人扮成夫婦，掩人耳目，到了崑崙山，碰着山寨的巡邏，出其不意下手，一定成功。這事不可人多，人多了反而碍事。」

李全連忙稱是。當下便指派了一個精明能幹的小頭目，四娘也派了洪英前往。

兩人奉命下山，直奔崑崙山而來。

來回不到十天工夫，兩人果然取得崑崙山巡山嘍囉的兩面腰牌回來了。

一經核對之下，刺客屍身上所取得的腰牌，和崑崙山的腰牌，一式一樣，半點不差。

事情至此，總算明白了。

勇闖虎穴除敗類

李全又是羞愧，又是惱怒，一天，對四娘說道：「楊德廣這王八蛋臭敗類，應該宣佈他殺害劉二祖的罪名，然後帶兵去破了他的山寨，剜出他的心肝來祭劉二祖。」

四娘道：「這老狐狸你當他就會束手待擒？」

李全道：「合各寨的力量，他還抵抗得了？」

「可是，你忘記他與韃子有勾結？韃子肯袖手旁觀嗎？」

李全焦躁道：「難道就讓他這樣下去？」

四娘道：「有罪自然要討伐，若是放過他，各寨英雄也會不服。」

李全道：「你打算怎樣討伐他？」

四娘道：「我打算親自出馬。」

李全道：「這怎行？你是龍鳳幫的總幫主，萬一有失，如何是好？」

四娘道：「我已想透了，這事不要宣揚出去，更不要讓老狐狸知道，給他一個冷不防，才能把他捉來。」

「你單身一個去？」

「最多是兩個人。」

「我和你去吧。」

「不，你得留守山寨，何況老狐狸認得你，你絕對不要露臉。」

「那末，你和那一個去？」

「劉全。」

李全聽了，默然不語。

他對劉全的妬意，至今還沒有全消，劉全和她去，教他怎放得心下？

四娘已知道他的意思，便解釋道：「劉全這人穩健精細，武藝又好，所以我才教他去。」

李全道：「那就教他和我同去，你看守山寨，也是一樣的。」

「老狐狸若不認得你，你去也可以。可是，他已認得你，這就不能去。」

李全皺了眉頭，說道：「你也不能去。」

「爲甚麼？」四娘嚴厲的眼光向李全一掃，「你以爲我和劉全同行，會作出甚麼事來？」

李全連忙分辯着，說：「不是這個意思，你千萬不要誤會。」

「那末，爲甚麼你不許我去？」

「你的肚子，碍手碍脚。」

「目前還不至於大碍。」四娘說：「最多緊束幾層帛。」

「這不太辛苦你了？」

「辛苦點也沒法。」四娘說：「不過，俺若是見了他，不出三個回合，準可以把他活捉過來，祇要劉全敵得住他的衞士。」

李全道：「這太冒險的事，我實在不敢贊同。」

「我已想過。」四娘說：「一點危險也沒有，也不會太辛苦。我的意思決定了，你不要再說。」

李全無可奈何，祇得由她去了。

* * *

這一天，崑崙山下的一條村子裏，來了一個韃子青年，軍官打扮，騎着一匹大白馬。另外一個戴着花帽的金兵，挑着一擔東西，擔子很沉重，把那根白蠟桿的擔挑，也墜得彎彎的。

軍官進了村子，便向一家客店走去。客店門前的馬槽是空着的。

掌櫃的迎了出來，滿臉笑容說道：「軍爺敢是要在小店歇歇脚？」

「正是。」那年輕軍官說：「有空房間給俺找一個，俺要打個中覺，睡醒還要趕路。」

「是，」那掌櫃的說：「軍爺要了那裏去？」

那軍官把眼皮一翻道：「你奶奶的，俺到那裏去不好，要你問？」

「不敢，不敢，小的一時多嘴，該打，該打，軍爺請進。」

「牲口也給餵一下。」那年輕軍官說：「切一斤牛肉，打兩角

酒，端進房裏來。」

掌櫃不敢怠慢，顚着屁股，把茶水酒肉都預備好，端了進去。

那花帽兵挑了擔子，也進房間去了。但僅一會子就出來，走到櫃上。

那掌櫃連忙讓坐。花帽子毫不客氣，一屁股坐到櫃面來。

「給你爺爺烙兩張烙餅，切一盆牛肉，他奶奶的，祇他肚子餓，偏俺這就不是肚子。」花帽子大發牢騷，顯然是發軍官的脾氣。

掌櫃的一面大叫伙記準備，一面和花帽子說話。

「軍爺們打從那裏來的？」掌櫃探聽着說。

「遠倒不遠，俺們從雞鳴山來，不過這兩罎子的金，可着實沉重，壓得俺肩頭快塌下來了。」花帽子說。

「軍爺們是押着金子來的。祇兩個人不怕麼？前面就是崑崙山，强盜厲害得很。」掌櫃的說。

花帽子打了個呵欠道：「俺等正要往崑崙山寨送，怕甚麼？」

「哦……」掌櫃的祇說了一個字就裝啞巴了。

「你老子不該對你說的，不許你轉向別個說，知道嗎？」花帽子盤腿坐着櫃面上，大吃起來。

掌櫃趁勢溜開，到了門前去餵牲口。

原來這家客店，是崑崙山的頭站，那掌櫃也是山寨裏的頭目，有甚麼事，馬上傳達到山寨裏。

楊德廣得到掌櫃的報訊，馬上把韃子派來的聯絡人請了出來，問道：「怎麼你們黃經歷又送金子來了？」

那聯絡人想了想道：「是也不出奇，劉二祖雖死，雞鳴山還沒有取下，大概又要勞煩你老英雄幹點甚麼了。」

楊德廣道：「老夫所做得到的，都已做了，還有甚麼可助他的。」

「也許是夾谷石將軍教你出兵相助。」

「這可不行。」楊德廣說：「要是出兵，那豈不是要露了臉，以後的事便不好辦。」

「這個我也是猜想而已，也許不是的。反正等一會來人到了，甚麼都知道。」

楊德廣爲人最貪，聽說韃子那邊又有金子送來，心癢難熬，恨不得馬上到手。

好容易等到下午，楊德廣已是焦躁萬分，才看見一騎人馬來到頭關，旁邊一個花帽子，挑着一擔東西。

把關的嘍囉正待盤詰，楊德廣已自聚義廳奔了出來，直到前面的大石坪上。

那軍官把馬勒停，目光四射。

花帽子也把那擔東西放了下來，白蠟桿的擔挑兒，却向後面的籮一插。

少年軍官在馬背上高聲喝道：「快叫你們寨主出迎，俺奉了黃經歷和夾谷石將軍之命，給他押了四罎金瓜子，四十個大元寶來啦。」

楊德廣上前拱手施禮，說道：「在下就是楊德廣，將軍請進裏面待茶。」

少年軍官點了點頭道：「原來你就是楊德廣，先請點收了禮物再說。」

楊德廣財迷了心竅，果然走到擔子旁邊來，揭開了籮面的油布，祇見油布下面一塊布寫着：

「劉二祖索命來了」這七個大字。

楊德廣看了大驚，正待後退，腦後刀風颯然，他的頭齊頸而斷，屍橫籮畔，血如噴泉。

原來馬上那少年軍官，趁楊德廣俯首觀看的時候，拔出佩刀，把他的頭砍下。

那花帽子立刻拔出白蠟桿擔挑來。不知何時，已上好了槍頭，恰是楊四娘那桿白纓梨花槍。

馬上的軍官，原來是楊四娘扮的。那花帽子不用說就是劉全了。

劉全把槍向楊四娘一抛，四娘伸手接着，却把刀扔給劉全。

劉全拾起了刀，順便提起楊德廣的首級，更在兩個竹籮裏做了手脚，然後說道：「姑姑，走吧！」

這些動作，祇是一瞬間之事，眞是快如閃電。站在大石坪前前後後，左左右右的嘍囉們，驚得呆了。

劉全提着首級，挺着刀向頭關走去。

楊四娘也掉轉馬頭。

這時才聽得嘍囉們在高聲呼嚷，亂作一堆。

把守頭關的大頭目，忙喝令把關門關閉。劉全大喝一聲，手中白刃翻飛，連砍了幾個嘍囉，大頭目見不是路，抱頭往裏竄。

劉全沿着斜坡向下奔跑，四娘騎着馬殿後。

這時已有一部份嘍囉，從後面趕上。

有幾個寨中的大頭目，都騎着馬向四娘包圍，刀槍亂下。

四娘喝一聲「找死！」梨花槍舞動，一團瑞雪護體，立刻就有三個翻身跌下馬來。

空馬繼續沿着斜坡奔去。

劉全順手牽了一匹馬，飛身上了馬鞍。

就在這時，忽聽得山寨裏面，一連四五聲「轟隆」，黑烟瀰漫，火燄冲霄。

這是劉全所挑着的那擔東西爆炸了。幾罎子的硝磺，挾着碎鐵，一齊發作。

本來已亂的山寨，這時就更亂了。人們祇顧逃命，四處亂竄，那裏還來得及追趕四娘等。

四娘安然來到官道上，勒緩了馬，對劉全說道：「我以爲有一場血戰呢，沒想到這般容易便把那老賊宰了。」

劉全道：「這也是劉二祖英魂不散，助俺們一臂之力，教老賊自行授首。」

說着，忽聽得前面一枝响箭，冲天而起。

劉全忙把馬頭勒住，對四娘說道：「我幫中弟兄來了。」

可是等了一會兒沒有動靜，劉全正覺得奇怪，催馬前行，要看個看究竟。

突然在草叢中，鑽出十幾個人來，他們手中都持着弓箭。

每枝箭嘴都指着劉全和四娘。

「兀那韃子還不下馬受縛。」聲音甫落，一個人挺身而出，手中握着明晃晃的鋼刀。

劉全大喜，叫道：「時青兄弟你怎麼來了？」

來的正是時青，他怔了一怔，忽然笑道：「大哥，還不把花帽扔掉？教我幾乎認不出來。」

劉全這才想起自己的身上衣服是金兵的打扮，連忙脫下。

四娘也把軍官打扮去掉，恢復了本來面目。

時青上前參見過四娘。

劉全問道：「時兄弟，你到這裏來幹甚麼？」

時青道：「我到過磨旗山，聽說姑姑和大哥輕身探虎穴，生怕有失，所以率領了兄弟們趕來接應，不想在這兒遇着。事情已辦妥了麼？」

劉全把楊德廣的首級拿給時青看，說道：「事情意外的順利，一點驚險也沒有，就取了老賊的命。」

時青道：「這是姑姑和大哥算無遺策。」

四娘道：「也是劉寨主英靈默佑。」

「說起來鷄鳴山那裏的形勢可有點不妙。」時青說：「夏儀、石珪連吃敗仗，韃子兵又增了不少兵。」

四娘聽了，大吃一驚，急問道：「時兄弟，你是怎麼知道的？」

「磨旗山已接他們的信鷹告急傳書了，這是四天前的事。」時青說。

「磨旗山派人赴援沒有？」四娘問。

「李副幫主不敢輕出，他要等姑姑回到山寨，商量過後才發動。」時青說。

「那末，我等快點趕回山寨，發兵救援要緊。」劉全說。

四娘沉吟了一會，向時青問道：「時兄弟，你帶了多少人來？」

「四十個人，六十四馬。」時青說。

四娘道：「他們的武藝如何？」

時青道：「對付得過。」

「不會太差？」

劉全道：「姑姑問這作什麼？响馬幫的兄弟，一般都比綠林幫强。」

「那就行了。」

「有甚麼吩咐他們的？」

四娘道：「我要帶他們去解鷄鳴山之圍。」

劉全大驚道：「祇這幾十人，那裏可以解得圍。韃子的花帽軍，確數雖不得而知，但至少也在萬人以上，寡不敵衆，何况……」

「何况甚麼？」

劉全沒有說話，眼光却落在四娘的肚子上。

四娘會意，知道劉全關心的是她肚子裏面的胎兒。這是劉全的骨肉，關心自是不免。

四娘又何嘗不關心呢？不過她恃着自己的武藝不凡，而且事情實在危急，顧不得許多。

當下她對劉全說道：「敵衆我寡，這是眞的，但是兵法也有以少勝多的。」

「不錯，」劉全說：「但我們這幾十人，的確太少了。」

「鷄鳴山上的弟兄合起來總有二千人吧。」

「恐怕沒有，就算有也是少。」

「以一當十，二千人就足夠兩萬。」四娘說。

劉全老是搖頭，說道：「他們要是可以一個敵十，不早殺退了花帽子？」

「這是夏儀他們不會用兵。你看我的吧，別多說了。」四娘說。

「姑姑太累了，還是先回山寨再說。」

「你怎麼老是攔阻我？」四娘有點生氣。

劉全祇好嘆了口氣，低頭沒說話。

「時兄弟，你過來。」四娘說：「你跟鷄鳴山的人認識不認識？」

「都認識的，怎樣？」

「那就行。」四娘說：「你上山去見他們，就說我親來救援，教他們開關殺出來接應。」

時青皺眉道：「花帽子圍困着幾座山，小的怎衝得進去？」

「不要緊，我護送你衝營。」四娘說。

劉全忙道：「我去，我去，不必勞動姑姑。」

「你有這膽量？」

「怎麼沒有？」劉全說。

「那很好。」四娘說：「你保護時兄弟，衝過重圍，讓時兄弟到山寨報訊，教夏儀、石珪他們馬上殺出來接應。」

「是。」劉全慷慨地說。

時青也握了長兵器，多帶了兩匹馬，預備一匹受傷，可以另乘一匹。

劉全也多帶了一匹馬，就要起程。

「慢着。」四娘說：「楊德廣的首級你也帶着。這足以使花帽子心寒的。到了山下，便給時青帶上山去，說我們已經把崑崙山破了，替劉二祖報了仇。」

劉全一一答應着。

「事不宜遲，你們就此起程吧。」

「姑姑小心，我送時兄弟到了山下，立刻回來。」劉全說着，一馬當先，帶着時青便走。

四娘帶着四十個响馬，繼續徐徐前進。

劉全和時青，走下五十里路，已到花帽軍的營盤。早有哨兵看到，上前攔截。

劉全奮起神威，掄起大砍刀，斬瓜切菜似的，把十多個花帽軍殺掉，其餘的一聲吶喊，便已逃散。

劉全的馬不曾停過，繼續衝前。時青緊緊跟在他的後面。花帽子的營盤，漫山遍野都是，劉全衝了一座又一座。轉眼已衝了七八座營帳。

離得遠的花帽子，還不知道怎麼回事，他們做夢也不會想到兩個人就敢來衝營的。

離得近的花帽子，雖然知道劉全衝營，但他們看見劉全這般神勇，那裏敢上前，祇求守着自己的營帳。遭殃的是當路花帽營，給劉全、時青一衝就是一座。如虎入羊羣，勢不可擋。眨眼劉全連挑了十七八個營帳，透過重圍，前面已是鷄鳴山了。

劉全把楊德廣的首級解了下來，交給時青說：「時兄弟趕快上山，俺要回去照顧姑姑。」

時青接過楊德廣的首級，換了一匹馬，飛也似的往山寨的關隘奔去。劉全也換了馬，再望時青已去遠，撥轉馬頭，再來一次踹營。

可是，來時容易去時難。這一陣子黃國已知有人踹營，便下令衆花帽子奮力抵擋。

劉全祇有把性命豁出，瘋了似的，見人就殺。

一個花帽將領，見劉全猖狂，便拍馬追上來，一桿槍祇在他的背心弄影。劉全理也不理。

驀然，左右兩邊營帳，衝出二十多名花帽子，攔着劉全去路。劉全暴喝一聲，右手把大砍刀排頭橫掃，左手握劍往後一擲，那追近的花帽將領，猝不及防，給劍直刺心窩，倒撞下地。

前面攔路花帽兵，有八九個的頭，被大砍刀齊頸切斷，祇聽得「噗噗」連聲，人頭滿地的滾。

其餘的花帽子那裏還敢上前，劉全催馬奔過。

「放箭射他奶奶的。」一個軍官趕到，這樣的吩咐。

劉全失笑道：「射吧，俺不怕。」

劉全當然不怕敵人放箭，四面八方全是花帽子，若是放箭，祇有射死自己人。

可是，那糊塗將軍想也不想，就指揮弓箭手放起箭來。劉全冷哼一聲，驀地來一個蹬裏藏身，射來的箭，從馬背擦過，却射死了七八個花帽子。

那邊的花帽子大嚷道：「你們瘋了，怎麼射起自己人來？」

（未完・六）

現代奇俠偵探故事

海底火龍

魏力・文　可飛・圖

木蘭花看見「石頭」從機窗中探出頭來。

上文提要：　木蘭花繼續審問匪徒，編號十七的匪徒爲了保命，不得不說出他知道的一部份，但僅限於他們如何得知寶藏，賣遊艇給計鎭江……木蘭花決定到孤島搜索，果然發現了孤島海底的寶庫，可惜對着密碼盤興歎……跳水逃走的匪徒被犯罪集團派出的水上飛機救起，便帶着「石頭」等人在海上搜索木蘭花姐妹，此際二人露出水面……

那種舊式的手提機槍，在浸了水之後，也已經不能使用了。

她們浮上水面，水上飛機到了小島的另一面，但是很快地，又在島的一端出現，又向她們撞了過來！兩人又連忙潛了下去，木蘭花在水中，將水肺除了下來，交給了穆秀珍，向她做着手勢，要她到實在忍不住時，才吸一口氧氣，以延長使用氧氣的時間。穆秀珍連連打手式，問她想做甚麼，但是木蘭花却指着海下，堅决令她潛在水中，她自己則向海面上浮了上去。

木蘭花在水上飛機如史前怪獸也似向她衝過來的時候，將身子浮上了水面，使得飛機駕駛者可以淸楚地看得到她。

然後，在飛機距離她只有十五碼的時候，她陡地潛下水去，在水中睜大了眼睛，向上望着，一等到海面之上閃起了反常的水花，她雙足一蹬，身子在水中向上直穿了上去。

她的雙手先伸出海面，碰到了水上飛機用以在水面滑行的「船」，她的雙臂緊緊地抱定了那「船」，在水上飛機急速的滑行中，她被拖得除了飛濺的水花之外，甚麼也看不到。

但是，在經過了一番掙扎之後，她終於使身子露出水面了。

她的身子翻過了「船」，到達了「船」的支架上，在她頭頂三呎處，滴着水珠的銀白色的機腹。「船」的支架離機翼不遠，她伸手可以攀到機翼。

這時，她等於是藏在機腹之下，在飛機上的人是絕沒有法子發現她的。

她下一步的行動已經成功了，而且水上飛機正在離開水面，向前飛去。

她知道和前幾次一樣，水上飛機將低飛着繞過小島，然後又再在水面滑行，向她撞來。她知

道飛機在轉彎的時候，必定會減低速度的，她就準備在那時候，攀上機翼，從「石頭」探頭出來的那個窗口，向「石頭」襲擊，然後進入機艙，對付駕駛員，奪取水上飛機！

這聽來是一個近乎不可能，猶如神話也似的計劃，然而這時，木蘭花却是充滿了信心，因爲她已經做到了第一步，她已經附在機腹上，使得敵人已經失去了尋找她的目標。

她的身子在支架上緩緩地向上移動，不出她所料，飛機在轉彎的時候，機身微側，而且速度減低，木蘭花利用這個機會，迅速地向上攀着，攀到了機翼上的「升降板」上。

她的雙手抓住了「升降板」，雙眼冒着迎面而來的狂風，向前看去。

只見「石頭」仍然從機窗中探出頭來，望着海面，木蘭花準備孤注一擲了，她雙手在升降板上猛地一按，整個人如同一支箭也似地向窗口射了出去，雙足重重地撞在「石頭」的頭上！

那一下突擊，是突如其來的，「石頭」正望着海面上尋找木蘭花的行踪，好再飛過去撞她，但是木蘭花却在他的頭後面飛了過來。

「石頭」的整個人向後仰去，「砰」地一聲，跌進了機艙中。木蘭花的雙脚，勾住了窗口，她整個人却還在機外，這時，飛機又開始下降，速度漸漸加快，木蘭花只覺得整個人如同要被迎面吹襲過來的狂風，吹得四分五裂一樣。

她慢慢地曲起了身子，幾經努力，算是碰到了窗緣。這時，她也已可以看到機艙中的情形了，她看到「石頭」昏倒在機艙中。

她鬆了一口氣，因爲「石頭」若是受了重擊而未曾昏過去的話，她是絕對沒有可能進入機艙的！

事情發展到這一地步，她的計劃，可以說已經接近完成了！

她身子從窗中鑽了進去，才一在機艙中站定，便又在「石頭」的腦部，重重地踢了一脚。

機艙中發生了這樣重大的變化，駕駛室中顯然還一無所知。

木蘭花取過了「石頭」的佩槍，打開了駕駛室的門，在駕駛飛機的是原來的機槍手，他背對着門，並看不到打開門的是甚麼人。

「石頭」，他還以爲那是他的同伴，「那個女人像是已被飛機撞中了，沉下海底去了。」

「不，」木蘭花以十分平靜的聲音回答他：「你弄錯了，她已在飛機上，就在你的背後！」

那機槍手倏地一震，伸手想去拔槍，但是木蘭花已飛快地踏前了一步，一掌砍在他的右肩之上。

那機槍手的一條右臂立刻垂了下來，不能動彈，木蘭花冷冷地道：「用你的一條手臂，使飛機在水面好好地停下來，要不然，你的背部就會多上個十分不雅觀的洞了。」

那機槍手點了點頭，可是他的心中，却實在無法斷定這是事實還是一場噩夢，因爲他實在想不通木蘭花是如何由海面上突然到了飛機中的！

當飛機在水面上停了下來不久，穆秀珍「水肺」中的氧氣也用完了，她浮上了水面，木蘭花已向她大叫道：「秀珍，我已劫到了飛機了，你快些上來！」

穆秀珍發出了一聲歡呼，將背上沉重的「水肺」解了下來，任由它沉入海中，輕巧迅速地游了過來。木蘭花等她游近，道：「你可以從窗中鑽進來，我要監視着人，不能爲你開門。」

穆秀珍一面攀上來，一面不住地問道：「蘭花姐，你是怎麼上來的，你會法術麼？」

木蘭花微笑不答，等穆秀珍鑽進了機艙，她才後退了兩步，將手中的槍交給了穆秀珍，令她監視着那人，她將昏過去還未醒轉的「石頭」按在座位之中，用皮帶縛住了他的雙手，又用安全帶將他緊緊地綁住。

然後，才又將那機槍手如法炮製，也縛在一個座位之上。

穆秀珍在機艙中找到了一瓶白蘭地，她將之倒在杯中，向「石頭」的臉上潑了過去，只潑了兩杯，「石頭」已開始抬起頭來。當他抬起頭，看到了眼前的兩個人時，他臉上現出了極度滑稽的神情來。

一個人在如「石頭」如今這樣的處境中，是絕對不應該有這種滑稽的神情的，所以木口木面出名的「石頭」，居然會有這種神情，那當然是他以爲自己是身在夢中的緣故了。

「你醒了麼，石頭先生？」木蘭花在他的對面坐了下來，冷冷

地問。

「石頭」臉上那種滑稽的神情陡地斂去，他開始知道他自己並不是在夢境，而是在現實的環境中了！

「石頭先生，時勢是很容易轉變的，是不是？如今，我問你的問題，如果你不回答的話，那麼你就不免要吃苦頭了，因爲我的堂妹，絕不是一位好脾氣的小姐！」

穆秀珍雙手叉腰，「哼」地一聲，道：「你可聽到了沒有？」

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都是濕濡濡地，這時穆秀珍雙手叉腰而立的情形，實在是十分可笑。但是「石頭」却笑不出來。

他也不開口，只是保持着沉默。

木蘭花道：「好！第一個問題是：石川虎山在甚麼地方？」

「石頭」仍然不出聲，木蘭花向穆秀珍瞟了一個眼色，穆秀珍一揚手，「石頭」猛地一偏頭，準備避開穆秀珍的這一摑——他以爲穆秀珍一定是狠狠地要來摑他了。

怎知他却是完全料錯了。

穆秀珍伸出手來，並不是摑他，而只是伸指在他的雙臂之下，點點戳戳，「石頭」在開始的時候身子抖震，還忍住了不出聲，可是後來，他實在忍不住了，一面發出了如狠嗥也似的笑聲，一面怪叫着。

「你說不說？說不說？」穆秀珍逼問着。

「說，說，你……住手……」

「好，你若是再不肯說，我還叫你知道厲害。」穆秀珍縮回手來。

「石頭」連連喘氣，道：「石川虎山委托我們對付你們……他正受着我們總部的招待。」

「他在甚麼地方，確切地說！」

「石頭」正在猶豫，可是他一看到穆秀珍又伸出了手來，嚇得他臉上變色，忙道：「我說了，他在市區內，唐納臣路三十四號，那是我們總部的地址。」

木蘭花笑了笑，道：「行了，別的問題，等警方問你好了！」她轉身，向駕駛室走去，水上飛機又開始在水面滑行，不一會，便升空而去，直向市區飛去。當飛機接近市區，木蘭花剛準備在附近的海面上降落，再設法回到市區中之際，忽然她發覺有四架水上飛機，突然從四個不同方向，迎了上來。

同時，聽得一架迎面飛來的水上飛機上傳來了擴音機的聲音，道：「石頭，你已被包圍了，如果你不投降，那就是被毀滅，你自己選擇吧！」

木蘭花這時，也已看到了那四架包圍她的水上飛機上，全有着警方的徽飾。木蘭花不禁啼笑皆非。她當然無意和警方大戰，所以她便低飛，使飛機在水面停了下來。

當她的飛機停定了之後，那四架飛機也分四角停下，從飛機上吊下四艘小艇來，每艘小艇上都有武裝人員，向前駛來。

木蘭花一眼便看到，在迎面而來的那艘小艇上，站在艇首的那個人，不是別人，正是彼得遜！

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打開了機門。

「啊，」穆秀珍大聲地叫着：「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啊！」

彼得遜一見到穆秀珍，也不禁陡地呆了一呆，等到木蘭花也出現的時候，他更是驚訝莫名。

彼得遜首先登上機艙，「石頭」和那個機槍手，立時被押了下去。

「警官先生，」木蘭花有禮地問：「我們兩人可以乘機回市區去麼？」

「當然可以，」彼得遜立即答應，「但是可允許我問這一切是怎麼一回事嗎？」

「你當然可以問，但我是不會回答的。」

「穆小姐，我非常佩服你，當我們接到情報，說是石川虎山和石頭曾有過接觸，而石頭則已出發之際，我便聯想那事情必然和我所追尋的秘密有關，所以我們便大擧出動，因爲石頭是出名難以對付的人，但想不到他竟已被你制服了。」

「好說，好說。」木蘭花表現得十分謙虛。

「穆小姐，我相信你一定已大有收穫了？」彼得遜又試探着問。

「收穫？有甚麼收穫啊？我們所帶的東西都失去了，只有損失，那來的收穫？」

「穆小姐，如果你再不肯和我合作的話，你一定會遇到危險的，你可知道某個東方國家，已派出了龐大的特務組織，奉命不惜一切代價，在刺探這個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最大的秘密了麼？」

「先生，你現在是在威脅我

麼？」木蘭花冷冷地問他。

彼得遜呆了半晌，才道：「當然不是，穆小姐，我如今是在懇請你給我幫助。」

木蘭花現出了一絲笑容，穆秀珍「哈哈」一笑，道：「如果你早點講這句話的話，那麼你的工作只怕已經完成了！」

彼得遜攤了攤雙手，道：「沒有辦法，人不經過挫折，是不知道失敗的。」

「你也別太客氣了，」木蘭花抿嘴一笑，「你最不應該的便是强闖進我們的家中，搶去了那五隻木彫人頭，和隱瞞了你的眞正身份！」

彼得遜吃了一驚，道：「我眞正的身份？」

木蘭花道：「你是西方某國的情報本部的軍官，並不是國際警方的高級人員，是不是？」

彼得遜呆了一呆，讚嘆道：「小姐，你的智力，遠在我所估計之上，你是怎麼知道我的身份的？」

「當然可以知道，你想想看，國際警方在甚麼時候介入這國際特務鬥爭的？」

「給你說穿了那眞是太簡單了。不過我也不算完全說謊，因爲我的確是得到國際警方協助的！」

這時，那四架水上飛機已經開始在水面滑行了。木蘭花、彼得遜和穆秀珍三人，一齊進了駕駛室，由穆秀珍駕飛機，跟着那四架飛機，一起向警方專用的水上飛機飛去。

大勢已去說密碼

水上機場是設在市區附近的海面上的，飛行途中，木蘭花和彼得遜兩人化敵爲友，交換着關於這件事所知道的一切。

那四個人連石川虎山在內，果然是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德國大獨裁者希特勒的親信近衞隊員，他們是奉希特勒之命到遠東來的。在遠東的一個小島上，德國和日本的科學家，正在從事一項新式武器的研究。這項研究，被稱之爲「海底火龍」計劃。

當盟軍攻克柏林之前不久，這項計劃已宣佈研究成功，這種武器已可投入生產了。

這種武器，是接近於後來潛艇在水底發射飛彈的形式，潛艇携帶由某種固體燃料所發動的飛彈，能夠在水中、海面，甚至半空之中襲擊敵人。這項新武器，如果大規模的投入生產，那麼，太平洋逐島戰的結果，美國一定失敗，因爲美國龐大的艦隊，必將毀滅在這種新式武器之下。

但是，就像V2火箭未能挽救歐戰的命運一樣，「海底火龍」計劃也未能挽救太平洋戰爭的命運，因爲時間太遲了！德國本土和日本本土，都已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工業能力已不可能大量地生產這種新式武器！

正如木蘭花所料，石川虎山等四個奉命前來授勳的近衞隊員，他們也看到了這一點。

他們看出，任何新式武器，都難以挽回軸心國失敗的命運了！

所以，當他們四人到達那基地的時候，他們並不授勳，反倒將留守在基地中的科學家盡皆殺死，將武器庫關閉。

他們有一個十分長遠的計劃，準備在十多年之後，用這項武器的計劃，向那時勢力最强盛的國家，換取一大筆金錢。

於是，他們四個人便懷着滿腔的希望，離開了「海底火龍」計劃的基地，他們是帶了一張抄有開庫密碼的紙，將之撕成了六片，塞入了六隻木雕人頭的裏面，交由石川虎山保管，因爲石川虎山是東方人。

而他們四個人，則分頭進入了馬來半島，却不料後來，石川虎山起了異心，想要獨吞這個秘密，而他的那六隻木人頭，却又給小偷偷去，賣給了一個水手，輾轉來到了另一個城市。

這時，納粹的「海底火龍」計劃已引起了幾個大國的注意。當年的四個人，認爲是擇肥而賣的大好機會，也開始尋找那六隻木雕人頭，却在無意之中，落入了穆秀珍的手中。從此之後，一連串驚心動魄的事便展開了！

當彼得遜在叙述的時候，木蘭花只是一聲不響地聽着，並不打斷他的話頭。

等他講完之後，水上飛機在海面滑行着，將要停下來了。

木蘭花這才道：「事情和我估計的相去不遠，我和秀珍已經找到了當年的那個秘密基地，我們只要找到石川虎山，在他手中取到另一半的密碼，那就行了。」

「這事情很簡單！」彼得遜興奮地說。

「簡單？」木蘭花表示不同意，「石川虎山如今是這裏一個大

犯罪組織的嘉賓，我們先要設法和這個犯罪集團鬥爭，才能夠見到石川虎山。」

「不必了，」彼得遜道：「這裏的那個犯罪集團的大頭子，是一個十分聰明的人，他絕不會使他的集團，和當地警方發生正面衝突的。而且『石頭』是大頭子的得力部下，如果我們答允以『石頭』去交換石川虎山的話，一定可以成功的。」

穆秀珍大叫了起來，道：「不行，這壞蛋，我們差點死在他的手中，他放機槍，射毒氣，又用飛機來撞我們，怎可放了他？」

「秀珍，」木蘭花低聲斥責：「我們不是已經答應了彼得遜先生，要幫助他的麼？」

「可是，哼，那六隻木雕人頭是我買回來的，他……他搶了我們的東西，我們還幫他？」穆秀珍老大不服氣地說。

彼得遜站了起來，向穆秀珍深深地鞠了一躬，道：「秀珍小姐，對以往的行動，我表示深深的抱歉！」

他這兩句話是用中國話來說的，說來十分生硬，聽得木蘭花姐妹兩人都忍不住「哈哈」地大笑了起來，穆秀珍道：「好，算是便宜了這個『石頭』，他若是再作惡，我一樣會對付他的！」

飛機停了，一艘快艇駛了過來，快艇上是當地的高級警務人員，木蘭花等三人下了飛機，到了快艇上，彼得遜提出了他的計劃，要當地警方主持這件事。經過了一番聯絡之後，那犯罪集團的大頭子一口便答應了無條件換人。

石川虎山乃是來委托這個犯罪集團辦事的，如今那犯罪集團却答應將他出賣，這種事，在慣於犯罪的歹徒來說，自然是家常便飯了。

雙方約定的地點是在海面上，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先到機場辦公室休息了一會，換去了身上的濕衣服，精神爲之一振。

約定的時間到了，木蘭花、穆秀珍、彼得遜和兩個高級警官，押着「石頭」和那個機槍手，乘着快艇向約定的地點進發。

在艇上，穆秀珍不斷地逗着「石頭」，想要「石頭」開口罵她，她便可以打「石頭」一頓。可是「石頭」却只是閉着眼睛，臉上的神情就十足像是一塊石頭，穆秀珍那種冷嘲熱諷的話，他像是根本未曾聽到一樣！

大半小時之後，他們已可以看到，遠遠的海面之上，有着一艘豪華的遊艇，正在緩緩地駛了過來，那遊艇十分豪華，桅桿上竟漆着金漆，映着斜陽，閃閃生光，好看之極！

警方的兩個高級警官低聲道：「大頭子竟親身出來了，可知他對石頭的重視。」

「大頭子究竟是何等樣人？」木蘭花問。

「我們也不知道，他是一個十分神秘的人物，沒有人見過他，也沒有人知道他究竟是甚麼來歷，人人都稱他爲大頭子。」

「那麼，你們怎知道他親自來了呢？」

「這艘遊艇，叫作金桅桿號，是全東南亞最豪華的遊艇，」那高級警官講到這裏，便下令道：「停止前進！」

快艇停了下來，老遠的「金桅桿」號也停了下來，不再前進。

穆秀珍大是奇怪，道：「咦，我們不是來換人麼？何以大家停止不前了？」

「穆小姐，」彼得遜回答了穆秀珍的問題，「那是爲了小心，據傳說，『金桅桿』號在三分鐘內，就可以由一艘豪華的遊艇而變成爲一艘配備齊全的炮艇，我們若是駛近了他們，是十分危險的。」

「哼！這樣猖狂的歹徒，你們竟然由得他們橫行不法麼？」穆秀珍憤然地說。

那兩個高級警官互望了一眼，一齊道：「我們正在積極設法對付這個犯罪集團，如果能夠得到兩位小姐的幫忙，那我們……」

木蘭花不等他們講完，便雙手連搖，道：「我們沒有這種能力，兩位還是別說了吧！」

木蘭花回答得如此堅決，彼得遜和兩個高級警官都覺得十分意外，但是穆秀珍却一點也不覺得意外，因爲她知道，木蘭花是一向不喜歡正面和警方在一起工作的。不久以前，她曾答應方局長爭奪死光光錶，那純粹是因爲死光錶這武器，實在對人類的危害太大之故。而她和黑龍黨的接觸也全然是爲了救阿敏娜這個可愛的小女孩！

這時，那兩個警官貿然要求她幫忙對付犯罪集團，她的拒絕是當然的事！

那兩個高級警官不再說甚麼，只見「金桅桿」號上已放下了小艇，向前駛來，小艇的來勢極快，不一會便到了近前，小艇上

除了被綑得結結實實的石川虎山之外，只有一個水手。

那水手面目黝黑，身材結實，看來已有四五十歲年紀，說話十分木訥，說是奉命來換人的。木蘭花這方面，依約將「石頭」和機槍手放下小艇，又將石川虎山提了上來，小艇回到「金桅桿」號上，「金桅桿」號便破浪而去，速度之快，實是難以想像！

石川虎山到了艇上，知道大勢已去，在鬆了綁之後，便將他所知道的密碼說了出來，和木蘭花所知的數字一對起來，三組密碼的數字便已得出來了，那是「14965」，「86715」，「28073」。

在艇上早已備妥了潛水設備，在木蘭花的引導之下，又向那個小島駛去。等到快艇到了那小島的時候，天色已經十分黑暗了。

艇上的照明燈大放光明，木蘭花和彼得遜兩人，配備了全副潛水設備，潛下海去。

海底燈照射着，水中的魚羣驚慌地四下散了開去，彼得遜跟在木蘭花的後面。木蘭花是第二次來了，她直游進了那個岩洞，到了那扇鋼門之前。

海底燈照射着那密碼鎖，照着那三組數字旋轉着，等到三組號碼完全旋妥當了之後，只聽得鋼門內部發出了一陣軋軋軋的聲音，那扇鋼門，竟自動打了開來，兩人繼續向前游去。

又游出了十來碼，才看到了前面，又是一個十分大的洞，岩洞上面，有一個古井也似的直洞，兩人從洞中升了上去，陡地出了水面，那是一個天然的岩洞，由於空氣壓力的原故，洞中是沒有水的，充滿了空氣，適合於人類的生存。

兩人爬了上去，在燈光的照映之下，他們看到了一列一列，和魚雷相仿的東西。那些東西全是藍殷殷的精鋼鑄成的，在首、尾兩端，都有着如同螺旋槳也似的東西，總共有十二枚之多。

除了那十二枚東西之外，竟然甚麼都沒有了。

木蘭花微微感到失望，但是彼得遜却歡呼一聲，伏在岩石上，仔細地檢查着那些被稱爲「海底火龍」的新式武器。

好一會，他才抬起頭來，道：「就是這些，就是這些！穆小姐，你別看輕這東西，其中的固體燃料，到如今爲止，還沒有人知道，我們所要求的也正是這種固體燃料的秘密，你知道，在二十年之後，當年的秘密武器，如今已沒有用處了，然而這種燃料的秘密，却還是無人能知！」

木蘭花淡然地道：「你的任務已經完成了，我們先退出去再說吧！」

三天之後，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回到了家中，第二天，她們便收到了彼得遜簽署的一張巨額支票。穆秀珍帶着那張支票，笑道：「蘭花姐，你看，我買這六隻木人頭，賺了多少錢？」

木蘭花瞪了她一眼，道：「賺錢？差一點你的骨頭都要給魚吃了！」

穆秀珍聳了聳肩道：「事情已經過去了，還提它作甚麼？蘭花姐，你如今可以不愁銀行存款快要用完吧了？」

「你再去多逛幾次古董街，我們可以成爲巨富了。」木蘭花開玩笑地說，兩人一起笑了起來。

（完）

江湖鏢客傳奇故事

彎月刀

辛彥五・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沙成山被困鐵柵，江厚生欲亂箭射他，沙成山抓住張長江做擋箭牌，張長江充英雄，說「爲千秋大業，屬下願……」聽得沙成山心中一震……一計不成，又想毒死沙成山，但他不上當，削下張長江股肉充飢，江厚生又拿出一包毒粉……江厚生聽說秦紅被困，想放飛刀偸襲，奈難逞，此際「洞庭雙煞」證實秦紅眞的不見，只好放了……

戈二成尖聲道：「往後祇要妳快樂，老戈我也就心滿意足了，哈……」

此刻，走馬談話到正題了，「毒蜘蛛」柳仙兒道：「二成呀，沙成山那個王八蛋，有時候同個猴兒精似的很不容易對付，你想到甚麼方法了嗎？」

「方法？」戈二成笑笑，笑得十分僵硬的又道：「我以爲殺一個沙成山太簡單了，小乖乖，妳準備割他的人頭送回義父面前邀功吧！」

半晌，柳仙兒道：「二成，你不覺得奇怪？」

戈二成道：「奇怪甚麼？」

柳仙兒併馬戈二成左邊，道：「義父究竟爲了甚麼，一定要沙成山項上人頭，難道義父在練功療毒之後，二老又想起沙成山殺死二公主的事了？」

戈二成笑笑，道：「二公主冷若冰與妳三位姐妹死於沙成山之手，難道妳就不想殺他爲姐妹報仇？」

冷酷的一笑，柳仙兒道：「當然想了，祇是……祇是……」

戈二成就怕勾起柳仙兒仍然喜歡沙成山之心！

他對於柳仙兒在沙成山面前的那種細膩表現，表面上雖然不敢怎麼樣，心眼裡就如同油炸花生米，火爆極了，可就是不敢發作，好不容易柳仙兒變成自己老婆，又得到回饋冷泉的機會，他是非殺死沙成山而甘心！

柳仙兒怎會不想殺沙成山？祇因爲她太明白，憑自己的力量，想要割下沙成山項上人頭，怕是難上加難！

是的，沙成山就常自我掙扎。

他常自我檢討，甚麼時候該理智，甚麼時候該仁恕，何種情況該猜疑，何種情況要誠實，這些對於一個殺手而言極其重要。

然而，江湖上廝混久了，各式各樣的口是心非，五花八門的奸狡之人，與那做功十足而又見風轉舵刁滑之徒，令他對人性產生了懷疑，也失去不少信心！

也因爲這些，柳仙兒頭一回設計陷害沙成山的時候便失手！

此刻，她更是毫無把握能取沙成山的人頭。

因此，便轉而問戈二成，義父爲何非要沙成山死？

戈二成坦蕩的一聲笑，道：「不用計謀，更不用甚麼策劃，小乖乖，妳看爲丈夫的能耐吧！」

一怔，柳仙兒道：「二成呀，難道你已有殺沙成山的妙計了？」

猛的點着頭，戈二成道：「小乖乖，妳看我身邊的『沙漠七虎』，到時候妳便知道了！」

回頭看看拜峯高七個虬髯大漢，柳仙兒抿嘴笑笑，道：「二成，我看他們怕也不是沙成山的對手！」

笑笑，沙成山道：「他們是不行，但某一方面，沙成山却不如他七人中任何一人。」

俏眉上揚，柳仙兒道：「二成呀，你該不是給我吃定心丸吧？」

呵呵一聲笑，戈二成道：「小乖乖，我何妨對你直言！」

他指指身後的「沙漠七虎」七人，得意的又道：「他們七個大鬍子，如是在此，也許不是沙成山對手，但如果把搏殺的地方搬移到沙地上，看吧，沙成山就吃癟了。」

柳仙兒眨着一雙妙目，道：「我陪你在大漠住了幾個月，怎的就不知道他七人身俱甚麼樣的驚人功夫？」

呵呵一聲笑，戈二成道：「別提妳陪我幾個月的事，提起來我就心裡窩囊。」

柳仙兒笑笑，道：「可是沒有嚐到天鵝肉？」

戈二成伸手拉過柳仙兒嫩手，臉露無奈的道：「小乖乖，妳算說對了，他娘的，美人在懷不能攜手步入仙境，急得老子乾瞪眼。」

他一頓又道：「這都是方家集那個該死的老郎中害我的，操！」

柳仙兒吃吃笑道：「你是狗咬呂洞賓，那個老郎中才是你的救命恩人。」

戈二成握着柳仙兒那柔軟無骨似的嫩手不即放開，聞言一怔，道：「怎麼說？」

柳仙兒道：「你中了我的『天陰拔陽功』，幾乎脫陽而死，其實你本就無救了，沙成山找來老郎中給你大補，告誡你半年之內不能再接觸女人，這正是『天陰拔陽功』的後面備註，我還眞的佩服這老傢伙呢！」

戈二成道：「妳跟我去了大漠，心中仍然記掛着沙成山那個王八蛋，是吧？」

點頭一笑，柳仙兒道：「不錯！」

戈二成道：「妳陪我去大漠，早已知道我不會動妳毫髮，祇有乾瞪眼的份兒，是吧？」

柳仙兒一笑，道：「不錯，你爲了老命，果然每夜祇能看着我而不敢慾火燃燒，嘻……」

戈二成吞着口水，道：「想起那段日子，老子就感覺身處火山口，雖然熱得難耐，却也不敢往下望，倒是想起沙成山的時候，就有一股子悶氣。」

柳仙兒笑道：「在那種功夫上，你尚須加倍努力，二成呀！你懂我的意思了嗎？」

忙點着頭，戈二成低聲道：「那種功夫是妳們苗疆的特長，往後妳可得多多指導我呀，小乖乖！」

柳仙兒笑道：「當然，我也需要快活，你如果在三招兩式裡便像個鬥敗的老公雞，那多沒意思。」

於是，戈二成仰天哈哈大笑起來……

柳仙兒毫不掩飾的也尖聲狂放的笑了……

於是，一行九人已到了沙河岸。

不料河對岸却出現一匹烏騅馬，馬上面當然坐的是沙成山。

沙成山剛剛趕到沙河邊，他本來是要趕往方家集的，然而他來到了沙河。

是的，沙河有令他懷念的地方。

沙河也叫他心酸酸。

柳林深處的一條小船仍在，孤零零的一隻小船，然而人去船空，丘蘭兒不知今在何處。

怔怔的，沙成山望着那條小船，彷彿小船上的丘蘭兒在爲自己洗米做飯，彷彿自己的兒子在船上玩耍，彷彿小船上的母子二人在向自己招手……

沙成山怔怔的觀看着，那小船在微微的動盪，柳綠成蔭，柳枝兒輕輕的搖曳，動盪搖曳無聲似有聲，聲音在沙成山的心中吶喊——回來吧，蘭妹喲，我們的孩子……

便在這時候，遠處的山坳裡有了雷一般的馬蹄聲傳來，蹄聲把沙成山拉到殘酷的現實。

極目望過河對岸，沙成山不由得一陣感動，果然，「大漠紅鷹」戈二成與柳仙兒趕來方家集了。

是的，原是說好了的，大家在方家集會合，却不料在方家集二百里外的沙河碰面了。

高舉起左手一聲吼：「喂！是戈兄嗎？巧極了，我們在這兒碰面了。」

沙成山內心在激動，河對岸

的人原來都是自己敵人，如今都成了朋友，而且又趕來協助自己，顯然是被自己的以德報怨所感動。

不錯，人生在世，多個朋友永遠比多個敵人要好，而且好得多多。

九匹快馬淌過河，很快的圍上了沙成山。

柳仙兒笑得宛似河岸柳枝般的柳腰閃晃不已。

戈二成臉色泛灰而雙目盡赤，笑得有些不自然。

在他們兩邊的拜峯高七人，便也抖着大鬍子笑起來了……

沙成山坐在烏騅馬上面跟着笑……

然而沙成山心中實在不明白，大家爲甚麼要笑，甚至對自己的笑也感到有些莫名其妙。

「大漠紅鷹」戈二成笑呵呵的望着沙河岸的大片沙灘，他對拜峯高道：「拜老大，這地方不就是你們七個的『用武之地』嗎？」

拜峯高抖着大鬍子，道：「眞是巧極了！」

拜峯高身邊一個黑漢怪聲道：「主人、少夫人，你二位且端坐在馬上，看我七人的了。」

沙成山的笑意幾乎僵在臉上，一時間他不知如何才能把笑臉轉變過來。

重重的，戈二成道：「沙成山，先向你報件喜訊，柳姑娘已是我戈二成的人了！」

沙成山這才開口，道：「恭喜，恭喜，戈兄得到一位如花似玉的嬌妻了。」

柳仙兒哈哈笑道：「沙成山，你可曾記得我說過的一句老實話嗎？」

沙成山道：「戈夫人對我說的話不祇一句，妳是指的那一句？」

柳仙兒臉皮繃緊，道：「我得不到的東西，便會毫不遲疑的毀了它！」

沙成山笑笑，道：「開玩笑！」

柳仙兒沉聲道：「誰同你開玩笑？」

沙成山一楞，道：「好傢伙，夫妻上了床，媒人拋出牆，二位，你們眞的要把我這媒人拋掉？」

戈二成哈哈笑道：「原是來幫你的，但事情中途有變，沙成山，祇好對不起了。」

淡淡的，沙成山道：「看樣子不但要把我這媒人拋出牆外，敢情打算要我的命了？」

戈二成的尖下巴抖了兩下，道：「沙成山，別把戈某看成小人，當我們決定要取你性命的時候，我們有太多的方法令你不及防備的便取了你的性命。

「但是我是『大漠紅鷹』，眞要取你的命，便必須面對面的一場拚殺，而不是動歪腦筋施展陰毒的手法。」

沙成山笑笑，道：「我是請你二位來助拳的，娘的，沒得倒搬來兩個敵人。」

柳仙兒尖聲叱道：「我們本來就是敵人，這中間也曾給你製造有利機會，可惜你不識相，拒我於千里之外。」

沙成山道：「柳仙兒，如果我此刻伸出雙手，歡迎你成爲沙夫人呢？」

戈二成大怒，道：「沙成山，你找死！」

他敢情眞怕柳仙兒會投過去。

柳仙兒嘿嘿尖聲冷笑，道：「沙成山，你太藐視我苗疆女人了，我們跟了一個男人之後，此生從一而終，我今已嫁戈二成，『閻王坡』就是我的家。」

戈二成聞言，雙眉上挑，尖笑如梟的道：「沙成山，你可聽清楚了吧，我的小乖乖可不是你想的那種女人，再要妄想破壞我夫妻二人感情，我便同你沒完沒了。」

沙成山一時間感觸良深——柳仙兒的轉變也太令人驚異了，想起曾與她的那夜綢繆，憶及槐樹坡大樹上的投懷送抱，怎不令人莫名傷感？

自己請來的幫手，轉眼之間全成了敵人，說給誰也不會相信。

沙成山想到——如果這二人再像第一次遇見柳仙兒的情形，二人暗中下手，自己又如何會躲得過他二人聯手偷襲？尤其是「大漠紅鷹」戈二成。

在沙成山的心中，戈二成還算光明磊落，勝要勝得坦蕩，敗也要敗得光榮。

於是，沙成山淡淡的一笑，道：「天有不測風雲，瞬息在變，人有旦夕禍福，全憑造化，戈兄，我爲你的光明磊落之風喝采，你仍然不失爲一個武士。」

戈二成臉無表情的道：「但願你不把戈某看做忘恩負義之人。」

笑笑，沙成山道：「別說過去，少提恩怨，我所欲做的事情，全憑自己的認知，戈兄，別

放在心上，那會妨礙你出刀的！」

戈二成哈哈一聲笑，道：「有你這句話，我也就放下心了！沙成山，你也是個君子，更是一位值得喝采的武士，不幸的是，我們都無法避免這場搏殺。」

淡然的，沙成山道：「戈兄，好自爲之。」

戈二成點點頭，大紅披風往後一甩，道：「讓我們彼此好自爲之。」

柳仙兒冷笑道：「那有那麼多的囉嗦！」

沙成山突然忿怒的一瞪眼，叱道：「柳仙兒，妳懂得甚麼？這正是處在無可奈何之下英雄相惜的表現，一旦動上刀子交上手，便是捨命一搏。」

「對！是捨命一搏，不過……」戈二成話未完，沙成山已道：「戈兄，不過甚麼？」

戈二成道：「不過，捨命的是你，而非我，哈……」

沙成山環視兩邊的「沙漠七虎」，沉聲道：「戈兄，原來你仍然有仗恃！」

坦然一笑，戈二成道：「沙成山，我太瞭解你了，如果我不加以安排，戈二成便不會活到今天。」

柳仙兒道：「二成，我等着割下他的人頭了。」

戈二成側臉一笑，道：「也是我們婚後我送你的第一件令妳賞心悅目的東西。」

柳仙兒道：「我已迫不及待了。」

沙成山冷冷的道：「柳仙兒，妳的轉變令人吃驚，就算女人善變，也不像妳這般的變法，如果我猜得不錯，這次你們『飛雁堡』之行，妳一定又受到冷泉的支使了。」

柳仙兒一聲怪笑，道：「沙成山果然機靈，不錯，是我們門主——也是我們義父的命令，非取你的項上人頭不可，沙成山，你認了吧！」

冷酷的臉上哂然一笑，沙成山道：「原來冷泉收了你們二位爲義子女，娘的，說來說去還是會統御人的高招，那冷泉祇是一句，不但多了一對子女，而且還把他的敵人除掉，祇可惜……」

戈二成怒叱道：「沙成山，可惜甚麼？」

沙成山道：「不過我雖殺了冷泉二女兒冷若冰，但他曾親口對我說過不再記恨，如今又派二位取我項上人頭，他顯然是把朋友當成了敵人。」

他一頓又道：「我以爲冷泉必然受到某一方的威脅，而那威脅他的人，才是你們眞正敵人。」

柳仙兒冷哼一聲，道：「一面之詞，猜測之言，如何令人相信？」

沙成山道：「柳仙兒，我想知道冷泉夫妻二人的毒傷，如今經過苦練秦百年半部『百竅神功秘笈』之後，是否眞的已經復原？」

柳仙兒道：「早已不再在月圓之夜痛苦哀號了。」

到了這時候，沙成山方才體會出甚麼叫「薑是老的辣」了。

昔日朋友今日仇

秦百年果然對各方施以小惠，而最終的目的又是甚麼？怕眞的就是山洞內張長江說的甚麼「大計劃」了。

戈二成揮揮手，道：「沙成山，就在這片沙灘上，先由我的『沙漠七虎』領敎一下你那『彎月刀』吧！」

沙成山猛吸一口氣，他重重的道：「戈二成，沙成山的話你們信得過嗎？」

點點頭，戈二成道：「聞說你是一言九鼎，句句擲地有聲，說話算數。」

柳仙兒道：「不論你再值得信賴，今日你沙成山就別想生離此地。」

沙成山道：「柳仙兒，至少我們有一個時期也算是朋友，難道妳眞的不通情？」

柳仙兒忿怒的「呸」了一聲，道：「我太通情了，不通情的是你，你別以爲我陪你睡過，便想用情來打動我。」

柳仙兒這招眞狠，戈二成再大方，聽了此言也會受不了的，她是有意提起戈二成的殺機。

沙成山忙淡然的道：「戈兄，看樣子今日免不了一戰，但沙某卻有件事情未了，我不能失信於『敵』人。」

他一頓又道：「失信於朋友尚可解釋，失信於敵人落得咒罵，戈兄，且先聽我一言。」

戈二成雙目幾乎出血的道：「說！」

沙成山道：「我必須趕往方家集辦一件事情，而且是非去不可。」

柳仙兒嘿嘿冷笑，道：「可惜你這一輩子也休想再去方家集了。」

沙成山道：「時也，命也，運也，眞的要有那麼一天，沙成山便也認了，但，我尚有一口氣，便非辦完那件事情不可，我希望二位緩緩決鬥的日期。」

戈二成挫着牙，道：「沙成山，甚麼事情也得你非去方家集？」

沙成山如何肯說出槐樹坡山洞中有個秦紅？他重重的直視戈二成道：「這件事必須我親自去，二位是否放行？」

用力的搖着頭……

戈二成見柳仙兒搖頭，便也跟着搖頭，道：「沙成山，別再磨菇了，如果你眞的有要事非辦不可，那就告訴我，我會代你辦妥！」

忿怒的一瞪眼，沙成山道：「二位看樣子，算準我今日非得死絕了？」

戈二成哈哈一笑，道：「你連一線生機也沒有。」

柳仙兒指着拜峯高七人，道：「你們可以準備宰人了，事成之後，每人一千兩銀子。」他側面對戈二成道：「也算是賞給他七人的見面禮吧！」

七個人就是七千兩，戈二成心中雖然一痛，却還是笑呵呵的對拜峯高七人道：「老拜，還不快謝你們少夫人的賞？」

拜峯高七人齊齊抱拳施禮。

拜峯高已喝道：「謝少夫人的賞！」

柳仙兒一笑，道：「別謝了，動手的時候乾淨俐落，早早把姓沙的人頭割下來才是。」

七個虬髯大漢猛古丁齊聲高吼。

便在吼聲如雷中，祇見七人騰身離開馬背，半空中祇見每人手中各握了兩把尺長的寬刃短刀，直往沙地上落去。

戈二成伸手對沙成山道：「沙成山，我夫妻暫不出手，你請吧！」

遙望向五丈外的七個毛臉大漢，沙成山摸摸自己泛青的粗鬍子——柳仙兒就不祇一次的摸他這些青鬍子。

緩緩的翻身下馬，沙成山低垂着雙臂，緩緩的走向迎面七人站的大半個圓圈。

慣常有的血腥味似已聞到，冷酷得連心也感到冷颼颼的，沙成山無奈的站在沙地上，他眞的不再開口了。

河岸邊，戈二成笑對柳仙兒道：「看吧！『沙漠七虎』就要發動

沙成山看着孤零零的小船 發呆。

攻勢了。」

柳仙兒道：「二成，我們也要戒備，你這位新女婿，這是你報答義父最好的表現了。」

緩緩的伸出雙手，「大漢紅鷹」戈二成道：「小乖乖，妳看，我的兵刃早已握在雙手了。」

柳仙兒笑道：「好，我們今天夫妻檔，非殺死沙成山這王八蛋不可。」

五七丈外，祇見拜峯高的雙刀平舉，側着身子開始游走起來……

七個人繞着沙成山越走越快，快得幾乎看不到誰是誰，分不清究竟有幾個人在繞圈走。

便在這時候，拜峯高猛古丁一聲暴喊：「掀沙！」

沙成山還以為是姓拜的「先殺」，却不料突然一團團的黃沙漫天飛起，每個人的週身盡是彈起的黃沙所掩，幾乎已看不到拜峯高七個人的影子。

沙成山無法睜開眼睛仔細看。

他所能感受到的，便是四週似刮起七個小型龍捲風，在飛沙走石中往他的身上罩過來。

出刀無從，閃擊不定，沙成山第一次遇上這種怪異的打法，不由得目「閉」口呆！

突然間，七堆沙子往身上洒到，拜峯高猛古丁大叫道：「殺！」

沙成山不再猶豫。

是的，他不能再有所考慮。

黃沙便頭上三丈處也是一片黃影。

於是，沙成山怒吼了，祇聽他厲喝一聲：「寒江月刃！」

青瑩瑩的寒芒倏然間宛若射穿入雲的萬千條烈陽極光，恁般鋒利的穿射向每一團黃沙之中，做着詭異狠辣的穿刺，彷彿是一聲惡魔的詛咒。

於是，七團黃沙中有了鮮血的迸濺。

於是，更傳出了淒厲的咒罵聲。

嘯叫之聲此起彼落，七個幽靈也似的黃影駕馭着黃沙一片，洒着鮮血往上撲，黃影中刀光霍霍，矯劈捲掠，快得不能再快的移動中，恨不能一下子便將沙成山大卸八塊，分他的屍。

光景還眞像大漠中出現的七隻瘋虎。

沙成山閉着眼睛出刀，「彎月刀」佈起一層刀山，便滾動在七個沙旋石柱之間，青瑩瑩的刀鋒在沙成山的手上吞吐着電火也似的掣閃冷芒。

宛似他手中握着一把滾動着尖刀巨傘，一波波交叉攻殺的虬髯大漢，立刻在電光中叫嚷着斜掠暴退。

倏然間，兩團精光自天空而降，精光似月，「叮咚」兩聲合為一聲，立刻就見鮮血標濺！

沙成山捂着後肩斜閃出八丈外的石頭堆裏！

他臉孔扭曲，已是滿頭汗水，髮絲蓬亂而衣衫破裂，然而他的雙目却更見深沉與冷漠，好像他生來就是那麼令人膽顫的陰鷙！

黃沙柱子滾到這片石頭堆邊便逐漸的消失，七個血人也似的大漢已露出原形！

此刻，沙成山心中立即明白，如果自己站在土地上甚至這片石頭堆上面，「沙漠七虎」就拿自己沒轍！

於是他心中懊惱自己剛才挨的一刀有多冤！

七個虬髯大漢沒有一個人不是衣破血流，鮮血黏和着黃沙，成行成線的往下流，然而却沒有一個後退，十四把短刀把沙成山又團團圍住！

鮮血流入內衣，血也黏着衣衫，沙成山殘酷的臉龐扭曲，他知道自己吃虧在張不開眼睛！

是的，一個張不開眼睛的人，又如何能不挨刀？

所幸敵人皆是短刀，如是一般大砍刀，他心中明白，祇怕自己非被腰斬不可！

吃虧上當就是一次，尤其是像沙成山這種一流殺手，絕不會拿自己性命開玩笑，再蹈覆轍！

遠處，戈二成與柳仙兒併肩走來！

柳仙兒嘆息的道：「二成呀，眞是好可惜，沙成山挨的一刀偏偏就不在要害上，否則的話，如今我們已提着他的人頭回『飛雁堡』去了，唉！」

戈二成道：「看吧，他就快死了！」

他突然高聲的又道：「你今天必會死在這沙河岸，沙成山，這裏便是你的人生終站，我要等你作垂死掙扎的時候，穩穩的扭下你的人頭來，至於你的屍體，念在曾經有過交往，便踢落河中隨波逐流吧！」

沙成山懨懨的道：「戈兄，我既沒有死前的預兆，更不願就此死掉，倒是他們七個傻鳥，先替

你在陰司裏開路了，難道你不相信我的話？」

雙瞳血光隱隱，戈二成似已難以控制住激動的情緒，一雙精鋼虎爪覷空連揮的吼道：「不知死之將至的可憐蟲，我要撕了你！」

沙成山道：「不能單憑嘴巴！」

猛然一聲怪叫，拜峯高當先往上殺去：「殺！」

幾乎不分先後，另外六個虬髯大漢已風捲殘雲般撞向石堆上的沙成山！

流閃的刀芒交織，犀利的光影翻飛，七團人影便飛蛾撲火也似的撞去！

沙成山這次看得眞切，他稍稍弓背，右臂疾抬，口中暴喝道：「寒江月落！」

那邊，戈二成已高聲大叫：「小心！」

便在戈二成的叫聲甫落，他似是駕馭着一團紅雲般騰空而起，空中一連七個空心觔斗！

戈二成的人尚未撲到，七團黑影宛似撞上一根彈簧柱也似的往四下裏翻滾出去！

鮮血自七個人的脖子上往外溢流，沒有聲音，如果仔細聽，似乎有着「咕嘟咕嘟」聲音，那便是有人的脖子上往外冒血所發出來的聲音！

空中的極光並未稍逝，沙成山半迴旋的身子斜出半步，左足力點，便往空中迎去！

空中響起一陣金鐵撞擊，刺耳的聲音仍在，兩個一紅一青的人影便悠然在空中分開來！

祇見兩團光影落地再起，人們清楚的可以看到「大漠紅鷹」戈二成雙手兩隻尺半長的精鋼利爪張開來，果似空中下擊的一頭紅鷹！

此刻的戈二成心中相當篤定，因爲他在空中閃過了沙成山的那招殺招——「寒江月落」，而且沙成山又是身負重傷，他自信足可以同姓沙的一拚了！

看慣了生死的人原本對生命看得很淡，然而此刻的沙成山却極不願與這些人拚老命，弄個同歸於盡，他必須打起精神戮力一拚，因爲他不能失信於敵人——江厚生，因爲江厚生與秦百年才是他眞正的敵人！

然而沙成山又見戈二成得意的往自己撲來，這令他心中憤怒不已，於是……

「雙星伴月！」

沙成山粗啞着未曾吼叫得清楚！

戈二成突見一團極光中閃掣出兩點令人寒心的冷電，那麼令人難以捉摸的激射而來！

戈二成大叫一聲：「沙成……山！王八……蛋……」

怪叫聲混着金鐵撞擊聲，再加上利刃切肉聲，兩團人影便往兩下裏反彈出去！

十一道血口子在戈二成的頭胸腿臂上綻開來，戈二成踩着自己的鮮血，「蹭蹭蹭」一連退了十三步，才一屁股坐在沙地上直喘大氣！

沙成山疲憊的剛旋過身子，倏然一團黑影打來，他不及多想的便一掌拍去！

出掌之後，他才知道上當，那是「毒蜘蛛」柳仙兒放出的毒蜘蛛！

沒有聲音，但沙成山頓覺左手背上一麻，他咬牙揮出彎月刀，立刻把那隻巴掌大小的長毛蜘蛛殺死，順勢一刀劃破手臂，拚命的往外吸吮毒血！

柳仙兒已冷冷的走向沙成山，道：「沙成山，你中了我的蜘蛛毒，還想活命？」

沙成山並不理會柳仙兒，他一口接一口的往外吮吸着，一口一口的黑血吐在地上！

柳仙兒伸手入懷摸出一個瓷瓶，道：「沙成山，我們打個商量，如何？」

沙成山仍然不爲所動的一口接着一口吸！

柳仙兒道：「別吮了，我給你解藥，你放我們走路，如何？」

沙成山冷漠的望向柳仙兒，明顯的在咬着牙！

回頭，柳仙兒見戈二成簡直成了血人似的，這才忙回頭走過去，道：「二成，你還能……還能……」

戈二成望着沙成山，對柳仙兒道：「半年多來，我每日摸索，時時研究破解他的那招『寒江月落』，他媽的，不料這王八蛋又更上層樓，竟然使出這麼一招，我……」

其實，沙成山使展出這招「雙星伴月」，已是第二回，他同丘蘭兒在一起的時候，便把自己的精神放在這招上面，但却直到與「東海太極老人」晁千里、「冷面豹」貝海濤對搏的時候，方才悟透，如今……

如今他便用這一招對付「大漠紅鷹」戈二成，當然出乎戈二成意料之外了！

突聽得戈二成道：「沙成山，我仍有再戰之能，你可願意一試？」

沙成山仍然不開口，但不停的吸吮，邊緩緩的往柳林中走去！

那眞是令人心酸的一幕！

小船仍在盪漾！

柳樹依舊搖曳！

江湖之上誰是英雄？

武林之中誰又是狗熊？

沙成山懨懨的走近烏騅馬，他咬牙苦撐着落在馬背上，緩緩的便往方家集方向馳去！

是的，他不能失信於敵人，他更不能不盡快放了洞中的秦紅，因爲丘蘭兒並未落入龍騰或虎躍山莊之手！

沙成山策馬馳往方家集，左手背上仍然有些不聽使喚，他心中明白，毒蜘蛛大部份的毒已被自己吸吮出來，然而深入肉內的毒並不能立刻淨盡，他已封住腕門穴道，更用布巾紮緊手腕處！

沙成山絕不能接受柳仙兒的解藥，即使眞的是解藥，在那種情況之下也不敢輕易使用！

沙成山幾乎不敢相信一個人的轉變是如此之快！

千里迢迢請來的兩個幫手，五日不見，已成了要命的敵人，這算甚麼？

內心的感受與憤怒，祇是深蘊在內心，表面上他半點也沒顯露出來，他仍然沉穩得近似冷酷及痲木，因爲他是大鏢客沙成山！

背上的一刀有些撕裂的痛，經過敷藥，血早已不流，然而那地方距離要害很近，而使得他不時的停下來喘息一陣子再趕路！

晚風吹得有些蕭瑟，一種令人感到落寞又孤獨的寒瑟，風刮日晒雨淋的歲月，居無定所，但却十分自在，雖然夜深人靜的時候頓感缺少些甚麼！

騎在這匹烏騅馬上，沙成山對於前途感到茫然一片，原希望攜着蘭妹遁世，過一種平淡又安靜的日子。

平日裏逗逗兒子，牧野奔馳，沙河摸魚，不必再去追逐甚麼名與利了！

是的，人總歸是要找地方紮下根的，船行大海萬里程，最終還是要拋錨停住，何況是人。

十年歲月已浪擲在江湖上了，現在是該回頭了，現在回頭才正是時候！

沙成山每想至此，便不由得內心中在吶喊，蘭妹……蘭妹，妳究竟在那兒？

於是，他傷感了，淚水回流向肚內，鼻頭有些酸酸之感，頓然他發現，慕孺親情與天倫之樂，似乎隔着他越見遙遠了，宛似他在奢想妄求，殺手之流，鏢客行業，怎可以有此企求？

於是，他又自嘲的苦笑了！

苦笑之聲仍在，暗影中傳來一陣急驟的怒馬奔騰聲，沙成山回頭望過去，祇見是四匹健馬，兩人身穿白衣，另外兩人看不清楚！

沙成山把坐騎往路邊攏，然而後面的四騎竟然有人發話，道：「喂，你是沙成山？」

回頭，沙成山未回答，便立刻聽得一個女子話聲，道：「不錯，就是我們要找的人！」

那是個姑娘，身穿紫衣衫。

另一女子也道：「對，正是沙成山！」

沙成山早已生起警惕之心，覺得情勢相當嚴重了！

勒住韁繩，沙成山扭轉身子，灰夜裏，雙方相距三丈遠，於是，他從對方的兵器上認出對方的身份來！

「各位，你們是『無憂門』的人吧？」

一個女子聲音道：「不錯，這是我們第二次見面！」

點點頭，沙成山道：「上次是在方家集方寬厚的大宅子後院！」

另一女子突然沉聲道：「別提上次的事情，你仗着刀能吸鐵而破了我們門主的暗器，但也沒有甚麼好瞻仰的！」

緊接着，她又道：「齊護門、白護門，我們的任務是甚麼？」

一個粗壯漢子沉聲道：「無憂門兵分四路，追找遍查姓沙的下落！」

那女子又道：「其目的是甚麼？」

那漢子又道：「抱回沙成山項上人頭！」

另一女子尖聲道：「要取姓沙的人頭，此其時也！」

「二閻王」沙成山眞的想哭，爲甚麼連湘江「無憂門」的人也要割下他的人頭？

沙成山就是沙成山，這種場面他見得多了！

有淚當然要彈，彈在自己的肚子裏！

有苦自然要怨嘆，但怨嘆在無人的時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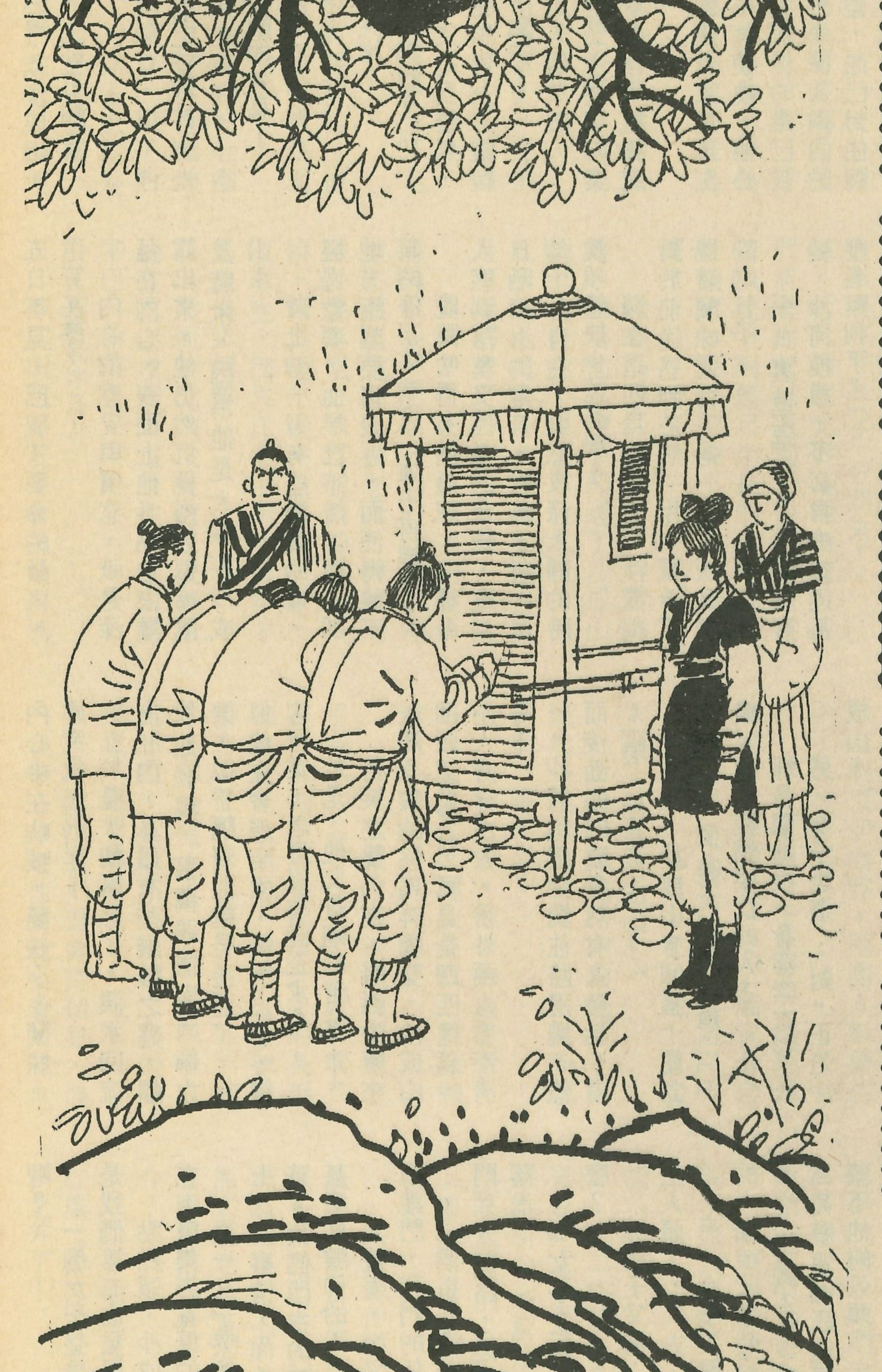
（未完・卅一）

新派武俠 中篇故事

古桃源傳奇

東方玉・文

可飛・圖



雲中四將一齊躬身道：「四將參見夫人。」

上文提要：　神尼本不欲重理紅塵事，但一聽「托塔天王」提到「閉目殭屍」重出江湖，已微有意動。此際，「天山一魔」假扮洪山道士前來拜見，傳達成宮主請她擔任名義總護法，聘函竟塗了千毒谷的無形之毒……衆大豪在七星關堵截黑風婆師徒，竟然難如願，只因黑風婆步法身形太怪異，結果只擒住龍學文，却讓黑風婆兔脫……

衡山靈均道人手仗着南明劍，雙目金芒四射，祇見山峽間一片被削斷的兵刃和殘肢斷臂，龍門幫預伏峽口的十幾名高手已傷亡過半，血流如注。

那裏還有黑風婆影子？

這一瞬間，東海龍王公孫敖已手持龍頭杖，脅挾龍學文，和百忍大師、雪地神鵰張廣才、霹靂掌尉遲烱、禿龍萬三勝、靈光道人、玉靈子等人相繼飛落。

霹靂掌尉遲烱目光一轉，發現侯俊彥倒臥地上，身上似無創傷，祇是穴道受制，急忙過去，在他身上輕輕拍了兩掌。

侯俊彥一躍而起，瞧到衆人，不禁微微一怔神，噗地朝東海龍王拜倒，道：「屬下無能，不但被老妖婆突圍而去，各位香主傷亡慘重，請幫主治以應得之罪。」

東海龍王把挾在脅上的龍學文交給萬三勝，一面捋鬚笑道：「侯副壇主請起，這老妖婆一身武功非同小可，手上又是一柄鋒利無匹的天刑刀，就是老夫等人，尚且攔不住她，怎麽怪得你們？」

說到這裏，回頭道：「尉遲兄，你和侯副壇主暫留此地，照料傷亡，一律厚卹。」

霹靂掌尉遲烱道：「屬下遵命。」

雪地神鵰張廣才沉聲道：「兄弟總覺黑風婆的武功應該高過咱們，但以今晚的情形而論，她也並不見得如何高明，尤其她始終沒有和咱們正式動手。」

靈均道人道：「張兄說得不錯，兄弟也有此感，如以黑風婆的武功來說，三十年……」

他目光瞧了百忍大師和玉靈子一眼，他本待說：「三十年前，連少林、武當兩派的前代掌門人都敗在她手下。」

但話口到邊，忽然頓了一頓，才道：「咱們九大門派，幾乎無人能敵，但在三十年之後的今日，看她的出手，似乎並無多大成就，僅是仗着一身奇詭身法，和手上是一柄無堅不摧的天刑刀之外，眞要憑武功拚個存亡，咱們幾個也未必落敗。」

玉靈子大聲道：「這老妖婆多年走火入魔，武功自然不比從前，今晚連她門人都來不及帶走，足見她自知不是咱們敵手，才匆匆逃走。」

東海龍王沉吟道：「兄弟覺得她既沒和大家正式動手，也沒落敗，何用走得如此匆忙？連她徒兒也不顧，其中祇怕有詭計……」

玉靈子大笑道：「這老妖婆自知武功不如從前，好手架不住人多，才落荒而逃，所以貧道之意，咱們不如連夜追踪，直搗她巢穴，也許可以一舉救出被擄之人。」

靈均道人道：「玉靈道兄說得極是，咱們縱然擒獲了她的門人，但也抵不過咱們被她擄去的人多，趁此直搗她巢穴，也未嘗不是機會。」

「阿彌陀佛！」百忍大師合什道：「咱們勞師動衆，既然來了，也祇好如此。」

東海龍王心中雖覺可疑，但見大家都主張直搗巢穴，急於救人，自己因龍門幫被她擄去的人已經悉數放回來了，不好獨持異議，這就頷首道：「兄弟聽說黑風婆的老巢就在烏蒙龍峒峯南麓，據說那裏叫作百石朝天，還是烏蒙派前代奇人黑石道長，利用許多天然石筍，按五行奇門佈置，外人不易找到門戶……」

玉靈子大笑道：「公孫幫主雄才大略，怎的也聽信傳言起來，貧道三月之前曾和少林百非大師及二師兄到過那裏，百石朝天，石筍參差，身入其中，容或使人迷失方向，也不見得有甚麽出奇之處。」

東海龍王知道玉靈子生性急躁好强，微微一笑道：「兄弟祇是聽人傳說，道兄既然去過，那是最好也沒有了。」

大家一經決定，同行衆人，全是修爲精深的一流高手，救人如救火，黑風婆逃走了，怕她另施詭計，也就不再休息，連夜追踪朝西趕去。

* * *

第二天未牌時光。

一行人已進入烏蒙山區，到了一座山谷前面。

東海龍王舉目瞧去，但高山

夾峙，氣勢險峻。

正在打量之際，依稀看到谷中似有人影閃動，但祇一閃而沒，心中不覺一動，暗想：「這兩山之間，地形極險，又是草長過膝，莫要和上次仰天坪一樣，着了黑風婆的道！」

心中想着，便自住足，朝玉靈子回頭問道：「道兄，這是甚麼地方？」

玉靈子道：「這裏叫大夾口，是通往龍峒峯的必經之路。」

東海龍王又道：「如此說來，想是離龍峒峯不遠了？」

玉靈子道：「不錯，龍峒峯就在前面不遠，再有半個時辰，就可趕到了。」

東海龍王聽得暗暗點頭，一面淡淡說道：「咱們入山半日，既然龍峒峯就在前面，此行也許會有一番拚鬥，大家不如在這裏歇歇足再走，不知諸位道兄意下如何？」

靈均道人道：「公孫幫主說得極是，咱們兼程而來，隨來的許多門人弟子，已有一天一夜沒曾休息，也該讓他們好好坐歇一下，遇上强敵，才能應付。」

玉靈子一擺手道：「左側有一片草地，大家可借此機會休息一陣。」

一衆門人隨即紛紛在草地上坐下休息。

玉靈子、靈光道人，禿龍萬三勝、滿天飛花宋伯通等人，也各自席地坐下。

龍學文穴道受制，由禿龍手下的兩名香主照應，放在地上。

東海龍王却手拄龍頭拐，獨自眺望着谷中景色。

雪地神鵰張廣才徐徐走近，低聲道：「公孫老哥，可是有甚麼發現嗎？」

他身爲長白掌門，見聞極廣，看出東海龍王行若無事，好像站在那裡眺望景色，實則雙目神光烱烱，似在搜索着甚麼。

東海龍王微微一怔，輕聲答道：「兄弟方才依稀看到山峽之間，似有人影閃動，但此刻仔細看來，却又並無動靜。」

雪地神鵰道：「昨晚之事，兄弟也總覺得黑風婆既未落敗，竟然置門人於不顧，走得那麼匆促，實在令人百思莫解，尤其……」

他拖長語氣，頓了頓又道：「三十年前，兄弟應少林武當兩派之邀，曾親眼看到黑風婆在三十招之內，擊敗了武當青陽眞人，兄弟那時自問決難在她手下走得出二十招。

「昨晚黑風婆祇是仗着手上利刃取勝，如果各憑功力，兄弟縱然不是對手，但也不會懸殊得太多。」

東海龍王突然想起那晚在九宮山自己和她接連硬拚了七八招，黑風婆手上使的雖是一柄單刀，和自己沉重枴勢相比，當然顯得吃虧。但在那八招之間，自己發覺她的內力修爲，勝過自己不多！

想到這裡，不覺心中一楞，暗說道：「莫非這黑風婆會是假的？」

還沒答話，瞥見山峽中人影綽綽，正有四個人緩緩朝外走來！

「張兄，有人來了！」這句話的時間，四個人已到了谷口。

東海龍王心頭不禁不怔：「他們來得好快！」

舉目瞧去，來的四人却是骨瘦如柴的皂服老者！這四人有的扳着面孔，有的嘻着笑臉，神態各個不同！

但在東海龍王一瞥之下，業已看出他們太陽穴鼓得很高，眼神烱烱，分明全是內外兼修的高手，心中方自遲疑：「這四人敢情是黑風婆的羽黨了！」

玉靈子、靈光道人、禿龍萬三勝、滿天飛花宋伯通，一見有人走出，早已站了起來。

四名皂服老者剛到谷口，便自停步，他們倒像是迎接賓客的僕役一般，在谷口一字排開。

第一個緊閉着嘴唇，兩道目光冷冷的瞥着衆人一眼，一聲不作。

第二個陰陽怪氣的道：「這些人是幹甚麼的？」

他似乎是向同伴問話！

第三個嘿了一聲道：「祇怕不是甚麼好路數。」

他的語聲極冷，但祇是在回答同伴問話。

玉靈子修眉挑動，朗聲道：「四位是誰？」

第四個老者嘻嘻笑道：「老三，他在問我們呢！」

第三個老者扳着臉孔道：「我們不去問他，他倒問起我來了，哼！僧道混雜，還各自帶着兵刃，分明是歹徒無疑。」

「老四，去問問他們來歷，如有支吾，就把他們送交地方法辦。」

不知是那裡來的老爺，居然滿口官腔！

第二個老者沉聲道：「正該如此！」

第四個道：「好，我去問問他們口供！」

說着，大搖大擺的從後面走了過來。

玉靈子聽了大怒，朗笑道：「明人眼裡不揉砂子，你們大概是黑風婆黨羽了！」

第四個老者口中咄了一聲，笑嘻嘻的道：「道士，你嚷甚麼？咱們是宣威州巡防，你們從那裡來，從實招來，可不准有半句虛言！」

雪地神鵰張廣才突然打了個哈哈，跨前幾步，拱手笑道：「雲中四將，四位老哥請了，多年不見，還認得兄弟張廣才嗎？」

雲中四將，二十年前，名滿長城，但他們從沒到過南方，又是很久沒有聽人說起，誰會想得到他們從北方跑到南疆來？

雲中四將的趙老大依然緊閉嘴唇，一聲不作，朝雪地神鵰拱拱手，算是答禮。

由錢二陰陽怪氣的道：「原來是張當家，咱們確實有幾十年沒見了，你好？」

老四李不怒嘻嘻一笑說道：「張當家，咱們是宣威州巡防，一點也不假的。」

雪地神鵰覺得奇怪，這四個人性情怪癖，武功極高，從不服人，怎會做起官家的鷹犬來了？

心中想着，一面含笑問道：「四位老哥到那裡去？」

李不怒道：「清道。」

「清道？」

雪地神鵰聽得更奇，官府出門，先由隸役驅散閒雜人等，謂之清道，烏蒙山，人跡罕至，有那一位大官到這裡來，須要他們清道？

李不怒瞧他似信不信，連忙低聲道：「咱們夫人就要出來了！」

東海龍王越聽越奇，忍不住問道：「你們夫人是誰？」

李不怒嘻嘻一笑，忽然神色一正，道：「咱們夫人，自然是宣威州知府夫人。」

孫三陞扳着臉孔，一本正經的道：「老四，夫人快要出來了，你告訴張當家，這些人僧道混雜，良莠不齊，看來礙眼得很，叫他們退遠些兒，別讓咱們兄弟爲難。」

這眞是咄咄逼人之言。

雪地神鵰還沒答話，玉靈子生性急燥，早已聽得不耐，朗笑一聲道：「風月無今古，林泉孰主實？你們叫誰讓路？」

孫三陞橫了玉靈子一眼，不屑道：「這道士橫得很！」

李不怒低笑道：「大概是不聽好言相勸的人！」

孫三陞冷笑道：「不肯讓也得讓，你們問問他是甚麼人？」

李不怒果然抱抱拳嘻嘻笑道：「你這道士到底是甚麼人？」

玉靈子臉色鐵青，大聲道：「我是甚麼人？武當玉靈子！」

李不怒啊了一聲，回頭道：「原來他還是武當山來的。」

孫三陞沉着臉道：「武當道士賣幾個臭錢一斤？」

李不怒笑着朝玉靈子拱拱手道：「道士，你聽到了吧？老三問你武當道士賣幾個錢一斤，意思就是說縱是武當山來的，也一樣得退遠些才成！」

他們一搭一擋，當眞使人氣得肚皮破！

玉靈子心頭冒火，狂笑一聲，嗆的從肩上撤下長劍，喝道：「貧道不讓就是不讓，你們誰要試試武當劍法？」

李不怒笑道：「喂，道士，你不聽李老四好言相勸，吃虧的可不是別人。」

玉靈子厲聲道：「想來你們雲中四將自持藝技不凡，何不讓貧道開開眼界？」

趙老大緊閉着嘴唇，臉上已有不耐之色。

錢二陰聲道：「老四，少和他嚕嗦，還不把他拏下？」

李不怒臉上依然掛着笑容，雙肩一晃，倏然欺來，口中低笑道：「道士，你退後些也就是了。」

探手朝玉靈子執劍右腕抓到！

他臉帶笑容，說來溫和，手上可並不含糊，這一記大擒拿手，使得又快又準，動作如電。

玉靈子大喝一聲：「來得好！」

長劍一振，飛起一圈銀虹，迅疾朝李不怒手腕削出。

李不怒手腕一沉，忽然抓住了玉靈子大袖，順勢猛力一扯。

玉靈子眞沒想到對方會使出這等不成名堂的手法，大袖被人拉住，心頭吃了一驚，急忙身向右轉，左手一掌直向李不怒當胸劈去。

李不怒舉手相迎，雙掌接實，發出蓬然輕震，兩人身子各

自後退一步！

雪地神鵰眼看雙方動上了手，連連搖手道：「大家快請住手！」

身形一躍，攔在兩人中間。

就在兩人各攻一招，身形乍分之際，祇聽孫三陞怒喝道：「夫人來了！」

玉靈子在一招之間，就被對方撕破了衣袖，豈肯甘休？身形一側，衝了過去，長劍一領，正待撲上。

陡覺眼前人影一閃，手上長劍已被人劈面奪去！

心頭一震，急忙疾退半步，舉目瞧去，那奪去自己長劍的正是雲中四將為首的趙老大。

各執一詞不相讓

玉靈子名列武當三子，這口氣如何嚥得下去？猛然一跨步，腳尖一挑，寶劍飛起，一下接到手上，直欺而進，一招「紫氣東來」，寒芒流動，幻起一片劍影，朝趙老大身後灑去！

趙老大似乎不屑和玉靈子動手，見他欺進，身形不動，身子向後飄了三尺。

東海龍王瞧了半天，心知這雲中四將來得兀突，其中必有蹊蹺！此時果見山峽中出現了一乘軟轎，朝谷外奔來！

急忙伸手一攔，低聲道：「道兄且慢！」

玉靈子滿臉怒容，抬目道：「公孫幫主攔我作甚？」

東海龍王低聲道：「道兄暫且忍耐，且等見過他們夫人再說。」

這幾句話的工夫，那乘軟轎已經到了谷口。

軟轎左右，是兩個十七八歲的青衣少女，護轎而行，轎後，跟着一名白髮如銀，弓腰曲背的老婆子，懷抱短枴，兩顆眼睛骨碌碌向四面亂轉。

轎子停下來了！

雲中四將一齊躬下身去，同聲說道：「四將參見夫人。」

軟轎中的夫人徐聲道：「四位免禮。」

雲中四將同時直起身來。

東海龍王瞧得暗暗稱奇，心想：雲中四將，昔年名滿長城，各有一身驚人造詣，且不去說他，先聽他們口氣，連武當派都不放在眼裡，但對這位「夫人」却如此恭敬，不知這位夫人又是何等人物？

祇聽軟轎中輕聲說道：「秋月，妳們替我打起簾子。」

兩個使女嬌「唷」一聲，捲起轎簾。

轎中端坐着一個面垂黑紗的素衣婦人，雖然瞧不清面貌，但却有一種雍容端莊的氣派！

這一瞬工夫，她那黑紗之中目光閃動，掠過轎前諸人，微微頷首道：「龍門幫公孫幫主、衡山靈均道長、少林百忍大師、武當玉靈道長，連遠在關外的長白張老英雄，都在這裡了！」

東海龍王心頭一怔，這一開口，可見這位「夫人」也是武林中人了，不然一個知府夫人，怎會一口道出大家來歷？

但奇怪的人家一口就叫出自己一行人的來歷，自己縱橫江湖，却從沒聽說過江湖上還有這麼一位「夫人」？

百忍大師合十道：「阿彌陀佛，貧衲百忍，夫人如何認得的？」

轎中夫人道：「少林寺名滿天下，大師少林有道高僧，賤妾如何不識？」

靈均道人大笑道：「貧道已有二十年不曾下衡山一步，夫人還能認出，這份眼力，確實令貧道敬佩之至。」

轎中夫人答道：「賤妾從沒見過道長，但也聽人說過衡山掌教的盛名，光憑道長身上的一襲火紅道袍，和一柄南明劍，已不難想到就是道長了。」

東海龍王聽得暗暗攢眉！「這位夫人看來非常難惹，她突然在烏蒙山出現，說不定是黑風婆一黨。」

心念電轉，腳下跨前一步，拱拱手，笑道：「老朽公孫敖，夫人能一口道出咱們來歷，想來也是武林中人無疑？」

單刀直入，問得乾脆！

轎中夫人微微欠身答禮，一面說道：「賤妾昔年確也曾在江湖上走動，不過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自從先夫去世之後，就卜居烏蒙龍峒峯，今天還是第一次出門。」

「卜居烏蒙龍峒峯！」

這句話聽得衆人心頭猛震！

烏蒙龍峒峯乃是烏蒙派發源之地，黑風婆的老巢，就在百石朝天。

黑風婆兇殘成性，當年就是為了武當三丰祖師八百誕辰，九大門派掌教集合武當，青陽眞人說了句「正邪不並存，九大門派應該聯手合作」的話，激怒了她，就

擾得九大門派鷄犬不寧。

試想在她的老巢附近，豈能容人「卜居」？由此可以想見這位「夫人」，定是黑風婆同黨，當無疑問。

「阿彌陀佛！」百忍大師雙掌合十，低喧了聲佛號，道：「貧衲冒昧動問，不知夫人如何稱呼？」

轎中夫人微笑道：「先夫左邦亮，昔日曾署理宣威州事。」

百忍大師依然合十道：「原來是左夫人，貧衲失敬！」

他懷抱禪杖，目光有意無意的朝東海龍王投來。

這目光無疑是向東海龍王探訊：「知不知道左邦亮其人？」

東海龍王朝他微微搖頭，一面拱手道：「夫人多年隱居不出，不知這次出門，有何貴幹？」

轎旁手上捧着一對短枴的白髮老嫗突然怒哼道：「夫人的事，你也管得着？」

這老婆子一開口，就兇霸霸的盛氣凌人！

不，她這一哼，兩腮鼓動，嘴唇一掀，就露出兩根尖尖的獠牙，好像要擇人而噬一般！

東海龍王早已注意到她，尤其她手上一對短枴，粗逾鵝卵，看去份量沉重，不是個好相與的人！

左夫人回頭道：「虎媽媽，沒妳的事！」

東海龍王聽左夫人這一叫，突然想起來了，這老婆子一副模樣，正是昔年橫行西南的虎婆子漆寡婦。

祇聽左夫人接着道：「其實這也算不得出門，賤妾一直住在龍峒峯後山，如今祇到前山來，都算是出門了。」

這話等於沒說！

但聽在東海龍王等人耳中，愈覺莫測高深，因為大家都知道百石朝天在龍峒峯南麓，她說的住在後山，當和黑風婆無關？

祇聽左夫人續道：「賤妾是因為聽到諸位大俠駕臨寒山，特來道旁迎迓，想奉勸諸位幾句……」

住在後山，好靈通的消息，大家才一入山，她就知道了！

東海龍王這回聽出她的口氣來了，沒待左夫人說完，呵呵笑道：「夫人已經知道老朽等人的來意了？」

夫人道：「諸位深入烏蒙，不用說，賤妾也可以猜想得出來。」

玉靈子朗笑道：「那麼夫人的來意呢？」

左夫人平靜的道：「賤妾一來是想奉勸諸位，一個人已經改過向善，就莫為已甚……」

玉靈子大笑道：「好個改過向善，莫為已甚！」

虎婆子露着兩顆獠牙，惡狠狠的瞪了他一眼。

左夫人並沒有理會，續道：「二來，小女不知何事，冒犯了諸位，賤妾特向諸位賠禮來的！」

「阿彌陀佛！」百忍大師低喧佛號，道：「夫人好說，不知令嬡是誰？」

虎婆子呷呷怪笑道：「老和尚，出家人戒打誑語，你何用明知故問？咱們珠姑娘，被你們擒去了，難道還想賴嗎？」

百忍大師怔得一怔，道：「貧衲實不知情。」

虎婆子伸手一指道：「那是甚麼人？」

她指的正是黑風婆的門人龍學文！

百忍大師目光一轉，忙道：「那是黑風婆的門人！」

虎婆子道：「她是咱們珠姑娘！」

玉靈子大笑道：「原來妳們果然是老妖婆的黨羽！」

虎婆子還待再說，左夫人擺了擺手，不令她多說，一面抬目道：「不錯，小女明珠，正是我師姐門下。」

東海龍王、百忍大師等人，同時聽得一震，心頭不禁恍然大悟！

三十年前名震江湖的兩個女魔頭……西南雙妖，全出於烏蒙黑石道長門下，師姐黑妖風，就是現在的黑風婆。

師妹人稱黑天狐，精於用毒，後來忽然不見，原來她居然當上了知州夫人，也就是眼前的左夫人了。

左夫人繼續說道：「那是十年前，先夫突遭變故，賤妾避仇，卜居龍峒後山，就把小女托我師姐扶養，拜在師姐門下，這次不知何事，開罪了諸位，遭諸位拿下，賤妾祇此一女，還望各位看在賤妾臉上，賜予釋放，賤妾感激不盡。」

玉靈子仰天大笑道：「黑風婆自己不敢出面，居然挽出一個知州夫人來了。」

虎婆子怒聲道：「識相的，趕快把咱們珠姑娘放了，向夫人賠個不是，若要觸怒了我老婆子，你們一個也別想活着下山！」

左夫人平靜的道：「虎媽媽不可亂說！」

靈均道人道：「釋放令嫒，碍着夫人，自非難事，祇是黑風婆劫持九大門派之人，夫人能否作主，也要黑風婆悉數釋放？」

左夫人身子一震，奇道：「道長此話怎說？我師姐三月前幸仗少林大旃丹之力，修復走火入魔，如今尚在閉關之中，怎會擄劫九大門派的人？」

百忍大師合掌道：「阿彌陀佛，夫人原來還不知令師姐重出江湖之事。」

左夫人道：「大師能否說得清楚一些？」

百忍大師這就把九大門派中已有多人，連續神秘失蹤，經多方偵查，始知為黑風婆所擄。

同時龍門幫也發生變故，北壇壇主插翅獸鍾千鈞遭人殺害，有人假冒公孫幫主，向衡山派尋釁。

後來江湖傳言被擄的人，囚在九宮仰天坪，大家聞訊趕去，幾乎上了黑風婆惡當，以及昨晚野馬山黑風婆棄徒突圍，摘要說了一遍。

左夫人越聽越奇，沉吟道：「這就奇了，我師姐明明還在閉關期中，怎會有這等之事？」

玉靈子朗笑道：「那麼夫人認為這是咱們捏造之詞了？」

左夫人道：「諸位道長，不是一派掌門人，便是一派彥碩，說的自然可信。只是師姐確實尚在閉關之中，縱使她重行出去，也絕不會再向九大門派尋釁，此事只怕有人假冒師姐之名，也說不定。」

玉靈子冷笑道：「三十年前黑風婆一再向九大門派尋釁，這次重出江湖，自然變本加厲，她縱然燒成了灰，大家也不會認錯。」

左夫人道：「我師姐二十年前敗在托塔天王大俠手下，當時王大俠曾提出兩個條件，一是不許橫行妄殺，二是不許再在江湖走動，師姐從此就沒有再出現江湖。

「此事，三月之前，道長和令師兄及少林闖尊者同蒞百石朝天，已有托塔天王大俠門下南少俠向諸位解釋清楚了，道長總還記得？」

玉靈子三月之前，被南振岳「抑濁揚清」反震負傷，心頭始終不服，聞言不由臉上一紅，大聲道：「那姓南的小子，焉知不是老妖婆的黨羽？」

左夫人怫然道：「道長這般說法，賤妾倒不好說了。」

這邊話聲方落，只聽叱喝連聲，幾條人影飛撲而起！

靈光道人、禿龍萬三勝、滿天飛花宋伯通三人，隨着喝聲，迅疾撲起，武當、少林門下弟子也各仗兵刃，全數移動。

虎婆子在桀桀尖笑，雲中四將也同時各佔方位，排開四象陣，雙方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原來虎婆子眼看珠姑娘被人制住穴道，由兩名勁裝漢子押着她，心中大是氣憤，左夫人又不讓自己插嘴，更覺有氣。

她趁百忍大師正在述說經過之時，雙拐朝腰中一插，悄悄蹩開，弓腰曲背，目光一霎不霎的盯着看守龍學文的龍門幫香主，咧嘴笑了笑。

那兩個香主正因老婆子忽然蹩了過來，他們負責看守龍學文，自然不敢大意，四道目光也緊緊盯住虎婆子。

虎婆子兩腮鼓動，咧開大嘴，就露出兩顆尖尖的獠牙，這副「尊容」，笑的實在比哭的還難看！

她看到兩人果然注意着自己，心中大喜，忽然伸出兩個指頭，輕輕晃動了幾下，人却緩緩後退。

兩名香主因虎婆子行動奇特，目光不期然跟着她指頭轉動。

虎婆子已經退到一丈來遠，忽然招招手，輕聲說道：「你們兩個都已累了吧，快快過來，把人交給老婆子，你們就好休息了。」

兩名香主果然打了個哈欠，覺得甚是疲累，需要休息。

聞言立時帶着龍學文，舉步朝虎婆子走去。

禿龍萬三勝不知自己手下兩名香主業已着了老婆子的道，覩狀大驚，急忙喝道：「陸香主，張香主還不回來？」

那兩名香主聽到喝聲，脚下略見躊躇！

虎婆子搖搖頭道：「他不是叫你們，用不着理他。」

兩名香主果然又舉步朝虎婆子走去。

禿龍萬三勝瞧得大驚，大喝一聲，縱身撲去！

虎婆子一手接過龍學文，一手朝前一揮，低聲的道：「快攔住他，別讓他衝過來。」

二名香主果然迅疾轉過身去，雙雙擋住了禿龍。

禿龍萬三勝虎目圓睜，大喝一聲道：「你們敢通匪叛幫！」

雙掌疾推，猛向當前兩人推去。

兩名香主受了虎婆子「迷魂之術」，那還認得甚麼壇主，兩人左右一分，挫步出掌，聯手敵住了禿龍的攻勢。

滿天飛花宋伯通雙肩一晃，側身朝虎婆子撲去，口中喝道：「老賊子還不把人放下？」

喝聲出口，人已到了虎婆子的身前，舉手一掌拍了過去。

虎婆子一手扶起龍學文，疾退五尺，桀桀笑道：「你要和老婆子動手？」

宋伯通一掌落空，更不答話，舉手一把向龍學文肩上抓去。

虎婆子兇睛一翻，厲喝道：「你是作死！」

身形一側，揮手一招「鐵騎突出」，橫向宋伯通抓來掌勢封去，右脚同時飛起，朝宋伯通右膝踢來。

宋伯通慌忙向左閃開，尖笑一聲，呼的又是一掌，當胸擊去。

這兩掌一脚，雖無特異之處，但出手如電，縱然手上還挾着一個人，却把宋伯通逼退了兩步。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靈光道人瞧到龍學文被人搶走，長劍一揮，喝道：「大家快圍上去。」

縱身撲起，也朝虎婆子追了過去。

衡山門下四個灰衣道人聽到師叔的喝聲，「嗆」地一聲同時撤下長劍，跟了過去。

少林、武當門人雖然沒人指揮，但黑風婆的徒弟被人搶走了，這是聯合行動，自然也一齊跟着圍了上去。

虎婆子逼退宋伯通，抱起龍學文急急後退，口中喝道：「趙老大，快替老婆子攔住他們！」

靈光道人堪堪撲到，趙老大緊閉着嘴唇，一言不發，擋在前面。

靈光道人大喝一聲：「還不讓開！」

長劍流動，一片劍影疾灑過去。

趙老大依然一聲不作，右手一揮，手上登時多了一面太極牌，呼的一聲，硬朝劍影推出！

「嘡！」金鐵狂震，兩人身子同時後退了半步。

趙老大舉步之際，雲中四將其餘三人也各自跨出，四個人各按方位，排成一座「四象陣勢」！

滿天飛花宋伯通和靈光道人，立時陷在四象陣中。

禿龍萬三勝被自己手上兩名香主截住，實在使他又氣又怒，幾招過後，他神威奮發，大喝一聲，「砰」，「砰」兩拳，把兩名香主擊倒，雙足一點，身子凌空縱起，猛向宋伯通當頭撲去！

這一段話，其實也只是眨眼工夫的事！

左夫人、百忍大師等人，聽到連聲喝叱，和兵刃交擊之聲同時響起，急忙回頭瞧去，那邊衆人業已打成一團。

左夫人急忙喝道：「大家住手！」

禿龍萬三勝滿臉通紅，大發神威，擊退兩名香主，縱身朝虎婆子撲去，身子還沒落地！

「嘶！」一條人影劃空飛來！

「砰！」萬三勝連人影還沒看清，陡覺一股無形潛力撞到身上，悶哼一聲，凌空飛摔出去！

差幸他功力深厚，在空中連翻了兩個觔斗，落到地上，立即闔上眼皮，運氣調息！

大家根本就沒看清楚是如何負了傷，方自一怔之間，一陣尖厲的冷笑，震蕩山谷！

虎婆子前面，已站定一個人！

那是一個一頭白髮飛揚，鳩鳩陰森的瘦小黑衣老嫗！

衆人驟見，不由倒抽一口涼氣，同聲驚呼：「黑風婆！」

不錯，來的正是黑風婆！

黑風婆雙目閃着湛湛懾人精光，冷笑一聲，伸手從虎婆子手上接過龍學文，在她身上輕輕拍了一掌！

龍學文口中低「啊」一聲，倏地睜開眼來。

她似乎並沒瞧清四週的人，但一眼看了黑風婆，突然脚下連退了幾步，口中尖聲叫道：「妳……妳不是我師傅……」

黑風婆呆的一呆，叫道：「孩子，妳說甚麼？你過來。」

龍學文臉色蒼白，尖叫道：「妳不是我師傅，你這惡賊……」

黑風婆突然目射兇光，厲嘿一聲，身形一晃，人已到了百忍大師和玉靈子身前，白髮飛揚，獰笑道：「你們把我徒兒怎麼了？」

左夫人却身形一晃，倏然從轎中飛出，一把抱着龍學文，急急叫道：「孩子，娘在這裡，妳怎麼了？」

（未完・廿三）

武林長篇連載

絕色四勇士

辛棄疾・文 培 邦・圖

上文提要：

皇甫歸西替魚如意趕走酒仙李純陽，又答應去殺汪重山……南京城的「散財童子賭坊」的冷伊人國色天香，老人山莊的「快樂公子」東方長壽雖輸了十萬兩銀子，仍迷戀不去。某日，他與秦老大賭，秦老大輸了十萬兩銀子，東方公子伸手去拿裝着銀子的袋子，却中了牛毛毒針……冷伊人不但爲東方公子索解藥，也用傳音與他作弊……

秦老大、耿少華、錢上天也似乎知道秦淮有個組合，他們的頭兒叫龍頭，但想不到這三人是爲了要會一會龍頭才來此一賭。

冷伊人道：「怎麼了，有甚麼不對嗎？」

另一大漢吼道：「有詐！」

冷伊人道：「說出來詐在甚麼地方，說對了，不但退銀子，而且加一倍退還……」她冷笑，又道。「如果不對，朋友，那得還我一個公道。」

冷伊人這話也幾乎有一半承認她玩詐，但她似乎也對人性有一定的研究。

冷伊人連出雙，便是認清了這一點，所謂機率甚至或然率，在賭桌上不一定可靠，而且反被賭中高手加以利用，冷伊人就把每個人吃得口袋空了。

* * *

三個大漢忽的嘿嘿笑了。

又見一人斜視冷伊人，道：「女人，你是漂亮，祇不過你仍然是個女人，再漂亮的女人進了房門上了床，脫了褲子一個樣！」

冷伊人臉上出現了紅暈。

另一男子也吼，道：「快叫你們龍頭出來！」

三個漢子拉開架勢，一人抖出一隻手來，一把抓住檀木大桌一邊，他要掀桌子。

誰都看得出他要掀倒桌子。

桌面上祇有東方長壽的雙掌按在桌子一邊：「朋友，我也是輸家，輸要輸得起吧！」

金老八道：「輸不起別來，何苦欺侮一個女子呀！」

一手抓桌的人咬牙一聲沉嗨，却不料桌子一動也不動，甚至他把桌子往東方長壽身邊推也分毫沒推動！

僵持中，忽地發出一聲「卡喳」，厚厚的方桌已被那大漢抓下一大塊。

就在這時候，另一大漢已出手打向金老八：「老色鬼，吃老子一拳。」

金老八抖然錯步疾閃，右手食中二指拂向大漢的腕門：「豈有此理！」

大漢沒被拂中，他閃得妙極了，顯見非泛泛之輩。

他們三人均非泛泛之輩，一把木屑打向東方長壽，却被東方長壽反拍出一掌，飛來的木屑反回擊！

大漢不由一聲冷叱，就在大伙往四下閃避中，抖袖打出三把飛刀，那是又勁又急的疾射。

東方長壽祇不過一個甩袖大旋身，三把飛刀不見了。

忽又見另外兩人也打出飛刀來，那個瘦大個子還厲叱：「接着！」

東方長壽拉開架式，三把飛刀甩出手，中途生生擊落三把飛刀，另外三把飛刀被他抖袖捲得又不見了。

他在這近距離不過兩三丈處，一招之間收放六把飛刀，立刻有人喝了一聲采。

冷伊人尖聲道：「飛刀幫的呀！」

她的話剛完，三人已憤怒的甩開大步往前院奔去，三個人啣恨而退，走得還眞快。

東方長壽把三把飛刀抖落在桌上，他對冷伊人道：「三把飛刀，補償你的桌子吧！」

見這光景，另外幾人同他們的保鏢人物也怔住了。

金老八對蕭樂天道：「蕭兄，走吧，改日再來了！」

蕭樂天走到東方長壽面前，點點頭道：「小伙子才，看來東方大笑的鐵袖神功你已學了九成了！」

東方長壽道：「我爹叫我青出於藍！」

蕭樂天哈哈狂笑着走了。

他跟金老八一起走了，這時候他一點兒也不像是個開大綢緞莊的大老闆，倒像個蕭灑江湖客！

* * *

龍馬隊當家「過山虎」秦老大却冲着東方長壽一聲怪笑，道：「你爹眞把幾套絕學傳了你？」

東方長壽道：「因爲我爹要我名副其實的長壽！」

秦老大一怔，忽的仰天哈哈大笑。

他的笑聲震動屋瓦，有灰土往下落，震得人耳膜嗡嗡響，道：「太好了，找機會倒要領教領教！」

東方長壽道：「我不會拒絕。」

秦老大忽的手上托了十幾根細如牛毛的毒針，他冲着東方長壽笑了，道：「東方大笑的鐵袖功，七年前收去了我這些寶具，七年後不知他的寶貝兒子能否同他一樣的把我這十三根寶貝再收去！」

那是他夾藏在銀票中的毒針，烏亮得令人心寒，站在東方長壽身邊的人已慢慢移動。

丁二沒動，他憤怒的出氣有聲。

東方長壽也移動，他移近門口，冷冷道：「秦當家的，你可是想試一試？」

秦老大嘿嘿一聲，肩頭下壓半尺，右掌前送，道：「你接着。」

半空中烏光隱現中，東方長壽的衣衫已鼓脹起來，只見他右袖疾甩，一片烏光消失於無形。

就在這時候，秦老大左手忽的疾送，兩根毒針直往東方長壽的背後扎去。

奇怪的是兩根毒針宛似遇上石壁，那看似鼓脹的衣衫，却又那麼堅韌，兩隻毒針已自落在地上。

「呼」的一團人影騰飛，半空中傳來幾聲劈啪响，當人們看清的時候，秦老大已雙手捧着兩頰，沉吼一聲，道：「走！」

龍馬隊當家「過山虎」秦老大與他的兩名殺手立刻匆匆的走了。

南京「地頭蛇」錢上天對東方長壽豎起大拇指，道：「高，娘的，可惜我的地盤上廟太小了，否則，無論如何也要把你大公子聘爲第一教席，好好的調教我那一批混混！」

他對身後四人又道：「看到沒有，人家這才叫眞功夫，眞本事，今天叫你們開眼界了吧！」

他似乎忘了輸了那麼多銀子的事了！

冲着冷伊人，他又道：「山不能移，廟不能搬，冷老板，我至少有再回來撈本的機會吧！」

冷伊人道：「歡迎錢爺來玩！」

「哈……」錢上天與他的四名打手大步往外就走，走得不回頭。

這時候，鹽幫二當家耿少華也站起來了。

「今天這一場豪賭，說不上過了賭癮，但見幾手絕世功夫，實在輸得不寃，哈……」

他對東方長壽道：「功夫不錯，但你一樣輸銀子，是不是？」

東方長壽笑笑，淡淡的笑了。

耿少華看看冷伊人，他笑笑又道：「龍頭手下的人物，果然高明！」

冷伊人道：「好說，好說！」

耿少華道：「過幾天咱們大當家會來領教，倒希望冷姑娘傳個話，叫貴上龍頭能給個面子！」

冷伊人道：「我傳話，但我不

能保証！」

耿少華率人往門外走，冷伊人跟上去，道：「二當家，稍等！」

耿少華回身雙目一亮。

「冷姑娘還有指敎？」

冷伊人道：「指敎不敢，請問鹽幫當家有何指敎，他非要見龍頭不可！」

耿少華道：「當然是重要的大事，而重要的大事，除了銀子還會是甚麼？」

一笑，冷伊人道：「好，我傳話！」

耿少華道：「何時來聽消息？」

「三日後二更天！」

耿少華率人走了，走得似乎很輕鬆，任何人輸了那麼多銀子，都會忍不住的垂頭喪氣，甚至像一頭落水狗似的，但他不是。

耿少華甚至走到大門外看着大門口掛的那塊「散財童子賭坊」，還吃吃笑。

＊　＊　＊

現在，大廳上只有東方長壽與丁二是外人。

但冷伊人把東方長壽當成自己人。

東方長壽道：「你好厲害！」

冷伊人一笑，道：「你是在讚賞我？」

東方長壽道：「也可以這麼說！」

「呵！」

冷伊人笑得十分甜，隨之把手一伸，接過身後女子手中的袋子。

那袋子已裝滿了銀票。

冷伊人毫不考慮的把袋子拋向東方長壽，道：「拿去你應該得的一份。」

東方長壽把袋子撥向丁二，道：「三天前輸的十萬兩銀子，加上今天的十萬兩，一共二十萬兩銀子，數夠了收起來，多一張不取！」

丁二立刻動手，他數了二十萬兩銀票裝起來。

東方長壽把餘下的隔桌推過去，笑笑道：「我收回我的銀子，已滿意了！」

他看看那個寶盒，又道：「姑娘，我不想問你出寶的秘密，你能告訴我，你怎麼知道是單是雙，而你又那麼有把握的叫我押雙！」

冷伊人道：「東方大公子，我三歲就開始研習這門技巧了，我只憑聽聲音，如果由我出寶，我更有把握！」

「是龍頭教你研習的？」

冷伊人道：「龍頭也教我們武功！」

東方長壽又道：「那最後一寶我覺得有些險！」

冷伊人道：「險中又險，才顯才能！」

她一笑，又道：「我也揑拿人性，他們必會跟你押單的，可是我就是要你與他們一起輸，這樣，他們就不會以爲我二人暗中串通了，哈！」

她笑了，笑得花枝亂顫，十分媚人好看。

東方長壽起身要走，冷伊人隔桌按住他的一手。

冷伊人嫵媚的拋個媚笑，道：「別走！」

東方長壽道：「我不賭呀！」

冷伊人道：「我們不賭，大公子，如果我叫你輸，你此刻一文不名！」

東方長壽道：「我承認，我也相信！」

冷伊人道：「所以我要留住你！」

東方長壽道：「有事嗎？」

冷伊人對身邊女子與那瘦老者道：「把酒席擺到我閨房中，再招待這位管事的吃一頓。」

東方長壽心中一緊，他也笑了。

南京城，多少人想親近的大美人冷伊人，如今竟然要留下東方長壽，而且還把酒席擺在她的閨房中，這倒令東方長壽有些受寵若驚了！

當然，「受寵」是可以，却也談不上「若驚」，因爲東方長壽也非庸俗之輩，更非市儈人物。

＊　＊　＊

繞過第三進大院，右面有個圓形院門，冷伊人與東方長壽走進這個圓形院門，東方長壽立刻發覺這座小院中果然曲徑通幽，妙在意念。

只見精舍三間，鳥語花香，還有小橋流水中錦鯉幾十條。

有個姑娘奔迎上來，忙着接過冷伊人手上袋子！

冷伊人却對東方長壽笑了，道：「你知道我爲甚麼把這一袋銀票帶來嗎？」

東方長壽搖頭，道：「不知道！」

冷伊人道：「你馬上會知道的，嘻！」

到了這小院中，她變得俏皮起來了！

東方長壽覺得此時的冷伊人可愛得多了。

美麗的女人，如果再俏皮的一笑，總是會有勾住男人心的魅力，東方長壽就想伸手去拉她。

冷伊人又笑了，道：「東方大公子，你也會立刻明白我的一件秘密，嘻！」

她又是一聲俏笑。

這時候，東方長壽認爲他已經是個人物了。

能夠得到冷伊人這樣名美人的垂愛，東方長壽已愉快的笑了。

他也笑出了聲音，那是帶着幾分得意的笑。

＊　＊　＊

走入冷伊人的閨房中，眞的令人雙目一亮！

東方長壽想不到美麗的女人會把她的閨房佈置得雪一般的白，桌椅是白色的，便一應擺設也是白色，甚至那一尊二尺高下的細瓷觀音像也純白得令人起敬！

冷伊人忽的站在東方長壽面前，她半仰面的笑笑：「你知道我爲甚麼住的閨房一片白色嗎？」

東方長壽笑了，道：「白色代表純潔，你……」

冷伊人道：「我姓冷，冬天最冷，而冬天會落雪，所以我愛白色……」

她忽的有些悠悠然的又道：「雪花純白，雪花也美麗，但當雪花墜落人間，落在地上，便立刻與泥土汚染一起，白雪再也不可愛了！」

她轉身，指着閨房中的一切，又道：「我就如同雪花一樣，至今我不敢和男人親密交往，我擔心會變成汚泥，我也怕同流合汚呀！」

東方長壽一怔，道：「你出汚泥而不染！」

冷伊人道：「我根本未接觸過汚泥！」

東方長壽心中有疑問，一個似她這麼美艷的女子，打滾在秦淮河岸的賭國，她不太可能保有完璧！

只不過，東方長壽還是點着頭。

＊　＊　＊

白色的幔帳，白色的緞被，白色的床單，白色的枕頭，再看看冷伊人，換穿的一件白紗外罩，隱隱的露出她那白嫩的胴體，東方長壽不酒已醉。

白色的圓桌上，放着那隻袋子。

東方長壽知道那隻袋子裡塞的是銀票，那也是他與冷伊人合作弄到手的銀票。

四碟精緻可口點心，一壺上好女兒紅，白玉杯象牙筷，冷伊人親爲東方長壽斟着酒。

東方長壽當即舉杯，道：「冷姑娘，這杯酒我敬你！」

笑笑，冷伊人道：「有理由嗎？」

東方長壽道：「有，你曾幫我解了毒，秦老大的毒針果然厲害，有抗拒內力之勢，我幾乎全部精力去逼毒，一般的毒早被我逼出體外了！」

笑笑，冷伊人道：「唐門……」

她略想了一下，又道：「四川唐門中，最厲害的毒暗器，就是用幾十隻蟲提煉出來的牛毛毒針，只有解藥才管用，再大的內功，也難全部把毒解淨。」

東方長壽道：「原來你已看出來了！」

冷伊人道：「是的，傳言中就是那樣子！」

她舉杯，二人對飲！

冷伊人還挾了菜送至東方長壽的口中。

東方長壽立刻楞了一下！

「姑娘，你不會是因爲我二人在賭局中聯手，而特別請我到你的閨房中吃酒吧？」

冷伊人道：「是的，我有求大公子！」

東方長壽道：「你請講！」

冷伊人道：「我請你去爲我殺個人！」

「殺人？」

東方長壽發覺，冷伊人說出殺人二字，就彷佛十分平淡的一件事，也好像由她說出口，似乎應該的。

冷伊人道：「是的，去殺一個人了！」

她頓了一下，又道：「當然，我不會叫大公子白白爲我去辦這件事！」

東方長壽道：「姑娘，妳的武功也不俗呀，聽你蟻語傳音，非上乘武功是不到的！」

冷伊人道：「不錯，我也以爲自己的武功不錯，可是我太愛清潔，我怕見血腥，那會令我當場昏倒的！」

東方長壽忍不住的四下觀看，果然房中一塵不染，不由他不相信冷伊人的話。



東方長壽來到冷伊人房中喝酒吃飯。

他嘆了一口氣，道：「甚麼人會引起姑娘的仇恨，非殺之而後快？」

冷伊人搖搖頭，道：「江湖上有時候殺人是說不出眞正理由的！」一怔，東方長壽道：「姑娘，你打算叫在下去殺甚麼人？」

冷伊人道：「皇甫歸西！」

東方長壽道：「翠羽蕭湘客皇甫歸西？」

冷伊人道：「不錯！」

她忽的一笑。

她實在笑的不時候，東方長壽就以爲此刻不適宜笑！

冷伊人道：「他叫皇甫歸西，公子叫東方長壽，你們眞正是南轅北轍兩個名字了！」

東方長壽不以爲意的道：「姑娘甚麼條件？」

冷伊人道：「兩個條件任君選擇！」

「請講！」

冷伊人指着桌上袋子，道：「第一個條件，你把桌上袋子取去，裡面所有的銀票全是你的！」

東方長壽一笑，他不表意見的問：「那麼，這第二個條件又是甚麼？」

冷伊人道：「第二個條件就是你留下來，我們在我的閨房中過上兩天快樂夫妻生活，我會……」

她緩緩低下頭，而且雙目也垂下眼簾，那看上去就是嬌羞不勝，蘭生奇香的味道。

男人，只要是個正常的男人，都將很難抗拒冷伊人這種媚態。

東方長壽自不例外，他哈哈一笑，道：「我乃是慕名而來，爲的也是一親芳澤，我却也想不到有此奇遇！」

他拾起桌上袋子，看了一下，便拋向冷伊人。

冷伊人笑了。

她忽然變得那麼羞怯，嬌柔，而在羞怯中含有媚力，嬌柔中含情脈脈，她變得令人以爲仙女下凡來。

東方長壽雙目一亮，他忍無可忍的抱住了冷伊人。

他好像抱住一頭溫馴的小白貓！

冷伊人半閉美目微抬頭，也微喘息，更是把俏嘴微啟而露出滿嘴銀色貝齒來！

東方長壽低頭看，他幾乎不忍去吻，因爲冷伊人的雙唇太嫩了，那幾乎會彈指而破。

然而，冷伊人忽的一臂勾住

了東方長壽的脖子，她主動的吻上了。

那眞是令人欲醉的一吻，東方長壽以爲他除了幼小時候吸吮母親的奶水之外，從沒有過這麼令他甜美的吻吮，太好了！

東方長壽在冷伊人向引導下，漸由半被動而爲半主動，他抱得冷伊人幾乎喘息。

他幾近瘋狂，也只有瘋狂才忘了所以，也只有忘了所以，才會奔放出原始的人性。

人們忽略了，原始才是眞，

一親芳澤聽驅使

吃過了酒菜，東方長壽愉快的問道：「冷姑娘，我可以不可以知道，爲甚麼你要我去殺了皇甫歸西？」

冷伊人道：「別問，可以嗎？」

她頓了一下，又道：「如果要殺一個人，這個人必是該殺，這是大原則，你同意嗎？」

東方長壽點頭了！

點頭就是同意，冷伊人滿意的笑了。

冷伊人對東方長壽道：「走，我們去洗澡。」

「洗澡？」

「是呀，男人最喜歡看女人洗澡，難道你例外？」

東方長壽心中一緊，這不是赤裸裸的交給他了嗎？

他嘆了一口氣，道：「冷姑娘，如果我令你失望，妳豈不吃了大虧？」

冷伊人道：「你不會令我失望，因爲你至少也會珍惜自己的命，是不是？」

東方長壽一怔，道：「怎麼說？」

冷伊人道：「如果你殺不了皇甫歸西，你必被皇甫歸西所殺。」

她忽的雙目一厲，旋即又淡淡的道：「如果你沒有死，我會殺了你。」

東方長壽一震，忽的哈哈笑了。

「傳言散財童子賭坊的女老板乃奇女子，今日我總算領教了。」

冷伊人依偎着東方長壽，她邊走邊又道：「大公子，經過我這麼解釋，你還有興趣嗎？」

東方長壽哈哈一笑，他用動作代替回答。

他吻了冷伊人的臉頰，也用力的摟緊了那個閃呀閃的幾乎快閃斷的柳腰。

冷伊人滿意的笑了。

她笑得更加媚，過份的媚就會迷死人。

＊　＊　＊

白玉地、白玉壁、白玉砌的浴缸、白毛巾、白香皂、白色鏡子一邊照。

冷伊人的這間浴室每一塊玉都價值不貲。

眞可惜，浴盆祇能坐洗一個人，東方長壽身材夠高大，站在裡面好像佔去空間一大半。

冷伊人眞大方，她脫的動作也順暢，外紗落地脫褻衣，回首一瞥百媚生，柳腰一橫便坐在溫水中了。

東方長壽吸大氣，他的眼睛張大了。

他發覺，這冷伊人敢叫自己前來看她沐浴，那正表明她是個眞正的美人兒。

冷伊人是眞金不怕火煉，請你仔細看一遍，她身上黑是黑來白是白，尖峯突出有彈性，圓臀溜溜圓，腰肢兩把抓，兩條粉腿象牙一般的線條，全身上下無瑕疵，就如巧匠雕出來的白玉人。

冷伊人洗的動作也撩人，水聲嘩嘩有節奏，偶爾一笑似黃鶯，東方長壽已似木頭人兒了。

＊　＊　＊

東方長壽很想撲上去，但他終是大家公子，有風範，有節制，禮數壓得他心火難燃燒。

冷伊人終於起來了。

她伸手取過大毛巾，先把身子圍起來，再對東方長壽道：「換過水，你再洗，我回床上去了。」

東方長壽木然的點頭，他幾乎要發瘋。

於是，兩個侍女出現了，匆匆的把洗池換過水，這就要侍候東方長壽脫衣了。

東方長壽忽的道：「你們都出去，我不習慣。」

其實他這是不滿意，說明了由冷伊人侍候的，爲甚麼忽然換了人。

祇不過東方長壽心中有計較，他不會浪費這有生以來最快活的兩天好時光。

這本來就是好時光，想想幾天前，他在此輸了十萬兩銀子的事情，漸漸的，他發覺那十萬兩銀子是別人有計劃的要他輸。

原來他的那幾手賭上功夫，來到此地遇上尅星了。

賭的人都明白，贏了銀子還想贏，輸了銀子更要賭，明知沙地掏水越掏越深，可是有幾個能

自拔的？

人們就是有兩大癮，分成有形與無形。

有形的乃是吸鴉片，越抽越舒服，可也越抽越要命。

無形的癮就是賭，賭癮是看不見的，可是賭癮來了也要命，老婆孩子也能賣，偷搶騙也要弄點銀子過賭癮。

* * *

東方長壽也不例外，他命丁二回去取銀子，想不到他此刻交上桃花運。

東方長壽匆匆的抹拭身子，他才不會把寸金光陰浪費在洗澡上。

走出這間白玉浴室，東方長壽已到了內室冷伊人的閨房中了。

東方長壽走近那白得泛光的大床前，露出半張俏臉的冷伊人笑道：「大公子，我再問問你。」

東方長壽的臉上也不知是笑是哭，是惱是忿，他的鼻中有聲音。

他很明白，他此刻的模樣必然很難看。

一個欲吞噬人的野獸，大概就是他這模樣，祇不過床上的冷伊人不怕，她媚笑。

女人媚笑的目的就是引誘男人。

東方長壽道：「還問甚麼？不嫌多餘？」

冷伊人笑笑，道：「我再問問你，你果眞放棄幾十萬兩銀子而取我？」

東方長壽道：「天王老子難改我的意志，地王老爺休想此刻趕我走。」

冷伊人眨動美眸，笑道：「你既然下定決心要吃掉我，我也放心陪你了，我們還是……」

她的一條嫩白細緻的玉臂，已自白緞被中伸出來了。

東方長壽一笑，道：「人生難得幾回瘋，我們就瘋狂這千金難買的兩天吧！」

冷伊人媚笑吃吃，用動作代替了她的話。

拉過東方長壽那壯碩的身子，滾動在被子下面了。

「忽」！

室內的燈熄了，屋子裡一片黑呼呼。

似這樣黑暗的屋子裡，甚麼樣的事情也會發生。

除了偶爾一聲「啊唷」之外，誰知道發生了甚麼事。

* * *

東方長壽睡得好香好甜，他把這幾天的焦急全部在這一睡中化解得煙消雲散了。

東方長壽並非坐懷不亂的柳下惠，更非甚麼聖人。

當然，冷伊人也不是。

等到過午，東方長壽才醒過來。

冷伊人見東方長壽醒來，她嬌媚的低下了頭。

「你……好殘忍。」

東方長壽道：「伊人，我小覷你了。」

他忙披衣而起，走近冷伊人，更以雙手托起冷伊人，他輕輕的吻着，又道：「你……果然未染俗氣，你令我出乎意料，你還是處子之身。」

冷伊人把身子偎入東方長壽的懷中了。

她未哭泣，而是笑，笑當然表示她滿意。

東方長壽更滿意，他抱起冷伊人，因爲他的精神又亢奮起來了。

「快樂公子」東方長壽把握住兩天的時間，他要把兩天當成二十天，甚至兩年來運用。

那當然是運用在冷伊人的閨房中。

東方長壽也恨自己，爲甚麼要睡覺，太浪費時光了。

祇不過東方長壽也無奈，因爲他終究是人，人是要休息的，當然，不論你是甚麼人。

冷伊人也似乎明白這一點，她侍候得東方大公子幾乎無微不至，她那一舉一動間流露出勾魂攝魄之媚力，令東方大公子在這兩天之中綢繆繾綣不下五次之多。

東方大公子再次醒來的時候，他煩惱得心頭發火，冷伊人已穿着打扮成令人高不可攀的模樣，外面已是晌晚了。

冷伊人出現的時候，手上端着湯碗進來，她看着東方長壽，臉上露出天使般的笑容，甜蜜之聲令人忘了自己是老幾，她柔聲的道：「眞不想這麼快放你走，可是時間太無情了，所以我要親自爲你煮上一碗鷄湯燕窩老山人參大補湯，補一補身子，快喝下去吧！」

東方長壽反倒木然了，因爲他心中明白，喝了這碗湯之後，也是他該走的時候了。

他答應去殺那「翠羽瀟湘客」皇甫歸西的。

他也收受冷伊人兩天的招

待。

冷伊人親自調着碗中湯，掏出一杓還在口中嘗了一下，笑道：「快，我餵你！」

東方長壽木然的喝着，那湯十分好喝，但東方長壽却寧願以全副精神看着冷伊人。

祇不過當他喝完了一碗湯的時候，他才問冷伊人，道：「我的行動是刺殺皇甫歸西，總得有個提示吧？」

冷伊人笑了。

「是的，是有提示，要不然你十年二十年未完成任務，我也拿你沒辦法，你可以拖呀！」

東方長壽心中以爲，這女子眞厲害，難道美人兒都像她一樣的厲害？

冷伊人道：「我想，給你個提示是你需多加準備，一個月後再出手。」

東方長壽道：「爲甚麼要等上一個月？」

冷伊人道：「你就把他當成提示吧，時間一到，你可以隨時出手。」

東方長壽淡淡一笑，道：「還有甚麼提示？」

冷伊人吻了一下東方長壽，笑笑道：「不用提示太多，該怎麼進行，你必然心中有數。」

再吻，又道：「我不留你了，我等你。」

東方長壽就以爲這也是一種逐客的方法，而且是最上乘的手段，他如果再賴着不走，他就不夠漂亮了。

東方長壽起身，冷伊人爲他着衣繫帶，模樣兒就如同女人送丈夫出遠門一樣的侍候着。

東方長壽幾乎不想走了，因爲時間還有一個月。

一個月的時間可以做太多的事情。

但看冷伊人的樣子，如果他要求留下來個三五天，甚至一個時辰也會遭受拒絕。

於是門開了，東方長壽瀟洒的走出門。

門外早已等了一個人，丁二在門外，見東方長壽出來，他用一種迷惘的眼神看向大公子。

大公子却回頭對門口站的冷伊人打招呼，祇不過他未開口，因爲冷伊人的臉色變了。

冷伊人又變得艷若桃李而冷若冰霜了。

* * *

「大公子，這個女人美得邪！」

「她不邪，你不知道。」

是的，丁二怎麼會知道，冷伊人仍然是處子身，而冷伊人也把這副高貴的處子之身交在東方大公子之手。

走在南京那條石子舖的大道上，東方長壽木然的對身邊的丁二道：「我不需再花用銀子，把一袋銀子送回去，另外再把幽靈張叫來，我在玄武湖船上等他。」

丁二吃一驚，道：「大公子，找幽靈張來呀，我不放心他侍候大公子。」

東方長壽道：「我不需要他來侍候，我另有事情，這件事情非他辦不可。」

丁二道：「我就不能爲大公子效勞？」

東方長壽道：「你不能，因爲你不是辦這種事的材料，而且這件事相當重要。」

就要往城外湖岸轉去了，東方長壽又對丁二道：「你走吧，我回船上休息了。」

丁二道：「大公子，老莊主那兒我怎麼交代？」

東方長壽道：「我在遊湖。」

就這麼簡單一句話，二人便分道揚鏢了。

東方長壽走向玄武湖，大公子在湖上有條船，那條船正是老人山莊的畫舫。

* * *

如果有人跑到妓院找處女，這個人必是二百五。

江湖上有多少二百五？數不清，如果眞要說的話，那就如同過江之鯽吧！

江霧迷朦中，又見那個秦淮河上的最著名也最艷麗多彩的大畫舫靠過來了。

這條畫舫中除了船孃四人之外，便是美得不能再美的四大美人兒。

歷史上的四大美人兒，在這兒全有了。

祇不過眞正美的女人，而且也眞正統領着這條大畫舫的却是個更美的女子。

這個女子叫水玲瓏。

這條畫舫的長方形四個簷角上，各自掛了一隻彩燈，每個燈上一個大紅字，如果加起來，就成了「溫柔之鄉」四個字。

但人們，尤其是自以爲風流倜儻的哥兒們，把這條「名船」叫之爲「溫柔之鄉畫舫」。

大畫舫還未靠上岸，岸上已有人在作戰。

這種光景常常見，因爲都在

等着想上船。

那是有原因的，因爲這條美名遠播的大畫舫，並非一般粗脂粉抹的庸俗女人那種迎新送舊一瞬間，左手收錢右手解衣的賣春女可比。

單祇那四大美人兒，她們各有一套本事，琴棋書畫之外，還會唱幾段，舞幾曲。

當然，更厲害的是每個人武功了得，想上船來共遊長江，遊玩附近燕子磯，也得會配合。

更引人入迷的乃是那水玲瓏，這女人不但武功高，才藝更是無話說。

水玲瓏也能歌，她歌得叫人笑，歌得叫人哭，彈奏一曲琵琶行，有人聽了跳長江。

信不信也由你，南京有多少人爲她而死，吸，她的畫舫閨房內有一塊板壁上刻有名和姓十幾個，都是爲她自殺投江死的。

現在岸上人爲了爭着上船，已經幹上了。

* * *

江湖上有四大公子，他們分別在南京的四個方向，距離遠近不去管，但四大公子却名揚五湖四海。

皇甫歸西就在南京北方。

東方長壽居家在南京西方。

而那位「錢塘血手」，也是八手遮天的曲十一郎，他就住南方。

曲十一郎正在岸上同四名殺手人物幹得十分凶殘。

那是四個本不同路的人物，就是因爲聽了曲十一郎的言語不恭而聯手對付曲十一郎一個人。

曲十一郎以一隻血笛對付四名兇殘的殺手，他的口中仍然卑夷的冷笑。

「再好不過，如此才更能突顯出本公子的本事，也叫你們知難而退！」

有個怒漢哇哇怪叫，他不是別人，「天南刀恨」萬里紅是也！

萬里紅吃過皇甫歸西的虧以後，他退出了「醉翁之意酒館」，不久之後，另外三人也退出來了。

另外三人正是那「江南刀客」令狐膽，「十方瘟神」扁化人，以及那「冷面殺手」余通！

這四個人在醉翁之意酒館沒鬧出個結果，便打聽到這條溫柔之鄉畫舫，他們便早早的等來了。

與那天醉翁之意酒館一個樣，不相干的人早被他四人喝退走了。

不料天將傍晚，却來了一個冷面青年，扁化人見這青年在江邊吹起笛子來，不由怒叱！

「滾開！」

青年根本不回頭，他吹得更起勁，因爲江上一條大畫舫正往這邊靠過來。

於是，萬里紅舉起砍刀來。

他下刀隨聲，一刀直砍年輕人。

萬里紅砍了個空，年輕人又到了他身邊，隨之一聲清脆挨嘴巴聲。

萬里紅張口吐出鮮血來，扁化人等已把年輕人圍上了，雙方一言不合幹起來。

江岸上幾棵老柳樹，樹下五人互拚殺，那大畫舫剛靠在岸邊，畫舫上幾個美人兒已掩面笑了。

爲女人爭風吃醋打起來，最開心的當然是女人……

最傻蛋的當然是男人了！

* * *

就在畫舫攏妥岸，船中央的花窗內，一位美人兒偏過嫩臉微微笑。

這女人不是別人，正是溫柔鄉畫舫的主人，絕色佳人水玲瓏是也！

晚霞照過畫舫，染紅了江岸一大片，當然也照得柳樹下搏鬥的幾人雙目更見赤紅。

就在這時候，忽聽「八手遮天」曲十一郎暴叱一聲，道：「撤手！」

祇見他宛似身處旋風之中一般，人在半空中勁旋，三把砍刀已飛落在地上了。

先是扁化人左手托着右小臂雪雪呼痛！

又見那余通披髮直甩手。

令狐膽一聲怪罵：「他娘的厲害！」

三人剛自紛紛閃退，萬里紅已大叫了。

「退，咱們再合計！」

這四個人拔身就走，走得眞快，一句話之間，人已在十幾丈外了！

他們四人合計甚麼？

他們四個人看起來並非一條線上的，但此刻誰都看得出，他們變成一夥了。

* * *

「叭叭叭」清脆的響聲來自畫舫上，有四名美艷絕倫的姑娘併肩站在船舷邊，一字排開哈哈笑。

岸上，「八手遮天」，也是「錢

塘血手」曲十一郎已微微笑的走過來了。

曲十一郎還抬頭看看舷邊掛的招牌，上面寫的字正是「溫柔之鄉畫舫」！

曲十一郎冲着船上四女笑，那表示他找對地方了。

「歡迎公子上船來！」

曲十一郎雙目一亮，他輕鬆的跳上船。

於是，從裏面走出一位佳人來，她正是水玲瓏。

水玲瓏眞大方，她伸手拉住曲十一郎的手，笑道：「錢塘曲公子，你必是曲公子！」

曲十一郎一笑，道：「妳也知道在下？」

水玲瓏道：「怎麼會不知道呀，江南四大公子之中，曲公子不但武學高超，便文才也是一流！」

「哈……」

那不是水玲瓏的奉承話，而是曲十一郎自己也以爲他文武全才！

一個身俱文武全能的高手，並不重視別人對他的恭維，但如果出自水玲瓏之口，那就不一樣了。

水玲瓏也是秦淮出名的才女！

纖手指向天空，天空紅霞已失。

水玲瓏道：「快看，今夜月圓雲淡呀！」

曲十一郎道：「我就是等着月夜遊江面。」

水玲瓏對幾個船孃吩咐：「逆江緩馳，今夜遊江！」

立刻間，纜繩解脫，一個船孃以長篙抵住江岸，隨之畫舫往江心駛去！

於是，江面上傳來琴聲，琴聲伴奏着笛聲，偶爾幾聲清脆的歌聲傳來，帶起一陣笑聲來。

* * *

從遠處看過去，大畫舫兩邊四扇大窗燈火明亮，一桌酒席擺在上層客房中，那張雕花矮圓桌上，幾樣可口小菜與一壺花雕之外，還有應時水果兩大盤。

有個圓圓的舞池，兩個女子正自翩翩起舞。

水玲瓏舉杯對曲十一郎道：「曲公子，我敬你！」

曲十一郎愉快的舉杯，他酒到唇邊停住了。

「剛才岸上四人，好像也在等着姑娘到來，他們是些甚麼人？」

水玲瓏道：「一些不入流的人物，便是公子不來，我水玲瓏頂多吩咐一名姑娘在岸邊應付應付！」

她言下之意，絕不會同這些人遊玩。

水玲瓏又冲着曲十一郎點點頭，道：「公子就不一樣了，你是我們最歡迎的人了！」

「哈……」

曲十一郎舉杯：「乾！」

隨之，歌聲再起，一個姑娘站在撫琴姑娘一邊歌唱，兩個姑娘舞得花枝閃耀，這光景令曲十一郎愉快的對水玲瓏道：「水姑娘，我遠從錢塘來，祇爲慕名，今日有幸，可願聽我吹一曲嗎？」

水玲瓏已撫掌笑了。

外面的四個船孃輕搖船，不疾不徐的把船在江面上緩緩移動着，仔細看，好像船仍然在原處沒駛遠。

這時候畫舫內四名美女在移動，她們移動在兩邊，還冲着曲十一郎吃吃笑。

曲十一郎先是閉上雙目在運氣，祇見他全身微微在抖動，臉皮漸漸泛了紅。

於是，曲十一郎那支有血手之稱的血笛送到唇上，他不用調音，音調十分柔和。（未完・三）

新派俠情長篇故事

夢中劍

司空羽・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 小徐闖了清雲道長，三小離開，正遇到「掌仙」白又新為其女主持拋繡球招親，花圈將要落到小于頭上，他急拉小徐一套……小徐貌不驚人，白又新想悔婚，白姑娘也不認賬……二小想救出小徐，被白又新與金天聲及一衆家丁圍困，幸虧有一蒙面高手相助，但此人是誰？雙方之人皆不識，也估不透他……

白如意道：「爹，這蒙面人是三小之一的長輩？」

「他是這麼說的，但依我看，三小也不知此人是誰。」

夫人道：「這怎麼可能呢？除非是遠親。」

白又新道：「聽口氣是近親，但蕭盈盈的父親蕭乾瘦，而徐鼎的師父胡不愈我也認識，根本不是，于靖之母林雪樓健在，但這不是個女人。」

白如意道：「會不會是于靖之父？」

「他已死了多年，重傷而亡，對手迄今祇餘一人。也有人說他是以一當七，力戰『嶺南七梟』不敵而自絕的，反正是死了。」

夫人道：「據說于勉武功冠絕武林……」

「冠絕武林則未必，技藝高超則不假。」

「會不會沒有死？」

「當年據說是林雪樓在場，親自葬了他的。」

白如意道：「這人的身份就難猜了。」

夫人道：「當年于大俠的好友不少，此人也許是他的友輩之中一人，協助三小逃走。不過身份是很難猜的。」

在十里外林中停下，蒙面人道：「你們可以走了。」

小徐躬身道：「前輩是……」

「不必多問，久後自知！」

盈盈道：「前輩救命援手，怎可不知前輩的大名？」

蒙面人道：「知不知道都是一樣，反正不是外人。」

于靖抱拳道：「看前輩的劍法，高深玄奇，必是武林名宿。晚輩身受德澤，不可不知前輩大名！」

蒙面人道：「不是外人，久後自知……」

帶着長長的語尾，一掠就是十來丈，一晃不見。

三小楞了一會，盈盈道：「這人很神秘！」

于、徐二人都不能否定這一點。

小徐道：「也許這人臉上有重大的缺陷。」

「那也不一定！」小于道：「你們是不是也會以為他可能是我已去世的父親？有無此種想法？」

盈盈和徐鼎同時點頭。

小于道：「我也想過，但我以為不可能。」

小徐道：「為甚麼不可能？」

「家父的劍法我會認識的。」

「你認識？你的武功不是『雪飄爪』嗎？」

「不全是。」小于道：「有一半是家父的『雷霆劍法』。」

盈盈道：「你爹在世時你幾歲？」

「正正十歲。」

小徐道：「那你應該看出令尊的身材。」

「當然，此人的身材和家父相似，但不可能是他。」

盈盈道：「會不會是他這些年來又自創其他劍法了？」

「不可能全部丟掉以前的劍法。」小于道：「更怪的是，此人必為武林名宿，但白、金二人都看不出他的劍法。」

小徐道：「是啊！這眞邪門，會不會是剛自邊陲或海外歸來的高手？」

小于搖頭。

三小在飯館中用膳，七八個人到了門外。

三個進入，五個站在門外。

進來的三個人是女人，年紀都在二十五六以下。

個個美艷，但手中却有兵刄。

小于低聲道：「麻煩來了！不知是甚麼路數？」

小徐道：「會不會是拉生意的？」

盈盈道：「狗嘴裏長不出象牙來！」

三個女人往三小桌邊一站，為首問道：「跟我們走吧！」

小徐道：「莫非你們是白家的人？」

為首的女郎道：「那個白家？」

「不就是丟花圈招親那一家的人？是不是來抓小于，非他不可呀？眞是太死心眼哩！」

為首的女人道：「少胡扯！我們是『無量壽佛』的人。」

小徐道：「他們都已經死了！你們要丟綉球？」

一個女人揚手扇來，小徐想去抓她的手，但沒抓到。

另外二人也動上手，六個人打起來，食客紛紛走避。

有人沒付賬就趁機溜了，掌櫃的直嚷嚷：「請到外面去打，小店要作生意啊……」

三人當然不成，外面五個也進來亮傢伙動上手。

客人都跑光了，掌櫃的大聲嚷嚷，一個男的揮刀把他嚇跑了。

小于道：「你們是他們四個人的女人？」

為首的女人道：「對，你們殺了他們，則還罷了！居然狠心地一割，帶走了東西，使他們不得全屍。」

另一女人道：「下世為人，一定變成『天閹』！」

所謂「天閹」，就是一生下來就沒有生殖器或不能使用之意。

這四個女人是為此事而來的。

小徐道：「他們一生中毀掉的女人不計其數！」

盈盈道：「妳們身為女人，不為那些被害的女人想想？」

為首的女人道：「我們不想為他們復仇，祇想要回被割去的，這也是我們唯一能為他們作的事。」

小徐大笑道：「原來妳們是要那東西而來的。」

這三個女人身手不凡，再加上五個男人，都是「四獠」的友人，在黑道中也都是頗有名氣之輩。

其中一人會使蠱，小徐聽胡不愈說過。

這人缺了一耳，名叫蔡林。

身上總是背一朱漆木盒。

小徐以「傳音入密」對兩小說了，小于狂攻三招，傷了三個男的一個女的，三人衝了出去。

奔行半個時辰，盈盈又不行了，道：「不行，一天到晚祇是被人家追得逃來逃去的，這算甚麼？」

小于道：「盈盈，妳受不了這種生活就回去吧！」

「怎麼？你嫌累贅了是不？」

「不是，我怕妳吃不了苦頭！」

盈盈道：「我盈盈不怕吃苦，祇是不願老是被人追着跑。」

小徐道：「妳以為他們不夠份量？」

「是啊！我不信摞不倒他們。」

小徐道：「這些男女的確不成氣候，但其中有二人却不大好惹。」原來剛才在飯館中他祇是對小于用「傳音入密」說了使蠱的蔡林很可怕。

他沒有告訴盈盈。

盈盈道：「我看不出哪一個不好惹！」

「妳不懂！其中一個背紅盒子的人善使蠱！」

盈盈道：「就是那個缺一耳的人？」

「對，是家師說的，家師說遇

上一個缺一耳及背紅木盒的人，最好少招惹，要特別小心才行！」

小于道：「假如中了蠱怎麼辦？」

小徐道：「一定要他的解藥！」

盈盈道：「中了蠱會怎麼樣？馬上死？」

「不，種類很多，有的輕微，有的厲害。」小徐道：「厲害的能使你死去再活來，活來再死去！」

盈盈道：「有那麼可怖？」

小徐道：「妳以為是好玩的？要不為甚麼會談蠱色變？」

小于道：「據說蠱是這麼做成的，比喻說用土瓦罐裝入一條毒蛇，一隻蜈蚣或一隻蝎子，這都是毒物，埋在十字路口處，要埋百日，最少有千人踩過那泥土，然後在深夜取下瓦罐打開，活着的即為蠱。」

小徐道：「我們衹懂一點皮毛。」

小于道：「和名醫高足來比，當然差得很遠。」

小徐道：「你說的也對，但還有很多手術，如咒語，咒水等之運用，如何把蠱研成末等，很神秘也很複雜，南疆擺夷，苗傜等族，就善於養蠱及使蠱。」

小于道：「傳說『天蠶蠱』最厲害對不？」

小徐道：「不見得！最重要的還是使蠱者的功力。」

盈盈道：「飯沒吃飽就跑了幾十里路。」

小徐道：「咱們到前面鎮上好好享受一頓。」

老少茶樓鬥酒力

這鎮上最大的一家酒樓上，經常有唱大鼓及說書的。

因為除了經營飲食還賣茶點。

三小上了這家大酒樓，已有數人在座。

小徐直嚷嚷叫小二快上來。

點了菜，小二忘了送酒，小徐道：「他娘的！你老是忘三掉四！你們是不是沒有酒了。」

「有有！貴客，要一百斤都有！」

「好！就來一百斤！」

小二道：「貴客你這是開玩笑！」

那知這時臨座上一個衣著邋遢，留着山羊鬍子，且有個紅鼻頭的老人道：「老弟不是開玩笑是不是？」

小徐掉頭去道：「老頭你這是甚麼意思？」

老頭道：「一百斤酒能把你唬倒嗎？」

小徐當然是開玩笑，吶吶道：「我不過是和他……」

小于忽然接道：「當然不是開玩笑。」

小老頭道：「不開玩笑就是說能喝下一百斤酒。」

小于道：「大概是吧！」

小老頭瞇着眼道：「小老弟，不怕吹炸了？」

小于道：「炸不炸一試便知，對不對？」

小老頭道：「幸會！是小老弟能喝一百斤嗎？」

「正是。」

「甚麼酒啊？」

「善飲者甚麼酒都成！」

小老頭自然不信，道：「小老弟，如果輸了如何？」

「老先生以為應該如何？」

「輸者付酒錢如何？」

「衹有這個？」

「另外還有四件東西。」他以傳音入密說了。

小于不由一楞道：「原來老先生也為此物而來。」

「受人之託，忠人之事。」

「有那麼重要嗎？」

「有很多人的想法與衆不同，他們以為那東西必須附在遺體上，反之影響深遠，殃及後代！回子可以棺材無底，但遺體不可缺損。」

「老先生和他們的關係是……」

「我衹是其中一人的岳丈！」

「好，比酒有了結果，在下一定指你一條明路！」

由於喝一百斤酒在此不便，決定到酒坊去。

酒坊又叫「糟坊」。要多少就有多少。

兩個人一人一百斤花雕。

這種酒不算烈酒，却也不是普通的老酒。

凡是會喝酒的人，都有洩耗之法，有的頻頻小便，有的手脚冒汗，也有的渾身冒汗。

再高級一層的，渾身冒白汽，下落如小雨。

而小于也正是如此。

他的衣服上，頭臉上都冒着氤氳白汽，衣衫早已濕透，四週圍觀的人，已不見他的人影了。

老頭呢？他衹是不停地尿尿而已。

這是最普通的洩耗之法。

小于、小徐和盈盈看見有人跪在墓旁。

老頭就是「要命金鈎」劉毅。也算是有頭有臉的人。

劉毅十分震驚，這小子居然有此造詣。

時間一到，二人都喝完酒了，但小于在睡覺。

劉毅大聲道：「他醉了！」

小徐道：「不，他沒有醉！」

「還說沒有醉，都人事不省了！」

「不，他的酒量比你大，祇是好睡而已。」

旁觀者道：「有沒有醉叫醒他不就知道了？」

小于伸了個懶腰道：「我早就喝完酒了，一時疲倦，不知不覺就睡着了！怎麼樣？要不要再增加一百斤？」

劉毅雖然喝下了一百斤酒，但也有幾分酒意，不敢再比，道：「老夫的腸胃不大好，改日再和你比。」

小徐道：「你就把酒錢付了吧！」

劉毅道：「衹怕你們走不了！」

小徐道：「怎麼？輸了就要賴皮？」

劉毅道：「這小子分明取巧，似乎會甚麼邪術，告訴你們，老夫一生中和五十餘人比酒，沒有輸過。」

「衹要輸了就說是別人弄假？」

盈盈大聲道：「旁觀作證的人還有沒走的，不妨問一下。你說弄假，你能說出如何弄假嗎？」

劉毅吶吶而答不出來。

事實上的確是弄假。

他會夢遊症，喝了三分之一後，吸出的酒以內力使之變成白汽，圍觀的人看不見，所以以後的酒都沒喝下。

這種取巧之法並非人人皆能。劉毅就不成。

這要有深厚的內功才能使酒變汽，未進人體就變為白汽了。

像濃霧一樣，三步外就看不到人影。

其實他的夢遊症本身就是一門玄奧內功。

夢遊症衹是成為絕世高手的過程。

到了某一時機，功成而病癒，不治自癒。

這事衹有胡不愈知道一點，但未對林雪樓說，為小于配藥也衹是配些强身補氣之藥敷衍他。

因為胡為于勉大俠的知交。

于勉在死前告訴了胡不愈，

他研究了一種奇學名爲「夢中劍」，夢中有劍，劍中有夢。

就以剛才喝酒來說，他是進入夢遊症之後，將酒變爲白汽的，不要說劉毅不知，再高級的人物也不知道。

小于道：「咱們走吧！」

「走吧！你們走走看。」

祇見劉毅那邊有個人自巨大酒缸後走了出來，竟是使蠱名家蔡林，曖昧地走了過來。

三小不由大驚。

小徐是行家，深信三人必然已經中了蠱。

他們祇聞耳際爲細微的聲音道：「你們已中蠱，要解藥必須跟在下離開此處，走吧……」

兩小看看小于，小于似乎一點也不驚惶。

小徐和盈盈試運眞氣，非但不通，有些經脈處還隱隱作痛，知道已經被施了蠱，却不知何時中的蠱？

小徐和盈盈要出手，小于道：「算了！跟他們走吧！已經中了蠱，打贏了又能如何呢？」

「對，還是你小子聰明。」劉毅付了酒賬出了酒坊，沒有出鎮，却往鎮後走，此刻天已經黑了。

鎮後有一幢大宅，似乎要帶他們進入這大宅中。

小于道：「劉大俠，這是甚麼所在？」

劉毅道：「一位大人物的別業。」

小于道：「你要如何處置我們？」

「首先要交出那四人身上被切掉的東西。」

小于道：「那東西在『四獠』的師叔手中。」

「噢？」劉毅還有點不大相信。

爲甚麼不相信呢？不一會就有了答案。

因爲到這大宅中見到的主兒正是雷天鳴。

此刻雷天鳴坐在大廳的太師上，左邊座上是劉毅，右邊是善使毒蠱的蔡林，這工夫小于等人被押了出來。

雷天鳴舉杯道：「劉兄、蔡兄，乾杯！」

三人乾了一杯，二人再回敬雷天鳴一杯。

於是杯來盞去，你敬我，我敬你，還談些武林近日發生的事，好像根本沒看到三小站在一邊。

小徐道：「人老了就知道時日無多，能吃就多吃點，能喝也多喝點，要不，眼一閉腿一伸不是一切都完了。」

蔡林大聲道：「小崽子，你死到臨頭，還敢罵人？」

小徐道：「本來如此，要不，三個大活人站在這兒你們都沒有看到嗎？」

蔡林道：「快死的人，老實點吧！」

小于道：「雷大俠，原來你是這樣起家成名的。」

雷天鳴道：「這話怎麼說？」

小于道：「雷大俠用蠱，還是第一次聽說。」

雷天鳴道：「老夫用蠱？」

小于道：「驅使用蠱的人整人，不算用蠱？」

雷天鳴道：「不用蠱又如何？」

小于道：「如果雷大俠不用蠱，在下有平等之機會與你見個高下，死而可以瞑目，這麼死了却太寃。」

「你小子太狂了吧？成嗎？」

「雷大俠不敢給在下這麼一個機會？」

劉毅道：「小子，你快別作夢了。」

小于道：「一招一式地拚鬥，勝者才受人尊敬，而不是倚靠一點虛名在武林中鬼混，那是欺世盜名。」

雷天鳴道：「小子，你似乎想和雷某動手？」

小于道：「和雷大俠動手是畢生的榮幸。」

「輸了呢？」

「任憑前輩處置，絕無怨言。」小于道：「如果贏了？」

劉毅道：「你還能贏？」

小于道：「世上的事就很難說了。」

雷天鳴道：「好！雷某若不給你一次機會，你一定會抱屈的。」

「當然。但是，前輩是武林名宿，一定要先解了我們的蠱。」

雷天鳴道：「可以！」

蔡林道：「雷爺，先解他的蠱就成了，爲甚麼要全部都解？」

小于道：「那是表示老爺子的一份誠意。」

雷天鳴道：「一言爲定。」

小于道：「如我能承讓一招半式的……」

「小子，你眞的這麼想？」

「前輩你是知道，臨場決戰，稍一不愼，往往也能陰溝裡翻船，晚輩祇不過是把話說在前頭

罷了。」

雷天鳴道：「你說吧！」

小于道：「前輩若承讓個一招半式，就爲我辦一件事。」

劉毅厲聲道：「放肆！」

雷天鳴揚手道：「不妨，如我輸了，爲他辦件事也是應該的。」

於是蔡林取出解藥解了三小的蠱。

小于很討厭施蠱的人，下決心要除去他。

劉毅要出手，雷天鳴道：「劉大俠不可小看他，他是林雪樓之子，『雪飆爪』已經有了火候。」

劉毅道：「是的，要不，怎麼會如此咋唬？」

雷天鳴離席，兩人立刻動上了手。

「雪飆爪」固然是一絕，但也要看對手的身份。

雷天鳴幾乎比于勉還高出半輩，身份超然，學有專精，又有豐富之江湖經驗，五十招後佔了上風。

七十招後小于守多攻少，幾乎沒有進攻機會。

小徐和盈盈乾焦急，却也沒有辦法。

在八十餘招上，小于挨了一掌。

劉毅和蔡林大聲喝采。

小于道：「雷大俠技高一籌，晚輩佩服，但是……」

「怎麼樣？不服？」

「是的，確是有點不服。」

「難道老夫不是以眞功夫勝了你的？」

「是眞功夫，但晚輩等人來此鎮之前，三天三夜未睡，以致精神不濟，體力銳減，所以……」

「所以才會輸招？」

「是的。祇要前輩能讓晚輩睡上半個時辰……」

「半個時辰？祇要半個時辰？」

「是的，半個時辰就夠了，而且不必上床，就坐在這椅上睡一會就成了，然後再比試一次。」

「再輸了呢？」

「晚輩絕對不再多言，全憑前輩處置，前輩如果答應，待會晚輩一站起，就請前輩出手。」

雷天鳴道：「好，一切依你。」

於是小于就坐在一邊椅上，一會就入睡了。

甚至於還打起鼾來。

劉毅道：「眞是吃得飽睡得着呀！」

雷天鳴道：「年輕人就是這樣，不過此子確非等閒。」

劉毅道：「當然，要不怎會殺死令師姪。」

「是不是他殺死的還不敢確定。」

半個時辰很快過去，也許不到半個時辰，小于已自椅上站了起來。

雷天鳴見他好像睡意未醒，也祇好離席。

劉毅道：「這小子好像還沒有醒。」

盈盈道：「醒了，他就是這樣子。」

雷天鳴道：「你們看到了，是他要求這樣比試的。」

小徐道：「我們看到了，可以作証。」

兩個人又出了手。

這次出手，過程之激烈就完全不同了，直看得劉毅和蔡林大皺眉頭，因爲小于居然攻多守少。

相反的，雷天鳴在六十招後還落了下風。

他們都以爲，三小大概眞的三天三夜未睡。

任何人三天三夜不睡，體力總是不繼的。

雷天鳴越來越驚心。

爲甚麼這小子好像老是沒有睡醒似的？

一個人在完全沒有睡醒之前，能施展上乘武功麼？

不管能不能，小于完全不同了。

他的攻勢有如排山倒海，爪影錯落，不給人喘息的機會。

但是，雷是「四獠」的師叔。

雷天鳴畢竟享譽武功數十年，見過大風大浪。

臨場能穩住，才能使他應付這一波又一波的狂烈攻勢。

劉、蔡二人在一邊傻了眼。

盈盈和小徐也暗暗驚喜。

原來，小于在夢遊中的功力比清醒時高得很多。

世上那有這種事？但世上確有些意想不到的怪事。

一百招左右，雷天鳴一招用老，正要變招之時，中了一掌，連退了兩步半，雖然並未受傷，在雷天鳴來說，栽得已經夠慘了。

小于往前一滑，已到了蔡林身邊。

這一手誰也沒有想到，因爲他最討厭施蠱害人。

一爪砸下，蔡林倒在座下。

這一倒下，當然就不會再爬

起來了。

小于對付這種人是絕不留情的，劉毅大聲道：「小子，你未免也太狠了吧，可知殺了他有何後果？」

「在下願意面對一切後果。」

劉毅道：「小子，你闖了大禍哩！」

「他的師門難纏是不是？」

「當然，你連『苗疆二鬼』也不知道？」

「管他鬼妖甚麼的，這種人留他不得。」

雷天鳴慚容滿面地道：「小子，老夫輸了。」

「是的！你要為我去做一件事。」

「你說吧，祇要我能辦到都成。」

「我要雷大俠辦的事，一定不是雞毛蒜皮的事對不？」

「那是當然。」

「可是我現在又想不出甚麼大事拜託，祇有小事一件。」

「小事也成。」

「但要大俠辦小事，一來是大材小用，二來我也吃了虧，所以我想，這件事祇能算是半件事。」

雷天鳴道：「說說看。」

「以雷大俠的身份，應能制止那找『四獠』的女人向晚輩要那東西。」

「甚麼東西？」

「就是割掉的東西，或者由雷前輩交還她們。」

雷天鳴又怎能把這四根東西交給晚輩的女人？

儘管那些女人不大在乎，雷天鳴却在乎。

雷天鳴道：「已經丟掉了。」

小于道：「既然是前輩弄丟了，就請前輩對她們說明。」

「好！這一點我答應。」

「另外半件事待晚輩想好之後再請前輩幫忙吧！」

雷天鳴點點頭，三小立刻告辭。

三小出了大宅，小徐道：「老賊眞能守信？」

「也許能。」

「他眞能忍下這口氣？」

「為了身份，當然要忍下，因為劉毅在他身邊。」

小徐道：「小于，你是不是在夢遊時的功力更高？」

小于默然點頭。

小徐道：「這可眞是千古奇聞。」

「我也想不通，是最近才體會出來的。」

盈盈道：「我以為，也許這不是一種病。」

「對，不是病。」聲音來自左後側。

人影一閃，說話之人立向郊外奔去，三小立刻疾追。三人之中祇有小徐隱隱聽出，這個人的口音有點熟。

三人追出鎮外七八里，在一片古樹參天的墓地中停了下來。

因為被追的人就坐在一座巨墓旁的石桌上。

「師父……」小徐向這人跪了下去。

毫無疑問，這人就是武林名醫胡不愈。

於是，小于和盈盈也上前見禮。

小于道：「胡前輩，剛才說晚輩的夢遊不是病？」

「大概不是病。」

「怎麼？連前輩也弄不清？」

「以前我的確以為那是夢遊症，但經過實地觀察，那又不像是夢遊症。」

「實地觀察？」

「是的，也就是你殺人的時候，尤其是和高手過招時。」

「原來胡前輩也早知晚輩在夢遊中殺了『四獠』？」

「對，我一直在研究你，以前你爹也談過此事。」

小于道：「前輩說我不是病，那是甚麼？」

「我也不確知。」胡不愈道：「我以為是你爹昔年為你留下的，可以說留下了麻煩，也可以說留下了珍貴的遺產。」

「這晚輩就不懂了。」

「連我都不懂，你怎麼會懂？不過你爹昔年對我說過一門武功叫『夢中劍』的。」

胡不愈道：「在很久之前，我聽到家師談到一門武家奇學，叫着『夢迴陰陽玄功』。」

小于道：「絕的是能在夢遊中用武，且更為犀利。」

「是的，這道理也許很顯淺，人類在精神未復，不受任何外騖干擾時，才能發揮至大的潛力。」

小于道：「可是夢遊是在作夢。」

「夢遊並不等於作夢。」胡不愈道：「道家心法，至深至奧。如：夢能作主；雖千里不難命駕，可不羨長房之縮地；死者可以晤對，並不需小君之招魂等等。」

這些術語，三小自不會懂。

胡不愈解釋道：「夢能作主，就是可以自己編夢，想夢見甚麼就能夢見甚麼。」

盈盈道：「這太奇妙了！」

胡不愈道：「『雖千里不難命駕』與『可不羨長房之縮地』，是說意念一動，眨眼就在千里之外。至於『死者可以晤對』，即可以見到死去的人，也就是可以看到鬼魂。」

三小不由咋舌，道：「這不是邪法？」

「道無邪正，用之正則正，用之邪則邪，道家的所謂：星書、九宮、三棋太一飛符、風角望氣、三元盾甲及六壬太乙之法等，在外人看來都是邪法，其實不然」。

小于道：「莫非晚輩的夢遊和『夢能作主』有關？」

「對了！我猜想就是這等境界。」

「可是晚輩過去殺死『四獠』，事前不知，事後也忘了。」

「也不能算事前不知，至少蕭乾故意要盈盈告訴你有關『四獠』的一些罪行，以及他們的住址對不？」

「是的。」

「那就是引你去殺人，至於你殺人後不知，那是剛開始，現在你想想看，剛剛以夢遊力搏雷天鳴，事後記不記得？」

「這……」小于道：「記得一點。」

「這就對了，你每夢遊殺人或與人搏殺一次，武功必有進境。」

三小不由大為驚異。

小于道：「胡前輩是說，這可能是家父留下的？」

「不錯，于勉昔年除了研究劍術，還精研『星書』和『三元盾甲』等術，在他死前，已大有成就。」

小于道：「以夢遊殺人，總是……」

胡不愈道：「我相信到了某一時機，就不必再睡覺，即可達到夢遊殺人時的境界和同樣的犀利。」

小于道：「果眞如此就好了，前輩，家父是怎麼死的？」

「有人說是自殺死的。」

「一定也有人說不是自殺死的對不？」

「是的，昔年他和『嶺南七梟』力戰兩晝一夜，對方七死其六，令尊也受了重傷，所以有人說他是自殺的，也有人說是被剩下的一梟殺死的。」

「『嶺南七梟』是甚麼來路？」

「顧名思義就知道了，是嶺南七個惡霸，但個個武功高絕，各有所長，尤其聯手合擊之術天下無雙。」

「家母沒有為家父報仇？」

「她找不到剩下的一個。」

「不知胡前輩有未遇見家母？」

胡不愈道：「她已經離開了那小鎮。」

小于一驚，道：「為甚麼要離開？」

「我發現你娘留信給我和你，說是外出找你，也順便請我把那房子賣了。」

小于道：「晚輩不孝。」

「你為甚麼要離家出走？」

「還不是為了和盈盈的事？家母反對。」

胡不愈喃喃地道：「她是會反對的。」

小于道：「前輩，家母為何要反對？就因為昔年他們差點訂親而發現蕭老伯吸毒嗎？」

胡不愈道：「也許不僅僅是為了這件事。」

「還有甚麼事？前輩一定知道。」

「我……我祇是猜想……你別介意。」

盈盈道：「胡老伯，家父還在那鎮上嗎？」

「也不在了，棺材舖子關了門。」

三小又是一楞，盈盈道：「前輩可知家父為何也走了？」

「會不會是出來找妳呀？你們不知道天下父母心嗎？」

兩小低下頭去。

的確，父母離家是為了他們，而他們出走也竟未留下隻字片語。

小于道：「關於家父之死，有人說不是自殺的，也有人說不是他殺的，前輩可知道誰說是他殺誰說是自殺的。」

胡不愈道：「這也無法查考了。」

小徐道：「師父請原諒弟子不告而別，弟子祇是想跟于少俠到江湖上去歷練着罷了。」

胡不愈道：「能歷練一下也好，可別亂出餿主意。」

這正是知徒莫若師，他知道小徐花梢多。

小徐道：「不會的，師父。」

盈盈道：「前輩也不知道家父去了何處？」

「不知道。」

「家父會不會和于伯母結伴而行？」

「不會。」

由於胡不愈回答得太乾脆，三小不由一愣。

在目前，他們已略知蕭乾和林雪樓有過差點成婚之事，他們以為是為了此事而不願同行。

其實自然另有原因。

胡不愈也略知此一原因，但他不願說出來。

小于道：「胡前輩，晚輩另有一事不明。」

「甚麼事？」

他說了蒙面人相救之事。

胡不愈一震道：「他一直沒透露是甚麼人？」

「沒有，祇說和我們三人之一有關係。」

「劍術很高？」

「是的。」

「你應該還記得令尊的口音和身材吧？」

「不太清楚了，但身材頗像。」

「就連武功也該看出來的。」

[illegible]道：「已經[illegible]傳了你武功，」

小于道：「晚輩知道，但沒注意到這一點。」

胡不愈連連搖頭，似也猜不出是誰。

盈盈道：「胡老伯，我們曾猜想是于伯伯。」

胡不愈道：「不可能，于勉昔年去世時，于靖之母曾在一邊親眼看到，且一手埋葬的。」

「可是晚輩再也想不出是甚麼人了！」

胡不愈道：「不要說你們，連我也想不出他是誰。」

小于道：「胡前輩，那人的武功可能天下無敵。」

「無敵嘛！則未必，但你有此看法，大概很了得。」

小于道：「前輩知不知道清雲道人胡來之事？」

「時有耳聞，怎麼？你們看到甚麼了？」

小于說了清雲換俗裝去和桂花胡來的事。

胡不愈冷笑道：「這種人怎可在盟主之身邊，而這種人又能為武林作甚麼事？眞是太荒唐了。」

小于道：「前輩，認不認識盟主？」

「當然認識，但不怎麼熟。」

盈盈道：「盟主是誰呀？」

「莊嚴，人稱『千手劍』。」

小于道：「這位盟主的名氣並不太大。」

（未完・廿三）

督　印：羅　斌
主　編：沈西城
編　輯：武俠世界編輯委員會
插　圖：可飛　培邦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地區	期限	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11.00
	一年港幣	$1,22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84.00
	一年港幣	$1,368.00
外埠連郵：一區：包括亞洲所有地區，日本除外	半年港幣	$770.00
	一年港幣	$1,540.00
二區：其餘所有地區，包括日本	半年港幣	$790.00
	一年港幣	$1,580.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每册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峨嵋葯廠榮譽出品　　各大葯房有售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 0503